第六章　还乡培养弟子众　广作圣教众生利

这一章讲到，法王在石渠县江玛道场求学结束后，回到了家乡色达县洛若乡，在洛若寺创办讲经院培养僧才；通过讲解显经、密续、共同明处来兴盛圣教，利益以洛若寺僧人为主的出家众和在家众等的情形。

正文　分五：一、还归故里；二、培养弟子众；三、开启圣境门；四、驻锡狮堡山；五、准备去坐床

一、还归故里　分三：（一）携经返乡；（二）僧众迎接；（三）衣衫褴褛

（一）携经返乡

法王二十四岁这一年，藏历火猴年（1956 年）七月左右回到了自己的寺院。据说在洛若寺的贤桑、瓦谢德门等迎接者的陪同下，一些驮畜驮运了许多经书，如是返回了家乡。

法王如意宝二十四岁的时候，也就是藏历火猴年即公元 1956 年，大约在藏历七月，回到了自己常住的寺院——洛若寺。据说是在洛若寺的迎接者——贤桑喇嘛和瓦谢德门喇嘛等的陪同下，还有一些牛马等驮着很多经书，一行人骑着马回来的。

法王回来时，带回了很多经书，就像当年玄奘大师去印度那烂陀寺求学，学成后返回大唐时带回很多经书那样。那个年代印刷技术有限，经书不多，色达县就属于经书较少的地方，而在法王求学的石渠县以及德格县有专门印经书的地方，法王就从那些印经院请了很多显密经论，由牦牛、马这些驮畜驮着，带回了洛若寺。

（二）僧众迎接

一些老僧人回忆说：“法王刚到洛若寺的那一天，手里持着锡杖，僧人们献上了拜见的哈达后，将法王迎请至洛若寺大殿二楼向阳处的‘红色法座’上落座，等等。”

“老僧人”指他们接受采访时成了年老的僧人，当年法王从江玛道场回洛若寺时他们还年轻，亲眼见到了当年的情形。按照这些洛若寺老僧人的回忆所说，法王刚刚回到洛若寺的那一天，手里拿着锡杖（前面也讲过，遵照戒律，比丘出远门时需要手持锡杖），洛若寺的僧人们排队迎接，大家吹奏乐器、敲打法器，作了隆重的迎接仪式。法王走过来后，每一位僧人都恭敬地献上哈达，之后将法王迎请到洛若寺大殿二楼的红色法座上。那个年代没有电灯，玻璃窗也很少，殿堂里很多地方采光不好，光线最好的位置就在二楼朝向阳面的窗户那里。“红色法座”是那个法座的名字，这是洛若寺非常重要的金刚上师才有资格坐的法座。法王刚一回去，僧众就请法王坐到了重要的法座上。

“等”字包括其他，比如法王在法座上坐下来后，给大家简单讲了自己这六年在江玛道场求学的经历。

（三）衣衫褴褛　分三：1.穿旧尸衣；2.舅舅赐衣；3.常穿劣衣

1.穿旧尸衣

当时，见到法王穿了一件破旧的嘎让。这是法王住在石渠时，遵照堪钦托嘎如意宝的圣言，为当地的一些亡人念破瓦期间，为了满足一位亡者老妇女的心愿，剪掉她尸衣的袖子做成嘎让穿在身上的。

那些老僧人说，见到法王刚回来的时候，身上穿的是一件质量很差、又破又旧的嘎让。“嘎让”，是藏地僧人穿的一种没有袖子、上衣和下裙连在一起的衣服。

那么，这件嘎让的来历如何呢？这是由死人的衣服改造而成的。法王住在石渠县江玛道场期间，就像前面所讲的，在每个月藏历初十、二十五等没有课的日子里，会遵照根本上师堪钦托嘎如意宝的吩咐，去附近为当地的亡人念破瓦法做超度。有一次去超度一位老妇女，她生前的心愿是把衣服供养给为自己念破瓦法的僧人。当时的人普遍经济条件

差，那件衣服可能是她最为贵重的财产，所以有这样的心愿。于是，法王为了满她的愿，就把这位亡者藏袍的两个袖子剪掉，做成出家人穿的嘎让，穿在了自己身上。在石渠县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到色达县洛若寺时也穿着这件。

放下此生，知足少欲

按一般世俗的眼光，一个人离开家乡那么久，现在回来了，当然要穿得体体面面的，所谓“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这样才有面子，否则会让人瞧不起。但是，法王完全放下此生，没有对小我的执著，所以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不去特意打扮装饰这个身体。而且法王对于世间享乐毫无贪著，在衣食方面随缘而过，有什么就穿什么，不求新的、好的衣服，这就是知足少欲的功德。

慈悲心切，满众生愿

法王的这种行为，与大迦叶尊者的大慈悲行一致。释迦佛在世之时，一天，一位得了严重麻风病的乞丐女乞讨到了一碗酸臭的米汤，对她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食物了。当时，路上遇到了大迦叶尊者，于是生起信心，准备把米汤供养给尊者。在供养时，一只蚊子落入米汤中，麻风病女在驱赶蚊子时，一根手指头脱落，掉进了米汤里。然而，大迦叶尊者出于大慈悲心，为了满她的供养心愿，并没有嫌弃，而是当即喝下了带有麻风病手指头的酸臭米汤，作为自己全天的斋饭，并为她作了回向。以此因缘，麻风病女死后生到了三十三天。那么法王也是如此，出于大慈悲心，为了满那位老妇女的供养心愿，让她得到利益，虽然尸衣不净、上面依附着夜叉等众生，但自己仍一直穿着这件尸衣。

2.舅舅赐衣

后来，巴诺活佛尊者从储藏室取出布料，缝制了一件新衣服供养给法王。

巴诺活佛是洛若寺的住持，又是法王的舅舅，见到外甥求学回来，居然穿得这么破烂，还是用死人的衣服做成的，于是从自己住处里屋的储藏室里，拿出一块好一点的布料，做了一件新衣服，送给了法王。

3.常穿劣衣

然而，法王平时仅仅穿粗劣衣服，此外几乎从未见过法王穿质量好的衣服，常常穿的是一件带毛的大氅、一件粗劣嘎让和一条僧裙。以上为老僧人们回忆所说。

虽然巴诺活佛送给法王一件新衣服，然而当年那些洛若寺的僧人们说，法王平时还是只穿质量差、破旧的衣服，几乎从未见过法王穿质量好的衣服。平常只披一件里面带毛的大氅，一件质量差的嘎让，以及一条普通的僧裙。

“嘎让”前面讲过，是上下连体的无袖衣，穿在最里面，用来蔽体、保暖。嘎让外面穿僧裙，这是指比丘三法衣中的五衣，是僧人必须常常不离的。“大氅”就是斗篷或披风，外面是布，布料里面缝着厚一点的人造毛等，披在最外面，用来保暖。法王平常只穿这三件，也就是只穿那一件粗劣的嘎让，而不是好几件嘎让换着穿，僧裙和大氅也是只有那么一件，而且都是质量差的、破旧的，仅仅起到蔽体、保暖、持僧相的作用。不像现在的有些人，物质欲望很强，每一类衣服都要买很多件，而且每一件都很讲究，也就是颜色要好看，款式要新潮、造型要好，面料要高档、柔软、舒适，还必须是名牌等等，为了自己享乐以及在他人面前有面子，在物质享受上花很多心思。

随学圣种之行

从这里要看到法王具足圣者种性，我们也要以相应自身的方式来随学。《俱舍论》中讲到，有四种行为有助于成为圣者，因此称为“圣种性”，前三种行为是，对于衣服、饮食、卧具三者的欲求少，得到粗劣简陋的

衣服等就满足了；第四种是喜欢断恶修善。

在物欲泛滥的今天，我们作为现代人，应如何随学，从而使自己具足圣种性呢？要知道，修道的前提条件是生存，而衣服、饮食、住处三者是存活的条件，所以不可缺少。然而，如果在衣、食、住三方面，像世间人一样，有着无止境的欲求，那心就会陷入物欲之中；如此一来，连此生都放不下，就更谈不上放下具有更高级享受的欲界天，也就没有希望培养出离心了。因此，我们要尽量减少对奢侈受用的欲求，少欲知足，选择中道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衣、食、住以保证身体健康为标准，不能因吃的东西腐烂没营养、穿的衣服太单薄、住的地方阴冷潮湿等而导致生病，没办法修行，这是不堕苦行边；同时，也不要去讲究吃的东西口味好、穿的衣服崭新高档、住的地方宽敞豪华等，否则落入贪欲，只会离圣道越来越远，这是不堕享乐边。

像这样，只求温饱、利于修行，不求享乐、好看，在生活不堕两边的基础上精进断恶修善，就是具足圣者种性四法的行持，也是如法的修行生活。古人也说：“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圣人的生活方式，是只求食能果腹、衣能蔽体，为了生存而受用衣食，而不是为了享乐，因此去除贪欲，受取少欲之行。

二、培养弟子众　分二：（一）建立讲经院；（二）四年传法情形

（一）建立讲经院

不久，洛若寺建立了讲经院，由法王来担任结夏安居的堪布。

法王回到洛若寺不久，寺院里面就成立了讲经院，由法王来担任结夏安居的堪布，负责安居期间的相关事宜。

所谓“建立讲经院”，不是指新修几座建筑、盖几间经堂，而是指在寺院内部建立佛法教育体系。也就是请法师来讲经说法，让学生闻法学法，使得僧人们接受系统的佛法教育，成为有闻思修智慧、能弘法利生

的僧才。比如，原先寺院里的僧众，只是每天一起念经、打坐，吉祥日共修仪轨等，基本不学佛法经论。建立了讲经院以后，僧众每天除了念经等外，更多的时间用来学法，作闻思相关的法行。

“结夏安居”，是释迦佛制定的僧团制度。当年印度炎热多雨，夏天雨季长达三个月，期间草木生长茂盛，地上有很多虫蚁。为了避免僧人外出时踩伤虫蚁、踩踏植物新芽，从而引起世人讥嫌，于是，释迦佛制定每年僧众在夏季三个月里结夏安居，期间禁止外出，僧人们集聚一处，精进闻思修行。藏地由于气候寒冷，夏季时间短，所以每年夏季僧众只结夏安居四十五天以上。

在结夏安居期间，由一名僧人担任结夏安居堪布。“担任结夏安居堪布”并不是选上堪布的意思。堪布是一种佛教法师学位，选上堪布就像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只能证明其学识等方面达标，有资格讲经说法；并不代表已经在传法，成办了利他事业。这里做结夏安居堪布，是指这名僧人要在结夏安居期间给僧众讲法，以及负责所有相关事宜。也就是要承担起领众、利他的事业，这是从要承担利他事业的方面在讲，不是从自己取得学位的角度来说。那么，法王刚回来不久，就做了这一年洛若寺的结夏安居堪布，给所有安居僧传法，带领大众修行，开始在洛若寺展开伟大的弘法事业。

那段时期，法王亲自写的筹文中云：〝众多持教大士将入灭，何不以实义法调自心？……〞如是以偈颂的方式，明显地写下了不久许多持教者将入涅槃的未来授记。以上是从一些老弟子口中听到的。

在结夏安居期间，法王作为结夏安居堪布，要写一篇筹文挂在经堂外面。其中说到：很多住持圣教的大德士夫们将要入于寂灭涅槃，大家为何不以具实义的法来调伏自己的心相续呢？等等。像这样，以偈颂的方式，在筹文等中明显写到一些未来授记，也就是授记不久之后，很多

持教大士将要示现圆寂。这些筹文等的内容是从一些法王的老弟子们口中听到的。

一、何为筹文

“筹”是僧众举行大规模法会时，用来计算人数的小木棍。僧众结夏安居之前会举行一个受筹仪式，来此道场参加安居的所有比丘、沙弥都要集合起来，然后每个人依次往盘子里投一根筹，由此就能准确统计出参加安居的比丘数量和沙弥数量。之后把这些筹绑到一起包在一块白布里面，吊挂在经堂外面的平台处，等到安居圆满结束，僧众自恣以后才取下来。

在那张包裹筹的白布上面，按规定要由这一次的结夏安居堪布写一篇文章，叫做“筹文”。筹文的格式是：前面有顶礼句，后面是发愿回向句，中间要写某某年，于某地的某寺院，在某某堪布的带领下，多少数量的比丘和沙弥承诺如法地结夏安居等。这些内容都要按照诗学的风格，以偈颂的形式来写。那么遵照规矩，法王当年就写了这样的筹文。比较遗憾的是，那篇筹文现在找不到了，法王著作全集里也没有收录，好在当年在洛若寺参加夏安居的僧人（现在成了老僧人），他们记住了一些，里面就包括这样两句。

二、筹文要义

“众多持教大士将入灭，何不以实义法调自心？”这两句是法王在教诫参与夏安居的僧众为主的人们，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应当趁着还有修学佛法的机会，加倍珍惜当下的好因缘，把握学法时机，用佛法来调伏自心，让自己心中具有信心、悲心、智慧等的证法功德。

“实义法”，指有坚实义、对暂时究竟真正有利益的佛法。“调自心”，就是用这些法把自己的烦恼心、我执心等变掉，使得心成为法的体性，

比如宁舍生命不舍三宝的坚定信仰之心，一心走菩提道、不走世俗之路的向道之心等等。如果有大中观、大手印、大圆满的解悟或开悟，那自然会生起无法引转的信仰和道心。或者以归依法调伏自心，生起深信三宝之心；以三士道法调伏自心，生起因果见、出离心、菩提心这样相应的道心。

这样的话，几年以后，当出现大的时局变动，比如持教大士、上师善知识们不在世了，或者即使在世自己也很难去亲近，这时候如果心里有法，就不至于太糟糕，会始终坚定地信仰三宝，坚持闻思修行。相反，如果不以佛法来调伏自心，学法只停留在表面形式，或者心里有的只是一些文句理解，那么到了艰难时期，自己的法身慧命可能会毁于一旦。比如，虽然现在依靠上师们的慈悲摄受和僧众的福报等，自己每天能在僧团里跟道友们一起闻思修；然而到了上师们没办法继续摄受弟子，自己周围没有僧团、没有三宝道场的时期，这时候自相续还不成熟，还达不到修行自立的程度的话，很可能发生业际颠倒的状况。比如不再相信前后世、业因果，不再学佛修行，改信外道或者成为没有信仰的人，甚至随着大环境一起诽谤三宝、肆意杀盗淫妄等，造下种种可怕的罪行。

法王当年的两句教诲，对如今的我们也十分契机。要知道，一切都很无常，尤其当今时代因缘变化太快，众生共业和自身别业的状况如何，不久的将来会遇到什么，大环境会变成什么样，这些都不好说。所以，我们趁着现在还有学法因缘，不能每天在佛教团体里混日子，或者懂一点教典字面意思就满足了，而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把所学到的法放到心上来修，让心里有法，而不仅仅是书里有法或口里有法，要让自心变成法的体性，生起修法的真实利益。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比如在遇到疫情封城、饥荒、战争等时，只要家里有充足的物资，生存就有保障，这样心里就有底，从而不慌张、不害怕。那么对我们修行人

而言，就是“心中有法，时时不慌”。只要以法调伏了自心，心里有了法就有了依靠，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心里都不会畏惧而能够坦然面对。

三、未来授记

筹文中写的“众多持教大士将入灭”，实际是法王以了知三世的智慧见到了未来的情形，而提前作的授记。

法王写这两句的时候是 1956 年，还没有发生时局变动，持教大士们还在世，但过了几年，到了 1959 年民主改革，1966 年开始文化革命，期间的确很多持教大士被关押入狱等，纷纷趣入寂灭、示现了圆寂。

“等”字包括其他授记内容。比如法王 1958 年驻锡狮堡山期间，编集了藏历日历，在日历里面也写了一些偈颂。当时看起来只是日历的相关内容，但后面出现问题以后再看，发现实际都是未来授记，这些日历里的授记内容，现今还能见到，收录在法王的著作全集之中。

（二）四年传法情形　分四：1.总说；2.分说；3.旁述讲注释方式；4.结说

1.总说

从那时起，法王持续不断地为洛若寺的学僧们传法。也就是在四个年头里，显经密续包括明处在内，大致全都讲到了。

从那一年的结夏安居开始，法王对于洛若寺求学的僧人们，不间断地连续传授圣法，基本每天都讲法。也就是从这一年夏天开始算，在四个年头的时间里（不满四年），显教的经论、密教的续部，包括声明、天文学等的共同明处在内，大体上全部都讲了。

2.分说　分四：（1）第一年传法情形；（2）第二年传法情形；（3）第三年传法情形；（4）第四年传法情形

（1）第一年传法情形

具体而言，第一年，法王为学僧们传讲了《阿毗达磨俱舍论》《俱舍论释·阿毗庄严》等俱舍为主的法。

四年授课的具体内容：第一年，法王为洛若寺的僧人们，传授、讲解了世亲论师所造的《阿毗达磨俱舍论》偈颂；以及萨迦派的钦·蒋华扬尊者为了解释《阿毗达磨俱舍论》，所造的注释《俱舍论释·阿毗庄严》，这是藏地各派共同注重、推崇的一部《俱舍论》注释；“等”字指零零散散的其他内容。总之，第一年讲了五部大论中“俱舍”为主的圣法。

为什么法王最先传讲《俱舍论》为主的法呢？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本师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初，最先转的是四谛法轮，《俱舍论》则归摄了第一转四谛法轮的要义，学好此论可通达本师佛第一转法轮的要义；第二、论中抉择了大小乘共同的法相，具有佛教百科全书的性质，属于佛教入门纲要，在闻思之初学好这些法相，能为后面研学其他经论奠定良好的基础。

（2）第二年传法情形

第二年，法王说有特殊缘起和特殊必要，随后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据说每天都传讲《辨法法性论》《辨中边论》《亲友书》《如来藏大纲狮吼论》《建立三戒一体论》等极多不同部类的教典，当时一节课紧接着一节课，所以在一整天里，法螺之声不断响起。

第二年，有一次法王对大家说有一个特殊的缘起和一个特殊的必要，之后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每天都讲很多不同种类的教典，比如《辨法法性论》《辨中边论》《亲友书》《如来藏大纲狮吼论》《建立三戒一体论》等，法王的老弟子们说当年有这样的情况。据说在那一个月左右，每天都是一节课上完，紧接着就上下一节课，所以在一整天里，会连续不断地响起课前吹海螺的声音。

下面从原因、时间、内容、情形四个方面，来具体认识法王在洛若

寺传法最为兴盛时期的盛况：

一、原因

有两个原因：

（一）特殊缘起——创造未来缘起

这是指创造未来僧众昼夜不断讲闻圣法的缘起。也就是为了将来圣教兴盛，现在法王经由自己日日夜夜不间断地传讲、安排僧众日日夜夜不间断地听闻各类圣法，来创造一个特殊的缘起。

（二）特殊必要——吻合过去授记

列绕朗巴大师曾授记说：自己下一世会来到洛若寺，成为洛若寺的常住僧人，那时候会传讲很多显密经论，以讲修事业来兴盛圣教。

（《法王广传·第二章》：过去大伏藏师列绕朗巴晚年时来到洛若寺，对洛若寺的活佛等作《莲师猛修火风旋》的灌顶时，说：“过几年我会来此寺毕竟常住，对经、幻、心等的法作讲修而弘扬讲修圣教，因此，达西喇嘛顿多，你在那时要作辅导，还要起一间我住的房子。为了此等不出违缘，要相续不断地修此极密忿怒普巴九日修法，这很重要。”如是而作谕令。）

那么按照这个授记，法王说有特殊的必要，需要讲很多法。这些都是法王后来亲口说的。

二、时间

在四年教学安排的第二年，这一年里的一个月期间，也就是 30 天左右的时间里，每一天都讲非常多的法。

三、内容

“不同部类”，指不是同一种类的法。也就是不全是戒律类，也不全是中观类，也不全是教言类，而是既有显教法也有密教法，既有二转也有三转，既有教理类也有修心法类等等。

（《辨法法性论》等论的殊胜性，具体可参考全知所造的《辨法法性论释·辨析智慧光明》的前面部分）。

“极多”：这里只举出了《辨法法性论》等五部论典，实际每天所讲的法远远不止这些。当年在法王面前听课的洛若寺学僧，现在成了老僧人的这些人，他们说在那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法王每天都讲 25 堂课，而且是 25 种不同的教典，这是丹增诺吾大堪布说的。那么每当讲完一部较短的论后，那个时间不是休息不讲课，而是立即开讲一部新论。这样算下来，在那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法王传讲的教典应该不止 25 种，而是更多，是这样赐予了弟子们极丰盛的法宴。

四、情形

佛经中说，讲法前吹响法螺的功德利益很大，法螺的声音悠扬悦耳、远扬四方，表征佛的法音广被大众、普利群生，因此，藏地很多寺院在传法之前有吹法螺的传统。法王早期讲课之前，常常都是亲自吹响法螺。

由于当时法王每天都要讲 25 节课，而每节课前都要吹一次法螺，所以过一会儿就响起一阵法螺声，之后开始上课；这节课结束后，紧接着再一次响起法螺声，开始上下一节课。就这样，从早到晚一节接一节地上课的缘故，法螺的声音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响起，从早到晚都没断过，一天要响 25 次。这是表示当时的课程非常多，圣教的讲闻事业达到了极为兴盛的地步。

有人会想：一天只有 24 小时，却说讲了 25 节课，这不合理，不可能讲得了那么多。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从讲者方面来看，法王讲法言简意赅，不会发挥很多，拖延时间。不像有的法师，一开始进入不了状态，要耽误几分钟；或者一旦进入状态，一发挥就停不下来，跑题了自己都不知道；或者语言不够精炼，讲了好久也抓不住重点，一个问题要说好久才讲明

白，等等。法王没有这些情况，所以讲一节课的时间不会很长。

第二、从所讲的法来看，有的法比如中观、因明类，涉及复杂的推理等，需要时间稍长才解释得清楚；而有的法是教言类的，比如《亲友书》，几分钟就能指明一个偈颂的关要、揭示出它的修心要义，所以十几分钟就能讲好几颂。像这样，由于所讲的内容有深有浅、有复杂有简单，所以时间长短不一，可能有的课十几分钟结束，有的课半小时左右结束，有的课时间稍长一点。此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总之，各类课程加起来，一天讲 25 节不同的课，完全是合理的。那么这样算下来，一个月 30 天，每天 25 节课，一共就是 750 节课，法王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讲了这么多堂课。

在这一年，法王安排四十多位洛若寺僧人前往洛珠上师面前受近圆戒，这与宗活佛根桑尼玛授记中〝能作本寺圣教之庄严〞的授记义相吻合。

就在这一年里，法王把洛若寺里的四十多位沙弥，派到自己的上师之一——洛珠上师面前受比丘戒，作了这个安排。这个行为，恰好吻合了宗地活佛根桑尼玛专门为法王写的一部授记书中的授记之义，即所谓的“能作自己寺院圣教的庄严”。

一、法王所作事

前面第三章讲过，法王在洛若寺刚出家时就依止了洛珠上师，在他面前得受过灌顶等，他是法王非常敬重的金刚上师之一。当时洛珠上师就住在五色湖那里，在色达县境内，离洛若寺不远。于是，法王就安排自己管理的洛若寺里四十多名沙弥，去洛珠上师面前，依止洛珠上师为大阿阇黎受了比丘戒。

二、吻合授记义

“宗”即宗地，也就是从喇荣道场的东台一直往东走，走一定的路程，

到了五色湖的那个地方。根桑尼玛活佛驻锡在宗地，所以人们称他为“宗活佛”。他写过一篇对法王如意宝一生的授记，里面就有这么一句。

“本寺”即法王自己常住的寺院，指洛若寺。“能作圣教之庄严”，是说法王能对洛若寺的圣教做出大的贡献，圣教即是教法和证法，法王能让洛若寺出现前所未有的教法和证法兴盛的状况。那么，从法王回洛若寺后担任主要负责人，安排僧众闻思修，尤其是第二年的情形来看，的确完全吻合了授记的内容。

（一）教法之庄严

教法即经律论三藏，住持教法的方法就是讲经说法。在洛若寺，从过去到现在，虽然其他堪布活佛们也讲过法，比如法王刚出家时，洛珠上师就被请来讲了《入智者门》《中观庄严论》等，但是，像法王这样讲的法这么多、这么广，是绝无仅有的。也就是法王在这三四年里，所传讲的含括了显教五部大论、密教续部窍诀、共同明处等方方面面的法，范围极广；而且最多的时候，每天讲 25 节不同的课，讲得极多，这是其他堪布活佛们没有做到的。可见，法王的讲法事业超过本寺其他所有的讲法者，因此的的确确是洛若寺教法的庄严。

（二）证法之庄严

证法即戒定慧三学，其中戒学是一切修行的基础或根本。当时，法王一次性派了洛若寺四十多名沙弥去受比丘戒，让他们的相续中具有了别解脱戒中的最高戒体，这的确是对洛若寺的证法做了大贡献。虽然早先华智仁波切来过色达一带，安排本地的僧人们安居、诵戒、自恣等，规定、兴建了这样的传统，但那时候僧人的数目不多。然而，法王安排了四十多人在同一时期受比丘戒，这在当时的时代是很庞大的数目了，在当地的历史上也属于十分罕见的情形。

（三）洛若寺庄严

总之，法王这段时期所作的事业，与根桑尼玛活佛授记中所讲的完全吻合。

洛若寺建成于公元 1500 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宁玛古寺，几百年来高僧辈出，圣教兴盛不衰；然而，其中圣教的讲、修二者和合极为兴盛的时期，当属法王担任主要负责堪布、亲自监管的这三四年。也就是从 1956 年夏天到 1958 年，法王 24 岁到 26 岁的这几年，授记所指的就是这段时期。期间圣教的兴盛、寺院僧人们为主的众生得到闻思修的利益，主要来源于法王的发心力、发愿力，以及智悲力的功德，因此，法王是当之无愧的洛若寺的庄严。

我们学习这段行传，也要发愿随学法王。法王十八岁去石渠县江玛道场求学，六年求学结束后回到家乡的洛若寺弘法利生，让原本没有讲经院的洛若寺，建立起了佛教教育体系。之后日夜不断地讲经说法，传讲了不可计数的显经密续种种教典，让寺内僧众为主的希求佛法的人们，能够饱餐妙法甘露味；创造因缘，让几十位沙弥受近圆戒成为大比丘，等等。就像这样，求学之时舍弃故乡，毫无贪著；学成以后回乡弘法，以大的慈悲心、责任心、智慧力等，对家乡的圣教和众生做到了大的利益，这就是我们所要随学的地方。虽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能达到法王这样，但在殊胜道场求学结束、有了一定能力的时候，应该在有因缘的前提下，尽己所能地至少为自己家乡的佛教做一些有利益的事，让更多的人获得闻思修甚深正法的利益。这是每一个大乘佛弟子责无旁贷的事情。

（3）第三年传法情形

第三年，法王传讲了“中观理聚论”，《般若品释·净水如意宝》《辩答日光论》《正理开显真如论》等各种中观论典，以及《现观庄严论》偈颂、华智仁波切所造的《现观总义》，还有《大乘庄严经论释》等。

第三年，法王主要传讲了第二转无相法轮和第三转善辨法轮的法义。

所讲的，是龙树菩萨为了解释释迦佛第二转法轮的显义无相空性所造的中观论，还有弥勒菩萨为了解释释迦佛第二转法轮的隐义所造的现观论，以及传承上师们所造的中观、现观方面的释论等。也就是五部大论中“中观”和“现观”类的法。

中观类的教典，讲了“中观理聚论”，这是指龙树菩萨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宝鬘论》等；还有全知麦彭仁波切为了解释《入菩萨行论》当中的《第九·般若品》所造的注释《净水如意宝》，以及全知与扎嘎活佛的辩论书《辩答日光论》，全知与绕沙格西的辩论书《正理开显真如论》；“等”字指其他中观类教典，比如月称论师造的《入中论》，还有全知造的《中观庄严论释·文殊上师欢喜之教言》，法王特别喜欢讲全知的这部论，所以当时应该是讲了的。

现观类的教典，有弥勒菩萨所造的《现观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偈颂，以及华智仁波切造的《现观总义》《现观略义》《现观修行次第》。

第三转方面，讲了《大乘庄严经论释》，这是指全知麦彭仁波切造的《大乘庄严经论释·胜乘甘露喜筵》。

（4）第四年传法情形

第四年，法王传讲了戒律类和因明类，期间适宜地讲授了《三十颂》《音势论》等声明论典，以及天文历算、元音数术，还有《诗镜》等。

第四年，法王主要传讲了五部大论中“戒律”和“因明”类的法，以及共同明处。

一、戒律类

戒律类主要传讲的是《律经根本律》，这是世亲论师的四大弟子之一——印度的功德光论师所造的，全书共九卷。法王能够通篇背诵这部

教典。

二、因明类

因明类传讲的是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释量论大疏》等，这是对法称论师的《释量论》所作的广的注释。

法称论师造了因明七论，即三部根本论——《释量论》《定量论》《正理滴论》，和四部支分论——《因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诤正理论》。其中《释量论》是因明七论中最广、最根本的一部论，全论共有四品，即《自利比量品》《成量品》《现量品》《他利比量品》。

三、共同明处

传讲的内容，是内明以外的共同明处或学科：有大五明中的声明学，讲了《三十颂》和《音势论》等；有小五明中的天文历算学，这是推算星宿运动和寒暑节令等的学科，也包括从汉地传来的占卜、风水等内容；还有元音数术，这是用梵文元音字母作为计算历数和占卜的符号，也属于历算学；还讲了《诗镜》，属于修辞学等。一些老弟子说，大五明中的医方明法类也在这段时期讲过。

传讲方式是“适宜地讲授”，比如当天讲几节戒律课或因明课，这是主课，再讲一两节共同明的法，属于副课；或者讲完戒律论以后，在开始讲因明论之前，讲几天共同明。

法王传讲诗词时，是按照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诗镜释·妙音嬉游池》作的讲解。当时，闻法众中有贤秋活佛、蒋华钦绕活佛、彭措嘎瓦活佛，以及兰钦根迪活佛等，所以法王让他们也写一些诗例。

其中在传讲诗词学也就是《诗镜》的时候，不是从《诗镜》的原文上讲，而是全知麦彭仁波切造的一部《诗镜》注释，名叫《妙音嬉游池》（现今收录在全知著作全集里），法王给大家传讲了这部注释，也就是从这部注释上给大家作的讲解。

法王讲诗词时，闻法的弟子众中，有贤秋活佛、蒋华钦绕活佛、彭措嘎瓦活佛，以及兰钦根迪活佛等几位活佛，他们当时年纪还小，刚学诗词，所以法王让他们也写一些诗词的例句。就像我们上语文课学比喻、拟人等的修辞手法时，需要自己练习造句，从而掌握这种修辞手法。同样地，学诗词时也要自己写句子，由此来掌握各种修饰法。

贤秋活佛是伏藏师根桑尼玛的法主。蒋华钦绕活佛就是前面第二章讲到的达西顿多喇嘛的转世。彭措嘎瓦活佛也是洛若寺的一位活佛。蒋华钦绕和彭措嘎瓦两人，从小就被认定为洛若寺大德的转世活佛，在洛若寺举行了坐床仪式。兰钦根迪活佛是喇荣道场的上座大堪布绕桑的叔叔，也是蒋华钦绕活佛和彭措嘎瓦活佛的教书老师。他是洛若寺很重视的活佛，洛若乡阿嘉村的在家群众也对他十分敬重，村里有什么事常常请他来安排、处理，在当地有较大的影响力。

彭措嘎瓦活佛在写〝姿态修饰法〞中〝可笑〞的例句时，写了〝阿妈汝之右乳旁，有个非我之爪痕〞等。对此，法王现出被逗笑的神情，笑着说：〝小孩子作的诗就是这样的。〞

其中，彭措嘎瓦活佛练习写“姿态修饰法”中“可笑”这种修饰法的句子时，所写的是：“阿妈汝之右乳旁，有个非我之爪痕”（阿妈您的右侧乳房旁边，有一个不是我抓出来的爪痕）等。法王看了他写的诗句后觉得很好笑，笑着说：“小孩子写的诗就是这样的。”不但当时觉得好笑，后来法王建立喇荣道场后，在课堂上也说过，小孩子写的诗挺好笑、挺有意思的。

《诗镜》中讲了 35 种意义修饰法，里面共有 205 个小分类。所谓“姿态修饰法”就是意义修饰法之一，这是指将心理活动显现为外表的各种姿态，来修饰其文词。里面有八个小分类：妩媚、凶猛、豪迈、恻隐、可厌、可笑、奇异和恐怖，“可笑”是其中之一。彭措嘎瓦活佛小时候写

的这两句诗，把法王都给逗笑了，说明他的确写出了“可笑”的修饰法，有智慧，写得不错。

思考题

1.法王回家乡时：

（1）带回了什么物品？

（2）僧众迎接的情形如何？

（3）法王的穿着如何？这体现了法王的哪些德相？

2.法王平日的穿着如何？我们应如何随学？

3.解释“众多持教大士将入灭，何不以实义法调自心？”的涵义。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后一句对我们有何启发？

4.法王回洛若寺四年弘法，每年具体讲了哪些教典？

5.为什么说法王能作洛若寺圣教之庄严？

3.旁述讲注释方式

在此期间，法王传讲那些教典注释的方式如何呢？

在这四年教学期间，法王不但传讲了教典的原文，比如《俱舍论》《辨法法性论》，还传讲了很多教典的注释，比如《俱舍论释》《般若品释》《大乘庄严经论释》《诗镜释》，那么，法王是以什么方式来传讲注释的呢？

下面由讲者和听者的亲口所说来认识：

一、讲者法王所说

想起法王曾亲口说："对注释作太多解释没有大的必要，相比之下，理清注释脉络和通达总体关要极为重要，因此在江玛道场，没有过多解释注释文句的规矩。"

法王曾经亲口说过：对于教典的注释，逐字逐句地作很多解释没有大的必要；相比而言，理清注释的脉络条理以及通达注释总的要点非常重要，所以在江玛道场，讲解注释时，没有对注释文句作很多解释的规矩。

我们知道，法王是江玛道场培养出来的堪布，继承了那里的规矩，因此，江玛道场讲注释的方式，实际就是法王讲注释的方式。

（一）字面解释必要小

讲注释时，哪种解释方式没有大的必要？那就是对注释逐字逐句地消文、释义，也就是详细解释注释里每个法相名词的涵义，把每句话都展开来讲。

以《般若品释·净水如意宝》为例。比如对于"世俗与胜义，许此为二谛"这句原文，注释是："染净所摄一切法住于有法尽所有唯现相世俗谛与法性如所有空性胜义谛此二谛中。如《父子相见会》云：世间知者此二谛，非从他闻自证悟，所谓世俗胜义谛，离此更无第三谛。"那么，在讲解这段注释时，细致地解释"染""净""有法""如所有""唯现相""世俗谛""法性""如所有""空性""胜义谛"，按照专门讲解法相的方式，对注释里涉及到的每个词都作详细地解释，对注释的每句话都展开来解释，这么讲没有很大必要。再者，对于所引用的《父子相见会》里的这句教证，按照专门讲解偈颂的方式，逐字逐句地细致解释，这么讲也没有很大必要。

（二）归摄要义极重要

讲注释时，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梳理清楚这一段注释意义的脉

络、条理、层次，让听者明白注释解释原文的理路如何；第二、开显出这一段注释所要说明的重点、要点，让听者通达总的关要。

比如，这一段注释是从譬喻和意义两分在解释原文，其中譬喻有三个特征，对应三种意义。那么在讲的时候，就把譬喻的三个特征和三种意义分别是什么、怎么对应的，给明确地指出来，再讲明这三层的关系如何，是并列的还是层层深入的等等，这样注释的条理就解释清楚了。又比如，好几段注释都是在解释某一个问题，那就用归纳的方式，讲明这个问题的落点在哪里，这样就把握住关要了。

（三）原因

为什么讲注释时，字面解释没必要、归纳要义极重要呢?

传承祖师写注释就是在详细解释原文，经由消文、释义、教理抉择、点明中心，已经将原文的法义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对于学法者来说，一旦掌握了注释的脉络、理路，读懂注释的落点、要点在哪里，就会明白传承祖师是怎么以不共的智慧在开显原文的深义，也就领会原文的深广法义了，这就是学注释所要达到的结果。而作为讲注释者，就是要帮助学法者准确地理解注释的脉络和关要，因此在讲解时，最重要的就是讲清楚这两个问题。

再说，如果注释的文句本身晦涩难懂，读者凭自力看不懂，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必要对注释的文句作很多解释。但实际上，这些注释的文句清晰易懂，学法者都能读懂字面意思，所以讲者再作大量文句解释就没有大的必要。

比如《般若品释·净水如意宝》这部注释，它的文句明了易懂，意思表达得清晰明显。作者全知麦彭仁波切是用藏文写的，而藏文书面语从过去到现在基本没有变化，佛法的法相也是从古至今一直沿用，因此对于懂藏文的学法者而言，读这部注释时，不存在文句理解方面的困难。

当时在法王面前听课的人，都是懂藏文的藏族学法者，因此，不需要讲者再作很多字面解释，否则细节解释多了容易让人忽略总体、不突出重点；讲解时只需要讲清楚注释的脉络，再指明中心关要，听者就能够掌握这部注释的心髓命脉，从而领会《般若品》的深义了。

（四）江玛道场规矩

注释就是对原文的展开解释，所以在讲注释时，不需要再作展开，而是要合并、收拢。也就是把文句整合起来理解，把握总体的理路，抓住所要表达的关要、重点。因此，江玛道场的传统就是这样的，堪布们在讲注释时，对于注释的文句都是不作解释的，而是注重脉络、关要；而法王继承了江玛道场的传统，传讲注释时也是不解释文句，注重理清脉络、指明关要。

那么，法王具体是怎么讲的呢？下面我们来看当年在法王面前听课的弟子们是怎么说的。

二、听者弟子所说

听一些老弟子说：“为了让闻法者有效地领悟原文的关要，法王首先往下读注释的文句，然后在一个段落处停下来归纳这段的意义，即以狮子昂然般的讲授方式，归纳各处关要来传讲一遍注释，有这样的做法。”

当年在洛若寺听法王讲课的老弟子们说：为了让听法的人能够有效地明白原文的关键要点，法王讲注释时，首先往下读一段注释的文句，就只是照着书念下去，不作解释；之后在一个段落处停下来不念了，归纳一下刚刚念过的这段注释的涵义。也就是如狮子昂然一样归纳要义，以这种讲解方式，念一段归纳一下它的关要，这样来传讲一遍注释，有这样的做法。

（一）目的

前面也讲了，传承祖师写注释是为了让后学者通达原文的关要，而讲注释者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透过自己的讲解，让听者有效力地、不费劲地就能领悟到原文的要点。

用什么方法讲注释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

（二）方法

1.第一步：读一段注释

读的时候不掺杂任何其他话语，比如边读边简单做个字面解释，或者读到哪句话时加进去几个字等等，这些都不做；而是注释是怎么写的，就一字不落地往下读。

这样的好处是：首先，由于讲者心里明白注释的法义，他口里这么原原本本读一遍的时候，他的心意透过音声就传出来了，那么听者只要具足闻法轨理、能接到讲者心意的话，这么听他读一遍，大体上就懂得这段的意思了。再者，注释从头到尾都一段一段一字不差地读过一遍，听者就能得到完整的传承，这方面也有保障。

读到哪里停下来呢，这个不决定。比如到了一个段落和另一个段落之间停下来，或者念完一个偈颂的解释就停下来，或者在一个科判结束的地方停下来都可以，具体要根据法义来定。有时候可能念三五行就停下来归纳，有时候念完一页多才遇到段落需要停下来等等。

2.第二步：归纳要义

停下来以后，把刚刚念过的这一段注释的法义，用归纳要点的方式讲一下。比如，这个偈颂的内容，注释从三个方面在解释，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这个偈颂最后的落点、要义、核心是什么，把这些简明扼要地交待清楚。那么这样这一段就讲完了。

3.譬喻

“昂然”指抬头挺胸无所畏惧的样子。“狮子昂然”是说狮子坐下来时

傲然而立的姿态，这是譬喻归纳要义的讲法方式。

教典中说到三种讲法方式：细解颂义、科判摄义和归纳中心。一、细解颂义，譬喻为乌龟爬行，一丝不苟，意思是逐字逐句地细致解释，挖掘每字每句的涵义；二、科判摄义，譬喻为猛虎跳涧，一跃而过，意思是以最精简的文句，透过科判把原文的所有内容归摄出来；三、归纳中心，譬喻为狮子昂然，威伏群兽，意思是将每个段落的核心意义作归纳，抓住各科的主题，彰显出论义的威严。

总之，法王在这四年教学期间，遵照江玛道场的传统，讲注释时不作字面解释，而是注重把握注释的脉络、要点，为了听者有效地通达原文，以狮子昂然的方式，归纳每个重点处的要义，这样从始至终地将注释传讲圆满的。

4.结说　分二：（1）委任新堪布；（2）达龙寺安居

（1）委任新堪布

在这一年，法王授予洛若寺年轻有智慧的学僧金旺、热巴、多迪三人堪布的称号，并计划从下一年开始，三位新堪布每年轮流承担在讲经院授课的职责，随后出现了善妙的讲闻效果。

法王从江玛道场回到洛若寺后创建了讲经院，在四个年头的时间里，为洛若寺的学僧们，传讲了显经、密续包括共同明处在内的诸多教典。教学结果如何呢？法王培养出了三名能代替自己在洛若寺讲经说法、负责教学的堪布。

具体而言，在圆满结束的这一年，也就是第四年，法王为洛若寺里年轻的（20 岁左右）、有智慧的、学得非常好的三名僧人，授予了堪布的称号，他们就是金旺堪布、热巴堪布和多迪堪布。不但授予了他们堪布的资格，而且安排他们未来三年负责僧团的教学工作。也就是从下一年开始，三位新堪布轮流做主管教学的堪布，每人负责一年。在任职的

一年期间，除了每月初十、二十五等念经共修之外，每天不间断地讲课等，要承担起在洛若寺讲经院讲经说法、培养僧才的责任。

这样安排的结果如何呢？新堪布们很负责任，自己用心备课讲课，让学僧们听课、辅导、讲考、辩论等，方方面面都安排得很合理，从而出现了很好的讲闻效果，僧众日日夜夜享用圣法乐。当然，后来遇到了动荡时期，三年教学并未圆满，但在此之前，的确出现了很好的讲闻盛况。

我们从中要看到，法王经由四年传法，不但以自身的力量，使得洛若寺的讲修圣教达到极为兴盛的地步，还培养出了真正能护持佛法、利益众生的僧才，出现了圣教兴盛的延续力量。他们三位堪布后来在民主改革和文革期间，始终守持清净戒，而且依靠法王的慈悲加持和护佑等，并没有像其他堪布大德那样遭到迫害、锒铛入狱，而是奇迹般地平安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

宗教开放以后，法王创建了喇荣道场，他们也跟随法王来到了喇荣，属于法王的老弟子中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

金旺堪布是上座大堪布，也是名副其实知足少欲的大修行人，一段时间在喇荣道场讲法，后来被迎请到洛若寺传讲显密经论，还被迎请到其他大道场的讲经院传法。他在法王前面就圆寂了，圆寂之时出现了很多成就相。

热巴堪布也是上座大堪布，来到喇荣道场后不久后，法王安排他给觉姆们传法，负责觉姆僧团的教学。到了晚年，眼睛看不见文字，就让一名觉姆念原文，堪布听后重复一遍文句再给大家讲授。虽然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每次讲课前看书备课，但由于年轻时学得非常扎实，精通经论法义，具足闻思修的智慧，所以听一下原文，凭记忆等就能做出准确到位的讲解，让闻法者得到真实利益。是这样在看不见的很多年里，依

照法王的教敕，坚持给觉姆们传法。现在已经圆寂，圆寂时出现了很多成就的瑞相。法王晚年显现上眼睛看不见文字时，也是让人提前念原文录好音，传法时先听录音再给大家讲授。法王说：“我要随学热巴堪布，眼睛看不见仍坚持讲课。”就这样在十多年里，法王靠听录音代替看文字来给弟子们传法。

多迪堪布是色达县色尔坝地区的人，不但是精通显密教典的智者，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修行者，现今仍然住世。

（2）达龙寺安居

这段日子里，法王亲自带着土巴、才多、毕拓来到达龙寺结夏安居，期间在奥洛上师面前求得了《七宝藏》的传承。

法王安排完新堪布接任自己管理教学后，刚好到了这一年结夏安居的时候，于是带着土巴、才多、毕拓三人，一行四位比丘去达龙寺结夏安居。达龙寺位处色达县的边缘塔子乡，是色达县的第三大宁玛派寺院，几百年来高僧大德云集，当时奥洛上师也在这里。由于法王打算不久后给弟子们传讲遍知龙钦巴尊者所造的《七宝藏》，所以这一年的夏安居期间，就在奥洛上师面前求得了《七宝藏》的传承。

奥洛上师是法王如意宝的根本上师之一，法王在他面前得过《杰珍大圆满》的灌顶等诸多圣法。喇荣道场建立不久，奥洛上师也被请过来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已经 80 岁左右，头发花白，眼睛看不见文字。当时觉姆很少，只有少数老觉姆，尊者每天给这些老觉姆们传讲外前行四部退心法、往生四因等。后来回到自己的家乡示现涅槃。

法王带去的三个人之中，土巴就是跟法王一起去江玛道场求学的那位道友，我们对他很熟悉了。才多喇嘛，也是从色达县去江玛道场依止托嘎如意宝求学的僧人，但不是跟法王同一时间去的。后来回到洛若乡在法王面前闻法，成了法王的弟子。法王建立喇荣道场以后，他也来到

这里常住，那时已经年迈，双目也失明了。当时，喇荣道场有一位老喇嘛圆寂了，他圆寂前把自己住的草坯房供养给了法王，当年大家物质条件差，这个房子就是他最贵重的财产。法王接受以后，把这个草坯房赐给了才多喇嘛，位置就在喇荣道场男众金刚区和宝剑区中间。才多喇嘛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很多年，后来也圆寂了。毕拓喇嘛现今还住世，就住在喇荣道场山门口的养老院，即洛若社会福利中心。

当时，监院卡隆尊者说："这位堪布是一位得地的圣者菩萨，因此，在他面前求一些法的话有大必要。"说后祈请法王转法轮。应其祈请，法王为达龙寺的僧人们传讲了邬金丹增诺吾所造的《赞戒论》，并讲授了《大圆满前行念修仪轨·善显解脱道》；不仅如此，还私下为监院卡隆等少数弟子作了大圆满心性引导。

法王在达龙寺安居期间，寺院的监理卡隆尊者对本寺的僧众说："这位堪布（指法王）是已经证得圣地的菩萨，有非常了不起的出世间功德，因此，我们应该跟他在法上结上缘，在他面前听一些课，这么做有很大必要。"卡隆尊者是达龙寺里非常主要的一位上师，无论是世规管理方面还是出世法规方面，他都做得很好很圆满，非常了不起，现今已经圆寂三十多年了。他这么说了以后，就祈请法王转妙法轮。

应着他们的祈求，法王公开性地为达龙寺的僧众传讲了两部法。一个是华智仁波切的四大弟子之一讲法最绝的邬金丹增诺吾所造的《赞戒论》，里面讲了很多持戒的功德和破戒的过患，从方方面面赞颂一切功德基础的戒律如意宝。学好这部论后，心里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持戒功德和破戒过患，自然就会主动断除所有毁戒的行为，心甘情愿地严持净戒，对于出家人受戒后如法持戒有很大帮助。第二个是全知麦彭仁波切造的《大圆满前行念修仪轨·善显解脱道》。这是一部摄集了暇满、无常、业果、苦谛四部外前行，以及归依、发心、积集资粮、忏悔罪障、上师瑜

伽五部内前行，非常完整的前行修法仪轨。虽然篇幅比其他的前行念诵仪轨简略，但内容完整，加持力极大。这是修行人一生之中每天都要熏习、必不可少的实修法。法王传讲这部法时，不但讲解了文句义理，还作了实修引导，也就是引导大家怎么具体实修仪轨里的每一个修法。对于全体僧众，法王公开性地传讲了这两部法。

不仅如此，在这之外，法王还以秘密的方式，私下为监院卡隆尊者等少数几名堪为大圆满法器的弟子，作了大圆满心性引导。也就是引导他们认识心性，或者说为他们直指心性；以及认识以后，如何住在心性中让它稳固、增长；出现各种外的境缘、内的分别时该怎么做等等。有这样的事迹。

在达龙寺圆满听受《七宝藏》的传承后，返回了自己的寺院继续讲经说法。

法王在达龙寺结夏安居结束，也在奥洛上师面前听圆满了《七宝藏》的传承，之后就回到了自己常住的洛若寺，继续为全寺的僧众讲经说法。前面说过，法王四年教学结束以后，安排了新堪布接替自己管理教学，每天不间断地讲课，这是指针对洛若寺讲经院的学僧们讲法。法王回去后，是给全寺的人讲法，也就是主管堪布也会来听，不在洛若寺讲经院闻思的那些寺院里常住的老僧人也来听，暂时来洛若寺参学的僧人们也可以听等等，是像这样普遍性地讲经说法。

思考题

1.关于讲注释：

（1）什么必要小？为什么？请举例说明。

（2）什么极重要？为什么？请举例说明。

（3）江玛道场的规矩是什么？

（4）法王是如何讲注释的？从目的、方法、譬喻三方面阐述。

2.法王在洛若寺最初培养出了哪三位堪布？简单介绍三位尊者。

3.法王在达龙寺安居期间，自己闻法、为他人传法的情形如何？

三、开启圣境门　分二：（一）略说；（二）广说

（一）略说

这段时期左右，法王去洛若寺山谷上部开启一个圣境门，然而缘起稍有不吻合的缘故，并未如愿开启。

在这一年夏安居结束，回到洛若寺以后，某个时候，法王去洛若寺后面的山再往高处走的一个地方，准备开启一个圣境门。如果成功开启的话，会出现一处很大的圣境，然而由于当时缘起稍微没有吻合，也就是开圣境门的缘起被破坏了，所以虽然开启了一点，但并没有按法王的心愿那样完全开启。

（二）广说　分四：1.寻找圣境门；2.缘起被破坏；3.今称生圆洞；4.原本有圣境

1.寻找圣境门

当时的情形，上座邬金丹增上师很清楚，他回忆说：“有一天，我们讲经院大约十二名学僧和至尊如意宝一起，去了寺院上方稍往上走，一个悦意的、长有柏树等的地方。法王赐下圣言说：‘我们今天要找一个山洞，用木棍在旱獭等的洞穴里敲打后搅动搅动的话，有可能找到。’

当时具体的情形，上座邬金丹增上师很清楚，因为当年法王去开圣

境门时他就在身边，所以作者在采访之后，就按照他回忆所说的那样作了记录。

他说：有一天，我们洛若寺讲经院里面大约十二名僧人，跟着至尊上师法王如意宝一起，去了洛若寺上方稍往高处走，一个让人一见就心情愉悦、长有柏树等各种树的地方。到了以后，法王对大家说："咱们今天到这里来是要寻找一个山洞，所以，如果看到雪猪子或者其他动物住的小洞的话，首先用木棍在里面敲打一下，然后搅动搅动，这么做有可能找得到。"这样赐予了圣言。

在藏地，人烟稀少的地方会有些雪猪子等居住的洞穴，那种洞的开口处就在地面上，小小的一个口子。当时，法王让大家先找这种小洞，找到后用木棍捅进去敲打敲打，再搅动搅动，这样有可能找到那个特殊的可以打开的洞，那个就是圣境门的所在之处。

在那里，我们带着觉得有趣的心态，按照法王说的那样做了。这样寻找之时，很幸运，过了一会儿，找到长木棍能探进去的一个洞，接着向深处挖掘，露出来一个能容纳三四个人的洞，不仅如此，用木棍稍微敲触洞里面上下左右等任何地方，土石都自然而然掉落下来，所以，如果继续挖这个洞，毫无困难立刻就可以变成一个大洞。

听法王这样说后，我们觉得很有趣，于是怀着好玩的心态，按照法王说的那样，看到地上的小洞就用木棍在里面先敲打，再搅动。正这么寻找的时候，很幸运地，没过多久就找到了。那是一个洞口虽小，但有一定深度的洞，稍长的木棍都可以探进去。之后继续向洞的深处挖，用长木棍又是敲打又是搅动等，这样就挖出了一个能容纳三四个人的稍大一些的洞。不仅如此，对于洞里面上下左右等的任何地方，只要用木棍稍微敲一敲、碰一碰，不需要用铁锹等用力去挖，土块石头就自然而然地掉下来了。所以，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果继续挖这个洞，用木棍接着

敲打，那么没有任何困难，它很快就可以变成一个大洞。

要知道这是很稀奇的。整座山由土石构成，而山体其他地方的土石，结构都是紧密坚固的，唯有这一个地方的土石结构松散，一碰就自动掉落，跟整座山的土石都不同。再说，其他结构松散的山，下大雨等时会发生山体滑坡，而这个地方却从没出现过这种状况。可见，这是十分特殊稀奇的。

2.缘起被破坏

就在这时，突然见到一群鹿受惊后从旁边朝这里奔来。当时，一名完全不防护语言的僧人脱口而出：`哎呦！拿一杆火枪朝它们腋下打一枪该多好！'听到这话，法王的脸色变了，说：`噢！这下不好了，原本在这里能开启一个圣境门，而此处圣境主的坐骑是鹿的缘故，缘起破坏了，现在就算了。'之后停止洞内的疏通，立即返回了。"

就在这个目前能容纳三四个人的山洞，即将被挖开、变成大洞的时候，突然见到一群鹿受惊后，从旁边朝这边山洞的方向跑了过来。（大家先前找洞、挖洞的时候都没见到有鹿，正在这即将挖通、打开圣境门的关键时刻，相当于保护这个地方的一群鹿，就像受到惊吓马上醒来一样，突然从其他地方跑了过来。）

当时，在场的一名僧人见到鹿群后，完全不约束自己的语言，不假思索，随口就来了一句：哎呦！拿一杆火枪朝这些鹿的腋下打一枪多好啊！

听到这话，法王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显现上不欢喜了），说：噢！这下不好了，本来在这个地方能够开启一个圣境门，但是，这里圣境主的坐骑恰好是鹿，所以（这个僧人说的话）把开圣境门的缘起给破坏掉了，现在就这么算了。

法王说完以后，就让大家停下来，不挖了，然后所有人立刻返回，

离开了这里。因为缘起已经被破坏完了，圣境门没有机会开启，彻底没希望了，留在这里继续挖也没意义，所以大家只能回去了。

一、破坏的情形

破坏缘起的人，就是来自洛若寺讲经院、属于法王弟子的那名僧人。他随口说了一句话——“拿一杆火枪朝这些鹿的腋下打一枪多好”，却把开圣境门的缘起给破掉了。

其实，他当时没有恶意，并不是为了阻止上师法王如意宝开圣境门，才故意说出那句破坏缘起的话，他并不知道这句话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而且，他虽然说的是打死那群鹿，但并不是起了杀心，真想用枪去杀害鹿，因为出家人是不杀生的。也许是曾经见过猎人扛着火枪打猎，或者听过猎人说“拿一杆火枪朝它们腋下打一枪多好”之类的语言，所以当见到鹿群的时候，心里一下子就冒出来这个念头，同时完全没有防护自己的口，想到什么张口就来，不是观察好后才说话，就导致口里直接冲出来这么一句，属于无心的绮语。就像有些道友平时说话很随便，认为我心好就行了，从来不注意防护语言，跟人闹着玩的时候说：“我打死你哦！”或者口头语就是：“讨厌，我打死你呀！”实际没有嗔心，更没有丝毫想让对方死的心。总之，这个僧人错就错在关键时刻完全不约束语言，也就是俗话说的“嘴上没有把门的”。

二、破坏的原因

当时正处在圣境门即将被开启的关键时刻，而鹿正是此处圣境主的坐骑，它们正往圣境门的位置跑来（当时大家肉眼只见到鹿跑过来，实际是圣境神山的主人骑着鹿过来了，由于他不是人类也不是旁生，所以一般人见不到）。就在开圣境门的时机因缘马上要成熟的紧要关头，说出来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把这群鹿打死多好啊！”要把活生生的鹿打死。因此，在这时间、地点、人物刚好会合的特殊因缘下，他的那句无心之

语就成了破坏缘起的因，结果就是，把开这个圣境门的缘起彻底给破掉了，圣境门开不了了。

防护话语，谨慎言谈

圣境门没有成功开启，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具体后面会讲。那么我们从这件事上必须明白的是，一定要谨慎防护自己的语言，正如《菩萨宝鬘论》所说：“众人之中观察语”。

不能学现代派，认为言论自由，可以随便讲话，或者认为心好就行，语言随便说都无所谓，结果就养成了口无遮拦、张口就来的坏习惯。一方面要知道，凡是不经思索、脱口而出的话语，全都属于绮语；另一方面，一旦串习成性，到了重要场合也控制不住、随口乱说的话，有可能出现很不好的结果。尤其在成就者伏藏师们，开取伏藏、开启圣境门等的特殊时刻，如果自己有幸跟在他们身边，那么一定要注意防护好自己的语言，不能乱讲话，不然一旦破坏了缘起，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要知道，破坏缘起是很容易的，随便谁都能做到，但要恢复就极困难了，严重的甚至根本无法恢复，这里就属于严重的情况。

3.今称生圆洞

那个洞至今仍然可见。后来在此洞中，法王完整传讲过一遍《生起次第笔记》或共称为《生圆次第笔记》的论典，因此这个洞现今被称为“生圆洞”。

圣境门虽然没有成功开启，但当年（1958 年前后）大家挖出来的那个能容纳三四个人的洞，时隔六十多年，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见到。唯一的区别是，当年洞内的土石结构松散，稍一碰触就自动掉落，现今已经变得紧密，成了坚固的岩洞，只是夏天下大雨时稍微有一点漏雨。

后来在这个洞里，法王为弟子们从头到尾完整地传讲了一遍《生起次第笔记·仪轨通则口诀总集》。这是一部讲生起次第的笔记，并没有讲

圆满次第的内容，但大家都称它为《生圆次第笔记》。因此，现在大家都称呼这个洞为“生圆洞”。这种取名方式，就像在某个经堂里，上师为弟子众完整传讲过《法界宝藏论》，所以就称它为“法界宫”那样。

具体位置

生圆洞的具体位置就是，从洛若寺往上看，稍远一点的地方有偏红色的岩石，岩石旁边长有柏树，就在那个地方。比较特殊的是，到了夏天，生圆洞的上空一旦出现一点雾，马上就会变成大云，据说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去朝拜的话，到了洛若寺附近往高处走，会看到旁边山沟里有流下来的水，跟着流水一直往高处走，然后稍微偏向东边狮堡山的方向，就在那个地方。或者可以去问一下洛若寺常住的僧人，他们都知道生圆洞具体在哪里。

应去朝圣

大家以后有时间、有因缘、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应该去朝拜一下生圆洞。因为这不仅是圣境门所在地，而且法王还在这个洞里传过密法，所以加持力很大。再者，由于经历了动荡年代，藏地很多古老的寺院都是重新翻修过的，跟原来的不同；而生圆洞并没有遭到破坏，还是跟当初一样，因此，相比于其他新修的一些寺院，这个山洞的加持力也许更大。另外，在洛若寺和生圆洞中间，还有法王年轻时跟道友们一起修前行、圆满次第、大圆满的地方，加持力非常大，我们可以顺路去朝拜一下。

4.原本有圣境

这类事情，后来法王在讲课时顺便说道：〝起初，我自己也不知道在那里可以开启一个圣境门，然而那个时期出现了各种动荡的预兆，而且是大凶兆的缘故，我的想法是：`洛若寺是一座古寺，里面有金佛像、法器等很多古老、重要、上品的大所依…… 需要有一处坚固的藏匿之处

故，能不能找到一个特殊的岩洞或土洞呢？’正这么想时，觉受的境相中，在洛若寺上方那里有一个可以开启的圣境门，如果能成功开启那个圣境门的话，在门的里面，存在一处非常大的秘境。在秘境里面，不但全洛若寺的人，就连全色达县的人都进去的话也容得下。觉受中出现这么一个地方的缘故，才精进地去寻找那个圣境门。”

关于开圣境门的事情，后来法王在讲课的时候，顺便给大家讲过：

我自己一开始也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可以开启一个圣境门。但是那个时期，出现了各种动荡的预兆（那时候，民主改革已经开始了，相关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来到县里开展各种工作），而且是非常不吉祥的凶恶兆头（有些地方已经展开了斗争和打击运动，这就意味着在色达县，圣教和持教大士也即将遭受重创）。

因为看到、听到种种可怕状况的缘故，我心里就想：洛若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寺（距当时有四百多年），寺院里有不少古老的、珍贵的、根本的、上等的三宝所依，比如黄金佛像、法器等等，以及其他珍贵的物品（为了让这些宝贵的三宝所依不被摧毁，需要提前藏起来），这就要找到一个坚固的能隐藏的地方（所谓“坚固”，要具足两种特点：一方面这个地方本身要牢固，结构紧密，不能漏水，不能坍塌，不容易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要足够隐蔽，不能被人发现，不会被偷走或者摧毁等）。所以，能不能找到一个能长期隐藏三宝所依的特殊的岩洞或土洞呢？（“特殊”是指，不是随便什么岩洞土洞都行，必须符合“坚固”的两种特点，能很好地让这些三宝所依得到保护而不被破坏。）

正在这么考虑的时候，觉受的境相中，见到在洛若寺往高处走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开启的圣境门，这个圣境门里面有一处非常大的隐秘圣境。只要成功开启了圣境门，就能够进入到那个隐秘的圣境之中。

这个隐秘圣境非常非常大，不但能放得下洛若寺所有的三宝所依，而且全洛若寺的人都能进去，就连全色达县的人都进去也容得下（那时候全色达县的人口有一万人左右）。因为在觉受之中，出现了这么一个既能藏东西又能藏人，非常大的隐秘圣境，才带领大家去精进地寻找圣境门。

有一次，法王去木雅地方弘法的路途中，对丹增诺吾堪布等当时在身边的弟子们讲到：“如果成功开启了圣境门，那么从生圆洞进去，在洞里比较低的一个地方，有一块小石头，它就相当于圣境门的开关，只要按一下这个小石头，生圆洞里面就会自动打开一个门，一进去直接就入到了圣境当中。”

然而缘起被破坏了的缘故，那个圣境门并未开启，否则的话，那个山洞深处的确有一个稀有的秘境，据说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

虽然圣境门已经显露出来了——现在能见到生圆洞，圣境门的开关也可见——生圆洞里的那块小石头就是开关，但正如前面所说，开圣境门的缘起被破坏了——这是最关键因素，所以那个圣境门并没有开启。否则，如果开启了，生圆洞的深处的确有一个稀有的秘境。听说当地的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

所谓“稀有的秘境”，是指生圆洞深处有一个能打开的门，门里面有一个能容纳上万人的非常大的空间。从外面看，就只是一个能容纳三四个人的小山洞，就连山洞所在的整座山都不算大；然而从山洞深处进入到秘境以后，里面的空间却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另一个世界一样，成千上万的人进去都容得下。这就是《华严经》中讲的事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即“广狭自在无碍门”，狭小的空间里容纳了广大的区域，自在无碍，是极为稀有的一个隐秘圣境。

如果缘起没有被破坏，成功开启了圣境门，那么这个隐秘圣境的空间那么大的缘故，不但洛若寺的所有三宝所依，包括色达县其他寺院的

三宝所依，也都可以藏进去；这样一来，民主改革和文革时期也就不会遭到损害，能好好地保存下来了。甚至很多上师们都不用到处逃命、四处躲藏，起码可以进到圣境里面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可惜缘起被破坏了，这些利益都没有实现。

当地人说，从前嘉杰的成就者瑜伽士也讲过："他们洛若寺的人一点也不晓得，否则的话，他们自家山后面那个方向的山体里面是空的。"

嘉杰地方有一位成就者，他是在家瑜伽士身份，不像比丘持戒不能讲神通，他会说一些神通、授记，行为有点怪怪的。他曾经讲过：他们洛若寺的人一点也不知道，否则的话，洛若寺所在的那座山，山体里面是空的。

这位成就者以瑜伽现量见到了这个隐秘的圣境，这也是圣境真实存在的一个证明。所谓"山体里面是空的"，不是指用现代仪器去探测，山里面有大的洞，洞里面没有土石等；而是指就在土石构成的坚固的山当中，有隐秘的能容纳很多人的大空间。

思考题

1.大家寻找圣境门的情形如何？

2.开圣境门的缘起是怎么被破坏的？为什么这么做会破坏缘起？这件事对我们有何警示？

3.圣境门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现在大家如何称呼它？

4.法王觉受中出现了何种境相？出现的前因是什么？

5.如果圣境门成功开启，会出现何种境相和利益？

四、驻锡狮堡山　分六：（一）寻找驻扎地；（二）旁述开取伏藏泉；（三）建立小道场；（四）传讲七宝藏；（五）栽种神魂树；（六）游莲师净土

（一）寻找驻扎地

藏历土狗年（1958 年），法王二十六岁时，来到了多康下区狮堡山，准备在这里建一个山中小道场。

法王如意宝二十六岁时，也就是藏历土狗年公历 1958 年，来到了多康下部地区色达县境内的狮堡山，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既可以自己打坐实修，又可以为别人传法的山中小道场。

“多康下区狮堡山”，是根桑尼玛活佛取的名字。山中有很多白色和红色的岩石，岩石的形状有的像狮子，有的像堡垒。从山谷进去，有文殊、观音、金刚手三怙主的三座神山。

具体而言，某一日，法王带了法衣和少许食物，以舍事者的方式出发，看能否找到一处建小道场的悦意之地。

具体来说，有一天，法王带了七衣和祖衣（前面讲过，比丘不能离法衣，五衣僧裙穿在身上，出远门时七衣和祖衣必须带上），以及少量的食物，以舍事者的方式从洛若寺出发，准备去找一处悦意的地方建一个小道场。

“舍事者”，指舍弃一切世间琐事的修行人，他们的特点是只有三法衣、坐垫、钵、滤水囊等六件生活必需品，此外再没有其他资具受用。大多数出家修行人虽然知足少欲，但至少有可以居住的屋子，屋子里面有佛堂、床、桌子、炉灶、厨具、粮食等的物品；舍事者不住寺院也不

住精舍，而是久居深山或者云游四方，像乞丐一样没有什么生活资具。“舍事者的方式”，就是法王只带了法衣、一点点吃的东西、吃饭喝水用的碗等，其他什么也没有，这样就上路了。不像现在的人出门，背着大包小包，拉着旅行箱，里面有各类换洗衣物，洗漱用品，还有主食、零食、饮料，以及手机、电脑、充电器，杂七杂八的带一大堆。

法王这次出发，并不是像往常那样，已经有了目的地，直接过去就可以；而是边走边观察，寻找一个适合建小道场，从而能够聚集一些僧人闻法修法的寂静地。法王为什么要找地方建小道场呢？要知道，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动荡的前兆，继续待在洛若寺里传法等不是很方便。而且观察未来的趋势，往后只会越来越不好，大家更没有机会待在寺院里闻思修。因此，法王为了弟子们能够不间断讲闻修的法行，圣教得以继续护持弘扬，以及能够顺利传讲《七宝藏》等的种种必要，负起了大责任，亲自出去找地方，建山中小道场，方便大家过去继续闻法修法等。所谓“悦意之地”，是指有水源、有阳光、风水好等，具足方方面面的顺缘、适合居住的好地方，而且隐蔽性要好，将来僧人们聚集在这里闻法的话，不容易被人发现而受到外界干扰等，所以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驻扎下来，需要好好观察寻找。

我们从这里一方面要看到，法王极有先见之明。因为后面《七宝藏》还没传完的时候，动荡就开始了，其他地方的上师僧人们不能住在寺院里，不得不逃往山中。如果法王和弟子们没有提前从寺院出来，在山里面讲闻《七宝藏》，而是留在洛若寺传讲《七宝藏》的话，很可能被迫中断而难以圆满。再者，法王非常负责任，并不是派别人去找地方，自己坐着指挥，而是亲自背着法衣带上食物，以苦行的方式去寻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随学之处。

到了名叫“衮龙文波卡”的地方，搭了个小帐篷住了几天。

法王就这样边走边找，到了离洛若寺不远，名叫“衮龙文波卡”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在这里搭了个小帐篷，准备住几天观察一下这里是否适合居住等，能否就在此处建小道场。

这个地方，就在色达县境内狮堡山的山口处白塔群的附近。也就是，狮堡山的山口处有白塔群，不进到山沟里面，往白塔群的方向走有一片树林，这片树林四周由树木环绕，中间有一个小草原，这个草原就叫做“衮龙文波卡”，意思是“宝瓶口”，这是按地面的形状来命名的。这个地方现在干干净净的，没有在家人住，也没有人闭关实修建很多房子，放很多东西和木柴占地方。总之跟当年一样，没有被弄乱。

山口处的白塔，是后来建立喇荣道场以后，喇荣的弟子们为了法王长久住世派人来修建的。白塔建成以后，喇荣道场的很多活佛、堪布过来，按照法王著作全集当中，《依于全知上师麦彭嘉措修法·圣物开光仪轨》为主作了开光。现在那里不但有白塔，还有些其他塔和其他房子，边上还围上了铁丝网。

法王说：“那是一个极特别的地方，白天的时候，在茂密的树林中，藏马鸡等许多不同的鸟类发出悦耳动听的叽喳鸣叫声，令人极为欢愉、内心适悦；到了夜晚，却听到树林中很多野兽粗声粗气的喘息声和嘶吼声，伴随着跳来跳去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法王曾经亲口说：“我到了衮龙文波卡以后，在那里搭了一个比较小的旧帐篷。这是一个与众不同、极为特别的地方。也就是白天的时候，四周环绕的树林里，聚集了藏马鸡等各种各样的很多鸟，它们在树木间穿行，唧唧啾啾欢快地鸣叫着。声音有高有低，有的清脆嘹亮，有的婉转悠扬，非常好听，让人一听就极为欢喜愉快，坐在这里，心里感觉特别舒服、特别好。

但是一到了晚上，天黑了以后，鸟儿停止了鸣叫，豹子等的野兽出

来了。它们的鼻子里发出粗声粗气的喘息声，口中发出凶残的嘶吼声、咆哮声；与此同时不停地上蹿下跳（一会从地上跳到树上，一会从树上跳到地上，四只爪子接触树枝和地面），发出跳来跳去的声音。让人感到非常恐惧，吓得毛骨悚然。我当时心想：‘这些豹子会不会把帐篷和我都压倒？’（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周围漆黑一片，天上乌云密布，没有一点光亮，一个人坐在小帐篷里，没有同伴，耳中此起彼伏都是豹子的低吼声和上蹿下跳的声音。它们就在帐篷外面跳来跳去，很近很近，好像马上就要扑到帐篷上，把自己扑倒一样，所以显现上法王也很害怕。）

过了一会儿，乌云散去，月亮和星星出来了，终于有了光亮，这时候其他动物也过来了，藏马鸡也来了，这些动物和鸟类围绕在帐篷旁边，我就坐在帐篷里，给它们念了一些总持陀罗尼咒。”

（藏马鸡是一种野生鸟类，出没于海拔 3000—4000 米的高原地区。它们的体型跟鸡差不多大，有 2 公斤左右。有的羽毛是蓝色，有的羽毛是白色，尾巴闪闪发光，风一吹就像一把美丽的羽毛扇子，松散下垂，像马的尾巴一样，所以叫“藏马鸡”，鸣叫之声清脆悦耳。）

这样就知道，衮龙文波卡这个地方，白天百鸟齐鸣，悦耳动听，令人极为悦意；夜晚野兽出没，嘶吼咆哮，又令人极为恐怖。同一个地方，白天和夜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现相，给人带来的感受也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十分特殊。

大家都说，从前嘛呢喇嘛班玛斯德来到这里时赞叹说：“这真是多康下区稀有罕见的风水宝地。”

从法王搭小帐篷住了几天的这个地方再往下面走一点，在具信群众方便集聚的地方，嘛呢喇嘛曾经来过这里举办嘛呢法会。当时嘛呢喇嘛赞叹说：“多康下区有这样一个风水宝地，真是稀有罕见！”（“多康下区”指炉霍、色达等一带。）

大家一致都说，嘛呢喇嘛来的时候这么赞叹过。不仅如此，法王也曾亲口说:“我去青海果洛州求法时，去问过嘛呢喇嘛:‘您原来到色达县开嘛呢法会的时候，说在多康下区有一个很好的、极为罕见的风水宝地，您是不是这样说过？’嘛呢喇嘛很确定地回答:‘是是是，我亲口说过!’”

（二）旁述开取伏藏泉

不久后，法王在此处开取了一个稀奇的伏藏水泉。这件事只在一些弟子的口中流传，真正见过的人现今基本没有了，因此无法详细介绍，而间接听到的传说是这样的：

法王去寻找驻扎地，在衮龙文波卡地方搭帐篷小住观察以后，并不打算在这里建小道场，于是住了几天就离开了。后来过了不久，就在这个地方，法王开取了一个稀奇的伏藏水泉。虽然这并不是搭帐篷小住期间发生的事，不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但由于是在同一个地点发生的事，所以作者以插叙的方式，顺带在这里讲讲取水泉的情形。

那么，这件事如今只是弟子们口口相传，大家都说法王曾经在这里取过伏藏水，但当年跟在法王身边，亲眼目睹法王取伏藏水的人，基本都圆寂了，找不到了，所以无法采访他们而作详细说明，只能根据间接从别人口中听到的来作介绍。

那时，法王带着徒众来到名叫“衮龙文波卡”的地方，说：“这里应该是水脉”，随后稍微往下挖。才刚挖几下，突然一大股水流自己冒了出来，就像泉眼里的水不断地涌出来一样。

1958 年的某一天，法王带着弟子们来到名叫“衮龙文波卡”的地方。具体就在狮堡山山口白塔处再往东边走的树林那里，还没到树林中间法王搭帐篷住的小草原，在靠近小草原的地方。

当时，法王指着一个地方说:“这里应该就是水脉”，说后亲自在这块土地上稍微挖了几下（“稍微”指不是像挖掘机那样深挖，而是浅浅地

挖）。才刚挖几下，突然一大股水流从地里面冒了出来，当时水止不住地一直往外流，水量很多，水流也很大。那种情形就像泉眼里的水源源不断地往外涌一样，又好像打开了自来水龙头，水一直往外流那样。

当时，在场的人都深感惊奇地说："上师示现神通取出了伏藏水！"这时，法王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是什么神通，只要懂得元音数术的口诀，自然能从无水的地方取出伏藏水，所以这类事情没什么稀奇的。"

当时，在场的人亲眼见到由土石构成的大地上，只是挖了一个浅浅的小坑，竟然从中不断地往外冒水，这太超乎寻常了，都惊讶得不得了，感到十分稀奇。大家都说："法王上师示现神通，从无水的地里面取出了伏藏水！"

对此，法王却不以为然，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对大家说："这不是什么神通，无论是谁，只要懂得元音数术的口诀，都自然能够从没有水的地方取出伏藏水，所以，取伏藏水这类事情没有什么稀奇的。"

后来，法王建立了喇荣道场，一次在课堂上顺带讲到了当年的情形（那时候属于早期，大经堂还没有修建）。法王说："我以前在衮龙文波卡附近取过水，这没什么难的，懂元音数术的口诀就可以取。当时出了很多水，水不停地往下流，一直流到了现在有公路的那个地方。后来还有没有水，我没有去看，就不知道了。其实，只要最初一段时间，按照正确的方法来做，将来水就会源源不断地出来，不会干涸。正确的方法就是：刚取出水的时候，水会一直往下流；从第二天开始，每一天都要反复地用水瓢从小坑里把水舀出来，这样舀出来以后，地下的水就会涌上来；按这样每天都用瓢去舀水，连续做一段时间的话，将来不去管它，很长时间里水也会一直有，不会干涸。如果最初一段时间不这么反复地取水，那么一段时间过后，要么水只剩下一点点，要么全部会干涸。"像这样，法王亲口说过使伏藏水泉不干涸的方法。

虽然法王认为，自己取伏藏水这类事情没什么稀奇的，但我们要知道，这实际上是远远超出常人的殊胜功德。

首先，虽然大地下面有水，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现在开采地下水，通常会用地下水探测仪来寻找，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很难一次性就找到。然而，法王没使用任何仪器，就极准确地找到水脉也就是地下水泉，而且一点点都没有挖偏。

其次，地下水通常处于地面下方 20 米到 30 米左右，即使遇到了水资源特别充足的地方，至少也要挖 10 米左右才能出水。然而法王才挖了几下，可能连半米都不到就挖出了水，而且水量还那么大，就好像那里不是土石构成的大地，而原本就是个泉眼一样。

再者，通常打个几十米深的水井，用个三四年也就干涸了，不可能一直有水，除非打通了几千米以下的地下河，才可能源源不断地出水。然而，法王 1958 年开取出的这个伏藏水泉，深度连一米都没有，过了三四十年以后却还在源源不断地出水。丹增诺吾大堪布说：“喇荣道场的堪布活佛们去给狮堡山山口白塔开完光，我和丹增拉巴堪布等几个人，又去看了法王当年取伏藏水的那个地方，那旁边有棵柏树。当时正值夏天，大地没有结冰，伏藏水泉里面还在出水，只是水量没有当年那么多而已。”

总之，第一、位置准确，第二、坑浅水多，第三、多年不断，因此，法王开取的伏藏水完全超出了常识所见，是极其稀有的现相。

（三）建立小道场

那时，法王去了巴诺活佛的住处——多康下区狮堡山，两人会面后进行了详细交谈，法王顺便提到自己想找一个地方建小道场等的事情。这时，巴诺活佛说：“现在这个时期，你要建造一个新的小道场很困难，与之相比，就用舅舅住的这个地方来作为小道场的话，一切顺缘集聚的

缘故，非常好。”法王也是想到缘起非常好后，答应就按这么做。

法王离开衮龙文波卡以后，继续寻找建小道场的地方。接下来去了多康下区狮堡山，拜访住在狮堡山闭关的舅舅巴诺活佛。巴诺活佛虽然是洛若寺的活佛，但由于年纪大了，以闭关实修为主，所以平时不住在洛若寺，而是长年住在离洛若寺不远的狮堡山寂静处。在狮堡山里搭了个帐篷，身边有侍者照顾起居，平时就住在这里闭关实修。因为离洛若寺不远，所以，如果寺院里有重要事情需要处理，或者需要参加法会念经等时，临时回寺院也很方便。

法王和巴诺活佛两人见面以后，谈了方方面面的很多事情。谈其他事情时，法王顺便提到，自己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小道场。法王说：“我当时在衮龙文波卡地方住了几天，但晚上有豹子，很害怕，这个没跟舅舅讲。因为舅舅活佛是个开玩笑很厉害的人，我怕他笑话，说我特别胆小等等，所以没告诉舅舅活佛这个情节，只讲了其他的。”

听法王说想建小道场，巴诺活佛马上说：“现在这个时候，你要新建一个小道场很困难（当时出现了大动荡的前兆，已经开始搞运动了，所以不太方便）；相比于另外找地方建新的小道场，不如就用舅舅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作小道场，就在狮堡山里讲修，这样的话所有顺缘都会聚，所以这是最好的办法。”

法王也是想到缘起非常好，之后答应就按巴诺活佛所说的，接受这个地方来做传法的小道场。

什么是“缘起非常好”呢？法王建小道场，是为了僧众能够集聚在这里闻法修法，不受外界干扰；而对于这件事，狮堡山圣地完全具足了顺缘条件、远离了违缘干扰，所以说缘起非常好。

正面具足顺缘：首先加持力大，这里是三怙主的神山，有圣地的加持；而且，过去色达县霍西乡的尼丹尊者曾在这座神山里住过一段时间，

巴诺活佛此前长期在这里闭关修行，有大成就者的加持。其次自然环境好，这里有水，有阳光，夏天还有野果子，也没有凶恶的野兽等，舒适悦意，适合居住。再者离洛若寺不远，这样洛若寺的僧人们过来住就比较方便；如果去其他地方驻扎，当地人发现来了一群外地人会很警惕，甚至去举报等，大家会待不下去。

反面远离违缘：这里地理位置比较隐蔽，也就是山势较高，工作人员不方便爬上来，而且山上到处都是树，这茂密的树林正是天然的保护屏障，僧众聚集在这里不容易被发现等等，远离了外界的干扰。

诸如此类，法王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很多问题，观察到在这里建小道场的因缘非常好，也就是不会受干扰，能顺利开展讲修事业，所以就同意了。

之后，巴诺活佛把自己住的牛毛帐篷、食物饮料、生活必需品连同炉灶全部交给法王后，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寺院。

这样决定以后，马上行动起来。巴诺活佛按照承诺的那样，把自己在狮堡山闭关用到的所有资具都交给了法王。包括住的地方——一个黑色牛毛帐篷，饮食——比如糌粑粉、酥油、茶叶等，还有其他生活用品，比如烧水做饭用的水壶、锅、炉灶、水桶等，凡是自己所拥有的生活必需品，一个不留全都给了法王。之后两手空空，什么资具受用都没有，但心里踏实安稳，就这样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狮堡山，回洛若寺去了。

所谓“心满意足”，就是心里踏实安稳的状态。我们可能会想，巴诺活佛原本在这里好好地闭关，现在外甥说想建小道场，就把自己的住处让了出来，这显然是很吃亏的事。不但是世间方面吃亏，失去了这么好的帐篷，以及里面的全套用具和饮食，出世间方面也很吃亏，影响了闭关静修。这样的话，没有不乐意就不错了，怎么还心满意足呢？要知道，由于巴诺活佛没有丝毫私心，考虑的全是圣教和众生的利益，现在把自

己的禅修房让给了法王，法王将在这里传法，带领洛若寺僧众为主的人修学，成办圣教事业，正相合了自己的心愿，也就不用再担心洛若寺的僧人们在这个时期没人带领闻思修了，所以很安心、很满足。再者，把自己的帐篷和全套生活用品、饮食资具都给了法王，这样一来，法王就不用再费力去找地方，生活方面很方便，巴诺活佛作为舅舅和上师，见到外甥将生活得很好，能很好地弘法和修行，所以心里就踏实了，十分安稳。这些都是毫无私心、一心考虑他人利益的心理反应，是具有慈悲利他心、护持圣教心的德相。

巴诺活佛的侍者说:“巴诺活佛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的黑帐篷里面，地上铺了木板（这样地面上就没有泥土，比较干净）；帐篷的天窗上面盖了挡雨布（也就是在帐篷外面比天窗稍高一点的地方，用木条搭了架子，布就盖在架子上面，布的底端用绳子固定，这样挡雨布悬空，不接触帐篷的缘故），下雨下雪的时候就不会漏水等等。”侍者还说:“当时我们没从大路走，而是从洛若寺出来以后再往高处走，然后斜着从山上一直走过去，就到狮堡山巴诺活佛闭关的帐篷处了。”

就这样，巴诺活佛离开以后，法王住进了他的黑帐篷，从此以这里为中心，建立起讲经说法为主的小道场，在狮堡山展开了大动荡前的伟大弘法事业。

现今，当年的黑帐篷已经没有了，而就在这个位置，建起了一间稍大一点的小木屋，屋里供奉了三宝所依和法王圣像等，成了一个小经堂。一些修行人在这附近盖了闭关房长年闭关实修，每月到了初十和二十五，大家就会聚在这间小经堂里作会供。我们有因缘去狮堡山朝圣时，不要忘记来这间小经堂里念念经、发发愿、修修上师瑜伽，这不但是巴诺活佛长年闭关实修加持过的地方，更是法王在动荡年代初期，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中，传讲《七宝藏》期间长期居住的地方。

当时，许多追随法王而寻求正法甘露的持三藏者来到此处后，住在寂静林间左右的山坡上、树枝旁、山崖孔穴以及树叶小棚等中，以讲闻修圣法来度日。

法王在狮堡山住下来后，当时，很多追随法王具有信心、想求得佛法心要甘露显密圣法有希求心、有一定闻思基础持三藏的人，听到法王在狮堡山建小道场的消息后，都纷纷来到这里依止法王。其中不仅有洛若寺的僧人，还包括附近其他寺院的僧人，比如后来在喇荣道场给僧众传比丘戒的上座嘎巴大堪布（他也曾在托嘎如意宝道场求学过），他当时也来到了狮堡山依止法王求学。

这些僧人来到狮堡山后，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当时的居住环境极其简陋，有的在左边右边的山坡上挖个坑，像山洞一样住；有的就住在大树旁边，靠茂密的树枝来挡风遮雨；有的在山岩上的孔穴中住，算不上山洞，只是勉强能坐下；有的用树枝树叶盖个小茅棚住，不是像房子那样的茅棚，实际就是一些树叶，顶多能挡一点雨，等等。诸如此类，条件稍好一点的在这些地方搭个帐篷，地上铺点东西垫一垫，条件不好的就这么露天住着，像野兽一样生活。（他们当年挖地、搭茅棚等的痕迹，有的现在还能见到。）

住下来以后，大家每天去听法王讲法，其他时间就自己看书、念经、打坐修行等。虽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在那个充满动荡气氛、很多修行人无法继续闻思修的年代，依靠法王的发心发愿力、福德力、智慧力等，这些有缘者仍然能够集聚在狮堡山圣地，依止上师法王如意宝，日日享用圣法乐，以讲闻修的所作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四）传讲七宝藏

不久，法王开始为弟子们传讲大遍知龙钦巴的《七宝藏》。

法王在狮堡山建立小道场不久后，开始为集聚在这里的弟子众，传

讲大遍知龙钦巴即无垢光尊者所造的《七宝藏》。

《七宝藏》属于无上大圆满密法，是宁玛派公认的最深广、最具加持力的法宝。由七部论典组成，故为“七”；稀有难得，故称为“宝”；一切显密佛法无不含括其中，应有尽有，故称为“藏”。七部论典即是：《胜乘宝藏论》，其中详细阐述了 119 种教言心要；《实相宝藏论》，有偈颂和自释，阐述了无有、任运、平等、唯一大圆满不共的四大誓言；《窍诀宝藏论》，以六法教言的格式显示种种深法；《宗派宝藏论》，遮破外道宗派，分别成立佛教共同和不共诸乘；《如意宝藏论》，有偈颂和自释，详细讲述了一切显密佛法；《句义宝藏论》，讲到因位实相义、道位修习义以及最终现前圆满果；《法界宝藏论》，有偈颂和自释，讲了光明大圆满的因、道、果。

《七宝藏》极为殊胜、加持力极大。据说，请一套《七宝藏》藏文法本供在自己的佛堂里，作为平时供养、祈祷、发愿等的所依，这样到了临终之时，即使没有人来为自己念破瓦法，身边有《七宝藏》的法本也足够了，它能够成为替代念破瓦法的圣物。在此基础上，如果能阅读、修学《七宝藏》的法义，那就更好了。华智仁波切对《七宝藏》有不共的信心，尤其是读了其中的《法界宝藏论》后，增上了光明大圆满的证悟境界，因此赞叹此论与大遍知龙钦巴无别，之后造了《七宝藏赞》和《劝阅七宝藏》，大家可以参考。

当时的情形，法王曾亲口说：“我在狮堡山广讲过一次遍知上师龙钦巴的《七宝藏》，也出现了获得一髻佛母开许的觉受。那段时期我年轻，心智也明朗，因此看了十七大密续的诸子释后，认真地作了广讲。”（总的来说，《宗派宝藏论》等中有云，往昔十七大密续的子释大约有一百一十多部，阿里班钦的《大圆满问答录·秘密藏》中明确记载，大约有二十一部十七大密续的子释，然而如今，这些几乎见不到了。法王

所说的自己阅读十七大密续诸子释的情形，好像不是指现今存在的一些十七大密续的注释，由此可知那些子释的书当时还留存于世。）

当年讲《七宝藏》时的情形，法王曾亲口说过："我原先在多康狮堡山寂静处，比较广地完整地讲过一遍大遍知上师龙钦巴尊者所造的《七宝藏》。当时出现了获得大圆满护法神一髻佛母开许的觉受境相。那个时候我年轻（27 岁左右），心智清晰，智慧敏锐，所以，参阅了十七大密续的那些子释后，细致认真地作了广讲。"

一、获得开许

法王说："在传讲《七宝藏》期间，一次，我在觉受境相中见到了一髻佛母降临，一髻佛母对我说：'您这样传讲《七宝藏》光明大圆满法非常好！'如是赐予了赞叹和开许。"

法王还曾说："一髻佛母是守护大圆满法的主要的、真实的护法神。"一髻佛母是普贤佛母的幻化身，属于出世间的智慧护法神，正如我们常念的供赞偈中所说："普贤佛母智慧忿怒力，法界佛母哎嘎匝哲玛"。她总的是宁玛派所有密续和莲师伏藏法的护法神，特别是内三续——玛哈约嘎、阿努约嘎、阿底约嘎的根本护法神，尤其是无上大圆满法的护法神。在大圆满三大护法神中，绕赫拉为父，一髻佛母为母，单坚为子，三者显现上有这样的关系。要知道，除了一髻佛母以外，没有比她更厉害的一个本尊、空行、护法神了，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将她作为护法神来供赞，还可以作为本尊、空行来依止和观修。据说，一个人只要有信心，每天念一髻佛母的供赞仪轨，单单这么念就能得到一髻佛母的摄受，由此将会证悟大圆满本性。

二、认真广讲

遍知龙钦巴讲密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广大班智达的方式，一种是甚深古萨里的方式。《七宝藏》就是以广大班智达的方式讲的，每一部

论中都有很多理论抉择、引教证、断增益等等。对于七部论中的每一部，法王都是更进一步详细地、具体地、较广地作了解释。这种广讲不是随意发挥，而是阅读了大圆满十七大密续的诸子释后，细致、准确地作了解释。

“十七大密续”，是金刚持如来亲口宣说的大圆满密法，包括《声应成根本续》《雄狮力圆满续》《法界六续》等，是大圆满密续中最究竟、最甚深、最了义、最根本的法。在宁玛派，没有比十七大密续更高更深的法了。《胜乘宝藏论》中具体介绍了每一部密续的纲要、殊胜必要性等。

“子释”指十七大密续的子注释，即密续本身如母，这些注释如子，所以叫“子释”。这种“子注释”的特点是，不像通常的注释那样解释得很多，而是只作较略的关键性解释。也就是，对于密续原文只作两类解释：第一类就是脚注那样的解释，第二类是对个别难题的解释。

《七宝藏》里有些比较难懂的问题，有些关键的要点不好理解，尤其遍知龙钦巴在《胜乘宝藏论》《法界宝藏论》等中，引用了很多十七大密续的教证，这些教证不好解释，属于难点。为了准确解释这些教证等，法王阅读了十七大密续的那些子释，依靠这些可靠的子释，对《七宝藏》中的教证、难题等在内，这些多数讲法者无法解释的地方，作了准确、细致、到位的讲解。

据可靠记载，比如遍知龙钦巴在《宗派宝藏论》等中说，十七大密续的子释大约有一百一十多部，阿里班钦在《大圆满问答录·秘密藏》中讲到，十七大密续的子释大约有二十一部，当年法王看的应该就是这些子释。然而由于在动荡时期，法本被大规模摧毁，或者被藏到其他地方等的缘故，这些子释，现今基本见不到了。现在能看到的十七大密续的注释，好像并不是法王说的子释。

根据传记记载，宁玛派中特别出名的晋美朗巴祖师、华智仁波切、全知麦彭仁波切等，传讲过《七宝藏》中的《法界宝藏论》《实相宝藏论》《如意宝藏论》，也对其中的个别论写了一些广中略的科判、摄义、总义等，但并没有记载他们讲过《七宝藏》中的其他论。除了他们以外，基本没有见过传记记载、也基本没听说过哪位大德详细广讲过完整的《七宝藏》。因此，自从大遍知造了《七宝藏》以后，法王如意宝很可能是有史以来，以广大细致的方式，完整圆满传讲《七宝藏》的第一人。

法王以细致到位、很广的传讲方式，圆满地开显了《七宝藏》的深义，这对于具智慧的闻法者，从教理上彻底通达大圆满法，有极大的帮助。要知道，透过闻思大圆满法来对本性生起定解，是彻证大圆满本性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大遍知龙钦巴曾亲口说：“在我之后，只有闻思究竟的人才能证悟无上大圆满。”再加上法王早已彻证大圆满本性，能够赐予弟子不可思议的意传加持。当时的闻法者，也是具足信心、大希求心等的大圆满法器。因此，想必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利益，具体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贤秋活佛患有脚疾，不能往下走到法王传法的地方，于是法王就往上走，来到他所在的地方传法。

在听《七宝藏》的闻法众中，有一位贤秋活佛（前面讲法王传诗学时提到过，他是伏藏师根桑尼玛的法主，这时还很年轻），当时得了严重的脚部疾病，没办法从自己居住的高坡处往下走到低处法王传法的地方。原本，法王有时在自己住的帐篷处传法，有时在耶哲山脚下传法，位置都比弟子贤秋活佛的住处低，然而为了让他不断传承、继续闻法，在他生病期间，每天都不辞辛苦地往高处爬，亲自来到他居住的帐篷处传法，当然其他弟子也都跟着来到这里听法。

喇荣道场有位比丘医生，名叫“囊协”，他是贤秋活佛的外甥，前几

年圆寂了。他曾说过：在狮堡山听《七宝藏》期间，自己做贤秋活佛的侍者，跟贤秋活佛住在一起照顾他。当时，两人在狮堡山的一个较高的斜坡处，搭了个小的黑牛毛帐篷。由于是在陡坡上，地不平整，为了帐篷和人不从山坡上滚下去，就把山坡上稍高一端的土挖掉，在稍低一端垫了石头后用土填平；这样便形成了一块较平整的地基，就在这块地基上搭了帐篷（当年挖地的痕迹，现今仍能见到）。虽然这里离法王传法的地方不远，从斜坡走下去就能到，但当时贤秋活佛脚疾很重，没办法在陡坡上爬上爬下，法王那段时期就每次都亲自走上来传法。

慈悲心切，毫无高慢

为了认识法王毫无慢心、具大慈悲的德相，我们要由对比来思惟：

首先反省自身。如果自己是个讲法者，那不必说讲《七宝藏》这样的大圆满密法，可能就连以字面重复的方式讲过前行、五部大论等，心里就生起了高慢，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比坐在下面听法的人高贵，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法师。行为上，有意无意地表现出高高在上的样子，喜欢摆架子，一副领导的姿态，说话、走路、办事等，都特意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由于心里有慢，我高我大，就生不起真正为他人着想的慈悲心。顶多是为了让别人对自己有好看法，在人前装出慈悲利他的样子，实际心里只关心自己。假使听者扭了脚，没办法走路，压根想不到他听不到法有多苦恼，不能圆满闻法有多大损失等，也就根本不可能去他家里讲课；更自私的可能会想：“听我课的人又少了一个，没面子！”甚至还会说风凉话，比如：“他一听密法就生病，真是业障深重！”等等。有的不必说为了别人，自己去辛苦劳累，就连为了自己，也什么都不肯做，总是让别人代劳。比如明明还年轻、身体也好，一有了法师身份，就自命不凡，不参加僧众集体劳动，连自己的衣服都让别人洗，动不动就摆谱，不肯出一点力气，甚至他的存在都成了别人的负担。这些听起来非常不好的

情况，恰恰是如今常见的现象。

再来看法王。法王原本就是个转世活佛，也是洛若寺的大堪布，又是大彻大悟得过认证的大圆满传承上师，如今又正在传讲这么甚深的无上大圆满密法，然而尽管如此，法王心里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比别人高贵；所以，当听说弟子生病了、不方便走路时，自然生起大慈悲心，一心替他着想，一点不考虑自己累不累、会不会有失身份等等；为了他能够不间断闻法，不断传承，每天亲自爬山，到他家门口做法布施，直到他能正常走路了为止，一点也没有法师的架子。法王这么做，并不是因为贤秋活佛是一位转世化身，身份高贵，而是纯粹的出自大慈悲心，换成任何一个弟子生病，只要他是真心求法的人，法王都会这么做。而且，这一切行为都非常地自然，就像再寻常不过的事一样，法王不认为自己多了不起，从不以此来炫耀。

这样对比思惟就会发现，法王的心是怎样无我利他的。所谓的“慈悲心”，不是在别人面前说几句好听话就可以了，而是一天又一天，实实在在做出来的。

当然，作为听法者，需要按闻法轨理所讲的那样尊重法师，这是尊重法的表现，由此能得到法益；但作为说法者，不能拿别人的恭敬成为自己骄慢的理由，以此自视高贵，轻视听法者。要知道，作为一名法师，尊重法的表现，就是用心殷重地备课、讲课，用法来利益听者，而不是让听者来恭敬承事自己。在说法者的四想中，对听者要做病人想，起大慈悲心；而不是做奴仆想，起轻慢心。实际上只要摆架子，就终究会有倒架子的一天。

有一座名叫〝耶哲〞的高山，法王在它的山脚下为弟子们传法时，用来放经书的四方形石头现今仍能见到。

狮堡山里有一座很高的山，名叫“耶哲山”（意思是青龙山），是三

怙主中金刚手菩萨的神山。这座山十分高大，山体由偏红色的岩石构成，山上没有长草，刚进狮堡山的山口，抬头往上一看就见得到。当年法王就在这座山的山脚处，也就是靠近平地的地方为弟子们传讲《七宝藏》。山脚处有一块四方形的石头，充当放经书的法桌，法王传法时就把《七宝藏》的法本放在这块石头上，自己则坐在石头后面，弟子们围绕在法王身边闻法。这块石头现今还在，仍然能够见到。

这样就知道，当时的条件特别艰苦。不必说像样的经堂，就连稍大一点的帐篷都没有，所有闻法者都坐在草地上听课，法王也是在露天中讲课，连放法本用的法桌都是用石头代替的。

大家都说，那段时期，法王每天上午传法前吹法螺时，就连非常遥远的地方——扎秋上区的牧户们，都能清楚地听到法螺声。

法王在狮堡山传讲《七宝藏》期间，每天上午传法，每次课前都由法王亲自吹法螺。法王吹法螺发出的声音特别大，传得特别远，就连距离狮堡山很远地方的扎秋上区的牧民们，都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法螺声。

那个年代大家都没有手表等计时工具，不知道具体时间，没办法像现在一样，按照规定的时刻去传法地点听课，因此每次传法前，法王都会吹响法螺；一听到法螺声，在狮堡山山坡处、树枝下等处分散居住的弟子们，就知道该去闻法了；然后前往传法之地——有时候在耶哲山脚下，有时候在法王的黑帐篷处，一段时间在贤秋活佛的帐篷那里，等等。

法王吹法螺跟一般人不同，响声极大，在非常遥远的地方都听得到（“法螺”就是指我们平时课前吹的那种白海螺）。这里讲到，法王在狮堡山吹海螺，就连很遥远的扎秋上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也就是从狮堡山出去，正对面也就是南边的那座山谷叫做“扎秋”，进入扎秋山谷，又分成上区和下区，扎秋上区就在喇荣山谷对面的心宝山附近，跟狮堡山之间，相隔非常遥远的距离。吹过海螺的人都知道，自己用尽全力地

吹，海螺声能响彻一座山谷就很不错了；而同样的白海螺，法王吹的时候，不但响彻整座狮堡山谷，连出了狮堡山，再过很远很远，开车都要半小时左右才到，那么远的扎秋上区地方的人都能听到。不但是听到，还听得清清楚楚，完全断定这是海螺声，这就表示，海螺声传到扎秋上区那么远的地方时还足够大，所以非常清晰；不是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听到有响声但不确定是什么声音的那种情况。而且，不是一个人听到，当年住在扎秋上区的所有牧民，全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们都可以作证。想一想，法王在狮堡山吹海螺，连十几公里以外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太不可思议了，是远远超出常人的稀有功德，第八章还会具体讲到这一点。

听法王的哥哥才让敦珠回忆说：“法王曾经说过，狮堡山是一个殊胜的圣地，它不但是三怙主的圣地，而且住在这里时，明显苏醒了取伏藏的习气。”

法王的哥哥才让敦珠回忆说：“法王曾经说过：‘狮堡山是一个殊胜的圣地，原因是：首先，这里是三怙主的圣地；再者，当年我住在狮堡山时，明显苏醒了取伏藏的习气。’”

一、三怙主圣地

所谓“狮堡山是三怙主的圣地”，指狮堡山由文殊、观世音、金刚手三怙主加持的三座神山组成。从山口进来，北边最高的山就是金刚手怙主神山；从法王住的帐篷后面再往高处走，靠近西边、长有柏树、不是很高大的那一座，是文殊怙主神山；从这两座山中间往高处走有草坝，草坝上方有一座不太大、带尖头的山，这是观世音怙主神山。总之从北往西，依次是金刚手神山、观世音神山、文殊神山，对于这三座神山，根桑尼玛活佛总的取名为“狮堡山”，因此说这里是殊胜的圣地。

二、苏醒取伏藏习气

据说，伏藏师取伏藏前，会在现量或觉受或梦境中，见到莲师由持明空行眷属众围绕，获得灌顶与加持，出现诸如此类的境相。那么以此为前提，之后才苏醒取伏藏的习气，从而开取出伏藏品来。原本法王从 5 岁左右起，就苏醒了取伏藏的习气。住在狮堡山期间，也出现了这样的境相，也就是面见了莲师和眷属众，获得灌顶与加持等，因此说这里是殊胜的圣地。

思考题

1.法王为什么要找地方建小道场？寻找的情形如何？最终在哪里建了小道场？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是什么？

2.法王在狮堡山附近开取伏藏泉的情形如何？

3.简单介绍《七宝藏》。法王在狮堡山，以何种方式传讲《七宝藏》？期间出现了什么殊胜相？

4.贤秋活佛患脚疾期间，法王是怎么做的？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德相？我们应如何随学？

5.法王在狮堡山传法时，法桌是用什么代替的？具体在什么位置？

6.法王当年吹海螺的声音传到了多远？请具体描述。

7.为什么说狮堡山是殊胜的圣地？

（五）栽种神魂树

住在此圣地时，一次法王说：“这是我的神魂树。”之后插栽了一棵细小的树苗。这棵树十分稀奇，它的树干是松树，从中生出来的树枝却

是柏树，现今仍能见到。

法王住在狮堡山圣地期间，一次拿着一棵细小的松树苗，来到所住的黑帐篷斜上方处，说:“这是我的神魂树”，之后就挖土把这棵树苗栽种了下去。(“神魂树”是专门用来观察缘起，代表此人寿命长短的树，此外还有其他说法。)

法王的这棵神魂树非常特别，它的树干是松树的树干，有着粗糙的深棕色树皮（柏树的树皮是浅褐灰色)；然而，从中长出来的树枝却是柏树枝，树枝细小，上面布满了鳞片状的柏树树叶（松树叶是尖尖的，像一根根针一样)。是这样稀奇的状况，一般来说根本不可能，非常不可思议。

这棵树现今还能见到，已经长得十分高大了。我们到了狮堡山后，从法王黑帐篷遗址处也就是小经堂那里，往高处斜着走过去就能见到，树上面系了一些哈达，很好找。

（六）游莲师净土

这段时期，法王一夜梦中到了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详尽地见到了此处的能依所依；持明空行众赐予了许多祝愿和窍诀；最终来到西边的一处悦意宫殿，邬金绕卡颅鬘与众多眷属正在受用会轮，当时一名空行少女唱了一首会供歌，歌曲结束时从睡梦中醒来。第二天清晨，心中大致还记得会供歌的调子和歌词，以此，教了在此处集聚的众人会供歌的调子，歌词则在三十一年期间保密，三十一年后落成文字流传于世，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之中。

1959 年法王如意宝 27 岁之时，在狮堡山传讲《七宝藏》期间，一夜在梦光明的境界中，到了妙拂小洲莲师净土，出现了很多稀有的境相。

一、游历刹土

首先，法王来到了铜色吉祥山莲花光宫殿。莲花光宫殿共有三层:

下层是化身刹土，邬金仁波切主眷安住其中；中层是报身刹土，大悲观世音主眷在这里安住；上层是法身刹土，普贤无量光佛主眷安住。这法报化三层刹土里的一切所依器界和能依圣众，法王详细、全面、毫无遗漏地全都见到了，就像去参观一个展览馆，走遍了里面的每一层，看遍了其中的每一处，见到了里面的每个人那样。

二、获得窍诀

很多持明成就者、伏藏师、空行母圆寂后都去了莲师净土，所以法王在这里见到了他们。这些持明者、空行母对法王作了很好的祝愿，比如念一些吉祥祈愿文等，还赐给了不共的大圆满密法窍诀。也就是，法王在莲花光宫殿的不同地方，见到了不同的持明者、空行母，他们每一位都对法王赐予了祈愿，传授了不同的密法窍诀。

三、听会供歌

法王周遍游历了莲师净土，最终来到西边的一个悦意庄严的宫殿里，邬金绕卡颅鬘和持明空行眷属众正在一起作会轮，当时刚好到了受用的阶段（比如大家受用会供饮食，受用方便行为来增上觉受等），在场的一位年轻的空行母唱了一首会供歌。她刚一唱完，法王就从光明境界中醒过来了。

（莲师刚从藏地来到妙拂洲时，在铜色吉祥山顶，调伏了罗刹王绕卡颅鬘，将他的心识迁走，自己住进了他的躯壳中。由于外表没变，所以众罗刹以为还是他们的罗刹王，此时的莲师名为“邬金绕卡颅鬘”。法王还说，自己当时见到的邬金颅鬘，就像仪轨中说的那样，现为忿怒相，头戴颅骨鬘作装饰，此外还戴了莲花帽。）

第二天清晨，法王心中大致还记得梦中空行母所唱的会供歌的调子和歌词。之后就把会供歌的调子，教给了当时集聚在狮堡山听《七宝藏》的六十多名僧人，但那次并没有把歌词教给大家，而是作了保密。三十

一年后（1990 年），法王将空行母所唱的会供歌词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地写了下来，落成文字流传世间，这就是《净相法门中空行欢歌》，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之中。

学会供歌久流传

喇荣道场开大型法会时，每天都要念修会供，在最具加持力的殊胜日当天，念修会供到了受用的时候，男众和女众都会各自派出一名僧人，依次在大众中唱这首会供歌。歌词和调子完全是按照法王教的那样来唱的，因此跟法王梦中在莲师净土听到的空行母唱的那个一模一样。

法王在清净境界听到的有调子和歌词的道歌共有两个：一个就是莲师净土的空行母唱的这首会供道歌；另一个则是 1969 年，法王住在紫青河畔期间，梦见格萨尔王和大臣们集聚，当时尼穹空行母所唱的金刚歌。

要知道，这首《净相法门中空行欢歌》，来自地球以外的妙拂洲莲师净土，它的词和曲都不是人间所有的。迄今为止，我们地球人类只去过月球，全球近 80 亿人口，谁都没去过更远的系外星球，更谈不上听外星人唱歌，还把词和曲都记住，还能带回来分享给大家。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法王在梦光明的境界中，前往地球以外的妙拂洲，听了莲师净土空行少女唱的会供歌，学会了带回来，这是全球凡夫加起来也做不到的事，完全是超凡的功德。另一方面要知道，这首会供歌现在无论谁唱，都有极大的加持，所以我们也要尽力学会。这个歌词和调子加持力极大，因此要唱准确，不能跑调，不能错乱，这样才不失坏原本的加持力，然后一代一代地把它原原本本地传下去。在法王的老弟子中，金旺堪布、囊协医生等，他们的音准好、不跑调，声音也好听，他们唱的就非常标准。

与此相同，一些伏藏法的修法仪轨等，都有其不共的念法、唱法、

敲法，这些都需要特别认真、如法地按照那样做到。譬如喇荣道场开持明法会时，僧众念修《持明传承上师祈祷文》的调子，就是大伏藏师绕那朗巴在净相中，去铜色吉祥山听到的迎请持明圣众唱的音调。莲师刹土的唱法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原原本本地继承过来、流传下去，这一点相当重要。

小结

总之，法王此次传授《七宝藏》非常圆满、极为殊胜。传法地点是极具加持力的狮堡山圣地为主，法王的神魂树就种在这里，而且在此地再次苏醒了取伏藏的习气。传法方式是参考密续子释后作了详细广讲，而且是讲了完整的七部论，这几乎是前无古人的事。这次传法，还得到了大圆满护法神一髻佛母的开许和赞叹，这也是极稀有的现相。在此期间，法王还游历了莲师刹土，带回了空行欢歌的词曲，特别不可思议。

五、准备去坐床　分七：（一）祈请去坐床；（二）法王的答复；（三）舅舅的意见；（四）这边的准备；（五）那边的安排；（六）延迟了坐床；（七）动荡开始了

（一）祈请去坐床

大概在这段时期，索南卓玛空行母（至尊索南卓玛空行母是新龙上师列绕朗巴的嫡子仁增南嘉的方便伴侣。她的父亲名为“秋热”，因此称她为“秋热之女”，列绕朗巴大师传记中出现的“秋热之女”就是指她。她是一位具相的空行母，不仅如此，殊胜大伏藏师列绕朗巴原本六十一岁时将入涅槃，然而由于这位智慧空行母创造了善妙缘起，大伏藏师的寿命延长到七十一岁。）等列绕朗巴家族的主人及眷属，祈请法王降临新龙道场来披法衣坐床。

大概就在法王传讲《七宝藏》期间，以索南卓玛空行母为主的列绕朗巴大师家族的主人和眷属，祈请法王来前世的道场，即新龙县嘎绒寺

披法衣坐床，举行列绕朗巴大师转世活佛的继位典礼。他们对法王献上了这样的请求。

何为坐床

“坐床”即是转世活佛的继位仪式。其中的“床”不是指我们睡觉用的床，而是指法座，因为在一些佛经中，“床”和“座”是一个意思，如《六度集经》云：“时自然床从地出，诸沙门皆坐。”坐床典礼是藏传佛教的传统法规，在确定某人是某位大德的转世后，就会把他迎接到前世的寺院，举行隆重的坐床继位仪式；从此，他才正式获得某某转世活佛的称号，拥有前世的地位和权力，以此令众生生信，从而作广大的弘法事业等。有这些必要的缘故，需要举行坐床仪式。“披法衣”，指在坐床典礼上，会披特殊的法衣、戴特殊的帽子等。

祈请者索南卓玛空行母

法王如意宝是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活佛，这是由其他大德来认定的，索南卓玛空行母不是认定者，而是请法王去坐床的主要祈请者。主要的祈请者，必须是列绕朗巴家族和前世道场等都非常信任、完全认可、有权威性的一个人，而这个人非索南卓玛空行母莫属，由她带头来祈请最合适不过了。

为什么是索南卓玛空行母呢？小字里很好地交待了这一点：

一、空行母之名

索南卓玛空行母是色达县霍西乡人，由于父亲名叫“阿吽秋热”，所以大家都称她为“秋热之女”，即秋热的女儿。这种取名方式，就像释迦佛因地时，有一世因父亲名为“匝哦”，而取名为“匝哦之女”一样。《列绕朗巴大师传记》中多处提到的“秋热之女”，其他人解释说，就是指索南卓玛空行母。

二、空行母身份

新龙上师列绕朗巴为了成办息增怀诛不同的事业，摄受了好几位空行母，其中主要的老空行母所生的孩子——嫡子（按世间所说，妻所生之子为“嫡子”，妾所生之子为“庶子”），名叫“仁增南嘉”，是一位了不起的持明者。索南卓玛就是仁增南嘉的方便伴侣即空行母，同时也是列绕朗巴大师的增业空行母。要知道，真正的具相空行母，即证悟法界空性的智慧空行母，是瑜伽士增上修行、作大弘法事业、遣除违缘、开取伏藏等各方面的殊胜助伴，能起到大作用，做到大利益，因此也称为“方便伴侣”，我们对此不要作庸俗想。

据新龙县的老人们说，列绕朗巴大师在色达县紫青山沟开法会时，一次对身边的众人说：“现在我用手抓糌粑，在色达县境内，哪个女子的衣服上有我手抓糌粑的印迹，她就是对我的弘法事业有利益的具缘空行母。”之后大家去寻找，见到正在挤牛奶的秋热之女的衣服上有手抓糌粑的印迹，于是知道她就是列绕朗巴大师要找的具缘空行母。

列绕朗巴大师也作了种种观察，确定秋热之女在自己取伏藏以及成办一些大事业上有好因缘，于是亲自来到她家，表达了求娶的意图，说想迎娶她做自己的儿子仁增南嘉的空行母。

她的父亲秋热说：“你们这些瑜伽士，行事风格怪异，今天说要求娶，过些天可能就舍弃了，我是不会把女儿交给你们的……”

列绕朗巴大师承诺说：“我儿子和你女儿有宿世的好因缘，我发誓让他们俩相伴一生，绝不舍弃！（意思是不休妻、不离婚）”

像这样，两人谈了很多，秋热最终同意女儿嫁入列绕朗巴大师家。

后来，列绕朗巴大师将近六十岁时，带着儿子仁增南嘉和空行母索南卓玛等，从新龙县来到色达县五色湖附近居住，七十一岁示现涅槃。圆寂前对儿子仁增南嘉说：“我圆寂后，你带着索南卓玛回新龙，你们彼此要终生相伴，不要分离……”之后，仁增南嘉遵照父亲遗嘱，带着索

南卓玛回到了新龙的一座神山——列绕朗巴大师一家来色达之前居住的主要道场，当时索南卓玛空行母还比较年轻。

三、十万空行主尊

《列绕朗巴大师广传》中记载：有一次，列绕朗巴大师去色达县为一座白佛塔开光，那里是空旷的草原。正在开光时，大师在净相中见到清净刹土里的十万空行母真实降临，跳起了金刚舞。金刚舞结束后，圣境空行母们一一次第融入，也就是一个融入一个，依次融入，最终融入索南卓玛空行母。以此缘故，称她为“十万空行主尊母”。

四、创造延寿缘起

索南卓玛空行母是列绕朗巴大师成办增业的方便伴侣。大伏藏师原本六十一岁时就会圆寂，由于当时索南卓玛空行母创造了非常好的延寿缘起，使得大师的寿命增长了十年，因此七十一岁才示现涅槃。由此可知，她是真正有助于列绕朗巴大师成就增长业的具相空行母，非常了不起。

列绕朗巴大师圆寂三十多年时，索南卓玛空行母也很老了，她成为列绕朗巴家族中最重要的主人。家族里的其他眷属以及大师的弟子们都非常尊重她，她最有决策权。因此，当年就是在索南卓玛空行母的带头下，列绕朗巴大师家族的主眷全体人员，郑重祈请法王来新龙道场坐床，继承前世列绕朗巴大师的法统。如是正式作了祈请。

（二）法王的答复

法王答复说：“我本人不喜欢声势浩大、热热闹闹地披法衣和坐床等，而是想以乞丐绕山的形式，背着包袱步行前往新龙道场。”

法王的答复是：我自己并不喜欢以大张旗鼓、声势浩大的方式，去披法衣和坐床等；而是打算以乞丐绕山的形式，背着包徒步走去新龙道场坐床。

法王不是拒绝去新龙道场坐床，是同意过去的，只是不喜欢搞很大的排场，也就是一路上很多人迎送，骑着马带很多东西，特别高调的那种方式。法王的性格十分低调、不张扬，只想带上一点吃的和法衣，就像乞丐走远路绕神山一样，独自一人从色达县走到新龙县前世的道场。

（三）舅舅的意见

然而，舅舅巴诺活佛等说："以瑜伽士的方式，独自一人走去的话不合适，所以，需要安排有很多匹马的马队以及大规模的帐篷队一同前往。"

然而对于法王的想法，舅舅巴诺活佛等人都不同意。他们说：以瑜伽士的方式，不随顺世间规则，独自一人无有随从，不骑马徒步走去的话，从哪方面观察都不合适；所以，应该按照传统，咱们这边要安排由很多匹马组成的马队，以及有很多人的大规模的帐篷队，以隆重送行的方式骑马前往新龙道场。

一、乞丐形式不合适

瑜伽士为了修炼觉性妙力等，行为往往与世人相反，譬如世人喜欢打扮得漂亮体面，瑜伽士则穿得破破烂烂等等。那么，在去坐床这件事上，世间规则是一定要隆重庄严，体面有排场，而法王却要像乞丐一样，一个人走去，与传统相反，不随顺世间，所以巴诺活佛说这是"瑜伽士的方式"。

为什么以乞丐的形式前往不合适呢?

从前世来看，法王的前世列绕朗巴大师，是金刚降魔的身化身、金刚亥母的语化身、莲师的意化身，一生中取了不可计数的甚深伏藏品，为很多特别了不起、有大名望的大德作过灌顶、传过法，还为很多大寺院作过开光等，是身份极为尊贵的大伏藏师。假使这一世像个最低劣的乞丐一样，一个随从也没有，走着去前世的寺院坐床的话，跟前世的身

份就太不匹配了，所以不合适。

从今生来看，法王本人是洛若寺的大堪布，在色达县有自己的寺院；父亲这边属于敦珠法王后代的嘉控家族；母亲这边也是有名望的大家族，家族里有很多活佛。按照传统，转世活佛的坐床典礼，自己寺院的代表、父母家族的代表等都需要出席。假使一个人去坐床，那就成了没有寺院、没有家族、没有靠山一样，这样就不合适。

再说，如果法王一个人走过去，新龙那边的邀请方一看，可能会想："我们这么了不起的大活佛，居然是一个人孤零零走过来的，你们色达人对我们的活佛也太不恭敬、太不尊重了……"这样也不利于两方团结，所以不合适。

退一步来说，就连世间娶个媳妇，都有庞大的送亲队伍护送新娘和嫁妆，一路敲敲打打，热闹非凡。人们认为，结婚是两个人的终身大事，马虎不得；凡是见到的人也都觉得沾了喜气，认为这些排场形式很有必要，值得隆重操办。再来看法王去坐床，这是要取得大名称，以此来作大的弘法事业。意味着列绕朗巴大师的伏藏法脉，将由自己的转世继续弘传下去，涉及到现在未来圣教的兴盛，以及无数众生的利益等等，事关重大，所以不得不隆重对待，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过去不合适。

既然如此，怎样才合适呢？

二、隆重送行而前往

首先要有很多人送行，这样的话就必须安排马队。因为从色达县出发，经过炉霍县、甘孜县，最后才到新龙县，中间有两百公里左右的路程，而那个年代出门都没有车，只是骑马，这么多人送行当然要安排很多匹马。而且要组成马队，这么远的路，大家不能走乱、走丢等。

再者，由于路途遥远，骑马也要好多天才到，那个年代又没有饭店，人又多，所以要带上一路吃的干粮、烧水用的厨具等；没有旅馆，晚上

大家搭帐篷过夜，所以要带上足够多的帐篷；每个人还要带参加坐床大典的特殊衣服和帽子等等。像这样，大家一路要吃、住的缘故，以帐篷为主的东西都要带好，由马驮着走。总之这么多人出远门，方方面面都要安排妥当。

为什么派送行队，浩浩荡荡地护送法王前往新龙道场才合适呢？

从新龙道场方面来讲，列绕朗巴大师的眷属、弟子们苦等了三十多年，如今终于见到根本上师的转世活佛回来了，而且他今生的亲戚、寺院派了这么庞大的护送队，对我们的活佛这么重视，会非常地欢喜。

再说其他人方面。人多、马多、规模大，又排着队，整齐不乱，这样走过几百公里的路，那么一路上其他人见到，询问之下得知是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活佛去坐床，这样的话，一方面，在当时通讯不发达的时代，这是最好的告知方式；另一方面，见到这么大规模、这么壮观的送行队伍，人们自然会生起清净信、敬重心等。由于是缘莲师的真实化身列绕朗巴大伏藏师的转世——圣者法王如意宝生信，对大家暂时究竟都有极大的利益，等等。

（四）这边的准备

之后，这边分成了阿嘉拉丈、洛若寺、嘉控家族等八组帐篷队后，配备了全套的服饰和坐骑等，做好了隆重送行的准备工作。

巴诺活佛等决定按照传统规则，护送法王去坐床后，色达县洛若寺护送方这边，总共分成了八组帐篷队。也就是阿嘉拉丈（这是当地的代表队，即阿嘉村里寺院这边的人，“拉丈”指寺院主要的大上师、大活佛，以及他们的亲戚等），洛若寺（这是寺院的代表队，包括洛若寺主要的管理者、上师们，都要去参加坐床典礼），嘉控家族（这是法王父亲血脉家族的代表队，包括嘉控家族里的大上师、大活佛，还有主要的亲戚，都要去参加），“等”字比如法王母亲那边的亲戚等其他重要人物，也要跟

着前往，就像世间举行婚礼时所有相关的重要人物都要出席那样。分好组以后，以组为单位，每一组都准备好了足够大家过夜的帐篷；并且，配套准备了每个人参加坐床大典时穿的全套服饰；以及每个人骑的马、马鞍、辔头等等。

像这样，参加坐床大典时要用到的东西，以及送行路途中要用的东西等，凡是需要的，全都按照隆重送行的规格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五）那边的安排

据说新龙县嘎绒寺那边，也做好了迎接转世活佛仁波切莅临寺院坐床的隆重准备，还准备了一匹非同寻常的马和一副特制的黄金马鞍等。

新龙道场嘎绒寺那边，也按照传统，以高规格、隆重的方式，做好了迎接转世活佛仁波切降临本寺举行坐床大典的充分准备。不仅如此，还特意准备了一匹不同于一般的、特别好的马，又特意定制了一副黄金打造的马鞍，价值昂贵，十分庄严。

这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迎接大伏藏师列绕朗巴的转世活佛——圣者法王如意宝而做的，由于所缘殊胜、对圣教和众生的利益重大等，参与者都能以此积集广大资粮，所以非常有意义，跟世间人斥巨资做一些意义很小、劳民伤财的排场事，有本质的区别。

（六）延迟了坐床

然而不幸的是，忽然现起了时局动荡的风暴，法王去新龙自己前世道场坐床的计划必须从根本上延迟。从那时算起，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才去，此前一直没有去过。

尽管两边都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不幸的是，忽然出现了时局大动荡的状况，因此，法王去新龙县自己前世的道场坐床，举行继位大典的计划，必须从根本上延迟。也就是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民主改革发展到了最激烈的阶段，所以坐床这件事必须搁置，毫无扭转的余地。从那个

时候（1959 年）算起，法王就一直没办法去新龙道场，直到二十多年以后宗教完全开放，法王五十岁左右，才第一次去前世道场，有这样的情况。

（七）动荡开始了

法王在狮堡山传讲《七宝藏》接近尾声之时，整个上下地区都现起了时局动荡的纷扰……所有领主都四处奔逃，处在混乱飘摇的状况中；大多数上师也无法继续住在各自的寺院里而逃往山中等等，遇上了这样的时期。然而，法王始终处于内心安和的状态中，如草地上钉橛子般，原地不动，继续为弟子们传法，就这样在多康狮堡山原地安住。

一、所遇形势

法王如意宝在狮堡山，为弟子们传讲《七宝藏》快要圆满结束之时，色达县的上区和下区全都出现了时局动荡的纷扰。据史料记载，藏地其他地区，此前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到了 1959 年初，只剩石渠县、色达县等少数牧区还没有改革，现在色达县等也开始改革了。

那么形势如何呢？民主改革主要有两项措施：一个是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在家的领主（也就是有权势、地位、财富的人，包括大大小小的藏族土司、官员，不是普通百姓的那些人）是重点打击对象；一个是建立寺院民主管理制度，出家的上师（包括寺院的管理者、堪布、活佛等人）是重点打击对象。改革开始后，一些土司和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而在那个年代，很多在家人都有土枪，有很多武力、暴力行为，所以出现的状况就是：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扛着长杆土枪在后面使劲追，领主土司在前面拼命跑，追赶者还时不时地开枪。一时之间烽烟四起、黑浪滔天，到处都是追赶的人和逃命的人，耳中充斥着嘶喊声、开枪声，所有在家领主都处在极度混乱不安的状况中。出家上师们虽然不持枪、没有反抗，但遭遇到的状况跟土司们一样，导致大多数上师没办法继续

原地安住，不得不离开各自的寺院到处逃命，躲到山里面去。很多寺院的活佛、堪布们逃到其他地方，一处不安全又逃往他方，在这个过程中，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抓捕，有的逃到了更远的地方。

诸如此类，《七宝藏》快传讲圆满时，法王遇到了这样到处遍满武力冲突、局势动荡不定的时期。

二、心行状况

但是，就在其他很多上师们惶惶不可终日，四处逃难、流亡在外的时候，法王则完全不同。法王的内心如如不动，没有任何恐惧怖畏，一直处于安稳、平和、轻松、静定的状态；行为也没有任何改变，每天上午不间断地为弟子们传讲《七宝藏》，跟原来一模一样，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这种不变的状况用譬喻来说，就像草地上钉住的硬木橛，极为坚固，刮再大的风都纹丝不动；同样，当时外在的催动力量极大，就像刮起了十级龙卷风一样，尽管如此却丝毫无法动摇法王的安定之心和传法行为。就这样没有逃跑、没有躲藏，原地不动，跟先前一样继续住在多康狮堡山中。

……这类情形，法王曾说：“当时，正遇上了瓦须色达、果洛三部、炉霍、道孚、康定等多康上区下区的很多藏族人逃到周边山里避难的时期，而我们六十多名僧人哪里也没去，就在多康狮堡山原地不动。那一年我二十七岁，一些善心人说：‘您这样待着怎么行呢？有智慧的领主、上师们都在四处躲避，他们都逃走了的话，您有什么把握？’我想：‘没有什么可去之处的缘故，离开这里也没有利益。’之后就这么待着，出现了很好的运气。”

这方面的情形，法王曾亲口说：“《七宝藏》的讲闻快要圆满时，正好赶上了多康地区的很多藏族人逃到周边山里避难的时期。‘多康上区下

区’，包括瓦须部落即色达县、果洛洲上中下三部落、炉霍县、道孚县、康定等地（这是那个时代的地区划分方式）。（当时不仅是多康地区，所有藏区全都进行了民主改革。）然而，我们住在狮堡山的六十多位僧人哪里也没去（没有躲到其他山里，也没有去更远的地方逃难），就原地不动继续待在多康狮堡山。

那一年我二十七岁，一些好心人过来对我说：‘您这么待着怎么行呢？其他那些有智慧的在家领主、出家上师们，全都找地方避难去了，现在的形势太危险，连他们这些有勇有谋、有能力、了不起的人都抵挡不住逃走了，您有什么把握继续待下去还能安然无恙？还是赶紧逃命吧！’

（比如有些领主权势大、财富多，手里还有很多枪，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他，所以不害怕；或者有些上师智慧大、能力大、弟子多，有很多僧人保护他，通常也不害怕。但是，现在连这些有本事的人都很害怕，全都逃命去了，这就表明如今的形势非同一般，极其危险，必须想办法逃走，不能什么也不做地待着。实际上，当时色达县的情况非常严重，在狮堡山附近，常常见到持枪追赶、逃亡的情形，常常听到枪声，有的人被抓到，有的人去往后世。法王是洛若寺的大堪布，是特别要抓捕的人，身边的六十多名僧人也属于重点人群，相当危险。那些人都是好心提醒，担心法王这样原地不动还继续讲课的话，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法王就会被暴力执法，比如被带走，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听了他们的话，我想：‘没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可以去，所以离开这里也没有利益。’之后就带领大家这么继续待着，并没有听好心人的建议离开。后来的结果是出现了很好的运气，我们六十多人没有遭受任何伤害。”

“运气很好”是法王的谦辞，就像出现了好运一样，没有遇到任何违

缘，方方面面都很顺利。实际上是法王修行的力量，加上三宝三根本护法神的加持，尤其是大圆满护法神一髻佛母的加持，所以在那段极危险的动乱时期，法王和六十多名弟子，都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损害，就像居住在另一个和平世界一样，照常讲闻《七宝藏》，在狮堡山平安地闻思修行。

法王还说过:“我们住在狮堡山的时候，会听到狮堡山的对面、山口左右，有追逃的声音、开枪的声音，见到有些人被土枪击中，有些人被抓住带走了。但那时候，我们这些僧人都没有遭受伤害。”

这就是法王轮涅自在的力量，在因缘成熟而行持利他事业时，一切魔障无法阻碍。虽然时代的共业灾害极大，到处充满了黑方力量，但法王就像在空中运行的日月一样，风挡不住，云遮不住，无著无碍、无处不自在地运行；在其他人惊慌畏惧的时刻，还能令追随自己的六十多名有缘众生的心入于光明大圆满之道，这就是无上的自在力用。如《普贤行愿品》所说:“犹如莲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还乡培养弟子众　广作圣教众生利〞第六章终。

思考题

1.法王的神魂树有何奇特之处？这棵树在什么地方？

2.法王游历莲师净土的情形如何？这次带回了什么？

3.

（1）什么是坐床？

（2）为什么由索南卓玛空行母来请法王去新龙坐床？

（3）法王对于坐床的祈请是怎么答复的?

（4）巴诺活佛等如何看待法王的答复？他们做了怎样的安排？这样安排有何必要?

（5）嘎绒寺那边做了何种准备?

（6）为何最终延迟了坐床?

4.法王传讲《七宝藏》快结束时，遇到了怎样的形势？其他人的心态和行为如何？法王的心态和行为如何？其他好心人怎么看待法王的行为？法王这么做的结果如何?

第七章　动荡时局风暴中　勤持菩萨勇士行

这一章讲述了圣者法王如意宝在时局动荡的二十多年期间，励力实践菩萨勇士行的伟大行传。

从 1959 年色达县牧区民主改革开始，经过 1966 年到 1976 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 1980 年宗教彻底开放的这二十多年期间，藏区出现了历史上极罕见的动荡风暴，圣教和众生遭受了极大的衰损，藏地的佛教几乎完全被摧毁，严重程度前所未有。

那段时期正值法王 27 岁到 48 岁的黄金年华，当时法王并没有离开本地，而是以大勇毅的精神留了下来。在遭受外界极多难以忍受的困苦的同时，仍然每日不间断地实修，并且坚持讲经说法培养僧才，还造了很多稀有的显密法要，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修法窍诀，并劝导有缘众生放下此生、修行善法等等，实际行持了菩萨勇士的稀有圣行。

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佛法不隐没，将来能再次兴盛，法王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生命，尽一切力量为圣教复兴创造缘起，宗教开放以后，藏地圣教得以复兴，主要就是依靠法王如意宝在这段时期所创造的因缘。这一点也是我们每一个传承弟子特别要感恩法王的地方，我们今天一切闻思修的因缘，可以说完全来源于上师法王如意宝的恩德。正如慈诚罗珠大堪布在《上师法王如意宝纪念文》中所说：“浊世众生无法时所迫，愚蒙取舍黑暗覆盖时，大悲巧辩凝聚之大力，显密正法明灯举高空。”

正文　分十二：一、1959 年民主改革；二、1960—1961 年大饥荒时代；三、1962—1963 年个体化阶段；四、1964—1965 年动荡时期造论；五、1966—1967 年文革初期；六、1968 年到喇荣沟创造圣教复兴缘起；七、1969 年在久普朵；八、1970—1971 年在紫青；九、1972—1973 年在亚钦卡；十、1974—1979 年在青雅；十一、作者对本章的评论；十二、1980 年宗教开放

一、1959 年民主改革　分二：（一）被迫回到洛若寺；（二）去色拉参加运动

（一）被迫回到洛若寺　分三：1.回寺院的原因；2.回寺后的情形；3.临别前的教诫

1.回寺院的原因

……那时上级下令：“住在那边山里的僧人，要回到寺院这边来。”在此期间，法王和弟子们不得不回到洛若寺。

民主改革在色达县开展后，法王和六十多名随行弟子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到处躲藏，而是原地不动住在狮堡山，继续讲闻《七宝藏》，具体如上一章所说。当时，少数留守在洛若寺的僧人被工作人员带走了，相关领导留话说：“躲在那边狮堡山里的僧人们，要回到洛若寺这边来。”因为上级这样下了指令，所以在此期间，法王和身边的弟子们不得不离开狮堡山，回到洛若寺。

2.回寺后的情形

早在此前，其他寺院的上师和僧人们就被传唤去开会等，这正是开展严厉思想教育运动的阶段，然而法王却能在洛若寺长期安住，未受任何干扰；不仅如此，还能继续传法，也就是讲完了先前未完的《胜乘宝藏论》，从而圆满传授了整部《七宝藏》，紧接着传讲了《大圆满心性休息颂》和《大圆胜慧》这两部法。

当时正处于民主改革运动在本地贯彻、发展、大力传播的阶段。此前早一些的时候开始，附近其他各个寺院的上师大德和普通僧人们，就被传唤去参加改革思想教育会议等，在会议上接受严厉的批评教育，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开会”，而不能平安无事地待在各自的寺院里。

然而跟其他上师僧人们不同，法王身上出现了两个稀有相：一、能够平安待在寺院里；二、能够继续传讲佛法。

一、能住寺

法王和随行弟子们被领导强令召回洛若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被传唤去开会接受批评教育，也就是没有遭受任何的干扰、损害，能够安然无事地住在寺院里。

二、能传法

不仅如此，法王还能跟以往一样为弟子们传赐圣法，不间断地护持圣教、培养僧才。那段时间里，法王圆满传讲了好几部大圆满密法。

（一）传讲《胜乘宝藏论》

先前在狮堡山时，法王已经讲完《七宝藏》中除了《胜乘宝藏论》之外的其余六部论，正在传讲《胜乘宝藏论》时遇到了大动荡，之后被召回洛若寺。当时《胜乘宝藏论》还剩下一部分没讲完，回到寺院以后就接着讲，把这部论也讲完了，由此整部《七宝藏》就完整无缺、圆圆满满地传讲完毕了。

之后没有耽搁，紧接着继续为洛若寺的弟子们传讲了两部大法：

（二）传讲《大圆满心性休息》

首先是遍知龙钦巴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休息颂》。这是一部完整阐述显密法道的实修次第论，也是宁玛派的一部道次第论。从外前行如何实修暇满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等，到内前行如何实修归依、四无量心、菩提心等，再到正行如何实修金刚乘的生圆次第，包括无上大圆满的见修行果，都完整地作了指导，对于真正想实修的人来说，是一部不可缺少的实修宝典。

（三）传讲《大圆胜慧》

《心性休息》传讲圆满后，又继续传讲了晋美朗巴祖师所造的《大圆胜慧》。晋美朗巴祖师开创的大圆满龙钦宁体法类主要有三部分：第一、共同外前行的实修引导，称为《法轨》；第二、不共内前行的实修

引导，称为《念住》，这两部就是我们近几年来一直修学的内容；这样实修内外前行的目的就是令自相续得以成熟，从而有能力进入正行的实修，此正行的窍诀实修引导即是《大圆胜慧》。《大圆胜慧》中，先是区分有寂、修炼身语、观察心的生住灭等这些不共的前行；之后正式进入直指心性的立断引导以及顿超的具体修法引导，利根者如理实修立断和顿超，能够在短短的一生之中成就佛果。

要知道，并不是因为法王会搞世间关系、受到上级优待照顾，所以才无需去开会而且能继续传法，这完全是法王自身的修证力量不可思议，以及得到了三宝三根本护法神特别的加持等，才出现了如此与众不同的结果。

3．临别前的教诫

之后，在《定解宝灯论》讲到一半左右时，领导派来传唤法王的人到了，法王不得不前往色达县城。临行前，法王让弟子们在洛若寺禅修会堂门前集合，作了诸多教诲。最后说道："今天是我们停止讲课的日子，从今往后，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地讲闻佛法了。集聚的最终是分离，所以今天这个日子里我们必须各自分散，不知今后能否再见面。然而，你们要不舍己道而好好修行，看能不能做到！我多年来，为你们数数讲解的一切显经密续，归摄关要就是调伏自心，所以应当观心后随力修持，不要忘记！寂天菩萨云：`吾宁失利养，资身众活计，亦宁失余善，终不损此心。'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从今往后，我们即使没有做身语善行的自由，但对于修持心上的善，任何人也无法限制和遮止，因此不管时局再怎么恶劣、政策再怎么残暴，仍然可以在内心不断地修法。大家应当将这些铭记于心！"

一、教诫时间

《大圆胜慧》传讲圆满后，法王又开始传讲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

《定解宝灯论》。讲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相关的上级领导派下属到洛若寺来传唤法王，让法王去色达县城。

在那个年代，只有犯了罪的人才会被叫去县城，而法王既有堪布的称号，又是洛若寺的金刚上师、主要管理者，属于“上层僧侣”，在民主改革期间是“罪人”的身份，是那个年代重点惩治的对象。由于领导直接派人来传唤，不得不听从，所以法王也只能服从，从根本上容不得拖延、逃避，必须离开洛若寺前去色达县城，接受批评教育等。

二、教诫地点

临走之前，法王让弟子们都到洛若寺禅修会堂的门口集合。

“洛若寺禅修会堂”就是洛若寺的闭关经堂。它的具体位置：洛若寺初十跳金刚舞等的地方是一个草坝，草坝后面是僧众平时上课、念经以及开法会共修的大经堂，大经堂后面是僧人住宿的僧房，从僧房再往高处走一点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小房子，这是洛若寺闭关僧人们的闭关房，另外还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经堂，这就是禅修会堂，闭关者吉祥日在这里共修念经。经堂顶上由尊胜幢、双鹿、法轮作庄严。那时的经堂如今早就不在了，但现今洛若寺的整体布局还跟当年一样。

先前法王讲《胜乘宝藏论》《定解宝灯论》等的时候，担心如果在前面的大经堂传法，会被领导等其他人发现而出现违缘，所以没在大经堂讲，而是在禅修会堂里讲法。传法期间，法王没有住在自己的僧房里，而是住在禅修会堂后面邬金丹增喇嘛的房子里，所以就让大家在禅修会堂门口集聚。

三、教诫内容

法王将僧众集合在禅修会堂门口，给大家讲了很多教诫和忠告，接下来作了最后的教诫。

对于法王最后的教诫，下面从认清现状、指示关要、教诫铭记这三方面来认识：

一、认清现状

（一）停止讲法，后无讲闻

法王说：“今天是我们停止讲法的日子，往后大家再也没有机会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地讲法闻法了。”

意思是今天终止讲法，往后再没机会自由地讲闻了。上级派人来带走法王的这一天，既是停止讲《定解宝灯论》的日子，也是停止公开讲法的日子。其实，民主改革刚一爆发，讲法闻法就不被官方允许了，只是法王的修行成就不可思议，加上弟子们的福德力，护法神的护持等，才奇迹般地在这动荡混乱的几个月里，自由讲闻了好几部大圆满法。如今法王被带走，洛若寺被重点关注，所以往后就没办法自由地讲闻佛法了。

实际上，法王的这句话是个准确的未来授记。的确，这一天之后，二十多年里洛若寺都没出现自由公开讲闻佛法的机会，整个藏区都是如此。

（二）各自离散，后难相聚

法王又说：“所谓‘聚际必散’，任何人都逃不出无常四边，先前大家一起讲闻佛法享受法乐，如今出现了强大的干扰力量，所以在今天，我们师徒不得不分散，各自去往其他地方，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再见面了。”意思是今天各自离别，往后再难有机会相见。

实际上，这句话也是个准确的未来授记，的确后来有些人再也见不到了。当时在场的僧人，多数是洛若寺的常住僧，少数是从其他地方来求学的，自从这一天被迫分离后，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大饥荒和严重动乱，有些人在饥荒中身体虚弱饿圆寂了，有些人被关押入狱在监狱里圆寂

了，有些人被批斗殴打折磨圆寂了。诸如此类，在场的有些人是此生最后一次见法王。

二、指示关要

（一）不舍己道，调伏自心

法王又说:“以后我们彼此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但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不舍己道地好好修行，这是我的期望，看能不能做到!”

所谓“不舍己道”,“舍”是失坏,“己道”是自立、自主，意思是独自自主地好好修学佛法，始终如一地走好修行之路，不失坏、不放弃。下面来具体认识这一点:

1.失去助缘

此前，能够自由自在地住在三宝道场，每天都在法王座下听法，得教诫开示，跟道友们一起修学，互相促进，有很好的闻思修环境。这样依靠道场、僧众、上师的力量，就不难坚持修行，在法道上升进。

但是从这一天起，上师法王离开了，道友们各自分散，三宝道场也不再允许公开讲闻、作佛法上的事情，像这样，没有了闻思修的环境，失去了外在的助缘力量，从此修行就只能靠自己了。

2.唯依自力

这以后总的会出现两种情况:

（1）舍弃己道

如果心相续不成熟，道心不坚固，做不到独立自主地修行，那么就会随着环境和周围人的言行而转，结果很快就随波逐流，舍弃正道。

也就是，先前只是待在佛法环境里，表面上归依三宝，随着别人一起听课闻法、诵经念咒等，做一些佛教方面的事情；实际心里并没有对三宝生起不退转信,从而真正信仰三宝,还处于内心没找到依靠的状态。

现在大环境一变，官方大力宣传“佛教是迷信”“没有前后世”“没有业

因果”“没有净土”等，从而严禁信仰三宝，周围的人也是不信因果、肆意造恶、诽谤三宝等，那么这种人就会跟着别人一起不信佛、不断恶修善，彻底失坏正道。比如失坏持戒，破戒还俗；失坏对三宝的信仰，不再学佛；更严重的失坏做人的品德、原则，为了不挨批斗或者混口饭吃，出卖上师道友、诽谤三宝等等，入于业际颠倒的邪道之中。

（2）不舍己道

如果有稳重的人品、坚定的道心，做得到自立自主地修行，那么虽然没有外在的上师、道友、道场，但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上师，给自己创造修法的内环境，不断地监督自己、鼓励自己。这样的话，无论身处何处、遇到何种状况，都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好好修行，不失坏对三宝的信心、对众生的慈悲心、持清净三乘戒的断恶心等，做到修行与寿量等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至于业际颠倒。

法王希望每一个弟子，在离开上师和道场后，无论处在多么糟糕的环境里，都能够在修行上独立起来，做到一生坚固自主地修学佛法，对这一点有大的期望。

那么，具体要修什么呢?

接下来法王指示说:“我在这四五年里，为你们再再讲解了从基础法到光明大圆满之间的很多圣法，归摄这一切显密佛法的关键要点，就是要达到调伏自心的结果，因此，你们应当观心后随己力能地持续修行，不要忘记!”

1.目的：调伏自心

一切显密佛法的要点归摄起来，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其中以断除诸恶、修持善法为基础，心要中的心要就是“自净其意”，也就是净治自心或者调伏自心。而所谓的调伏自心，就是证悟心的本性，佛宣说八万四千法门，最终唯一要让众生达到这个结果。正如

《入行论》所说:“若不知此心，奥秘法中尊，求乐或避苦，无义终漂泊。”

2.方法：观心修持

为了证悟心性，达到彻底地调伏自心，方法是：首先依上师的窍诀观心，从而了悟心的本性；之后无散无执地护持心性。如果连续不断地如法修持，就能够圆满觉性妙力，从而达到本来坚地，无勤成就一切功德，所以法王教诫说不要忘记。

总之，应当时时观察、看护自己的心，做到不被环境染污，不失坏对三宝的信心，在此基础上，尽己所能地护持心性，这就是所修的内容。

（二）面对逆境，唯重修心

1.引证

寂天菩萨在《入行论》中说:“我宁可失去钱财利养、名誉地位，以及维持生命的助缘，也宁可失去其他身语善法，但是永远不失坏此善心!”

这一颂透过三重对比，显示心上的善最为重要。

第一重：身外之物对比修心

在护心修行的过程中，即使失去名誉导致无人恭敬、被人侮辱也可以，即使失去钱财甚至倾家荡产也可以，但绝对不能失坏善心。

第二重：身体对比修心

为了修心，即使失去维持生命最基本的吃穿用度，从而丧失生命、没有健康、断手断脚等都可以，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失坏善心。

第三重：身语善法对比修心

为了修持心上的善，即使失去其他身语善法，比如身转绕、磕头，口念仪轨、圣号、心咒等，也是可以的，但一定不能有损心上的善。

总之，唯一应将心上的善放在首位，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一旦身外之物、身体、其他善法跟修心发生冲突，不能兼顾，必须放弃一

个的话，那么前者就都不重要了，可以失去，但最根本的心上的善永远不能失坏。

2.教诲

法王教诫说:“寂天菩萨的这个教言至关重要，修持心上的善是根本，因此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的言行举止可能受限制，不能自由地用身语来作善法，但在修持心上的善法方面，他们那些工作人员也没办法控制、约束，更做不到彻底地遮挡、阻止，所以，无论时局多么恶劣，政策多么残酷暴烈，外环境多么动乱，我们都要在心上持续不断地修法。”

“无法限制和遮止”的意思是，那个年代严禁学佛修行，限制一切佛教活动，所以身语方面的顶礼、念诵等的善法，都无法自由行持。但是，心里面怎么思惟法义，怎么修信心、悲心等，上级再怎么强势、再怎么作障也根本阻止不了。除了着魔的时候，心不由自主地起烦恼邪见，或者得佛加持的时候，心自然而然脱离平庸分别，此外任何人都无法控制我们的心。因此，只要自己具足正念、正知、不放逸，那就可以跟过去一样在心上修善，比如心里深信因果、断恶持戒，对上师三宝修信心，对众生修慈悲心，以及护持心的本来面目等等。

实际上，这也是个准确的未来授记。后来的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在非常漫长的时间里，不必说身体顶礼和转绕等，就连红黄僧衣都不让穿；不必说口里念仪轨、心咒、圣号等，连手中拿念珠的自由都没有。

三、教诫铭记

以上讲了两大窍诀：第一、当外在没有顺缘，身边没有善知识、没有佛法环境，只能靠自己的时候，该怎么不舍己道、调伏自心；第二、当外在遍满逆缘，身处反对佛法、不允许作善法的环境里，该怎么把握住根本来修行。讲完这些殊胜教言后，法王叮嘱大家一定要牢牢地记在

心里，不要忘记。

（一）收效显著

法王的这些教诲，成了弟子们在往后二十多年动荡时期里，度过内外一切危难、坚定修法的依处。真正将这些窍诀铭记于心的人，都始终没有退失道心和修行，从而顺利度过了那段极黑暗时期。本传记后面会讲到，在动荡时期，以三位大堪布为主的法王的弟子们都没有破戒、造恶等，修行十分圆满，这些也来源于法王临走前的殷殷教诲。

（二）普遍适用

法王的这些教诲，不但适用于那个黑暗时代，包括现在和未来，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环境里都适用。尤其是，当离开佛教团体，独自一人待在没有佛法的环境中时，就特别需要法王的这两个教言。比如，到了大城市里，面对花花世界那么多诱惑人心的东西，心不要向外散乱，要守护好自心，只要内心一直在修行，不离善心，就不会受到干扰和影响。诸如此类，所以对于此处的殊胜教言，我们也要恒时铭记于心。

作了这些教诫后，在师徒们内心悲伤、彼此不忍分离的状况中，法王离开了洛若寺。

法王讲完这些教诫后，就要跟弟子们告别了。当时大家心里都很悲伤，因为弟子们知道，往后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根本上师了，法王则更是清楚，有些人从此一别，后会无期。就在这师徒彼此不忍分离的情状中，法王从洛若寺离开了。

思考题

1.法王被迫回洛若寺的原因是什么？回寺后，在法王身上出现了哪两个与其他上师不同的稀有相？

2.法王临行前最主要的教诫是什么？怎样才能做到？具体应如何修持？结合自身思惟其涵义。

3.以三重对比的方式思惟寂天菩萨教证的涵义，并说明法王为何说其至关重要？身处反对佛教的环境中应如何修行？

（二）去色拉参加运动　分三：1.多迪前来探望；2.关键时刻脸肿；3.住妹妹美珠家

那段时期，官方召集色达县周边地区的上师大德们到色拉地方参加会议，在会上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判斗诤教育。色拉是从色达县城往西边东嘎寺方向走、刚出城的那个草坝子，离洛若寺二十多公里，前文讲到的法王被传唤到色达县上，实际上就是被叫到那里去参加批斗会。

1.多迪前来探望

……这段时期，洛若寺的僧人也被遣送到了色拉，因此，法王的弟子色尔坝堪布多迪尊者秘密地前来探望法王。据说，当时法王在一个小帐篷里倚靠着，面部浮肿，肿到眼睛只剩一条缝了。多迪尊者问："您的身体怎么了？"法王说："我的身体不要紧，但你们这次被遣送到了这里，情况很糟糕。"像这样，除了短短的几句话以外不敢多说什么，因此也只是看望了一下便离开了。

法王在色拉期间，洛若寺的一些僧人也被带到了这里，所以，多迪

堪布就趁机以秘密的方式来探望法王。多迪堪布是法王最初在洛若寺培养出来的三位堪布之一，他的家乡在色达县色尔坝寨，所以叫色尔坝堪布。

他当时见到法王住在一个小帐篷里，全身虚弱不堪，瘫软无力，根本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脊背端直地坐着，必须斜身倚靠着一个东西才能勉强坐起来，整张脸都肿得非常厉害，肿到五官都模糊了，眼睛也只剩下一条小细缝，别人根本看不到他的眼角、眼球等，看起来好像病得特别严重。

多迪尊者见到这样的情形，担心地问道:“您的身体怎么样？要不要紧？”法王说:“我的身体不要紧，但你们这次被遣送到了这里，处境非常不好。”像这样，师徒二人也只是简短的问候了几句，此外不敢多说，怕被别人发现，那样就麻烦了，所以多迪堪布也只是看望了一下法王，就马上离开了。

三宝加持，免受诸苦

实际上，当时法王脸肿得那么厉害，并不是因为真的生了重病，而是在三宝三根本护法神的加持下呈现出来的一种外相，法王内在没有丝毫苦受。也就是，越是形势严峻、运动开展得厉害，法王看上去就病得越重，以此就免去了参加批斗会议，也就不会被迫害了。

法王在色拉期间，常常呈现出病重相，而免去挨批斗受苦，这来源于法王对三宝三根本有坚固的信心，而得到了这样的加持，当然还有自身修行成就的力量等。

悲心护念，弟子免难

从这里还要看到，法王的悲心非常大，丝毫不考虑自己，唯一担心弟子们的处境，怕弟子们受苦，尤其是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三位堪布。在那个年代，有堪布称号的人都属于上层僧侣，是重点教育对象，会被

抓去坐牢等，所以特别担心他们被自己连累，怕他们受迫害。为了弟子们不要遇到大的危险，法王始终以大悲心护念他们。

结果如何呢？在动荡时期这二十多年里，包括这三位堪布在内，法王的所有弟子，一个都没有被严重批斗、也没有坐牢，并且尽其一生始终持清净戒。这主要是法王的大悲加持和发愿回向等的结果。

法王也曾亲口说：“这三位堪布都是我亲自培养的，而且有堪布的称号，所以操心他们，怕他们被迫害。但在上师三宝护法神的加持下，他们一直都没被批斗、没有坐牢，连一根手指的损害都没有遭受，而且持戒也没遇违缘，三乘戒始终守持清净。”

总之要看到，在那样的危难时期，法王不但自身能不受迫害，还能护佑弟子们平安度过，这是信心到量和悲心深切的结果。

2.关键时刻脸肿

据说，大约藏历九月，法王到了色拉，在冬末之前都要住在这里，然而每次到了关键时刻，面部立即浮肿，依此法王只参加过一两次会议，此外都无需参加。虽然法王内在无有病痛，但从外表看，面部却肿得让人不忍直视，因此工作人员只是来看了一眼就立刻走了。

法王离开洛若寺以后，在藏历九月左右就到了色拉地区，一直到藏历十二月之前都住在那里。在这前后差不多两个多月期间，每周都有好几次小的会议，隔一段时间又会举行一次严厉的批斗大会等，然而在此期间，法王总共只参加了一两次会议，因为每次一到关键时刻，法王的脸就会立刻肿起来，导致无法参加。

所谓“关键时刻”，比如在这一次严厉的批斗大会上，上级会逼迫每一个人说“佛教是迷信”“三宝是骗人的”等，而且是强制性地，根本不容回避。这时候有些人就舍弃了三宝，甚至为表忠心跟着一起说三宝不好、批斗上师和道友等，法王当然不会这么做。但如果不舍弃的话，所要面

临的就不只是一般情况的挨打挨骂这么简单了，而是必定会遭受难忍的大苦、关押入狱甚至出现生命危险。据说当年作批斗时，积极分子会骑在这些高僧大德身上，往他们头上倒脏东西，让他们喝尿，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做出种种非人的虐待，同时高喊口号：“打倒某某某！”有些身体虚弱的，就直接被折磨圆寂了……需要面对这些，很难过关，所以是“关键时刻”。

每当即将去参加这类会议的时候，法王的脸就会立刻肿起来，肿的原因就是前面讲的那样，由三根本护法神的加持呈现出来的一种外相。虽然法王并没有生病受苦，但在别人看来，已经病得非常严重，脸都肿变形了。比如重度心脏病发作时，体循环淤血，导致整张脸的形状和颜色都变了，十分丑陋，让人都不想再看第二眼。所以工作人员过来的时候，只是看了一眼，就恶心得再也看不下去，立即转身走了。以这个缘故，法王就不需要去参加会议了。

3.住妹妹美珠家

色拉运动暂时结束后，法王需要去扎穷牧区妹妹美珠所在的地方。妹妹家原先有个牛毛帐篷，后来他们在秀阔期间逃往山顶避难时弄丢了，因此兄妹二人就暂时挤在一个小黑帐篷里。

当色拉地方的批斗大会暂时结束后，法王就不能继续待在色拉了，又不能回洛若寺，这就需要去色达县境内扎穷牧区的妹妹美珠家住（色达县大白塔往东边两公里左右有个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它北边的山谷就是扎穷牧区）。妹妹家原来有一个材质不错的牛毛帐篷，但是因为之前被军兵追赶，他们从秀阔往山顶跑，到处逃难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所以当法王到妹妹家时，就没有多余的帐篷可以给法王单独住，只能暂时跟妹妹一起挤在一个小小的黑帐篷里。

原先的那个牛毛帐篷是怎么弄丢的呢？

那时候妹妹美珠他们偶尔会住在紫青山沟，但是经常会有军兵过来追赶。听前辈的老人说，当驻锡色达县的军队追过来的时候，他们就从紫青山沟往壤塘县的方向跑，跑到色达县和壤塘县的交界处，也就是秀阔地方，躲到秀阔的山上。等到驻锡壤塘县的军队从壤塘追过来的时候，他们又往紫青山沟这边跑回来，就这样跑来跑去地躲藏。有时候军兵突然追过来，听到传来的枪声，他们来不及收拾帐篷和里面的东西，只能赶紧逃跑，就这么丢掉了牛毛帐篷。

妹妹美珠是一个人品贤善、稳重可靠的人，因此法王也很看重她。

法王的大妹至尊美珠，也就是门措上师的母亲，是个人品贤善、稳重可靠的人，所以连法王都很看重她。

所谓“稳重可靠”，如《二规教言论》所说，一个稳重的人，不管遇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对于信赖自己的人都始终坦诚相待、从不欺骗，这种稳重的人是人中最殊胜者。法王的妹妹美珠就是这样一个可靠、稳重、值得信赖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欺诳别人，在那样艰难的时代，不但从未出卖、舍弃法王，反而宁愿自己受苦，也无条件、尽全力地护持法王，所以法王非常认可并看重她。

法王曾亲口说过很多次：“过去最艰难的时候，妹妹美珠为我做了挖草等的很多工作，我不必沾染一点罪业，这是妹妹一个人的恩德。”

法王不但在私下，包括在僧众面前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以前在民主改革、文化革命那些最艰难的时期，妹妹美珠为了我，做了很多挖草、挖野菜等的事情。那些原本是上级安排我做的工作，但妹妹都替我做了，所以我自己才不需要沾染一点点的罪业（法王是比丘身份，在别解脱戒里讲比丘不能挖草等，如果做了就会得支分罪），在那样动荡的年代能够连这类支分罪都不沾染，完全是妹妹一个人的恩德。”类似这样的话，法王再再地说过很多次。

二、1960—1961 年大饥荒时代　分二：（一）值遇饥荒；（二）去洛若参加学习

（一）值遇饥荒　分五：1.激烈的运动；2.毕拓来探望；3.囊协的回忆；4.给小妹的信；5.念修离饥荒

1.激烈的运动

**大约在这段时期，洛若、阿交、曲西等村的牧户被召集到扎穷里面的瓦德夏兰上部集合，日撒玛和扎扎等村的牧户被召集到到瓦德夏兰下部集合，之后开展了激烈的运动。…… **

法王住在扎穷牧区妹妹美珠家时，又来了一个大的运动。当时上级要求洛若村、阿交村、曲西村等的牧民们，都去扎穷牧区境内的瓦德夏兰（从扎穷山沟往里面走一点的地方）的上方集合，日撒玛村和扎扎村等的牧民们，都去瓦德夏兰的下方集合，然后在两地开始进行激烈的批斗运动。

这里讲到的洛若、阿交、曲西、日撒玛等村，都是色达县周边的村子，其中洛若村和阿交村属于色达县洛若乡，洛若村在洛若寺旁边，阿交村是从紫青山沟往里面走的那个村子，曲西村在霍西乡附近，“等”字当中包括单坚神山对面一直到色达县城之间的那些村庄，这些都是在色达县城上部。日撒玛村和扎扎村是色达县城下部年龙乡里的两个村子。总之，色达县境内上述东南西北范围内的所有人，分别被召集到瓦德夏兰的上部和下部，在那里参加批斗运动。

2.毕拓来探望

据说饥荒年（1960 年）的夏天，法王住在热嘉匝热卡多，在此期间，弟子毕拓偷偷带了少许食物到法王面前。当时见到法王住在一个破烂的小黑帐篷里，以古萨里苦行的方式入于无戏瑜伽似的坐着，看起来穷困潦倒。当时对行动居住的管控严格，导致彼此间断了联系，而且正

处于很多人因饥荒而饿死的时期，再加上法王对毕拓尤为慈爱，以此等因缘，就像生死重逢一样，法王显现上心极为悲伤，问道：“有没有受迫害？日子还好过吗？身体还行吗？心情怎么样？还那么苦吗？见到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说后，法王不禁流下眼泪，哭了，毕拓也哭得很厉害。他与法王聊了种种苦乐的状况，在法王那里过了一夜，此外不敢长时间住留，因此第二天就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一、时间

时间是 1960 年的夏天，正值全国闹大饥荒的时候。

当时藏区的牦牛大多数得传染病死掉了，少数活着的也病弱不堪，没办法提供牛奶，更不能制作酸奶、提取酥油等，人没有东西吃，还要干很多活，导致很多人都饿死了。听一些老喇嘛说，那时候人饿死了就被扔到河边，在河边到处都能看得到尸体。

二、地点

当时法王住在色达县的热嘉匝热卡多。

从紫青山沟进去，走到青雅觉姆寺后，再往里面进去一点的那个地方，就是热嘉匝热卡多。

三、探望者

毕拓是法王的老弟子，那时候，他偷偷地带了一点点食物，以秘密的方式去看望法王。

实际上，他自己也没有充足的食物，好不容易得到一点点吃的，就全都带去供养法王。因为当时不敢公开见面，只能偷偷地去，吃的也只能藏着带过去，要么等晚上天黑以后去，这样不容易被发现；如果是白天，就要沿着河边走，或者从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山窝窝里下去，猫着腰躲着走。

四、法王的状况

当时，见到法王住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黑帐篷里，生活状况非常窘迫，就像住于古萨里苦行入于无戏瑜伽一样，也就是没有任何资具受用，连最基本的吃的东西都没有。

五、见面的情形

法王当时见到毕拓的时候，显得十分悲伤。下面从悲伤原因和悲伤情形两方面作具体了解：

（一）悲伤原因

1.长期失联，音讯全无

那时候政策很严，人们出行和留宿都毫无自由。外出必须向上级汇报，去附近的地方都需要请假，稍微走远一点就必须书面申请，得到批准才能出行。去别人家住宿就更困难了，一旦被工作人员发现家里有客人留宿，当时就要求客人必须离开，不然就把客人抓走，有这样严格的规定。这就导致，师徒二人很长时间见不到面，而且那时没有手机等的通讯设备，所以一直处于失联状态，根本联系不上对方，不知对方现在是死是活。

2.正值饥荒，多人饿死

1960 年正处于大饥荒时期，当时大地久旱、遍地饥号，极难找到东西吃，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所以不知道他是否跟那些人一样已经饿死了。

3.视为心子，尤为慈爱

法王的著作中，有一篇专门写给毕拓的简短教言，在那里法王称呼他为“心子毕拓”，由此可知法王十分慈爱他，也因此对他就特别悲愍。

（二）悲伤情形

由于此前一直没有消息，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饿死了，加上法王对他悲心大，以这三个因缘为主，所以当毕拓来到面前时，法王就像见到

了几十年没见过面的人，或是见到了心爱的孩子死而复生了一样，显得特别悲伤，心情十分激动，关切地问道:“你生活得怎么样？有没有受迫害？日子还过得下去吗？身体还可以吗？心情怎么样？还是那么苦吗？现在见到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说完，法王忍不住流下眼泪，哭了起来。弟子毕拓也哭得很厉害。

当天晚上，毕拓就住在法王家里，跟法王聊了很多，谈到各种苦乐的状况。由于管制严格，他怕给法王带来麻烦，不敢长时间住留，所以第二天就在不忍离去的状况中离开了法王家，返回自己的住处。

3.囊协的回忆

那时，由于饥荒灾害以及所谓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牧民的牲畜锐减，当地人的资具受用日益匮乏，甚至穷尽。

这一段是讲牧区的总体状况，从两个原因和两个结果来认识:

一、两个原因

（一）天灾

从 1959 年到 1961 年，连续出现自然灾害，导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大饥荒，牲畜也没有草吃，很多都饿死了。

（二）人祸

这段时期正处于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三年，每家每户的牲畜必须全部上交公家，牲畜还被大量宰杀等。再加上大量牲畜染上瘟疫，得不到救治而死了很多。

二、两个结果

（一）少畜

首先，藏区牧民们的牲畜等变得很少了。

（二）少食

再者，剩下来的少数牲畜由于没有足够的草吃，所以没有能力提供

牛奶酥油等，这就导致，当地人们的食物变得很少，越来越少，乃至最终连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由此，法王也陷入了生存的顺缘微薄、缺衣少食的赤贫境地。弟子囊协清晰地回忆说："记得在食物非常稀少的时期，如果有人偷偷地供养一点点食物，法王都立刻放进一个旧帽子里藏起来……"

特别来说，由于整个牧区几乎都是如此，所以法王生活得也很不好，没什么吃的东西，出现了非常穷困窘迫的状况。

法王的弟子囊协医生回忆说，那个时候总的因为是饥荒年代，吃的东西本来就很少；尤其是，普通老百姓还稍微有点吃的，但上级对法王管得特别严，所以法王的情况就更糟糕。在食物极其稀少的时期，如果有人偷偷地供养法王食物，哪怕只是一点点，法王都会赶紧把它放进一个旧帽子里藏起来，因为怕别人追究食物的来源，会牵连对方。

4.给小妹的信

在这段时期左右，法王寄给小妹根拉的一封信中说：

"昔妹邀我做客时，奶茶浓郁如初乳，

其色赤红犹朱砂，无尽宛若色曲河。

我今忆念难安坐，可有计策大恩妹？

吾安乐时亲友多，逢苦除汝别无唤，

妹婿杰才如心护，大丈夫否视今朝。

仲冬严寒侵摧时，似彼美味难再得，

乞丐我今出此语，无异说梦胡乱言。"

这样写后寄给了小妹。我想，看到这个内容就能清楚地知道，法王在那个阶段的生活状况如何了。

在饥荒时期前后，法王被召集到色拉参加教育会议的第二个月期间，给自己的小妹根拉带了一封信。信中写到："以前妹妹请我来家里做

客的时候，将初乳般浓郁的牛奶倒入朱砂般醇厚的大茶里，做成香浓的奶茶来招待我，那时候这样的美味受用不尽，如同色达县的色曲河水般一碗接着一碗地连绵不断。如今想起当时美味香浓的奶茶，我都无法安坐了，还有没有办法能再次喝到这样的美味呢？我大恩的妹妹！在我幸福快乐的时候，我的亲戚有很多；而当我遇到苦难的时候，能呼唤的亲人却只有你们。过去我如同心脏一般爱护的妹夫杰才，你是否是真正的好男儿，就看如今我处在困难的时候你如何做了。当然，在被仲冬的严寒摧坏的时期中，像这样的美味难以得到，乞丐我说的话算是胡言乱语了。”实际上，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多，这里只引用了其中一段。

我们看到这个内容就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法王在那个阶段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窘迫了。当时，一方面上级对于法王等的大德们管控得很严格，另一方面正处于饥荒年代，这就导致法王当时的生活非常落魄，连吃的东西都没有，茶就更是喝不到了，这个时候法王想起先前到妹妹根拉家做客的情形，于是写了这封家书。

法王家中兄弟姐妹共四人，大哥是前面讲过的敦珠喇嘛，法王是次子，老三大妹是至尊美珠，老四小妹名叫根拉，后来嫁给了洛若村的男子杰才。根拉和丈夫杰才曾在喇荣道场的居士林待过，法王圆寂后才离开人间。根拉生前住在女儿拉热家，根拉去世后，拉热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这封信，之后就一直保存着。后来采访她的时候，她就把信拿出来交给了作者，所以作者手里得到了这封旧信。

5.念修离饥荒

曾经听法王这样说：“尽管如此，但食物等还是非常稀少。到了紧要关头时，念修《招福仪轨·天物妙钩》一百零八遍的话，立即就有人供养急需的物资和丰盛的食物，这一点曾多次亲身体会过。”从这里也可以了知，凡夫衰损与圣者衰损，二者截然不同。

曾经听法王顺便说过，那个时候，尽管有人偷偷送来吃的，但毕竟是饥荒年代，大家都没什么食物，所以法王的食物、用品还是越来越少，最后就完全没有东西吃了。到了已经饿了好多天，再不吃东西就要饿死的关键时刻，法王就念修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招福仪轨·天物妙钩》108 遍，结果立即就出现了验相，即本仪轨后跋所说的“七十二词句，若诵一百八，即招福庆财，现量见瑞兆。”也就是刚一念完，马上就有人给法王供养特别急需的一些物资和丰盛的食物。法王就是这样脱离饥荒的。对于这一点，法王曾有过很多次的亲身体会，的确全知麦彭仁波切的这个仪轨加持力特别大，修法验相也是相当迅速。

从法王的这个圣言可以知道，我等凡夫面对衰损饥饿与圣者面对同样的困难，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情形。一般凡夫遇到这样的困难时，不知道该怎么以不造罪业的方式面对，也想不起来要依靠这样的修法来度过难关，即使知道要念也未必做到如法念修；但圣者就不一样，像法王在面对这样的生死关头时，就会修相应的法，法的力量殊胜故，一念完就立刻出现效果，这就显示出与凡夫的不同之处。所以我们应该随学法王，将来一旦自己遇到饥荒等的状况，要通过如法念修 108 遍《招福仪轨》来度过危难，这个法的加持力非常迅速，决定会很快出现验相。

同类的圣者事迹

以前，华智仁波切师徒住在石渠县的寂静处（大概是现在的江玛寺附近）修法时，遇上了夏天河水暴涨，河对岸的人没办法过来给他们供养食物，所以师徒的食物就中断了。在食物快要吃光、师徒即将挨饿的时候，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骑着黑马的老女人，带着一个木桶，径直来到了华智仁波切所住的黑帐篷门口。她下马后，问都没问旁边的人能否觐见，就径直进到了帐篷里，将木桶供养给华智仁波切后就走了。当时，华智仁波切叫弟子们过来，说刚才山上的世间土地神供养了一桶酸奶，

我们可以喝酸奶了。大家喝的时候不像平时要喝很多才饱，这次只喝了一点点就感觉很饱了。华智仁波切说这是用狮子奶做成的酸奶，狮子奶特别有营养，所以喝不下很多。

另外，邬金莲师住在拉萨格本的阿兰若时，龙王对莲师供养了很有营养的糌粑。现在在那个山洞里也能见到自然形成的糌粑团形状的石头。

思考题

1.多迪堪布去拜见法王时，见到法王的身体状况如何？从法王的话语里可以看出哪些德相？

2.什么是动荡时期的“关键时刻”？法王是如何渡过关键时刻的？

3.妹妹美珠家丢帐篷的经历体现了什么？法王为何看重妹妹美珠？

4.饥荒年代：

（1）法王见到毕拓时为何十分悲伤？

（2）法王在饥荒年代的生活状况如何？从毕拓所见、囊协医生所说、给小妹根拉的亲笔信来思惟。

（3）法王在饥荒的紧要关头是怎么做的？结果如何？我们应如何随学？

（二）去洛若参加学习　分三：1.略说；2.念咒从未间断；3.诛度顿珠

1.略说

那年冬天，法王住在古博玛朵，期间由于上级下令让活佛和堪布们都到下面来，因此法王来到了洛若乡，要在这里住一个月左右参加学习。

1960 年冬天，法王住在古博玛朵。古博玛朵是在离喇荣大道场不远处修了一些佛塔的地方，也就是绕喇荣大五台的时候，从紫青山沟进去，途中有一个地方建了八座塔，现在都刷成了金色，就是那个地方。当年法王带弟子们绕大五台时，还在那里住过一夜。

那时候附近的很多活佛、堪布都躲到了山里，他们的亲戚朋友能够联系得上的，就跟他们说：上级要求凡是躲在山上有活佛、堪布称号的人，不管藏在哪儿都要从山上下来，到洛若乡集合。

由于上级下了这样的命令，所以法王也从古博玛朵来到了洛若乡，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住在洛若乡参加学习。洛若乡当时在现今喇荣道场山门口社会福利中心往东边走一公里左右的地方，现今改成了洛若镇，搬到了喇荣道场山门口附近。

此处的“学习”，是指学习“没有三宝”“没有因果”“前后世不存在”等内容。那时候上级要对所有活佛堪布们作批斗，说他们是资本主义者、农奴社会的奴隶主，所以把大德们召集在一起，学习那些东西。

2.念咒从未间断

听法王亲口说：“即使是在那些非常严峻、危险的时期，我在衣服的袖子里也隐秘地藏着短短的念珠，哪怕从手中脱落，也不会从袖口下方露出来，就这样常常拿着念珠，所以念咒一天也未间断。”

曾经听法王亲口说：“在形势非常严峻、局势非常危险的时期，一旦被发现带着念珠、在念咒，就会被严厉批斗、关押入狱等，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期，我也从未间断念咒。那时候不能让人看到自己在念咒，甚至是念珠都不能让人看到，所以我就用线将一串短念珠（108 颗小珠子

穿成的念珠）缝在衣服的袖子里面，这样的话，即使是手松开，念珠也不会掉到地上，连袖子外面都不会露出来，就这样常常拿着念珠，所以念咒一天也没有中断过。”

法王无论到哪儿去开会，或者放牦牛、放羊的时候，或者去办事、跟别人一起走路等的时候，念珠都一直藏在袖子里，手一直掐念珠在念咒，这样一天也没有断过。哪怕再忙，环境再不方便，除了日常的修法和念修其他仪轨等之外，法王每天至少还会念一万遍以上六七个字的心咒。法王曾说：“譬如平时念的六个字的金刚萨埵心咒、七个字的文殊心咒这样短的心咒，哪怕当天再忙、形势再困难，我也是每天不间断地念一万遍；如果不是那么忙，每天至少念几万遍以上。”

法王曾经对老弟子们说：“作为我的弟子，你们每天念心咒不要少于一万遍。”所以，就像观音心咒、金刚萨埵心咒、文殊心咒、莲师心咒等的咒语，我们应该每天都念。作为修行人，平时应该念珠不离手，口里常念咒。当然听课的时候要专注地听课，看书的时候也要专注地看书，此外其他时间最好拿念珠念一些心咒等，否则只是手机不离手，这样就很不合理了。

3.诛度顿珠　分六：（1）无故针对；（2）法王还击；（3）顿珠发誓；（4）众人担忧；（5）委派护法；（6）吻合授记

（1）无故针对

这段时期左右，色达县城的工作人员、积极分子、人称“大小顿珠”中的大顿珠，品性凶狠，非常恶毒，尤为嗔恨资产阶级和宗教人士。他的心相续被猛利烦恼所扰动，去了念柯等许多地方，对很多人施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傲慢的气焰正高涨地来到了洛若时，无故对法王生起猛利的嗔恨心，在大庭广众之中，在无法指出法王有任何明显罪行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对法王进行各种挑衅、叫嚣和欺凌，百般损恼轻侮。

在这段开展激烈政治运动的时期前后，被称为“大小顿珠”当中的大顿珠（县里有两个名叫顿珠的工作人员，其中年纪大一些的那个），是当时色达县城里特别积极地给上级办事的藏族工作人员，他品性凶恶狠毒，不管是心术、手段还是语言等都非常阴险毒辣，尤其特别嗔恨那些农奴主、小土司等的资产阶级以及佛教大德等，一看到他们就咬牙切齿，生起很大的嗔恚。他的心被忿恨嗔恚等猛利的烦恼搅动扰乱后，去了色达县霍西乡念柯村等的许多地方，在那些地方对很多人施以种种凶残至极、毫无人性的迫害，傲慢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就在这个时候，他来到了洛若乡，没有任何原因就对法王生起难以遏制的猛利嗔恚，在大众群体当中，毫无证据而无法指出法王具有任何明显罪行的情况下，就肆无忌惮地专门针对法王，故意挑起争端，并以种种难以入耳的恶语对法王进行欺压凌辱，挖空心思地用尽一切办法，对法王作了损恼、轻蔑和侮辱。

“傲慢的气焰高涨”：当时，大顿珠在色达县属于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上级面前点头哈腰、溜须拍马，对上级安排的所有事情都积极配合，上级对他也很认可，他也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很了不起。他原本就是嗔心极重之人，如今傲慢大了，更是助长了嗔恚，导致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所以对农奴主和佛教大德们施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以残暴恶行使得他的傲慢气焰愈加高涨，因此这里说他傲气高涨。

所谓“罪行”，那时上级认为最大的罪过就是念经、讲法等的宗教行为，一旦发现谁有这类情况，那必须把他抓起来批斗。但是，当时顿珠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法王有这样的“罪行”，就只是无缘无故地针对法王，故意挑衅欺压侮辱。

（2）法王还击

这时，法王显现上心被搅扰了，随即无畏、无惧、无惊、无慌地与

他当面对峙，不仅如此，还将心中所想全都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予以还击，人们听后惊得目瞪口呆。

在这种状况下，显现上法王的心被他打扰了，之后法王没有任何怖畏惊慌，直接站起来与他当面对峙抗衡，而且当时所有心里能现出来的，全部都没有任何顾虑地说了出来，说的都是大家长久以来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这样直接对顿珠作了回击。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对于法王无所顾忌的回击都感到特别惊讶诧异。尤其是佛教内部人士，可能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法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想：“天哪！堪布尊者居然这么说！这下堪布完蛋了……”意思是法王回击地特别厉害，旁边的人都吓坏了。

这里讲到对于顿珠无故的挑衅，法王开始还击，所以这时候法王对他说的话就跟对其他人不一样。因为顿珠的嗔恨心和傲慢心特别大，而且特别不讲道理，对这样的人，你越忍越怕他，他就越傲慢、越嗔恨，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法王就不再容忍他了，当即示现忿怒相开始还击。

下面是作者对法王此种行为的评价。

我认为，这当然是无畏菩萨勇士的大雄自性在关键时刻的无余显露。玛色绕吉所造的世规论典中云：〝乃至怖未到，此间当怖畏，怖畏真来时，舍畏当还击。〞与此相同，平日里一向谦虚谨慎的法王，真的遇到怖畏之时，敢于同残暴野兽般的凶恶官员当面对峙抗衡，毫不犹豫、义正言辞地揭发他的罪行，如是作了回击。这样的事，除了拥有金刚石般心脏的铁人之外，一个普通人不必说真正实行，只是想想都很困难，不是吗？

一、无畏勇士大雄本性

一个真正的菩萨勇士，具有无所畏惧、以大勇力胜伏一切的自性，

这叫“大雄本性”。作者说，他认为法王在关键时刻对于顿珠所作的回击，正显露出了这样的大雄本性。

玛色绕吉所造的世间规则的论典中说，在自己身上还没有出现损害或危难之前，对于损害或危难需要害怕，也就是要小心谨慎，不论是行为语言都需要谨慎，不要去碰会出现损害因缘的事。但是，到了危难真正出现的时候就不要有任何的恐惧心，一定要勇敢地反击。

二、关键时刻无余显露

与玛色绕吉的世规论典中所说的相同，法王平时一向都很低调谨慎，尽量不出头露面，触恼他人，但是在真正遇到危难，比如被凶猛野兽般的恶毒官员百般刁难的时候，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畏畏缩缩、忍气吞声，而是勇敢无畏地站起来跟他当面对抗。没有丝毫的迟疑，一点也不发怵，掷地有声地揭露出他的罪恶，是这样不畏强权、神勇果敢地作了回击。如果不是具有钢铁般身躯、金刚石般心脏的人，必定是不敢的。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因为怕得罪坏人，导致自己被抓走等，不必说真正与恶人对峙，就连只是在心里想想要和他对抗都很困难。

佛法当中，对于他人的损害，共同乘、菩萨乘、密乘都有不同的面对方法。共同乘比如沙门四法里讲到，面对损害不能还手（沙门四法：他骂不还骂，他怒不还怒，他打不还打，寻过不寻报）。菩萨乘说要修安忍波罗蜜多。密乘里比如有不共的忿怒本尊法，对损害圣教和持教者的恶人作降伏，他忿怒的话要比他更忿怒，他嗔恨的话就比他更嗔恨，以这种形相来伏住他，降伏他的烦恼。法王在面对这种损害者的时候，用的就是密乘示现忿怒作降伏的方法。

（3）顿珠发誓

那时他勃然大怒，眉头紧皱，脸都气变形了，用食指指着法王说：“从现在起十天之内，不把你送进监狱的话，我就不叫顿珠！你给我等

着！”这样发完誓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由于法王在大庭广众之中当面顶撞了顿珠，他顿时火冒三丈，怒不可遏，脸色一下子就变了，眉头紧紧地皱着，气急败坏地举起食指，指着法王发誓说：“从现在起十天之内，如果不把你送进监狱的话，我就不叫顿珠！所以你给我等着啊！”然后就气鼓鼓地走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顿珠当时不是有点生气，而是从内心深处忿怒到极点了，在这种盛怒之下，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4）众人担忧

当时法王身边的内部人士和弟子们都感到惶恐不安、心惊胆战、汗毛直竖，说道：“这下惨了，严重激怒了那个凶恶的官员，他就这样走了，堪布尊肯定会被抓进监狱的！”大家都忧心忡忡，心处于极度不安之中。

当时看着顿珠忿怒地离去，法王身边的眷属和弟子们都十分地惊慌害怕，感觉背后的脊梁骨都冒着凉气，连汗毛都竖起来了，互相之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担忧地说：“这下完蛋了，今天上师严重激怒了那个凶狠暴恶的干部，他就这样怒气冲冲地走了，一定会找上师的麻烦，上师肯定会被抓进监狱的！”当时大家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为法王感到忧虑不安，心里慌慌的，担心得不得了，安定不下来。

大家都知道顿珠是一个多么凶暴的人，而且那么趾高气昂、不可一世，恨不得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地俯首称臣，处于这种傲气十足的状态下，法王却在大庭广众之中直接与他顶撞，还毫不客气地揭露出他很多罪大恶极的暴行，一点面子也没给他留，在这种情形下，他必定会对法王痛加报复的。想到这一点，大家都深深地为法王捏了一把汗，感到十分地惴惴不安。

（5）委派护法

那时，在黑方主眷众的势力极为猖獗、圣教地位衰微之时，法王为彰显具法瑜伽师的殊胜性，嘱托绕赫拉护法神立刻施展诛法降伏之威猛事业，如是缜密郑重地催促护法神行持诛业，同时也修了一些其他能遮退突发性逆缘的仪轨。那个凶恶的干部从洛若乡回去以后，没过几天，由于在紫青朗西塘饮酒过多，导致致命的高血压突然发作，当场暴毙身亡，法王也就不用进监狱了。

一、清净意乐

那个年代，黑方主尊和眷属的势力极为凶猛放肆，白方圣教的地位特别低下微劣，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法王不是起了嗔烦恼要作报复，而是为了显示真正具有修证功德的瑜伽行者的殊胜性，从而让有缘众生见到佛法的不可思议处等。这是清净的意乐或动机。

二、超凡行为

以这种利益圣教和众生的清净动机，法王当时做了两件事：

第一、委派护法神绕赫拉作诛业。当时法王非常郑重周密地交待护法神绕赫拉，催促他立刻发出诛法降伏的神力，行持诛度事业。

第二、修遮退突发逆缘回遮仪轨。比如，自己突然出现了逆缘，可以通过念修具猛利加持的回遮仪轨，来立即消除这个逆缘。法王当时主要是按照全知麦彭仁波切著作中相关的回遮仪轨修了回遮法。

三、验相迅疾

法王这样委派护法神、修了诛法后，法的力量很快就出现了，逆缘立即被遮退了。当时那个如野兽一样凶猛暴恶的工作人员，从洛若乡回去以后，没过几天，他酒瘾大发，到紫青朗西塘喝酒（从紫青山沟进去往里走，一直走到青雅觉姆寺再往里面一点的地方，那里有个小小的圆形草坪，就是朗西塘），由于喝得太多，导致血压突然升高，脑血管破裂，当下就一命呜呼了。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法王当然就不必进监狱了。

（6）吻合授记

法王说，此情形即是伏藏师根桑尼玛的授记中所说的：“狮于雪山展雄姿，狐狼跳跃亦无益，野牛毒角逞能时，召遣绕赫拉之力。”

大伏藏师根桑尼玛给法王的授记中曾说，法王就像威猛的雄狮一样，在雪山上展现它雄猛威武的姿态，虽然狐狸和狼看起来狡猾凶恶，似乎要与雄狮对抗，但雄狮并不在意，不会把它们放在心上，然而野牛的角杀伤力非同一般（一头野牛即使被四头狮子围攻，它依然能用自己的角插死一头狮子），所以当野牛用它锋利的牛角刺向雄狮的时候，雄狮一定要谨慎小心，否则一旦被野牛角勾住，绝对会肚破肠漏而丧命。这个时候，应当要派遣绕赫拉护法神，让他行持诛度事业。法王说，伏藏师根桑尼玛的这个授记指的就是当年诛杀顿珠的情况，顿珠就是譬喻中的野牛。

小结

要知道，如果行持诛度事业，那么所缘境必须是对圣教、持教大士、很多众生作大损害，用共同方法无法调伏的大恶人。自己的动机必须是清净的大悲心，修的时候住于三轮体空的智慧来修忿怒法，结果是将其安置于清净佛土中，而真正利益到他。符合这些条件才能行这样的事业。反之，如果没有大悲心、证悟空性的智慧，也不具足将其安置清净佛土的能力，是不可以作这种事业的。

法王完全具备行诛度事业的能力，而且是按照授记来做的。这么做，不但将顿珠超度到了净土，让他彻底地不再造恶、不必受苦，对他作了大利益，而且间接让很多持教大士和无辜百姓也免遭迫害。

再者，虽然诛度了主尊，但他还有一些眷属等，有可能制造逆缘，所以修诛法的同时也修了回遮仪轨。

思考题

1.法王在动荡时期是怎么做到每日不间断念咒的？法王对弟子们在念咒方面有何要求?

2.诛度顿珠：

（1）顿珠的品性如何？他是怎样损恼法王的?

（2）法王是怎样还击的？作者如何评价法王的还击行为？对比普通人面对此种状况的反应，体会法王的大雄德相。

（3）顿珠发誓报复法王的情形如何？众人对此有什么反应?

（4）法王此次将面临怎样的逆缘？为遮退逆缘，法王的意乐、行为和结果如何？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德相?

（5）解释大伏藏师根桑尼玛授记文的涵义，并对应说明其意义。

三、1962—1963 年个体化阶段　分五：（一）传法造论；（二）念经利他；（三）精通医学；（四）传话岗塔；（五）灌顶引导

（一）传法造论

据说在水虎年（1962 年）左右，开荒运动开始了。大约在这个时期，法王住在一个八庹长的黑帐篷里，夜晚秘密地为泽西热巴、吉嘎巴霞等传法和灌顶等。并在此前后撰造了《上师供·现有如意云聚》《全知怙主大恩上师祈请文·十万空行心滴》《远唤文殊怙主大恩上师·召

引加持之铁钩》《教诲云中妙音》等。

一、时期

藏历水虎年，公元 1962 年前后，三年大饥荒刚刚结束，开垦荒地种庄稼的开荒运动就在藏区开始了。当时在喇荣山门口的位置，即现在的洛若社会福利中心等地开始种青稞。那些地方过去一直是荒地，当时为了耕地面积、粮食作物产量达到一定的数量，都不考虑当地的地理状况、气候是否合宜，就通通改造成田地，让大家种青稞。

二、住处

大约是在这段时期，法王住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黑帐篷里，帐篷的一面有两庹长（一庹是成人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之间的距离，将近两米），四面就是八庹长，将近十六米。

三、所作

（一）传法

在这个黑帐篷里，法王几乎每天晚上，都以秘密的方式，为泽西热巴、吉嘎巴霞等弟子灌顶传法等。

泽西热巴就是色达县克果乡泽西村的热巴堪布，是法王早期在洛若寺亲手培养出来的三位堪布之一，后来喇荣道场刚成立不久时，法王安排他为觉姆们传过法。

吉嘎巴霞是色达县霍西乡人，他就是前面第三章中讲到的法王早年在洛若寺时，夏天耍坝子期间，一个人骑马过来骗了一下那些小喇嘛们，之后法王追了过去，从上面的地方跳下来，把他从马背上带回来的那个人。

（二）造论

也是在这段时期前后，法王秘密地撰造了好几部法。其中《上师供·现有如意云聚》里涉及到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在内的很多修法。《全

知怙主大恩上师祈祷文·十万空行心滴》和《远唤文殊怙主大恩上师·召引加持之铁钩》中讲到的祈祷和呼唤境的大恩上师，指的都是全知麦彭仁波切。《教诲云中妙音》里含括了共同外前行和不共内前行的完整修法。这些现今都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

（二）念经利他　分二：1.阶段特点；2.念经情形

1.阶段特点

这段时期是牧户个体化的阶段（据说不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这段时期牧区每户都可以住在各自家里饲养牲畜），所以牧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居住。

1962 年开荒时期，提倡“开荒生产，自力更生”，因此这一时期就是从先前的人民公社化过渡到牧户个体化的阶段，牧民们可以按每家每户为单位，在不同的地方住下来，互不干涉，各自家来养牦牛、挤牛奶等。

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牧区的情形：大家共同在一起分工劳作，比如男的一起去放牦牛，女的就一起挤牛奶，所有的牛奶、酥油、奶渣等都放到一个大帐篷里面，存放牛奶等的大帐篷专门有人轮流看守。

牧户个体化的情形：不像先前的公社化，而是把公共财产分到每户牧民手里，比如分给张三家十头牦牛，分给李四家十头牦牛。当然，牦牛不是彻底归自家所有，还属于公家，只是暂时分给各家方便劳作。牦牛分给牧户各家以后，到时就按照每家分的数量，上交相应的牛奶、酥油等。每家具体能分多少的数量，要看各自家里人口的多少，如果家里人多，牦牛就分得多一点，干的事情就多；家里人少，分得就少一点。

这种个体化的方式，就给念经修法等提供了方便。也就是，过去都是集体放牧挤奶，各家之间的距离又很近，大家白天聚在一起干活，晚上回到家如果念经邻居会发现，所以念经等很不方便。而现在各家住的距离稍微远一些，每两家之间大约有两三百到五六百米的距离，这样各

自在家劳作，念经等就相对方便一些。因此这段时期，法王就可以为一些有缘的活者和亡者念经等了。

2.念经情形

因此趁着这段时期，法王为了利益在改革期间逃往山中死亡和在监狱中圆寂等，以非时死缘而去往后世的那些亡者，秘密地念修了超度仪轨，因为当时连烧烟施的善根都没有人为他们做。再者，为了活着的人从时局动荡所带来的逆缘障碍中解脱，念修了守护的经文等，秘密地开展了种种法业。尤其是，对于未得善根路粮的恶业亡者们，大悲观照后在尸体的枕边念修迁识往生法，为此去了各个地方。法王说：〝先念修一百零八遍〝奇矣哉，极其稀有怙主无量光……〞再作迁识的话，结果都很成功，也能经常出现顶发脱落的验相。〞

正因为这段时期处在牧户个体化的阶段，方便在家里念经等，因此法王就趁着这段时期，为生者亡者作了一些超度、祈福的佛事。

一、超度早先亡者

先前民主改革的时候，很多农奴主、土司等逃往山里躲避，有些人就死在了山里，有些人被抓后死在了监狱里；有些活佛堪布大德们被抓进监狱后圆寂了；“等”字中还包括其他情况，比如有些人在饥荒年代饿死了，像这些都属于寿命没有穷尽非时而死的情况。对于这一类的亡者，本来应该在他们刚离世，七七四十九天之内还处于中阴阶段时，做一些念经超度等的佛事；但那时候因为条件不允许，不必说该念的那些经没念，连烧糌粑烟烟都没有人为他们做，遗留了很多该做的事情。所以趁现在稍微方便一点的时候，法王就专门为了他们念修了超度仪轨等。

“在监狱中圆寂”，那时候有些活佛堪布等被抓进监狱以后，就在监狱里示现圆寂了。比如洛若寺的僧值、金刚上师以及两位活佛（贤秋活佛和法王的舅舅巴诺活佛），他们都是在色达县城监狱里圆寂的。当时

的监狱就在色达县大白塔往县城里再上去一点的地方，人被抓了以后，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以后就在边上挖个大坑埋进去。原本在藏地，人死了以后都要念经超度等，但那个时候也没有念经等，什么都没做，随便就埋了。因为很多人的家人以及一些大德都埋在那里，据说在宗教开放以后，大家就去当年埋尸体的地方挖，挖出了很多人骨，有的骨头中间还有很多舍利，所以说很多大德在监狱里圆寂是真实的。当年不仅色达县是这种情况，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状况。

超度仪轨有很多种，比如，有依于观世音菩萨的超度仪轨，有《闻解脱》里依靠文武百尊修法的超度仪轨，有不动佛修法的超度仪轨，还有依于金刚萨埵的超度仪轨等等。

二、加持在世之人

在方便念经的这段时期，为了各个地方还活着的人，比如周围的老百姓、被抓进监狱的人、仍逃亡在外的人等，能够脱离时局动荡所引生的种种逆缘障碍，法王还慈悲地念修了有保佑守护作用的经文，为他们回向作加持。

三、超度刚过世者

特别是，那些活着的时候没有行持很多善法，常常造恶业来度日的很多亡者，他们缺乏往善趣和解脱道上走的资粮，所以后世决定只能堕入三恶趣受苦。法王以大慈悲心观照他们，去他们的枕头边念修破瓦法。只要有人请，无论路途多远，法王都会亲自去为亡者念经超度。

迁识往生法是将亡者的心识从秽土迁移到净土的一种修法。虽然宁体派有具大加持力的超度仪轨，但当年法王念的是天法不变金刚的意伏藏。这个意伏藏的加持力特别大，恰美仁波切在《阿弥陀佛灌顶仪轨解说》中也说到，天法不变金刚的意伏藏迁识往生法加持力很大，效果现量可见。

这里原本只有“奇矣哉……修成往生深道祈加持”这四句，但念的时候通常会在后面加两句，即：“奇矣哉！极其稀有怙主无量光，大悲观音大力金刚手，我等专心致志而祈请，修成往生深道祈加持，此等一旦现前死亡时，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念修的具体方法是，先念三遍“奇矣哉，极其稀有怙主无量光……”这六句，念完后，念“啥……”“啪的……”作迁识；再念三遍六句偈，念完后，念“啥……”“啪的……”作迁识，总共念一百零八遍六句偈。

法王这样念修完以后，结果非常成功。也就是刚一念完，就看到亡者头顶的头发自动掉落下来，这是超度成功、亡者往生净土的标志。法王也亲口说：“先念修一百零八遍这六句，再作迁识的话，就能够达到超度的效果，也就是出现亡者顶上的头发脱落的现相，这种验相那时常常会出现。”

（三）精通医学　分五：1.行医治病；2.讲解医典；3.配制药品；4.医学交流；5.不广行医

1.行医治病

这段时期里，法王行医治病，对身心苦恼、无怙可怜的病人进行了救治。

在这段牧户个体化的时期中，法王除了传法造论、念经超度等外，还以医济世，对于那些身心忧苦、无依无靠的可怜病人，以大慈悲心为他们作了医治，让他们从疾病的折磨中得到了解脱。

2.讲解医典

同时，对于一些具希求的弟子，法王以隐秘的方式为他们传讲了第司·桑杰嘉措所著的《医学四续释·蓝琉璃》。着重讲解了其中所涉及到的基础理论、生理和解剖、疾病诊断方法、治疗疾病的原则和方法、药学的基础理论和用药原则等藏医药学诸多不共的特点。尤其是，药材

的分类方面，不同地方的树、草、花等上中下三种级别的辨别，不同的药材对身体的利益和损害的辨别，以及按照传承上师的窍诀来认定秘密药方等，像这些一般医生不懂的地方，法王都作了很好的讲解。

一、讲解共同广大医理

法王在医治可怜病人的同时，还以秘密的方式为一些希求医方明的弟子讲解了著名的藏医学家第司·桑杰嘉措所著的《医学四续释·蓝琉璃》。

《医学四续》又名《四部医典》，由著名的藏医学家宇妥·宁玛云丹贡布所著，含括了藏医学体系和理论实践的全部内容，被誉为藏医药百科全书。《蓝琉璃》全名《医学广论药师佛意庄严四续光明蓝琉璃》，是对于《医学四续》，从文句到意义进行全面详细解释的一部注释，是公认的《医学四续》的标准注释。

书中涉及到很多藏医学的不共特点，比如藏医的基本原理，人体的生理与解剖，各种疾病的症状表现、诊断和治疗方法，藏药学的基本知识，药材的辨认、配制、药理分析、临床使用等。法王对于总的藏医药学庞大的理论体系完全通达，从而为弟子们作了详细的讲解。

二、讲解不共医学难题

尤其是，法王在藏药学方面有着超胜一般医生的不共智慧。比如，在药物的分类方面，生长在不同地方的树、草、花等，分别属于上中下哪种级别，如何辨别这些；不同的药材，对身体会有怎样的利益或损害，如何辨别这些；又比如，如何按照传承上师的窍诀来认定秘密药方。诸如此类，都属于藏医药学的难题，是一般的医生不懂得、无法辨别的，而法王对这些全部精通，从而为弟子们作了很好的讲解。

所谓“按照传承上师的窍诀来认定秘密药方”，据说，当年法王手里没有很多药材时，就按全知麦彭仁波切的药学著作中略的药方来配药；

其他医生找到充足的药材时，法王就按全知麦彭仁波切著作中广的药方，让他们配药。有一种按照全知麦彭仁波切的窍诀做成的药，名叫“加瓦阿巴”，法王显现上生病后，吃了这个药就痊愈了，为此写了五六张称赞药材少且药效好的秘密药方赞颂文，即《众多药方》，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

3.配制药品

不仅如此，法王还结合药的味、力用、效果等亲自配药，从而令很多无依无靠的病人从非时死的怖畏中得到救护。

法王不但精通藏医药学的理论知识，而且擅长藏药的制作，也就是结合不同药材的性味、作用、功效等，来亲自配制药品。法王所配制的藏药，疗效非常好，很多病得快要死去、无依无靠的患者吃了后，都恢复了健康，脱离了死亡的怖畏。

要知道，当时藏地的气候、经济、交通等条件很差，人们生病后很难找到医生、得到对症的药，所以是“无依无靠”。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便会导致寿量没尽就病死了，这叫做“非时死”，很可怜。法王见到后，以大慈悲心亲自为他们配药，让病人们从非时死的怖畏中得到了救护。

4.医学交流

一次，在色果甘塘举办了一个有关藏医疗法的经验交流会，当时整个色达县的所有医生都被邀请去参加，法王也应邀去参加了。在会上，法王在藏医疗法方面发表了重要意见。据说，当时医生们一起用显微镜，对于人体的病菌、皮膜、汗毛等作了细致观察，还顺便以有趣的心态仔细观察了一两只小虫的身体构造。

有一次，官方在“色果甘塘”，也就是色达县城白塔周围的草坝那里，举办了一个关于藏医治疗方法的经验交流会，当时色达县境内的所有医

生都被邀请去参加，法王也受到邀请前去参加了。在交流会上，法王在藏医不共的治疗手段方面，发表了重要报告。

据说，当时医生们聚在一起，使用显微镜（平日里很难见到显微镜），对于人体的细菌和病毒、肉层间极薄的皮，以及皮肤上的各种毛发等，作了细致观察。除了用显微镜作这些医学相关的观察外，还以有趣的心态，在显微镜的放大下，观察了一两个小虫的身体构造。

就是在这一次，法王以隐秘的方式为巴洛和耶洛等一些希求者，略讲了第司·桑吉嘉措的补充窍诀。

就在去色果甘塘参加交流会的这一次，法王私下秘密地，为巴玛洛珠和耶洛（耶洛即门措上师的父亲）等一些希求医学的弟子，以简略的方式，传讲了《医学四续释·蓝琉璃》的《补充窍诀文》。

前面讲过，《医学四续释·蓝琉璃》的作者是第司·桑吉嘉措，他在解释《医学四续》以外，又针对当时的时代、环境以及人们的体质等，补充写了一些医学窍诀，叫做《补充窍诀文》。

5.不广行医

然而，后来法王住在色热尼卓（"色热"是地名，"尼卓"是以形状来命名的，过去当地百姓如是称呼；后来法王为这座心形小山取名为"泽达玛呢"，因此现今称为"泽达玛呢"，即"心宝山"）山上的时候，对格扎说："现在我不再以医方明广利群生了，这些药都给你，你稍懂临床医疗故，看能不能以医疗对众生稍作利益。"说完，把药都赐给了弟子格扎。从那以后，法王再没有广泛行医。

后来法王住在色热尼卓期间，有一次对弟子格扎说："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用医术对众生成办广大利益了，所以这些药都给你。你稍微懂得行医治病的方法，所以看以后能不能用医术来遣除患者的病苦，稍微做到一些利益。"说完，法王就把那些药物都赐给了弟子格扎。从那以后，

法王再也没有广泛行医了。

格扎是色达县喀西地方的人，也是法王的老弟子，宗教开放后在喇荣道场住了很久，后来圆寂了。

“色热尼卓”是一座小山。藏语“色热”是这片地区的名字，“尼卓”的意思是青稞袋子。由于这座小山的形状像一个装青稞的袋子，当地的老百姓都称它为“色热尼卓”，过去一直叫这个名字。后来，法王为这座心脏形状或如意宝形状的小山，赐名为“泽达玛呢”，“泽达”的意思是心脏，“玛呢”是如意宝，所以现在这座山就叫“泽达玛呢”，汉意是“心宝山”。

虽然法王精通藏医药学教典，擅长配制藏药，在实际行医中救治了很多病人，完全具备用医术利益众生的能力，然而，相比于疗治众生的身病，疗治心病更重要、更紧迫；尤其是那个时代，弘法者极为稀缺，法王肩负着复兴圣教的伟大使命，承担着令众生解脱成佛等的重任，也许是因为这些，之后再没有广泛行医了。

（四）传话岗塔

不久，政策变得愈加严苛。前一年，为了护佑整个阿交村，在岗塔的家中念诵了《贡波仪轨》，这个情况被上级知道以后，逮捕了很多上师和僧人，而且在西绒上师的脖子上挂了牦牛角带去游行。

过了不久，政策变得更加严厉了。在前一年也就是 1962 年，为了给整个阿交村祈福，保佑大家平安吉祥，一些上师和僧人在岗塔（他是阿交村的一位在家男子）家的屋子里念了《贡波仪轨》，这是能起到保护作用的一个修法仪轨。这个情况，今年被上级知道了，之后他们就抓捕了当时参与念经的很多人，包括绕桑堪布的叔叔兰钦根迪活佛、阿交罗增等的上师，还有其他很多僧人，以及这里说的西绒上师。他们在西绒上师的脖子上挂上牦牛角，然后拉出去游街。

西绒上师是阿交村里数一数二了不起的上师，不但精通教理，而且

有实修实证，他按照仪轨来修持，能够真实成办息增怀诛四种事业，出现明显的验相。当时，上级领导知道了在《贡波仪轨》的最后部分，修诛法时要用牛角等成办一些事业后，就让西绒上师在脖子上挂着牛角去游行，而且还让老百姓出来高喊口号，“打倒西绒！”等等。

当时在岗塔家念的经，实际是为了整个阿交村，但不能这么跟领导说，否则全村人都会受牵连。岗塔家有个小孩叫才旦，大人就教他：“如果说是给整个村里的人念经，大家就都会受影响，问题会很严重。正好岗塔这几天生病了，所以明天工作人员来的时候，你就说：‘我爸爸生病快死了，阿妈去求和尚们来念经，但和尚们说不念，阿妈就一直哭着求，和尚们才同意来念了一点。’”

第二天领导们来了后，才旦就这么说了。

领导问：“那你父亲病好了吗？”

孩子回答：“完全好了！”

领导们原本想说生病了请僧人念经没什么用，念也是白念。但孩子说完全好了，领导那边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段期间，法王家住在切永山沟，当时需要去洛若乡参加会议。据说有一次，藏民团用绳索捆绑了岗塔老僧人，对他进行殴打和批斗。这时法王秘密派了一位名叫“耶澈”的妇女，让她去给岗塔老僧人传口信。法王交待耶澈说：“你要把这个口信带到他的耳中：‘男子汉！你要忍住这一次的毒打，这样的话，从今往后，就绝对不会再受这样的苦了！’”于是，耶澈就在夜晚秘密地去到岗塔跟前，带去了这个口信。岗塔老僧人听后非常欢喜地说：“啊！太好了！这么讲了啊！……”从那以后，他真的再也没有遭受殴打等了。

在这段政策非常严厉的时期，法王家住在切永山沟，也就是喇荣道场坛城后面的山脚下、河对面的地方，当时上级要求法王到洛若乡去参

加会议。

有一次，当地的藏民团，也就是由当地藏族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士兵团体，将洛若寺的岗塔老和尚（跟前文中的岗塔不是同一个人）捆绑后抓走了，之后对他严刑拷打、作批判斗诤。这时候，法王就安排自己小时候对歌的玩伴、一位名叫耶澈的女子带话给岗塔老和尚:“这次他们把你打得很厉害，但是你要忍住什么也不说（意思是，不要承认念了经、有三宝所依法器等，包括给亡者念观音心咒、烧烟施等）；这次你能忍得住的话，从今往后就绝对不会再受这样的苦了。”

耶澈遵照法王的交待，趁着夜晚天黑的时候，偷偷地来到岗塔的面前，对他说:“堪布尊者让我给你带个口信，第一、现在他们每天对你严刑拷打，这个时候就看你的人品和信仰怎么样了，一定不能招……；第二、只要这一次能咬牙挺住，什么也不招，那么以后像这样毒打的苦，你就肯定不会再受了，就看你这次怎么做了!”

实际上，他当时只要承认大家念了经等，马上就不用挨打了；越是不承认，就越是打得厉害，用的刑越多，假如一直不承认，士兵们就会把他往死里打。而且通常来说，人正在遭受剧苦时，让他相信将来一定不再受苦是很难的。所以，一般人不会相信这个口信，根本没有忍下来的勇气。然而岗塔听后，不但没有不相信和恐惧，反而很欢喜地说:“既然上师这么说了，那我肯定不招，就按照上师说的做!”可见他特别信任法王，对三宝的信仰也很坚定，他明白这次不招就不会连累别人，而且自己以后也不用受苦，那就太好了。

实际情况是，从那以后一直到他圆寂，都再也没有被抓被打过。法王当时说的话，后面的确如是实现了，所以当时所说的并不是暂时的方便语，而是以金刚语作了真实授记。

（五）灌顶引导

**在此期间，法王也不断地为一些可信任的弟子赐予灌顶和讲解引导等。…… **

动荡时期历经的时间漫长，但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地动荡，法王弘法利生的脚步都从未停止。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下，做灌顶传法之类的事情是很危险的，一旦被上级发现，就会被拉去批斗殴打等，但就是在这样极为艰难、政策极为严苛的时期，法王依然不间断地为一些具信的弟子灌顶、传法、作实修引导等。

“可信任的弟子”：正面来说，过去的确有人品好、值得信任、稳重的修行人，他们对佛法、对上师有坚定的信心，不会去举报上师，宁死也不舍弃、诽谤上师。这里就是指这一类可信任的弟子。

反面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弟子都可以信任。比如，有的人当天参加了灌顶，第二天就去举报，说大家念了什么经，作了什么佛事活动等，让上级去抓上师、批斗上师，自己从中得到好处。俗人里面也有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过去他很贫困，没有吃的，过得像乞丐一样，当时上师赐给他吃的喝的以及一些生活资具等，但他受了恩惠以后还去举报，说：“某某上师别有用心，为了让我跟着他迷信、学那些东西，给了我一些吃的……”

思考题

1.法王在开荒初期做了哪些事情?

2.牧户个体化阶段为何方便念经修法？法王趁机做了哪些利他行？从中可以看出法王的哪些德相?

3.这段时期法王在医学方面做了哪些事情？有哪些超胜一般医生的不共德相？后来不再广泛行医的情形如何?

4.法王让人给岗塔老和尚带了什么口信？他听后的反应如何？结果如何？由此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德相？

5.从正反面解释“可信任弟子”的涵义。

四、1964—1965 年动荡时期造论　分二：（一）1964 年所造诸论；（二）1965 年所造诸论

（一）1964 年所造诸论　分二：1.撰造注释论典等；2.撰造民歌

1.撰造注释论典等

木龙年（1964 年），法王撰造了《空行秘密心滴中密意本来大解脱无二自然智续王注释·离垢日光》《证悟明性道歌·狮子王吼》《显示寿命无常之厌患道歌——潺潺涧流妙音》《此世现相厌患歌·森林杜鹃妙音》《全知上师麦彭嘉措赞颂·信心妙药》等。

藏历木龙年即公元 1964 年，在这一年中，法王撰造了诸多典籍，其中有《空行秘密心滴中密意本来大解脱无二自然智续王注释·离垢日光》《证悟明性道歌·狮子王吼》《显示寿命无常之厌患道歌——潺潺涧流妙音》《此世现相厌患歌·森林杜鹃妙音》《全知上师麦彭嘉措赞颂·信心妙药》等。

《离垢日光》是法王对于旺钦尼玛大师的意伏藏《空行秘密心滴中密意本来大解脱无二自然智续王》写的注释，于 1964 年藏历六月初四开始，在十天内圆满完成。

《证悟明性道歌·狮子王吼》是法王自己证悟光明大圆满本性的见解方面的道歌，《法王著作全集》中有关大圆满见方面的道歌有四个，这是其中之一，于 1964 年藏历五月初三这一天撰著圆满。

《显示寿命无常之厌患道歌——潺潺涧流妙音》是于 1964 年藏历一月二十七日当天撰著圆满。《此世现相厌患歌·森林杜鹃妙音》是于 1964 年藏历七月三十日当天撰著圆满。这两首道歌是按照普通老百姓也能听得懂的方式，以藏族传统民歌的风格写的，目的是让大家生起无常观和发起对此世现相的厌患心。

《全知上师麦彭嘉措赞颂·信心妙药》是于 1964 年藏历七月二十九日当天撰著圆满的。

2.撰造民歌

这期间，法王为了安慰人们被苦逼恼的心，也为了劝人们忆念此世现相无实义及死亡无常等，作了一首文句等符合藏族传统民歌风格的道歌，即《青年所需之歌·窍诀精华库藏》。年轻人天性就喜欢情感充沛的小调和歌谣，所以很多附近的年轻人在空旷的山上放牧时，就以婉转悠长的音调来唱着。

为了安慰人们一直以来被各种苦所逼迫的心，也为了劝导人们忆念此生的一切现相无有实义，以及忆念死亡无常等，这样缘想后，1964 年藏历七月二十八日，法王以藏族传统民歌的风格，撰写了《青年所需之歌·窍诀精华库藏》。年轻人本来就处于气脉旺盛的阶段，相比于沉闷严肃的表达方式，更喜欢带音调的歌曲、歌谣来抒发情感，所以法王的道歌写出来后，很受年轻人的欢迎，附近的一些年轻人到没有人的山上放牧的时候，就会以婉转高亢悠长的音调来唱这首道歌。

一、创作动机

（一）慰藉忧苦

在那个灰暗的年代，人们的内心几乎感受不到幸福快乐，长期处于被忧苦逼迫的状态。比如，1959 年、1960 年的大饥荒，人们没有什么东西吃，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很多人都饿死了，勉强活下来的也只剩下

皮包骨了，整个人世间就像饿鬼世界一样。又比如民主改革期间，很多大德或土司被抓进了监狱，有些已经死在狱中了，为此他们的家人一直处于忧苦中；有些原本富裕的家庭，被抄家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贫民。像这样，在当时有很多外内各方面的违缘，导致人们心里感受极大的忧苦。法王见到这样的情形，想要安慰人们的心，这是第一个目的。

（二）劝生厌患

虽然当时出现了很多无常的事实，大家都能现量见到听到，但一般人智慧力不足，就只是觉得苦，还不足以认识到现世法的无实义，还想不到自己的生命也是这么危脆，死亡随时降临等，这些法上的善心、道心还起不来。法王知道这样的情况，所以想劝导大家，透过当前的种种现相来如理思惟作意，从而生起厌患心和无常观，这是第二个目的。

“等”字包括，比如引导人们认识轮回苦、深信因果、不造恶业，以及让他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些目的。

二、创作方式

为此，法王将这些法义写成了歌词，措辞、韵律等都符合传统藏族民歌的风格，这样写了道歌。

三、创作结果

法王所写的道歌非常契合那个年代人们的心，大家读起来深有感触，反响很好。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本来就喜欢唱歌，很爱乐这样的方式，所以就像唱民歌那样，放牧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在空旷的山上唱这样的道歌。这样潜移默化地就在串习佛法，对于一切世间法毫无实义、死亡随时会降临等的法义，自然就发生观念了。

四、应机施教

这就是法王应机施教的德相。无论身处哪种时代、哪种环境，对身

边哪种根性的众生，都会相应他的实际情况，赐予佛法上的真实利益，让他们远离忧苦、得到安慰，乃至发生厌患出离而走向解脱等。

（二）1965 年所造诸论　分二：1.撰造大圆满窍诀注释等；2.撰造天文历算论典

1. 撰造大圆满窍诀注释等

运动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地开展，就在人们处于怖畏中时，法王为少数可信任的弟子赐予了秘诀，同时还精勤撰造了《全知麦彭仁波切略传》《立断要诀依智者加纳思扎之窍诀而释·珍宝阶梯》《立断要诀依西日桑哈之窍诀而释·摩尼库藏》《立断要诀依莲花生上师之窍诀而释·斩断无明网之宝剑》《立断要诀依圣者龙钦巴之宗而释·日光论》《光明大圆满实修直授引导文·甚深究竟》等。

各类运动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大家都不敢做佛法方面的事，不敢公开信仰三宝，一直处在很恐惧的状态中。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法王给少数可以信任的弟子秘密地传赐了窍诀。与此同时，这一年还精勤撰著了很多大圆满窍诀注释类的法。这些都是在木蛇年，也就是 1965 年撰著的，这一点从它们的后跋中可以了知。

《全知麦彭仁波切略传》中，法王从祈祷境、祈祷者、祈祷文、如何祈祷、祈祷之利益这五个方面，教我们怎样如法地祈祷全知上师麦彭仁波切。这部传记有汉文译本，大家可以参阅。

《珍宝阶梯》等四部注释，是法王对于全知上师麦彭仁波切所造的《立断要诀》原文，按照不同的智者、成就者的观点，所撰写的四部不同的注释。具体而言：

《立断要诀依智者加纳思扎之窍诀而释·珍宝阶梯》是按照大智者加纳思扎的观点，诠释见、修、行、果四直定，于 1965 年藏历六月初一撰著圆满。

《立断要诀依西日桑哈之窍诀而释·摩尼库藏》是按照大成就者西日桑哈的窍诀，诠释了七钉（比如智慧通彻之钉插入轮涅二者间，等等）的要义，在 1965 年藏历五月二十一日撰著圆满。

《立断要诀依莲花生上师之窍诀而释·斩断无明网之宝剑》是按照莲花生上师的窍诀所作的解释，诠释了本体空性、自性光明、大悲周遍三大内涵，于 1965 年藏历六月初一撰著圆满。

《立断要诀依圣者龙钦巴之宗而释·日光论》是按照圣者遍知龙钦巴的观点，讲述了无有、平等、元成、唯一四要义，于 1965 年藏历六月初十撰著圆满。

以前，喇荣道场刚成立不久，大经堂还没修建、弟子不多的时候，法王曾给大家复印过这四篇注释，并且作了讲解。当时法王说，以前按照大圆满祖师嘎绕多吉的三句要诀还写过一个注释，但现今遗失了。

《光明大圆满实修直授引导文·甚深究竟》殊胜无比，里面有完整的立断和顿超的引导。法王对于这篇引导文极其重视，只有对那些特别想实修光明大圆满的人才会传讲，对护法神也作了严格交待。这是在 1965 年藏历四月十五日撰著圆满的。

这些现今都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

2．撰造天文历算论典　分三：（1）严峻时期撰造；（2）具有稀奇善说；（3）外内瑞相纷呈

（1）严峻时期撰造

天文历算论典《花鬘庄严论》撰造的时间，显然也是在那过后的一年，即木蛇年（1965 年）。法王在本论的后跋中说：“这时哪怕仅珍藏一本经书，如果被人看到的话，政策法规的箭都要射中自心，因此无法参考很多典籍。”从这里就能看出那个阶段的局势是多么严峻。

法王撰造与《吉祥时轮金刚续》相关的《天文历算之义略释·花鬘

庄严论》的时间，跟前面讲的撰造大圆满窍诀注释的时间一样，也是在《青年所需之歌》等之后的那一年写的。《花鬘庄严论》的后跋里并没有写是哪一月哪一日撰造的，只提到是木蛇年 1965 年写的。法王在后跋中说，写本论的时候，正处于政策法规最严格的阶段，连看经书作参考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被人发现家里有佛教书籍的话，哪怕只是一本，都会像箭射中自心一样，遭受严重的法律制裁。我们从后跋的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政策有多么严厉。

（2）具有稀奇善说

这部历算论典里，比如讲到三种日的行度；以周期相互寻找的情形，过去没有数字图样，这里首次写出来了；以及支分加减的安立，这些都是令人深感稀奇之处，如是等有多种善说的缘故，成为具慧者心的滋养。

在《天文历算之义略释·花鬘庄严论》中，具有多种令人感到极为稀有的善说，其中主要的有三种：

一、三种日的行度

也就是三种日在宫宿中运行所经过的时间或弧度。

三种日，是藏历所说的宫日、太阴日和太阳日。宫日，指太阳在黄道十二宫上的位置。太阴日，就是一个月的月亮，从圆到缺，从缺再到圆，这样圆缺一次是一个太阴月，再除以三十，就是一个太阴日。太阳日，从今天早上天亮时开始，到明天早上天亮时结束，这样一昼夜为一个太阳日，是以太阳升起为标志的。

二、以周期互寻找

此前在三种日以周期彼此互相寻找这件事上，没有具体的数字图样可以参考，法王是第一位写出这个周期参照数字的人。

周期：诸曜的年月日无论按太阳日、太阴日或宫日计算，都有其平行度，从第一个年月日起，轮转若干次后，其平行度都会重新回到没有

盈缺的整数，这种时间的数值叫做周期。

三、安立支分加减

法王对于三种日的支分加减作了安立，这也是十分稀有的。

像这样，这三种善说非常突出，令人感到极为稀奇，此外论中还有很多稀有的善说，所以此论成为滋养具有智慧的人心田的养料。

（3）外内瑞相纷呈

不仅如此，在法王正式开始撰写论义的当天，大家都共同见到天空中出现了排布成条形、辐状和圆形等各种形状的吉祥彩云，其中央以天文、龙文、藏文显现为六字明点和五字大空的形相；同时，还出现了一只翅膀为绿松石色的画眉鸟，按自己的音调发出唱诵表示乐空无别之义的六字明点和五字大空的声音。《花鬘庄严论》的后跋中，法王还讲了自己撰写这部论时所出现的内觉受：心中明现出以前从未学过的《时轮金刚续》的许多文句；并且现见无量空色之相，而成了心的喜宴，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就可以知道此《花鬘庄严论》的确与其他一般的天文历算论典不同，而且加持力极大。

一、外之瑞相

法王当时住在紫青山沟，正式开始写《花鬘庄严论》的那一天，当地出现了很多非常稀有的瑞相，包括俗家男女在内的很多人都亲眼见到了。

天空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吉祥彩云，有呈现出竖的线条状的彩云，有呈现放射状的彩云，还有呈现圆形的彩云。在这些吉祥彩云的中央，天人的文字、龙族的文字、人间的藏文三者，现出表示空性的五字大空即（诶）字形相，和表示大乐的六字明点即（旺）字形相。六字明点和五字大空，都是《吉祥时轮金刚续》中的法相，表达时轮金刚乐空不二的所诠义。

当时，附近还出现了一只绿色翅膀的画眉鸟，它用自己的音调，发出表示乐空无别之义的“诶旺——诶旺——”的声音。

同时，空中还传出了龙吟，即响起了阵阵雷声。布谷鸟也开始“布谷布谷”地鸣叫起来。

像这样，外在出现了各种极稀有的瑞相。

二、内之觉受

法王在此论的后跋中讲到，自己在撰写这部论时，内在心上出现了很多觉受。

比如，《时轮金刚续》中，自己过去从未学习过的很多金刚句，在心中自然显现出来。《时轮金刚续》有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内容，这一部分的内容法王都已经学过，这里是指这些部分之外、法王过去从没有看到过的那些金刚句，都自然在心中显现出来。

另外，修了时轮金刚以后，会现量见到很多空色之相，有种种的清净显现，这些在法王的境界中也现量出现了。

以这两个为主的诸多觉受，在法王的心中都现出来了。

总之，造此论时非常明显地出现了各种外内瑞相，可见这部《花鬘庄严论》跟其他天文历算的论典很不一样，而且加持力特别大。这部论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

以上是法王如意宝在 1964 年和 1965 年造论的情形。我们去看《法王著作全集》的话，会发现不少论典都是这两年写的。虽然那个阶段政策非常严，形势也极其复杂、危险，但当时法王大圆满明空本性中的八辩才全体开发出来了，所以自然流露出了这些意伏藏，为了弘法利生而落成了文字。

思考题

1.（1）法王在 1964 年造了哪些论?

（2）法王撰著《青年所需之歌》的动机、方式、结果是什么?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2.（1）法王在 1965 年造了哪些论?

（2）为什么说《天文历算之义略释·花鬘庄严论》与一般的天文历算论典不同且加持力极大？从论典内容和造论期间出现的瑞相两方面思惟。

五、1966—1967 年文革初期　分四：（一）总体德相；（二）巧辩慈诚；（三）在心宝山附近传法；（四）洛珠上师圆寂

（一）总体德相　分二：1.悲愍造恶者；2.逆缘转道用

1.悲愍造恶者　分三：（1）所缘造恶者；（2）尤生悲愍心；（3）佛菩萨本性

（1）所缘造恶者　分三：1）总示大造黑业；2）别显毁辱三宝；3）结说广造诸恶

1）总示大造黑业

**火马年（1966 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

虽日月当空，大地却笼罩在黑暗之中。在这样的黑色岁月里，大字报随处可见，人们一贯大声地朗读，并且有宣传队敲鼓挥旗、开批斗会、高喊口号、唱红歌的风气。成百上千的无辜之人在批斗会上被扣上种种罪名，被打得皮开肉绽、筋断骨折。后来，法王在听到过去文革时期那

些歌曲的音调时，都会说：〝我的心脏痛起来了！〞

藏历火马年，即公历 1966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天上有日月照明，但地上的人们却都处在黑暗之中，很多人肆无忌惮地大造恶业行持黑法，许许多多的无辜之人遭受了极大的苦楚，整个世界似乎完全被黑暗所笼罩。

在那段黑色岁月里，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名目繁多、花哨醒目的大字报，包括政府大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都随处可见。“大字报”是贴在墙上、用大号字书写的墙报，是一种向大众广泛宣传的书面形式。大字报最主要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揭露，一个是批判，在当时批判的内容里，有很多对佛教的批判等。据说在那个时代，中华大地上曾贴出过无法计数的大字报，那时凡是稍微认识几个字的人，几乎都读过大字报，看到大字报就大声地朗读是人们一贯的做法。那时候还有多种宣传队，比如工宣队、军宣队、农宣队、文艺宣传队、乡村宣传队等等，他们在各个地方敲锣打鼓，挥动小红旗，召开批斗大会，高喊革命的口号，唱红歌等。在批斗大会上，成百上千的没有任何罪过的人被扣上“叛徒”等各种的罪名，之后被打得皮破肉烂，连骨头都快要碎了。

那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年代，以至于文革以后，当法王再次听到文革时期曾唱过的那些歌曲的音调时，还会说：“我的心脏好痛！”

（2）别显毁辱三宝

如同佛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中所说：〝种种方便毁灭我法，于归我法而出家者，数数瞋忿，呵骂毁辱，拷楚禁闭，割截支节，乃至断命，我所说法不肯信受。坏窣堵波及诸寺舍，驱逼苾刍退令还俗，障碍剃发披服袈裟，种种驱使同诸仆庶。〞即是，不仅对于行法之人藐视、轻侮、恶言、揭发、威胁等，口无遮拦、随意叫嚣；还将持三藏、持戒、持明的诸上师善知识视为恶人、剥削者、压迫者，而后进行各种打压，

作许多迫害；对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僧人也没有怜悯心，捆绑、折磨、责打、拷楚等，令他们饱受无量痛楚…… ……

那个时候众生的共业成熟，人们造恶业极其严重，尤其对三宝这么严厉的境，也造了许多特别可怕的罪业。当时人们造恶业的情形，就像导师佛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中所说的一样，经中说：“末法时期，外道和魔王等会以种种的方法摧坏我的法，对于归依我法出家的人，数数瞋恨忿怒，呵责辱骂，拷打禁锢，割截他们的身体支节，乃至断掉他们的命根，对于我所说的法不肯信受。破坏佛塔及寺庙屋舍，逼迫僧人让他们还俗，阻止人们出家，像奴仆一样使唤这些出家人。”

对于当时那些积极分子缘修行人所造恶业的情形，下面从三个方面作具体讲述：

一、藐视侮辱出家人

他们对于行持佛法之人不屑一顾，轻蔑侮辱出家人，对僧人口出恶言，去上级那里揭发他们的“罪行”，并恐吓威逼他们，像这样无所顾忌地对他们说各种各样的粗语，随意谩骂。

那个年代禁止人们出家，所以不让剃头发和胡须，如果看到谁的头发稍微短了一些，他们就会说“你为什么头发这么短，你是不是还想出家？”像这样，那时候连头发都不让剪短，穿僧衣就更成了罪大恶极之事。他们对僧衣毫无恭敬之心，随意地践踏。在那些作批斗的人当中，有的特别自以为是、无所忌惮，居然把比丘的红黄袈裟和僧裙拆掉，给自己做成上衣和裤子，之后很自豪地穿着带福田格的红黄衣服在大众当中大摇大摆地走；有的人还让沙门给自己做很多下劣的事情，比如伺候自己，让他们干很脏的活、掏厕所等等。

二、批斗大德善知识

他们不仅轻蔑侮辱普通僧人，还将一些受持三藏的法师、持清净三

乘戒的上师，以及证悟心性的持明成就者大德善知识们，当作罪人、剥削者、压迫者。比如他们会说:“就是这些所谓的持戒者、持三藏者以及持明者，剥削、压迫、利用我们，让我们磕头，不让我们喝酒、抽烟、杀生等。”这样边说边批斗。又比如在文革前，曾请大德们去自己家里为父母超度念经，后来作批斗时就说:“以前我的老父亲去世的时候，你来我家里念经，当时用迷信蛊惑我，让我稀里糊涂地就把家里最好的牦牛和马都给你了!”这么说了以后，对于大德善知识们进行各种打击压迫，作了许多残忍的迫害。

三、残害无辜老僧人

那些造恶之人甚至对于满头白发的老僧人也毫无怜悯之心，他们将老僧人用绳子捆起来，之后对他们作种种非人的折磨，用皮鞭狠狠地抽打他们，用烧红的铁块烙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在风烛残年之时还饱受无量难以忍受的剧苦，实在是太残忍了！有些大德甚至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地打圆寂了……

总而言之，在那个年代，那些积极分子完全不考虑自己后世的果报，缘着修行人这么严厉的对境，肆无忌惮地造作了无量严重的恶业。

下面再简单讲讲《地藏十轮经》中所说的“坏窣堵波及诸寺舍”，也就是捣毁佛塔、经堂等的情形。

（一）捣毁佛塔

那个年代，他们摧毁了大大小小无数的佛塔。比如，现在色达县城边上的那座大白塔，实际上是文革后才修建起来的，先前在这个位置也曾有一座同样的大白塔。关于这座大白塔，第一世多竹千仁波切曾说过:“如果在这个地方建白色佛塔，并且请色达当地寺院的僧人们每年作一次开光的话，对于佛法兴盛和众生得乐会有很大的利益。”然而，当年在文革时期，就连这么殊胜、具加持力的佛塔都被摧毁了。丹增诺吾大堪

布说，自己第一次去色达县城时，在那个位置根本没有见到白色佛塔，只看到一堆土。

（二）摧毁经堂

那时候无数的寺院经堂也被摧毁无余。比如当时色达县至少有 30 多座寺院，但是除了色尔坝山上的一个经堂没被完全摧毁以外，其他的寺院经堂全部被捣毁无余，只剩下了一点土墙。

（3）结说广造诸恶

那些人完全被烦恼控制，毫无悲愍地对无辜老百姓无所不用其极，作了批斗、毒打、砍刺等种种的迫害，令他们受到刑罚；并且成心诽谤侮辱三宝，以及损害诸位善知识的生命等。

那些积极分子完全随着自己的烦恼所转没有任何自在，缘着众生、三宝以及高僧大德做了很多特别可怕的事情，对此从三个方面作总结：

一、迫害百姓

他们心狠手辣，毫无悲愍，连一些没有丝毫罪过的普通老百姓也不放过，对他们强加了各种罪名以后，用尽一切残忍的手段进行批判斗诤、狠狠地鞭打等，作了种种惨不忍睹的摧残迫害，让他们感受了种种刑罚的剧苦。

二、诽谤三宝

虽然那个时候，有很多真正信仰三宝的人迫于外界环境的压力，不敢公开承认自己信仰三宝，然而这类积极分子完全不是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打心眼里对三宝有邪见，成心故意诽谤侮辱三宝，比如在大众中带头高喊口号“打倒佛教！”“打倒迷信！”等，或者说“佛法是骗人的，因果报应都是用来吓唬人的”等等。

三、损害大德

他们还殴打残害很多大德善知识，给大德们扣上种种罪名的黑帽子

后，抓去批斗、殴打等，致使大德们的身体和生命受到严重的伤害。比如，在冬季最寒冷的时候，把他们拉到露天的河边，脱掉衣服，扔到冰上，还会在他们身上倒冷水等等。

（2）尤生悲愍心

造了种种恶业的这些人，后世将感受难以忍受的异熟果报，因此法王将他们缘为悲愍之境，以大悲完全不舍弃，而极为担忧他们业报成熟。

动荡时期的积极分子等人，对三宝和众生作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然而法王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对他们痛恨、嗔恚、想做报复等，反而将他们视为特别悲愍的对境，特别替他们担忧。

具体而言，虽然暂时看起来那些被批斗、被损害的人很可怜，但实际上那些作批斗、作损害的人更可怜，因为他们所缘的都是三宝、出家僧人、大德善知识等特别严厉的境，缘着这些境，哪怕只是造小小的恶业都要感受极大的苦果，更何况他们造下的都是诽谤、侮辱、殴打等非常严重的罪行，因此，他们后世的去处决定只有三恶趣，而且是苦难最深重的地狱，所要感受的将是极其剧烈的大苦，受苦的时间也是漫长得无法计数。想到这些，法王内心不但丝毫不舍弃他们，反而对他们生起难忍的大悲心，特别担忧他们将来业报成熟时，会堕到地狱受苦。就像慈悲的母亲特别疼爱自己病重的孩子那样，越是想到他们未来的悲惨处境，对他们的悲心就越猛利，很替他们担忧后世的前程。

此般情形，正如法王当时所写的道歌中云：“搅乱示解脱道师僧心，仗律无端辱掠无过民，自鸣得意倨傲如毒蛇，来世险道行时状如何。”

对那些恶业众生唯生悲愍的情形，正如法王在动荡时期所写的《此世现相厌患歌》中流露出的那样：这个年代有些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对于为众生指示解脱道的上师僧人们，无所顾忌地诽谤损害，扰乱他们的心，对于毫无过失的民众，依仗权势制定各种法律来做无端的辱掠。这

些人自以为是，内心傲慢得像毒蛇一样，这样就彻底种下了堕恶趣的因，来世必定要堕入地狱等恶趣感受猛利剧苦，到那时候他们可怎么办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对于那些造了严重罪业、将来一定会堕入地狱受苦的人，法王唯一生起大悲心。

（3）佛菩萨本性

对于那些造集极严重罪业之人，法王内心不但丝毫没有忿恚，反而将他们缘想为悲愍之境："彼等将趣何道？何处受生？后世如何？"如是以悦意慈及悲愍之心完全不舍。此情形，正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经》中云："尔时世尊入大众中，在苾刍前就座而坐，便告五百渔人曰：贤首！汝等先身曾作恶业，由此缘故生在卑贱渔捕人中。汝今更复手执刀网，为杀害业而自活命，今于此死，何处受生？"与此相同，明显显露出佛菩萨对于堕入颠倒之有情及非圣之凡夫尤为悲愍的本性。

这一段的总体思路是，首先看到法王明显具足尤愍恶人的本性；然后以本师释迦佛为例说明诸佛菩萨都是以此为本性；由此就可以了知法王就是真正的佛菩萨。

具体而言，对于在动荡时期造下极严重罪业的那些人，法王内心当中不但不生丝毫的愤怒和嗔恚，反而将他们作为特别悲愍的境，而担忧他们的未来："不知道他们来世会转生到哪一道？受生成那一道里的哪种身份？受生后的苦乐状况会怎样？"像这样，法王将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有着悦意慈心，以及一心想让他们离一切苦的大悲心，以这两种心而完全不舍离、不厌弃他们。这种情形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经》中释迦佛悲愍造恶有情的情形相同。

《毗奈耶经》中记载，那时，我等本师释迦牟尼佛进入大众的行列中，在比丘众前坐下来，然后对五百位渔夫说："贤首！你们因为过去世造了杀生等的恶业，今生才受生为卑贱的捕鱼人身份，现在你们又重操

旧业，撒网捕鱼杀鱼，靠杀生的恶业来养活自己和家人，那么今生死了以后，来世又要受生到哪里去受苦呢？”像这样，释迦佛对造恶的捕鱼人唯一生悲愍心。以此为例，一切佛菩萨都有这种对于堕入颠倒的有情和非圣的凡夫尤为悲愍的自性。

所谓“堕入颠倒之有情”，指那些愚痴不知如理取舍，想离苦反而唯造苦因，所想与所行背道而驰，造恶特别严重的众生；“非圣之凡夫”，指完全不随顺圣道修行、烦恼特别炽猛的众生。那么，对于这样的可怜众生，佛菩萨不但不会厌恶弃舍，反而更加慈悲愍念他们。这一点，正如《中观四百论》中所说：“如母于病儿，特别觉痛爱，如是诸菩萨，特意愍恶者。”

这里要知道，能够真正做到特别悲愍罪恶深重的众生这一点，实际上是诸佛菩萨才具有的自性，也因此我们从法王对于烦恼恶业深重的众生唯生悲愍这一点上，就可以推知法王就是真正的圣者佛菩萨。也就是，在动荡时期，那些积极分子不管再怎么损害法王本人、对弘法利生制造逆缘、损毁三宝，法王对他们连一刹那都不生厌恶、嗔恨、舍弃，不仅如此，还更加慈悲地摄受他们，给他们回向善根等，这一点是一般的凡夫众生根本做不到的，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法王圣者佛菩萨的大悲本色。

我们作为法王上师的传承弟子，也应当尽力随学法王特别悲愍恶人的伟大心行。从今往后，无论遇到怎样糟糕的情况、面对怎样恶劣的人，比如给自他闻思修制造逆缘的恶人，损害圣教众生的恶人，心里都不要抱怨，不要嗔恨，口里不要说不好的话，身体不做反抗等；而是要慈悲为怀、修持安忍以及自他相换等，以此发愿回向，让这些造下深重罪业的可怜众生都能早日离苦得乐。

具体即是“以悦意慈及悲愍之心完全不舍”。比如，按菩提心修法引

导中所说，经由知母、念恩、报恩来生起悦意慈。再想到现在他只是不记得前世的情形，完全被猛利的烦恼所逼迫，再加上众生的共业成熟，所以才做出这样的恶行，因此我不应该对他生嗔，要慈悲怜愍他。就像《四百论》中所说:“如鬼执虽嗔，医者不生恼，能仁观烦恼，非惑系众生。”意思是，就像一个被鬼执持的人，即使对医生再怎么嗔怒，医生也不会对他产生恼恨之心；同样，能仁佛也是将烦恼视为怨敌，而不是将被烦恼所系缚的可怜众生视为敌人。我们作为真佛法王的弟子也要尽量随学。

2.逆缘转道用

如是，在五浊的自患猛利增盛、恶缘丛集的状况中，法王将逆缘转为道用。依此，不但随学〝虽对菩萨作损害，然皆转向安乐处〞的伟大菩萨行，令凡结缘者皆具实义；而且，于无一顺缘之中，获得圆满最顶峰，此为一；如云聚般障碍中，未曾受过一损害，此为一；宛若山崩诸苦中，任享本净之大乐，此为一；似暮阴影敌鬼中，升起善知识日轮，此为一；炽若劫火烦恼中，圆具正觉之妙法，此为一，如是等在心中作了修持，以实地践行而印持了〝器情以罪遍满时，逆缘转为菩提道〞之义，从而在修行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一点从前后语录中可以了知。

就像以上所讲的尤愍造恶者那样，以此为例，圣者法王如意宝在五浊的衰患极其炽盛，以及荆天棘地般障碍丛生的艰难险阻中，实际践行了逆缘转道用的伟大菩萨行，具有这样殊胜的德相。对此从六个方面来认识:

一、凡结缘者皆具义

正所谓，恶人虽对菩萨作了种种损害，然而依靠作害就跟菩萨结上了缘，以此将来也能得到大乐解脱。在那个年代中，法王完全随学这样不可思议的伟大菩萨行，令凡是与自己结缘的众生都种下能够获得安乐

的种子，这一点是极为稀有的！

一般人在遇到一点点逆缘障碍的时候都无法转为道用，而被逆缘所转退失修行，然而法王在动荡时期遇到那样大的逆缘，也能将其转为道用。不但能增上自身的修行，还能利益制造逆缘的恶人，这就更难得了。正如《入行论》所说：“加害结乐缘，归依乐源尊。”对于菩萨，如果以信心祈祷，或者对他供养、归依、赞叹等，当然有很大的利益；但即使是对他作损害，也能够结下获得安乐的因缘，并最终获得解脱。因为菩萨是发了菩提心的殊胜士夫，他就是出生一切利乐的源泉，任何人只要跟他结上缘，无论是善缘还是恶缘，最终都会获得利益。

导师释迦佛在因地时，也是这样利益对自己作损害的众生，乃至令他们最终获得解脱果位。

《贤愚经》中说，久远劫前，导师释迦佛曾转生为南赡部洲的一位大国王，名叫慈力王。因为慈力王具大慈悲心，常以十善教导百姓，人民都行持十善，使得众邪恶疫不敢侵进。所以，那些本来依靠啖食人的血气，才能活命的夜叉等鬼类众生，就得不到食物，因而身体羸劣，没有气力。

有一天晚上，五个夜叉就来到慈力王面前哭诉，说因为国王教导人们行善，使得他们没有机会得到血肉，所以现在都快饿死了。慈力王听到夜叉们这么说，生起大悲愍心，当下就刺破自己的身体，放血布施给他们。当时夜叉们得以饱食后，都特别欢喜，感念慈力王的恩德。慈力王随即教导他们要断除恶业，修持十善，并以“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来回向发愿。还说：“我今天以身上的血布施你们，去除你们身体的饥渴，令你们获得安乐，将来我成佛的时候，要以法身戒定慧之血，去除你们内心贪嗔痴三毒的饥渴，让你们获得无上涅槃的安乐！”

后来，世尊成道以后，确实兑现了当时所发的大愿。当时的五个夜叉就是后来的憍陈如等五比丘，佛最初成道，就到鹿野苑度化了五比丘，令他们获得解脱。

我们对此观察就可以了知，五比丘之所以今生能成为释迦佛的初会眷属，最先得到度脱，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释迦佛因地做菩萨时，曾与菩萨结上了缘，当然也跟他们自身修持其他善业等有关。

与此公案类似，法王在那段动荡时期，也是以慈悲心为恶业众生作回向，将他们都安置在暂时和究竟的利乐中。

二、无一顺缘仍圆满

法王在没有任何修学、护持佛法方面顺缘的情况下，无论是自身的修行，还是对圣教的护持，都获得了圆满的最顶峰。

那个时候，不必说闻思修，就连维持生活都非常困难。但即便如此，真正的修行人也不退失自身的修持，不但不退失，反而更加精进。不单单是法王，包括其他大德，即使被抓到监狱里，也日日夜夜都在修行，比如在监狱里一直默默地念了很多心咒等。听曾在那时被抓进监狱的一些修行人说：“我的修行得到明显的进步和提升，主要就是在监狱里的那段时期。”有些上师说：“我是由于在监狱里的时候一直精进修持，修法上才得到了坚固和提升。宗教开放后常常要去很多地方，反而浪费了时间，相比之下当初在监狱里时，还修得不错呢。”

对法王来说，虽然那段时期没有坐牢，但无论是自己的修行，还是弘法利生，比如造论、传法等，都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克服了众多障碍，精进地成办了很多佛行事业。

三、障碍如云亦无妨

在那段障碍像乌云密布一样厚重的状况中，法王的身体、寿命、修行、事业等都没有受到损害。不但法王自身没有受到损害，包括法王赐

予灌顶传法的心子们，也都没有遇到损害的事情，这一切都来自法王修证的力量，以及上师三宝、护法神的护佑等。

四、无量苦中恒住乐

从那段历史可以看到，那时又是改革，又是批斗，又是饥荒，又是传染病等等，整个世间充满了各种数量极多、程度极重的苦，就像大山崩塌一样。听经历过那段黑色岁月的老人们说:“那时候真的很苦，就好像是地狱到了人间一样。”然而从法王那段时期所造的道歌中可以看出，法王内在恒时处于证悟大圆满的境界，因而在自己面前，器情世间都现为本来清净的大乐自性。

五、暗夜之中杲日升

人中的怨敌和非人中的鬼类如同傍晚的大阴影一样，遍满了整个世界，然而在这样至极黑暗的状况中，大善知识法王如意宝犹如暗夜中升起的大日轮一般，遣除了敌鬼的阴影，令护持佛行事业的太阳高升不落。

六、烦恼火中修法圆

在那个时代因缘下，人们心中嗔等的烦恼就像劫末火一样十分炽盛猛利，然而就在这几乎人人生起猛利烦恼的环境中，法王对于曾得过的佛的显经密续、莲师的伏藏法等，都在心上圆满地作了修持，以修持的力量，丝毫未被末世的烦恼浊恶所转变。

总之，从文革时期总的状况来看，法王在顺缘一项也不具足，逆缘却极多极重的情形下，真正做到了逆缘转道用。正如《修心七要》中所说的:“器情以罪遍满时，逆缘转为菩提道。”意思是即使到了整个器情世间都被罪业充满的时候，菩萨也应当修持菩萨道，将逆缘转为菩提道用。对此，法王在实际行动中完全做到了，真正实践履行了此修要，从而极大提升了自身修行的力量。

这一点从法王当时所造的一些道歌语录中可以了知。正如法王亲口

所说:“虽然在雪域藏地，曾出现过怨敌、鬼魔、疾病、批斗等的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障缘，这些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是对于我一个瑜伽行者而言，这一切全部都明现为四身五智的净相，又有什么要厌离的呢？”

思考题

1.（1）文革期间，积极分子等总的造了哪些严重恶业？特别缘三宝造了哪些严重恶业?

（2）对于这些造下重罪之人，法王特别生悲愍心的状况如何？这体现了法王怎样的本性?

（3）从尤愍恶人方面，以理成立法王决定是佛菩萨。

2.面对十年浩劫的种种逆缘和障碍，法王是如何转为道用从而使得自身修行得到了极大提升？从六个方面具体思惟。

（二）巧辩慈诚　分二:1.遭遇危难；2.睿智逃脱

1.遭遇危难

那年藏历四月，一位名叫慈诚嘉夏的藏族工作人员与一位汉族高官一同来到紫青山沟，召开了一次严厉会议。

1966 年藏历四月，官方在紫青山沟召开了一次严厉的会议，会议是由一位名叫“慈诚嘉夏”的藏族工作人员和一位汉族高官一同主持召开的。

这位藏族工作人员名叫“慈诚”,“嘉夏”是当地老百姓给他取的外号。

其中“嘉”是指不信佛的那种人，“夏”是瞎子的意思，因为他眼睛不好，所以大家就叫他瞎子。

会议的严厉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会上的形势特别严厉。比如一个人作为正被批斗的对象，胆战心惊地跪在台上，动都不敢动一下。其他等待被批斗的人，彼此之间也是互相看一下都不敢，怕被别人以为两个人私下有什么关系，在商量、串通什么，一旦定个罪，就要往死里打、关押入狱等。

二、会议的时间特别长。比如，会议从早上 9 点左右开始，领导们一个一个地轮番发言，说这个人有罪过、那个人有错误等等，一直到傍晚天快黑的时候才结束。在此期间，参与会议的“罪人”和群众必须不吃不喝地一直待在那里，连说“我饿了”“我身体难受”“我想上厕所”等的资格都没有。那个年代都是在露天里开会，夏天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太阳暴晒，都要那么待着；冬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冻得瑟瑟发抖，也必须那么待着，是这么严厉。

据说让法王发言时，法王说了一句：“我于佛教不做破坏！”

由此对方揪着不放，问道：“啊哟！你说‘于佛教不做破坏’是不是？”

法王再次回答说：“绝对不做！”

他盛气凌人地逼问道：“那么，你不破坏佛教，要做保护是吗？”

对此，法王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我依靠佛教，不做破坏之事’，这与‘以佛教不做破坏’是一个意思。”

法王这样说时，他无言以对，说：“你这个人就像两面鼓一样，一会这么说，一会又那么说，对你这种人，不好好教育的话绝对不行！”如是带着威胁作了许多训斥。

据说，在这次严厉会议上，领导要求法王发言。当时，法王就说了

一句:“我于佛教不做破坏!”那个时候他们想让法王说佛教不好、佛教不对、佛教是迷信等等的话，但法王当然不会这么说，就说了一句“于佛教不做破坏”。

这时候，慈诚嘉夏就紧紧揪住法王这一句不放，反问说:“你对佛教不做破坏，是不是这么一个？”

法王回答说:“我不做是绝对的!”这里法王第二次的回答，字面看起来好像跟第一次一样，但实际是进一步表达对于护持佛教非常坚定的决心。

法王的这句话在当时来说，是重点批判的问题，也是上级最不接受、最反感的事情，所以紧接着慈诚嘉夏就咄咄逼人地问道:“那么，你对佛教不做破坏，是想做保护吗？”

这时候，法王如果承认说自己不破坏佛教，那肯定要被抓走，关进监狱惩处，所以就不能承认，于是善巧地解释说:“我说的是，我依靠佛教，绝对不做任何搞破坏的事情，这跟‘以佛教不做破坏’是一个意思。”

这里要知道，前面法王刚开始说的“我于佛教不做破坏”实际上可以模糊解释，也就是既可以理解成“我对于佛教不做破坏”，也可以理解成“我依于佛教不做破坏”，因为这里“于”字的藏文是“拉”，既可以解释为“对于它”，也可以解释为“依于它”。法王最初说的是“我对于佛教不做破坏”，此时佛教是所作的对境，即“我不破坏佛教”；而这次解释时说“我依于佛教不做破坏”，这时佛教就成了能作的方式，也就是“我不用佛教来搞破坏”。

实际上，法王前后两次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学因明的人就能看出这前后的变化，但当时那个工作人员没有这个智慧，他就没反应过来。所以，当法王这么回答以后，他只能哑口无言，压根接不上法王的话，于是扯开话题，蛮不讲理地打压说:“你这个人就像个两面鼓一样，一会这

么说，一会又那么说。对你这种人，必须要好好地批评教育，不然是绝对不行的!”他当时说不过法王，于是就给法王取外号来作了很多批评指责，还威胁法王说要做更严厉的批评教育，也就是不单单是口头训斥，进一步还会有殴打、关押入狱等。这里提到的“两面鼓”，它的特点是有两面，摇动的时候，一会儿敲这边一会儿敲那边，所以，慈诚嘉夏就用这个来讽刺法王，意思是说法王很狡猾，一会这么说一会又那么说。

2.睿智逃脱

第二天召开大会再次让大家发言，丹波活佛首先发言，慈诚嘉夏不满地作了很多批评。接着让法王发言，这时，法王首先说：〝慈诚精通政规，又是个正直的人，所以不会颠倒黑白冤枉好人，否则没有他的保护，我们现在已经进监狱了。〞说了诸如此类一些方便善巧的赞叹之词，之后还没说几句话，慈诚内心就从深处转变了，说：〝晋彭堪布是个好人，的确，要是没有我的话，他现在真的已经蹲监狱了。当然，我堂堂男子汉也不会冤枉好人，昨天说像是两面鼓的人，指的是丹波。〞像这样说了一些可笑的话，就结束了会议。法王再一次从严重逆缘的危难中得以逃脱。

第二天继续召开会议，会上再次让大家发表意见。也就是让活佛大德们发表教育感言，比如说:“通过上级的宣传教育，我意识到信仰佛教是迷信，的确没有地狱和净土，领导们抓的这些和尚真的有罪……”，让他们讲这些。

首先让洛若寺的丹波活佛发言。丹波活佛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说出任何谤佛谤法的话语，所以领导们很不高兴，尤其是慈诚嘉夏，特别不满意，对活佛作了很多严厉的批评。

接着让法王发表意见，这时候法王说:“这个慈诚对于政策法规谙熟通达，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绝对不会颠倒黑白冤枉好人，

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我们现在都已经进监狱了。”像这样，法王首先对慈诚作了赞叹，说他懂得多，很公正，不会把没有罪过的人变成戴黑帽子的罪人等等，用了这样的善巧方便。

一旁的慈诚听到法王这么说，心一下子就变了，变得高兴起来。之后法王又说了一些其他的话，还没等法王说几句，慈诚就打断道：“堪布晋彭是个好人，他说的是对的，要不是我的话，他现在早就已经进监狱了。像我这样的堂堂男子汉绝不会冤枉好人，昨天说像是两面小鼓的人，指的是丹波……”像这样，他说了一些很可笑的话，之后很快就结束了会议。

要知道，前一天法王那样说，慈诚已经很不高兴了，还放下狠话说必须“好好地教育”，所以，第二天再次让法王发言，就是故意想找个理由方便做严厉的惩治，然后把法王关进监狱等，法王当天要面临的是这样严重的逆缘。但是法王有智慧，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运用善巧方便，结果轻轻松松就过了关，又一次逃脱了逆缘。

（三）在心宝山附近传法　分四：1.形势紧张；2.不断传法；3.遮退逆缘；4.圣教复兴发端地

1.形势紧张

大约在这段时期，由于准备建立人民合作公社，致使政策极为严苛。在一个夏季当中，就安排召开了很多次会议，作了多次批斗，给许多上师都扣了帽子，还以强力迫使绑牦牛嘴等。

……藏历六月，在洛若乡召开了会议，一些上师和活佛被抓捕入狱。

1966 年藏历四五月份，上级领导准备在当地建立人民合作公社，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导致政策变得更加严酷粗暴。

也就是，仅仅在一个夏季的时间里，就安排召开了很多次会议，会上对于有权有钱的领主以及宗教方面的高僧大德们多次作了批斗，强行

给他们扣了帽子；还强制性地让他们把牦牛嘴绑起来（这是闭气杀牦牛的方法），以种种粗暴的手段迫使他们造杀生罪等。藏历六月，上级在洛若乡召开了批斗会，把一些上师和活佛逮捕后抓进了监狱，洛若寺的蒋扬钦热活佛就在这一次被抓走了。

“扣帽子”也叫戴黑帽子，指给某人强行加上罪名，表示此人是有罪过的身份，是那个时代盛行的攻击方式。据说，当时一户人家的女主人去参加会议，工作人员说：“今天要给你丈夫戴黑帽子。”她装作不懂地说：“黑不黑的没关系，我们家有九个人都没有帽子，能给我们一个帽子就很好了！”对方心想：“她简直是愚蠢透了！”

这一年秋季，正式建立了人民合作公社。

……在此期间，还大力开展了以〝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以及〝强烈批判打击牛鬼蛇神等〞为宗旨的〝破四旧〞运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正处在这个阶段。

1966 年秋季，官方正式建立了人民合作公社。……

在这个时期，还大力开展了“破四旧”运动。“破四旧运动”，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其根本宗旨是“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以及“强烈批判打击牛鬼蛇神”等。

“牛鬼蛇神”即牛头的鬼、蛇身的神，指阎罗鬼卒、上界天神等人类肉眼见不到的一些众生。无神论者认为，所谓世界上有鬼有神、有地狱有净土等纯属封建迷信，凡是承认这些的人都是罪人，是吓唬老百姓的恶人，所以要坚决地批判、彻底地打倒。

“破四旧运动”，是文革初期进行的全国性运动，其主力是大中学生，所做的事情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改旧名；二、改古迹，比如疯狂打砸寺院、佛塔等古建筑，暴力摧毁佛像、法器等，焚烧经书、唐卡等文物；三、改面貌穿着，比如设立破旧立新站，严禁人们穿奇装异服，也就是

不许剃头穿僧衣，严禁携带任何宗教用品；四、查抄家宅，比如发现谁家有佛像、经书等，一律没收，然后摧毁。

2.不断传法　分二：（1）略说；（2）广说

（1）略说

尽管如此，法王仍然以大慈愍心继续赐予弟子们甚深广大的教授，同时，为了眼前的所化以及后代具善缘的补特伽罗，还撰造了《大圆满直指心性注疏·窍诀宝藏库》等很多论典。

就在这建立人民公社前后、上师们被抓捕批斗、佛教被批判打击的严峻时期，法王依然不顾自身安危，以大勇毅护持佛法。也就是，在“讲”方面，继续为渴求正法的弟子们，以大慈悲心赐予深广的佛法教授。不仅如此，在“著”方面，为了近前的所化众生以及未来具善缘的人们，撰造了《大圆满直指心性注疏·窍诀宝藏库》等很多论典。

前文也讲过，法王如意宝就是依靠敬读一万遍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大圆满直指心性》，获得全知心传加持而明心见性的。此前在藏历木龙年（1964 年）二月初六，法王就圆满撰造了《大圆满直指心性摄义·开启深义百门钥匙》。在这部论中，法王对于《直指心性》分别按照广大班智达的方式，甚深古萨里的方式，以及嘎绕多吉、西日桑哈、加纳思扎、莲花生上师等大圆满传承祖师的密意，作了六种不同的简略解释，是相当于科判一样的摄义。这六种摄义不重复不相违，很好地将大圆满祖师们的密意都归摄其中，十分稀有。其跋文中说：“此文乃对《直指心性》的能诠句和所诠义稍许获得自在的阿旺洛珠聪美撰造。”虽然法王谦虚说自己是“稍许”获得自在，但我们以此可知，法王十分精通《直指心性》这部法的文句和意义，有着不共的大把握。在文革初期所造的这部《大圆满直指心性注疏·窍诀宝藏库》，就是其中按照加纳思扎的密意所造的稍微广一些的注释。法王在其跋文中说：“此论是将全知麦彭仁

波切的《大圆满直指心性》，按照加纳思扎的密意——见修行果四直定所作的解释，在八天之中方便的时候撰造圆满的，是加持力非常大的一部法。”

（2）广说　分五：1）为周边弟子传法；2）在心宝山腰传法；3）在心宝山顶传法；4）在琼夏山洞传法；5）传讲金刚七句释

1）为周边弟子传法

法王住在色热尼卓的两三年期间，对于琼玉村、确仓村、曲西村、阿交村、洛若村等周围村庄的一些可信任的弟子，秘密地赐予了《文殊续规》等的灌顶，并传授了《定解宝灯论》等。

一、法王住处

“色热尼卓”指以心宝山为中心的整座山谷。法王在文革初期政策极严苛的这两三年里，每年冬天基本都住在这里（其他季节会搬到别的地方住），当时居住的具体位置就在心宝山中央。

二、弟子德相

那段时期，法王为住在心宝山周围的弟子，也就是琼玉、确仓、曲西、阿交、洛若等村的一些可信任的弟子，作了法布施。这里“可信任的弟子”是指具备三种条件的人：一、人品稳重；二、对上师有信心；三、对法有大希求心。

三、传法灌顶

当时政策紧张，所以佛法方面的事都只能以秘密的方式来做，不敢公开。尽管时局危险，但法王还是对于求法者慈悲赐予了甚深正法，所作的事情主要有两类：第一、作《文殊续规》等的灌顶；第二、传讲《定解宝灯论》等的论典。

《文殊续规》是全知麦彭仁波切编集的文殊修法，属于无上瑜伽部密法，里面包括灌顶仪轨和修法仪轨。喇荣大道场每月初十念修的就是

这个仪轨；1987 年，法王带领万数僧俗去朝礼山西五台山时，每月初十大众也共修了这个仪轨。

《定解宝灯论》是全知麦彭仁波切七岁玩耍之时随口唱出的金刚句，其要义可归摄在文殊心咒“阿绕巴匝那德”六字当中。全论以修九乘佛法必须抉择的七大难题为起因，透过层层辨析，建立了宁玛自宗究竟无垢的见修行果，被誉为汇集了显密甚深精要的窍诀藏。法王也曾亲口说：“若常持诵此论，则生生世世不堕邪见，得菩萨谛实语加持之故。”

总之，法王当年就是在心宝山给诸具缘弟子赐予了《文殊续规》等的灌顶和《定解宝灯论》等的讲授。并且下文也会提到，法王也是在心宝山发起的百亿文殊心咒共修，从而首开佛法再弘之门。

2）在心宝山腰传法

这一年秋天，在心宝山阳面的一处挖地，做成了一个外面无需挡风院子就可以搭帐篷的地方，之后法王就住在这里。法王说：〝经常会有零零散散的求法者过来，所以他们需要有住处。〞之后，安排把阳面的一个像旱獭洞那样的大坑扩大成山洞的样子，求法弟子们就住在这里。冬季，法王接连不断地为诸多弟子赐予了教授：为嘎多堪布、才热、格扎等传讲了《定解宝灯论》；随后，为涅达活佛等传讲了《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之后，为绕桑堪布和额波等传讲了《生起次第备忘录》；并且为东谷神山的一位名叫洛桑门朗的格鲁派弟子和绕括堪布等传讲了《入菩萨行论》和荣素班智达的《入大乘论》……

一、法王住处

1966 年秋天，绕桑堪布和绕括堪布等几名弟子在心宝山的阳面，刨地挖土做了一个山洞，之后在这个洞里面搭了帐篷，法王就住在这个帐篷里。

一般来说，帐篷外面需要有挡风院子，起到保护帐篷的作用，但现

在有了山洞，洞口处还有灌木丛，既能挡风又不容易被人发现，所以就不需要外面的挡风院子了。

二、弟子住处

法王对身边的弟子说:“因为经常会有零零散散的一些求法者到心宝山来，所以需要给他们准备住的地方。”

在心宝山阳面，原本就有一个雪猪子洞那样的大坑，于是法王就安排身边的弟子们，在这个大坑的基础上挖土，把它扩大成人能居住的山洞，给前来求法的弟子们住。

三、连续传法

秋天准备好了师徒们的住处，到了冬天，法王开始不断地为弟子们传法。

比如，为嘎多堪布、才热、格扎等，传讲了《定解宝灯论》。紧接着，为涅达活佛等，传讲了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随后，又为绕桑堪布和洛若寺的僧人额波等，传讲了《生起次第备忘录》。还为来自东谷神山的一位名叫洛桑门朗的格鲁派弟子和绕括堪布（他是绕桑堪布的哥哥）等，传讲了寂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论》和荣素班智达所造的《入大乘论》。诸如此类，法王在那个冬天，一部接一部地为很多弟子传赐了圣法。

3）在心宝山顶传法

法王住在色热尼卓那边的山脚时，在山顶高处向下方稍微深挖了土石等做成了大坑，门外不需要用院子围绕，又在上面盖上粗毛布，搭成了帐篷的样子，里面大约能容纳十人。因为这个坑没什么高度，除了从上方能看到以外，从其他方向多数见不到，所以适合秘密地开展法业。因此在这个大坑里面，法王经常为一些可信任的弟子灌顶、传法、讲窍诀等。弟子的数量，从每次一个、每次两个，到每次四个、每次五个，

最多的时候同时聚集了六七个那么多。一次法王传《文殊续规》的灌顶时，居然同时聚集了十个弟子，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一、法王住处

这段时期，法王住在色热尼卓偏东一点的山脚处，山脚处有自然涌出的净水，这样取水烧茶稍微方便一点。

二、传法之处

当时，法王就在色热尼卓山上高处的一个洞里传法。

也就是在比山顶稍低一点，相当于山的额头那样高的位置，往下稍微深一点地挖出石头和土等，挖成一个大坑，这样就不需要另外做挡风院子了。然后把牦牛毛做成的一块粗毛布盖在上面，做成帐篷的样子。这个坑里面能容纳十个人左右。一般来说，帐篷外面需要围一圈丫丫柴做院子来挡风，当时挖了大坑，自然就能挡风，起到院子的作用，所以不需要另做院子，这样从其他地方就不容易看到，会安全一些。

由于是在山体上挖坑盖布做的帐篷，所以它是凹下去的，没什么高度，一点也不突出；因此，仅仅从它的上方能够看到，除此之外，从其他方向几乎是看不见的；也因此在这个帐篷里，适合以隐秘的方式，进行讲闻等的佛法方面的所作。在这段非常严格的时期里，法王就是在这里面为弟子们灌顶、讲法、传授窍诀等。（现今此处建了文殊殿。）

三、弟子数量

前来求法的弟子，有时候每次会来一个人，有时候每次能来两个人，人多的时候能有四五个弟子一起来求法，非常多的时候同时都能有六七个人来求法，聚集了这么多人。有一次，法王传《文殊续规》的灌顶时，居然有十个人来求法。在那个极严格管控的年代，有一个人来闻法都很罕见，那次却有十个人同时集聚在法王面前得灌顶，实在是太稀有了！人们对此都觉得特别惊讶，会说：“天哪！居然有十个人，好多啊！太稀

有了!”在那样危险的时期，都能有这么多人来依止求法，可见，法王的摄受力、怀业自在力是极其不可思议的。

思考题

1.慈诚来紫青山沟时，法王遭遇了怎样的危难？是如何化解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法王的哪些德相?

2.文革初期政策严苛的情形如何？当时正处于什么阶段？期间法王住在哪里？为弟子们传了哪些法？造了哪些论?

3.思惟法王在心宝山腰和山顶传法时，传法之处和师徒住处的情形，体会当时讲闻正法的不易。期间弟子数量如何？由此可以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4）在琼夏山洞传法　分三：①夏季传法；②亲赐食物；③救护弟子

①夏季传法

第二年夏天，法王在琼夏山为绕桑堪布等传讲了《大圆满心性休息引导文》。

第二年也就是 1967 年的夏天，法王在琼夏山（“琼夏”意思是大鹏鸟，琼夏山就是形状像大鹏金翅鸟腰背的一座山，又叫“大鹏山”，它的位置是从心宝山的山脉往色达县城的方向走，在现今的满愿岭对面），给绕桑堪布、绕括堪布、才旦喇嘛、额波喇嘛等传讲了遍知龙钦巴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休息三处三善引导文》。

②亲赐食物

据说，传法的地方有一个山洞，那段时期，琼夏对面的山谷属于热果村的范围，而且大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多，所以弟子们白天要从洞里出来的话，就需要非常谨慎小心。因此，有时候法王就拿着牛奶、酸奶等亲自进到山洞里，给弟子们送吃的。

据说，法王传法的地方有一个山洞，弟子们暂时就住在这个山洞里。那段时期，这个山洞属于洛若村的地盘，但对面的山和山沟都属于热果村的地盘；而且，两边的中间有一条公路，经常有车辆、骑马的人、步行的人来来往往。以这两个原因，假如弟子们（他们都是阿交村人）白天从山洞里出来，那就必须极为小心，千万不能被对面热果村的人看见。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人们只能在本村居住，禁止去其他村走动，这样的话，一旦被他们发现来了外地人，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比如会被举报等，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时，法王住的地方离弟子们住的山洞有些远，然而为了弟子们不必冒着风险从山洞里出来，法王每次都走很长一段路，亲自去他们所住的山洞里传法；不仅如此，有时候还会带上吃的东西，比如牛奶、酸奶等，给他们送去。有这样的情况。

③救护弟子

听绕桑堪布说，闻法差不多快圆满时，所有求法者都没有口粮了，当时大家商量说："如果至尊上师知道我们没有口粮了，他一定会像平时那样把自己的食物赐给我们，但是现在上师的食物也不多了，如果再给我们，那就更少了，所以不能这样。我们应该对这个情况保密，什么也不说，找个其他事情当借口，然后各自回家乡，这样才好。"之后作了返回的准备。然而，刚好遇上色达河水暴涨的时期，于是他们就借了一些牛、马渡河。在渡河的时候，他们就像干羊粪粒漂在水上那样，随

着波浪不断地上下漂荡，遭遇极大的危难。这时，法王因为悲愍弟子们，就在对岸的河边面朝他们，为了遮退突发性逆缘，殷重发心后念经。以念经的加持力，他们当即脱离了水难。绕桑堪布说："否则的话，当天我们就去往后世了。"

一、隐瞒实情，借口回乡

听绕桑堪布说，大家听受《大圆满心性休息引导文》快要圆满的时候，所有求法者的口粮都吃光了。当时几个人就商量说："如果被至尊上师知道我们没有口粮了，那么跟往常一样，上师一定会把自己的食物赐给我们。但现在的情况是，上师的食物本来就不多了，如果还拿来给我们，上师自己就没什么吃的了，这样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个情况保密，一定不能跟上师说，然后找一个其他的事情作借口，回各自家里去，这样比较好。"大家这样商量了以后，就准备回家乡去。

实际上他们隐瞒事实，找借口回家乡，并不是存心欺骗法王，而是因为法王太慈悲，他们担心一旦说了实情，法王肯定会选择自己挨饿，而把吃的东西赐给弟子。大家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让上师饿肚子，给上师添麻烦，所以才说了妄语，借口为了办事要回家乡，实际是没有吃的了，再不回去就要饿死了。

二、渡河遇险，命悬一线

因为琼夏山在色达河对岸，所以必须过河才能回到阿交村等。当时正值夏季，雨水很多，导致色达河水暴涨，由于那个时候还没有桥，人如果要渡河，就只能骑马、骑牛，渡河后再把牛马赶回去。当绕桑堪布他们正骑在牲畜上渡河的时候，因为水势浩大，河流湍急，他们几人就全都从牲畜背上掉了下来，然后，就像很轻的干羊粪丸子被扔到河里一样，随着翻涌的波浪，一会儿被冲上水面，一会被打入水中，完全控制不了，只能被水冲着、被浪推着，在湍急的水里不断地上下漂荡，情况

非常危急。

三、法王加持，速脱水难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法王因为悲愍弟子们的缘故，就站在对面的河边，面朝着他们，为了遮退突发性的逆缘障碍，殷切深重地发心后，为他们猛利念经作加持。这时候，依靠法王殷重念经的加持力，他们立即从被淹死的危难中解脱出来了（也许是河水突然掉转方向，把他们冲上了岸）。后来，绕桑堪布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感慨地说，如果当时没有法王在对面念经加持的话，他们几人那一天肯定就被河水冲走而离开人世了。

5）传讲金刚七句释

前后时间里，法王为嘎多堪布、法友土巴、才热、囊协等传讲了《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

这段时期前后，法王给嘎多堪布、法友土巴、才热、囊协等传讲了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

法王对这部法特别重视，一生中传讲过很多次，早期传讲的时候，要求听者必须承诺亲自念满 100 万遍《金刚七句祈祷文》才能听课，否则就没有资格听，本传记后文中也提到，即使是活佛身份的大德来求这部法，也是同样的要求。据说，当年全知麦彭仁波切对于这部论也非常重视，一般不会公开传讲，是很保密的一部法。

3.遮退逆缘　分二：（1）遮掩痕迹；（2）念咒退敌

（1）遮掩痕迹

大约到了第二年春季，政策变得比过去更加严苛，对处所管制严格，现阶段需要在弟子们先前住过的山洞里倒入很多干牛粪，把它遮掩起来。

到了第二年，大概是春天的时候，政策比过去更严峻了，他们先前

住过的山洞等一旦被发现就很危险了。从早先起，老百姓就不敢把三宝所依等放在家里，只能找坑洞等埋藏起来。这个时候政策更严苛，工作人员也变得更积极了，他们去每一座山上，在每一个地方仔细地搜查，只要有坑、洞的地方，甚至悬崖上有个小洞，都要去查看一番，看有没有藏佛像、经书、法器等。一旦发现有宗教物品，就全部带走扔到河里或者烧掉。

当时法王交待弟子们，暂时在先前住过的心宝山、琼夏山的山洞里倒入很多干牛粪，把洞填满。这样一来，工作人员看到那里堆满了干牛粪，就不会认为里面曾经住过人等，也就不会去追究谁在这里住过等等。面对当时严峻的形势，法王以这样的善巧方便处理痕迹，让工作人员无迹可寻。

（2）念咒退敌

据说，法王住在色热尼卓或心宝山的山顶时，一次，工作人员看到对面的山上有烟升起，之后名叫拉嘉的工作人员等就准备渡过色达河来这边查看。这时，法王在地上画了一个弓形的图案，随即念修了一些咒语，他们就立刻返回了。后来请问法王这个情况时，法王说，当时是用了文殊麦彭仁波切著作中的一个依手帜弓箭来遮退骤然逆缘的窍诀。

据说，法王居住在色热尼卓也就是心宝山的山顶处时，有一次，工作人员从河对面，也就是现在洛若镇的地方，往心宝山的方向看，看到心宝山的后面在冒烟。虽然当时他们没有看到帐篷等，但是有烟冒出来就说明山上应该有人。于是，一位名叫拉嘉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就准备渡过色达河到心宝山这边来查看。这时候，法王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弓形状的图案，然后念修了一些咒语，结果那些工作人员立马就掉头回去了。

后来弟子向法王询问那个情况的时候，听法王说，文殊怙主麦彭仁

波切著作中的一部论《普生如意宝王》，里面有遣除突发性逆缘的很多零散修法，其中就有一个依靠四臂文殊的手帜——弓和箭来遮退突发性逆缘的口诀，当时用的就是这个修法。

4.圣教复兴发端地

大约在这段时期，法王在心宝山顶为一些弟子作了《文殊续规》的灌顶，并劝弟子们共修文殊心咒。当时法王很殷重地给诸方弟子传口信说，看能不能圆满一百亿的文殊心咒，对此事有大希求。不久，一百亿的数量就圆满了，之后逐渐圆满了很多万亿文殊心咒。法王说："此处是圣教复兴的发端地。"

大概是 1967 年前后，法王在心宝山的山顶上，给一些具缘弟子赐予《文殊续规》的灌顶，并发起百亿文殊心咒大共修，也就是要求当时参加灌顶的人都必须发愿念满一个亿的文殊心咒。(后来 1980 年建立喇荣大道场后，法王也传了《文殊续规》的灌顶，要求跟先前一样：凡是求灌顶者都要发愿念满一个亿的文殊心咒。）法王当时还说，自己的心愿是文殊心咒的总数达到一百个亿以上，对此有大希求。这样很殷重地给各个地方的弟子们传了口信，劝导大家共修文殊心咒。法王发起共修后，各方弟子纷纷响应而发愿念修，没过多久，一百个亿的文殊心咒就圆满了，之后逐渐地圆满了很多万个亿的文殊心咒数量。法王说:“心宝山是圣教复兴的发端地。”

法王当时之所以发起百亿文殊心咒大共修，有着诸多的缘起和必要。法王曾亲口说:“我从小对于全知麦彭仁波切，无论是体性还是形相，都视为与文殊圣尊无二无别，依止祈祷而被全知的智慧身直接慈悲摄受，并且在十五岁时得全知的心传加持而开悟。以这些原因，特别想回报文殊怙主上师全知麦彭仁波切的大恩德，因此劝大家念一百亿的文殊心咒。”像这样，一方面法王为了报答上师文殊圣尊的恩德，一方面想要

依靠念修心咒与上师相应，从而得到上师的加持，来成办复兴圣教等的一切所愿，所以当时在心宝山劝大家共修文殊心咒。再者，由于文殊圣尊曾劝导诸佛在因地时发菩提心，被称为“诸佛之父”，也是十方诸佛智慧的总集，如果我们想要生起闻思修三慧，那么也需要依靠文殊圣尊的加持来得到，等等。总之，法王以无碍的智慧照见有诸多必要，因此安排了百亿文殊心咒的共修，而这也正成为佛法复兴的一个重要缘起。

我们知道，佛教在藏地的弘传，总的经历了前弘期和后弘期，其中师君三尊弘法时属于前弘期，朗达玛毁灭大多数佛教之后，再次复兴是后弘期。总的来说，现在是属于后弘时期，但经过文革之后，佛教也只剩下名字了，对于藏地康区为主来说，再次兴盛圣教的就是圣者法王如意宝，地点就在心宝山，这一点法王也曾亲口说过:“心宝山是复兴佛法的开端圣地。”

（四）洛珠上师圆寂

火羊年（1967 年），上级在色达下部，以〝组织宗教迷信活动〞的罪名逮捕了至尊洛珠上师，并且以青海人没有资格住在四川为借口，强行将洛珠上师驱赶到知钦乡那边。不仅如此，大约在五六天里，他们给无罪的洛珠上师扣上黑帽子，来詈骂、殴打、扔秽物等施加暴行。随后，洛珠上师暂时住在多科阿日森林附近，不久就示现了圆寂。

一、在色达被捕

藏历火羊年即公元 1967 年，上级领导在色达下部旭日乡单吉寺，将至尊洛珠上师（法王如意宝的一位根本上师）以“组织宗教迷信活动”的罪名逮捕了。

二、驱赶至知钦

由于洛珠上师是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亚西乡人，上级就以青海省的人没有在四川省居住的资格为借口，强行把洛珠上师从四川省色达县驱

赶到了青海省班玛县知钦乡。

三、无罪遭毒打

到了知钦乡以后，他们给无有任何罪过的洛珠上师扣上了罪名的黑帽子，由此在五六天的时间里，对洛珠上师进行批斗、谩骂、毒打，往他头上倒不净物等，做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让他遭受了极大的苦楚。

四、重伤致圆寂

洛珠上师被打成重伤以后，住到了多科阿日森林附近的一个兄弟家里。阿日森林离知钦乡不远，是从法王出生地往壤塘县城方向走大约两三公里处，华智仁波切曾在这里住过。当时洛珠上师被打以后就暂时住在这位兄弟家，没过多久就示现了圆寂。

洛珠上师圆寂前，曾对这位兄弟说：“我圆寂后最好能保密三天，三天过后就可以随意处理，随便扔到哪里都行。”所以，洛珠上师圆寂以后，这位兄弟就遵照嘱咐保密了三天。

那段时期，不必说被批斗的高僧大德圆寂了，就连普通人去世了也不能念经，包括念观音心咒、烧烟烟等都不允许，所以根本不敢给洛珠上师安排念经等。当时，洛珠上师的侍者仁增尼玛尊者（色达县年龙乡宗夏寺的怙主上师，年龙佛父佛母以及喇荣道场的一些堪布们都在他面前求过灌顶和传承等）就住在阿日森林的不远处，他悄悄给洛珠上师的兄弟带口信说：“你那边不方便的话，可以把洛珠上师的法体送到我这边来，我来安排。”

于是，洛珠上师的兄弟就到当地的领导那里去报告说：“哎！我家罗珠死了，能不能借个牛来驮走尸体？”领导勉强同意借给他牛来驮尸体。之后，他就把洛珠上师的法体驮在牛背上，运到仁增尼玛尊者那里。仁增尼玛尊者依照大德圆寂后的传统做法，将洛珠上师的法体偷偷荼毗了。

洛珠上师被逮捕之前，与侍者仁增尼玛仁波切一起住在色达下部时，法王曾秘密地带去想来拜见等的口信。当时，至尊洛珠上师回复说："现在政策严格、形势动荡的缘故，应当十分谨慎怖畏，所以暂时不来的话比较好。"而并未开许，因此那一次两位尊者没能会面。后来洛珠上师就圆寂了，他们师徒再也没有今生相聚的缘分，法王为此感到特别遗憾。伏藏师仁增尼玛的传记中明确记载了此等情形。

在洛珠上师还跟侍者仁增尼玛尊者一起住在色达下部的旭日乡单吉寺，没有被逮捕之前，有一次，法王以秘密的方式，请人给洛珠上师带了一个口信，说自己想要过去拜见，看能不能见一面。当时洛珠上师答复说，现在政策不允许，管得特别严，局势紧张，会有危险，所以应该非常谨慎小心，不放松警惕，因此暂时不过来比较好。像这样派人带口信给法王，没有开许法王过来拜见。以这个原因，洛珠上师还在色达的时候，法王没能跟上师见上面。那一次过后，洛珠上师就被带去青海省知钦乡批斗，后来就示现涅槃了，在那期间也没有出现师徒二人见面的机会。直到洛珠上师圆寂，法王都没能跟洛珠上师见上一面，对于这件事，法王感到特别遗憾，心里非常难过。关于这件事情的具体经过，在洛珠上师的侍者伏藏师仁增尼玛尊者所写的略的自传中有明确记载。

这里我们要知道，实际上，那时候政策很严，其他地方的人要去色达下部必须向上级汇报，严禁私自前往。哪怕是去做买卖，比如色达上部牧区的人，要去色达下部的农区，用自家制作的酥油奶渣换成糌粑等，也必须办通行证才行。这段时期，法王住在色达上部心宝山附近，想要偷偷走几十公里去色达下部单吉寺拜见洛珠上师，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就在这么艰难险峻的情况下，也丝毫不顾自身安危，不怕路途艰难，一心想去拜见。可见法王对自己的根本上师，有着非常真挚赤诚的亲近依止的善心，作为法王的传承弟子，我们也应当随学这一点。

六、1968 年到喇荣沟创造圣教复兴缘起

土猴年（1968 年），一个时局非常动荡的时期，法王秘密地来到喇荣山谷，为少数弟子开启甚深密咒的曼荼罗之门，尔后赐予了能成熟的灌顶，并作了会轮，而于圣教和众生的义利上发广大愿，当时作会轮的地方就是现今的罪聚自脱洲，法王在后来的一次猴月莲师大修的讲话中明显提到了此事。所以我猜想，法王就是在这一年来喇荣山谷，创造了未来能够建立佛教大道场的缘起。

土猴年即 1968 年，藏历六月初十莲师圣诞纪念吉日这一天，当时正处于时局非常动荡的阶段，法王与少许的弟子和眷属秘密地来到了喇荣山沟。那一天，法王为这些弟子们，首先开启甚深密咒的曼荼罗之门，之后赐予了能成熟的灌顶，灌顶后师徒们还一起作了会轮，并在圣教和众生义利方面发了广大愿。当年法王来喇荣沟灌顶、作会轮、发愿的地方，就是现在的罪聚自脱洲，也就是男众法轮区。

法王在世时，每十二年一度的猴年猴月（藏历六月）初十，喇荣道场都要举行莲师大修。在 1992 年猴月初十莲师大修时，法王明显说到，以前 1968 年的时候，曾来到喇荣山谷灌顶、作会轮、发愿等，地点就是现在的罪聚自脱洲。

由于法王亲自这样说的缘故，作者猜测，法王就是在 1968 年那一次来喇荣山沟的时候，创造了 1980 年在这里建立佛教大道场、复兴圣教的缘起。换言之，如今的喇荣大道场，成立的根本缘起是法王提前十二年创造的。

心愿速成的诀窍

总的来说，要想成就所愿，首先必须修集福德，正如《广大游戏经》云：“诸具福德者，心愿咸成就。”而短时间内积集大福德的一个殊胜方便，就是如法作会轮。如果先作会轮再发愿，那么所愿就很容易迅速实现，

不必说法王如意宝这样的大成就者，就连一般的修行人在如法作会轮之后发愿，也会迅速实现所愿。

实际上，传承上师们的传统做法都是首先作会轮，之后发大愿。法王曾说过:“以前托嘎如意宝讲过，遍知龙钦巴来到桑耶青普后，首先祈祷莲师，之后作了十万次会供来祈愿前译教法兴盛等，由此宁玛派的教法才至今仍然兴盛不衰。虽然我在龙钦巴的传记中没有看到相关的文字记载，但是托嘎如意宝这样说，那一定是可信的。所以在初十的时候作会供，有非常大的利益。”其他诸多大德的传记中也有讲述，在桑耶青普等圣地作十万遍广大会供而发殊胜愿，就能够遣除那个时代各地的种种衰损等。晋美朗巴祖师、列绕朗巴大师等，在遇到极其重要以及重大的事情时，也都是这么做的。

当时，法王开玩笑地对嘎多堪布说：〝十一年后的猴年，我会在这里建一个佛教大道场，逐渐地阴面阳面会遍满披读教典的闻思者和舍事专修的禅修者，到了那时，你要做一个闻思者还是实修者呢？〞此等未来授记的情形，是我从嘎多堪布那里听到的……

据说，当天灌顶、会轮结束后，法王以开玩笑的方式对身边的嘎多堪布说道:“从现在开始算，再过十一年之后的猴年（指 1980 年铁猴年），我会在这里建立一个佛教大道场，到时候在喇荣山谷的阳面阴面，逐渐地会遍满闻思者和实修者。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是做闻思的人还是做实修的人？”像这样，法王说了一些授记未来的圣言。作者说，这个情形是自己从嘎多堪布口中亲耳听到的。

虽然法王当时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说的，但后面的确如是实现了，而且闻思者和实修者一年比一年多，渐渐地遍满了整个喇荣山谷，在当时文革那样动荡的时期，法王授记说未来十一年之后佛法会在这里兴盛起来，可见法王有照见未来的智慧眼，对于未来的授记特别准确，这是非

常稀有不可思议的智慧。想一下，如果是在和平时期说未来佛法怎样兴盛，大家还觉得有可能，但那时候是动荡非常严重的时期，佛法正处于极其衰败的状况，法王却这么来授记，而未来确实就如法王所说的一样实现了，这一点的确十分稀奇！

思考题

1.在琼夏山传法时，传法的地方和弟子们的住处情形如何？法王是如何做的？

2.绕桑堪布等为何要借口回乡？途中遭遇了怎样的危难？后来是如何从中解脱的？

3.（1）第二年春季，政策更加严苛的情形如何？法王是如何善巧应对的？

（2）法王住在心宝山顶时，遇到了什么危险，当时是以什么方式遮退逆缘的？

4.为何说“心宝山是圣教复兴的发端地”？

5.（1）复述洛珠上师圆寂的前后经过。

（2）法王为何没能与洛珠上师见上最后一面？对此法王的心情如何？

6.1968 年为了创造圣教复兴的缘起，法王到喇荣沟做了哪些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法王的哪些德相？

七、1969 年在久普朵　分三:（一）不畏艰难讲闻法；（二）净相

中见护法神；（三）护法加持避逆缘

（一）不畏艰难讲闻法

土鸡年（1969 年），涅和紫青等的牧户全部被驱赶到扎玛朵开展严厉的运动。这段时期，法王兄妹所在地的牧户搬到了久普上部。在此前后，法王为特坚堪布、旺修、囊卓三人传讲了《大幻变网总义·光明藏论》。那时候，白天不敢生火，因此必须在天亮前烧茶做饭，以及傍晚天黑后小心谨慎地在隐蔽处烧火煮茶。这类情形是听法王说的。

土鸡年即公元 1969 年，上级继续开展严厉的政治运动，当时洛若乡分了两个大队，紫青是一大队，涅是二大队，这些牧区的人全部被驱赶到洛若乡下面的扎玛朵（从喇荣山门往色尔坝方向走两公里左右的那个地方）参加运动。在这段局势严峻的时期，法王兄妹所在地的牧户都迁移到了久普上部（先前在喇荣山谷往色尔坝走的山沟下面，后来搬到喇荣西台护法山往下、紫青河对面那里）。

这段时期前后，法王为特坚堪布、旺修、囊卓三人，传讲了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大幻变网总义·光明藏论》。当时，三位求法者白天不敢生火，因为怕被人发现，所以必须在早上天亮之前和傍晚天黑以后，非常小心谨慎地在隐蔽的地方生火烧茶做饭，不能让人发现冒烟。（“隐蔽处”指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比如山上稍微矮的地方，或者草坝不那么平、稍微凹进去一些的地方，或者躲在山沟里面一个凸出来的东西旁边等等，这样别人从远处就看不到。）那时候去河边挑水都要弯着腰走，怕被人看到；烧火的时候也不敢弄出大的声音，怕被人听到；烧好了热水后吃一点糌粑，像这样在一段时间里，只能早晚喝一点热水、吃一点东西，白天一直没吃没喝。据说当时的状况是这么艰苦。

虽然要经受这样的困苦和恐惧，但为了求法的缘故，他们还是一直坚持着。现在也有一些为了求法吃很多苦的人，但总体上和过去的人相

比，过去的人更能吃苦。

（二）净相中见护法神

法王住在久普朵期间，这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早晨，即修持《明性不变格萨尔王上师瑜伽》至第七天，黎明时分，于梦光明的净相中，与法界空行母尼穹相遇，并见到了格萨尔王、尊父丹玛森哲。与之相关的一些净相事迹，都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而且这一段事迹非常著名，所以在此就不赘述。现今在法王出现梦光明净相的要地那里，修建了一座佛塔。

1969 年法王住在久普朵期间，藏历七月二十五日是法王修持《明性不变格萨尔王上师瑜伽》的第七天，这一天早晨天快要亮的时候，法王出现了梦光明的净相。净相中，法王遇到了法界空行母尼穹，还见到了格萨尔王，以及自己前世做丹哲意吾布美时的父亲丹玛森哲。作者说，关于这次净相的具体情形，已经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之中，加上这段事迹很有名气，多数人都知道，以这两个原因，这里不作具体讲述。现今在法王净相中见格萨尔王等时所住帐篷的中心位置，修建了一座稍微小一点的白色佛塔。

一、所修之法

《明性不变格萨尔王上师瑜伽》是全知麦彭仁波切著作中的一篇短的修法。此仪轨的小字中说，连续修持格萨尔王的上师瑜伽，七天内就会出现验相，当年法王就是修到第七天时，出现了明显的验相。

二、修法地点

当时法王修法的地点是从喇荣道场坛城的后山往下走，在紫青河对面靠近山脚的位置有个平地，就是在这里搭帐篷住的，也是在这个帐篷里修法面见格萨尔王的。

那个帐篷是用灰色劳动布做成的，所谓劳动布，是那种稍微粗厚一

点的斜纹织物，比较结实，不会被风吹翻，也不会漏水。帐篷大约有法王一个人躺下去那么大，属于比较小的。后来法王把它送给了自己的外甥华珠喇嘛（法王的小妹根拉的孩子）。有一次，华珠喇嘛买了一个五颜六色、带防水布的帐篷，法王见到后说:“你这个帐篷不错哦。”华珠喇嘛听后立即说:“那就供养给您!”于是把那个带防水布的帐篷供养给了法王。法王说:“你给了我这个帐篷，那我也送给你一个帐篷。”于是就把那个劳动布帐篷作为还礼送给了华珠喇嘛，并且说:“我先前修格萨尔王上师瑜伽、面见格萨尔王的帐篷就是这个，现在就送给你了。”这个具加持力的帐篷，现今还在华珠喇嘛手里。

三、另外的行传

丹增诺吾大堪布说，法王住在久普地方时，还有一个此处没有写的行传:

那段时期，老黑山羊也跟法王住在一起，法王晚上就把它拴在帐篷里，等到天亮再解开绳子，放它出去吃草。有一天早上，等它跑出去以后，就在它睡觉的地方，法王看到有一张像卷起来的经书那样的纸（不是别人故意扔在那里的），拿来一看，是列绕朗巴大师著作中的《贡波护法神仪轨·摄一切事业》。法王心想，这应该是现在需要念修此贡波护法神仪轨来供护法的表征，于是就召集了一些弟子，包括金旺堪布、绕括堪布、绕桑堪布、旺修喇嘛还有其他几名僧人，一起在这个地方念修了贡波护法神仪轨来供护法。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当时法王还赐给我们用藏麦做成的馍馍，里面放了酥油和奶渣，可好吃了!”有这样的事迹。

这里我们要知道，在出现很大动乱的时期，如法修行的人基本上没有了，但是法王如意宝以自身修证的力量，感得护法神如影随形般地一直守护着，即使在那段极其危险的时期，讲法修法等也没有出现任何违

缘。不但护法神随身守护，而且还常常在梦光明定中，出现其他上师嘱咐“在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你要按这样回答”等的情形。像这一类的事迹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讲述。

四、梦光明的具体情形

关于当时法王梦光明净相的具体情形，这里从法王著作中摘取出来作为补充：

1969 年藏历七月，在喇荣坛城下的紫青河畔，我搭起帐篷，开始实修《明性不变格萨尔王上师瑜伽》。到了第七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的黎明，在梦光明的净相中，显现有很多珍宝合成的城堡。在城堡门口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穿着一件里面衬着羊毛的黑红色毯毹，身上戴着天珠、珊瑚等很多装饰，像是康巴下方女子的服饰打扮。

女子拉着我的手说：“我多生的殊胜心友，你来这里，我心里十分欢喜。你认得我吗？我是尼穹，是你心上的伴侣，我们去父亲跟前吧！”说完把我带到了一座雄伟壮观的殿堂前。

进屋时，看到一个人，穿着一件毯毹，里子是羊毛，面子是黑色，在毯毹上嵌饰着虎皮斜纹。这人很威严，让人不敢直视，稍微有些老相。在他身体前面，左边放着一张弓，右边放着一把剑，都装在套子里。他手里还拿着一把锋利的剑，“嚓嚓嚓”地火星迸射，看起来正在磨剑。

我见到他时，心想：这是丹玛吧！此念生起时，顿时涌出极大的欢喜和信心，把头埋在老人怀里，止不住地流泪。

这时，老人说：“我的爱子！三世诸佛的总集身、南赡部洲的大雄狮——格萨尔王就在我们旁边，我们现在到他那里去。”

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名叫“如意宝库”的寝宫中，房屋是自然的红水晶形成的，进入屋中，有种种悦意的宝物和经函、佛像等作庄严，床榻上有层层叠叠的垫子和衣服，上面坐着一位大圣者，相貌庄严，脸色

白里透红，右手握着以各种绸带装饰的五股金刚杵举向虚空，左手持着一个熠熠发光的如意珠，身上披着红色半月形的绸缎披风。

我一见到他，顿时生起了无量的信心和恭敬。然后，用头触碰格萨尔王的膝盖，祈求说："大圣者，愿您身语意的一切功德全部融入我相续，加持我成就广大弘法利生的事业！"

这样说后，格萨尔王一边用右手握着五股金刚杵，在空中来回地挥动，一边口诵《金刚七句祈祷文》，之后又念诵："在此胜处，当降加持；殊胜法子，应灌四顶……"，随即，把金刚杵放在我的头顶上。顿时间，我根尘脱落、能所双亡，现前了明空大光明。

当时，父亲丹玛坐在格萨尔王身边的一块四方形藏毯上，虚空中自然现出种种供物，法界空行母尼穹唱着金刚歌，大家都十分欢喜。唱完歌，尼穹行礼告别，对我说："走吧。"正准备把我带走时，我就从梦中醒来了。

关于这一次的净现，法王说："后来我在铁狗年六月四日晚上，认为是见到了伏藏大师拉那朗巴。梦现中，他对我说：'以前你在梦光明里，与格萨尔王大将眷属聚会时，尼穹唱的那首歌具有殊胜的加持力，现在无论谁唱的话，加持也极大。'我感觉梦中是这么给我讲的。"

尼穹唱的那首歌，现今收集在《法王著作全集》中。

五、其他净现

时间再转到藏历第十七胜生周土蛇年十一月十一日（1990 年 1 月 7 日）上午，在法王的净相中，眼前的虚空有无边的光明。光明界里，显现南赡部洲的大雄格萨尔王，白色的皮肤，骑着赤红色的骏马；而且还现量见到在虚空的上中下三处，分别有天、龙、神的三部军队，以及一千九百位勇士将领及他们率领的成千上万部属。

由于这次净现的缘起，当时法王的智慧中自然就流露出《呼唤勇士

大笑声》的仪轨。具体情况记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

（三）护法加持避逆缘

这期间，上级从一些嘴不严的人口中听说了一些事，因而对于法王的行住威仪产生了怀疑，之后几个积极分子就去法王家搜查。那时，法王家就在久普朵里面原来的地方，而工作人员通过询问在各处都作了细致寻找，但是无论怎么找，在他们眼中都根本见不到，因此也只能无奈返回。

法王住在久普朵期间，住在附近的那些人当中，有个别的人正知正念不够，没有管好自己的嘴，随口说出“法王在灌顶传法”“有人来求法了”等的话语。工作人员听到了这些情况后，就怀疑法王还在传法、灌顶、做佛教活动，所以准备去法王家里搜查一番，看看家里有没有三宝所依或者佛教法器，看能不能发现他在灌顶、传法等。

当时，法王就住在久普朵里面原来的地方，并没有搬走，而且那个地方大家都能见到，但是，当工作人员询问周围的牧民，之后到处仔细寻找的时候，却怎么都见不到法王家的帐篷，最后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回去了。像这样，他们原本是想把法王家从里到外都翻一遍的，结果依靠护法神格萨尔王的加持，他们连法王家都没找到。

以此事为缘，法王造了《格萨尔王赞供·胜利军旗》，其后跋中明确说到，此文是在自己委托之事业已成办且验相显著时，以酬谢的方式而写。

“此事”，指法王知道工作人员要来家里搜查，想到如果被他们发现有三宝所依、在传法等，那对自己和弟子们包括传法的事业，都会带来违缘，所以就委派护法神格萨尔王来遣除违缘。格萨尔王也的确按法王所委托的那样圆满成办了，对于法王的住处连同门口拴牛羊的地方都一起作了保护，让那些工作人员什么也见不到，从而使法王脱离了危险。

明明法王家就在他们眼前，他们却什么都见不到，这就是显著的验相。因此，法王为酬谢格萨尔王造了《格萨尔王赞供·胜利军旗》。这在供赞文的后跋小字里讲得很清楚：在自己委托格萨尔王遣除违缘的事业圆满成办，并且验相显著的时候，为酬谢格萨尔王而撰写。此赞颂文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

八、1970—1971 年在紫青　分四：（一）半路救人；（二）公社劳动；（三）求法艰难；（四）未遭迫害

（一）半路救人

在三年个体化结束后的那个秋天，很多人破坏了共同生产制度，之后，上级声称破坏共产者罪大恶极而逮捕了一些男人。押送他们时，一些女人跟在后面跑去，在朗西塘山脚处追上了。女人们抱住工作人员不让走，从他们手里抢回几个男人，带回了家。

三年个体化结束后又恢复了共同生产制度，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很多人破坏了共同生产。也就是，原本应该大家在一起生产劳动，但很多人不愿意这么做，于是在各自家里管一些牲畜。上级领导说他们这样破坏共产制度有很重的罪，就把他们抓了起来，准备带到色达县城去判刑。在将他们押往县城的路上，到了朗西塘的山脚处时，一些洛若村的女人追上来了。她们抱住工作人员不让走，哭哭嚷嚷着从工作人员手里抢回去几个男子，各自带回家了。有这样的情况。

（二）公社劳动

铁狗年（1970 年）建起了所谓的〝后人民公社〞。那时，法王需要在公社白房（很多挤奶的人聚在一起用牲畜的奶、酸奶、酥油、奶渣等开展生产工作的黑帐篷，叫做〝公社白房〞，也叫〝畜牧工房〞）劳作，为此来到了紫青。从事畜牧业时，妹妹美珠是挤奶的工作者，法王被安排去捡柴，然而一些亲戚和洛若村的乡亲们代替法王做了那些工作，以

此法王无需感受大的辛劳。

铁狗年即公元 1970 年，上级再一次建起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先前是在 1966 年建起来的，中间因为出了一些问题就撤消了，这一年又重新建起来，叫做“后人民公社”。

这段期间，大家又要一起干活，所以法王就需要到紫青去，在公社白房里工作。其实“公社白房”是一个黑帐篷，大家都集聚在这个帐篷里挤牛奶、做酸奶、做奶渣、做酥油，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由于在这个帐篷里面加工的牛奶、酸奶、酥油、奶渣等都是白色的，所以叫“白房”。在紫青做畜牧业时，妹妹美珠是负责挤牛奶的工作者，法王好像是做库管员管理仓库，同时还要捡木柴。那时候每个人在一个夏天要上交给公家 50 捆木柴，每一捆都特别大，用牦牛才驮得动。然而，法王的一些亲戚和洛若村的同乡们，替法王做了捡柴等的劳作，所以法王才没有遭受特别大的辛劳。

（三）求法艰难

在此期间，求法的弟子们，有时要假装成寻找丢失牛马的人，躲藏在草丛树丛等中，在恐惧、惊慌、怖畏的状况中小心谨慎地行走。仅仅两个人靠近法王跟前被见到了也有大危险，若是不注意的话，以这个也一定会被鞭打，不仅如此，严重的话甚至面临牢狱之灾，这将给自己和上师双方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要面临这样的危险，所以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求法者们将枯树的根挖成窟窿做成洞的样子，白天就藏在里面坐着，夜晚烧一点火，这样来求法。再者，有时候住在法王家，有时候就在法王家附近搭一个小帐篷住。

那段时期求法特别艰难，非常不容易，对此从三个方面来了解：一、路途艰难；二、形势艰难；三、条件艰苦。

一、路途艰难

法王住在紫青的这段时期，弟子们去法王面前求法时，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他们有时候会假扮成丢了马去找马的人，有时候假装成丢了牦牛去找牦牛的人，手里还拿着放牦牛用的抛石绳，远远看到有人过来，就赶紧躲起来，有时候躲在草丛里，有时候躲在灌木丛里，或者躲在小坑里等等。就这样，在恐惧、惊慌、怖畏的状态下，万分小心谨慎地去往法王那里求法。

（“抛石绳”是藏族牧民用来驱赶牛羊的工具，长约 1.5 米左右，中间是略小于巴掌的枣核形织物，一端顶部有套环，另一端末是用羊毛做成的鞭梢。使用时，将石子放在中间枣核形织物里，右手中指抠住套环，抓住鞭梢，逆时针方向抡甩几圈，瞅准对象后放松鞭梢，抛出石子可达百米以上。石子一般都打在领头牛羊的角上，起到威慑作用，达到管理牲畜群的目的。）

丹增诺吾大堪布说，有一次，自己家乡阿交村的一个在家男子去帮法王搭帐篷，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佐丹喇嘛（法王的心子之一，是实修大圆满获得成就的了不起的修行人，后来在喇荣道场圆寂）。男子问佐丹喇嘛：“你去哪里？”他回答说：“我家牦牛丢了，我去找牦牛。”当时看到他手里还拿了个抛石绳，好像真的要去找牦牛似的，但实际上是去法王那里求法。当他走过去后，男子回头一看，见到他衣服后面是破的，刚好从破的地方露出里面的经书。男子心想：“这要是被工作人员看到的话就完蛋了，肯定马上把他抓起来！”

二、形势艰难

那段时期，形势特别紧张，仅仅是两个人到法王面前，被别人看到了也有很大的危险。比如周围的人见到会想：“他家又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既不是他的亲戚，也不是邻居，就是专门从其他地方过来的，所以他是不是还在传法、灌顶等呢？”像这样，如果没有注意掩藏好，一两

个人去法王那里被别人发现了，然后向上级举报，仅仅因为这一件事，工作人员也一定会拿马鞭来使劲抽打求法者和上师。如果上级想对这件事情严肃处理，那么将师徒都抓进监狱也是可以的。这样就知道，哪怕只是两个人去见法王被发现的话，都会给求法者本人和法王双方带来大山那么大的损害，也就是不像一般的打骂那样，而是要被抓去坐牢。在那个时期求法要面临这么大的危险，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

三、条件艰苦

去法王面前求法的人，从远近各处来的都有，他们的根机不同，层次不一，有的刚开始第一步的修习，有的修了一段时间，有的已经修到很高层次了。针对不同根机因缘的弟子，法王有时候从第一步开始作具体的引导，有时候稍微念个传承大致讲一下，有时候作详细讲解，诸如此类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所以，来法王面前求法的人，就不只是跟法王见个面、说两句话那么简单，而是要待在法王附近，随时去请教。

因此，有些弟子就在法王住处的附近找一棵烂坏的树，把它的根部稍稍挖空一些，做成树洞，这样别人从外面看就只是一棵树，实际树根那里是空的，就像个洞一样。由于白天当地人以及工作人员走来走去，一旦被发现就要面临大危险，所以他们白天就坐在树洞里躲着，对于求得的法反复地思惟、打坐观修，或者求得灌顶后，念念修修相应的仪轨。到了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再出来生火烧水、吃点东西，以这样的方式来求法，是这样的情形。稍微方便一点的时候，他们也会住在法王家里，或者在法王家附近搭一个小一点的帐篷住，像这样想方设法来求法。

那段时期，求法者随时面临着被抓被打甚至坐牢的危险，所以内心有着很大的恐惧和担心，担心会不会被人看到，会不会被人听到等，但即使是这样，上师也不放弃讲法，弟子们也不放弃求法，他们那种对法

的希求心和求法精神，的确令人非常钦佩。对此，我们也要尽力随学。

（四）未遭迫害　分二:1.一般情况必受迫害；2.法王师徒未受迫害

1.一般情况必受迫害

那段时期形势特别严峻的缘故，上下地区的上师和僧人们无论多么隐秘地作了佛法方面的事，然而大多数不出几天或几个月就会被告发，之后一定要承受批判之痛。也就是，趁着会议等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一些老僧人聚在一起念仪轨的话，几天后开展严厉运动来彻查时，就连当时是谁做上师、谁做维那师、谁做供师等，包括细节在内，都会立即被揭发出来。

在后人民公社时期，政策格外严厉，所以，色达境内上下地区的上师和僧人们，哪怕只是作了一点点佛法方面的事情，无论方式有多么隐秘，然而多数情况下过不了多久，快则几天，慢则几个月，全都会被人秘密举报。之后上级一定对他们进行严厉地批斗和惩罚，鞭笞抽打，让他们遭受极大的苦楚。

也就是，每当到了批斗会等不那么严厉，形势稍微好一点的时候，部分道心好的老僧人就会趁这个机会聚在一起，念修一些消除灾祸、烧烟施等的仪轨。如果这么做了，那么大多数的情况是，过几天就会被人举报，之后上级针对这件事情召开严厉的批斗运动，来彻底清查他们做佛教活动的情况。在会议上，当时他们在一起念了什么经，谁做金刚阿阇黎，谁做领诵的维那师，谁做陈设坛场和供品的供师等，以及其他细节在内，都会被揭发得清清楚楚。当然，不一定是念经的几个人中出现了告密者，可能是周围的在家人或者路过的人举报的；之后在批斗会上，知情的邻居、路人等进一步检举揭发当时的细节，然后上级对参与念经的人进行批斗、殴打，严重的还要抓去坐牢等，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

2.法王师徒未受迫害　分二：（1）情形；（2）原因

（1）情形

然而，法王虽然经常连续不断地作灌顶、念传承、传引导，但一次都没有出现被秘密揭发导致事情严重的情况，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无上殊胜之处。

在形势严峻、几乎人人都反对正法的黑暗时代，其他人稍作正法方面的事就必定遭受迫害，而法王作了那么多弘法利生的事情却丝毫不受损害，这就是法王的无上殊胜之处。对此我们从人员、时间、所作、结果四分对比来看：

首先看其他人的情况，正如上面所讲的那样，人员是当地少数的几个老僧人；时间是偶尔形势不严峻的时候，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所作的事情是仅仅念个经；结果是很快就被彻底揭发而遭受批斗、殴打、判刑等。

再来看法王，人员是法王本人和法王的弟子们，弟子们有些还是从不同地方过来的外地人，数量也不少；时间是经常性的、不间断地集聚，已经成了一种日常行为；所作的事情是法王为弟子们赐予灌顶、念传承、讲法、作实修引导等；尽管做了这么多法行，结果却是一次也没有被揭发，更不必遭受批斗等，也就是从来没出现事态变得严重的情况。这就非常稀奇了，完全算得上法王与一般人截然不同、无上特异的功德之处。

那么，为什么法王作弘法利生的事业时，能够连同弟子们在内，都丝毫不受损害呢？下面讲到主要有三大原因：

（2）原因　分三：1）法施动机极清净；2）具足修道胜功德；3）护法善神恒护卫

1）法施动机极清净

《发起菩萨殊胜志乐经》云：“若菩萨以无希望心行法施时，不著名闻利养果报，以饶益事而为上首，常为众生广宣正法，当得成就二十种

利。云何名为二十种利？……不为众魔之所得便，非人守护，无量诸天加其威德，不为冤家伺求其便，得无所畏。”所讲的不为名利而行法布施的二十种利益在法王身上圆满具足，上述情形正显露出此相。

《发起菩萨殊胜志乐经》中讲到，菩萨如果不求此生名闻利养、不求后世善妙果报，唯一为了利益所化众生，而常常为众生宣说正法，这样作清净法施会得到二十种殊胜利益。比如魔王和魔眷属得不到机会做损害，白方非人在其周围守卫护佑，无量天神增加他的威德势力，人类的冤家对头也无法损害他，成就无所畏惧等等。

正如经中所说的一样，法王在为弟子们灌顶传法等时，丝毫不掺杂求名求利的心，就连求自身善报的心都没有，纯粹是大悲利他之心，作法布施的动机极其清净，所以人和非人都无法干扰加害，白方善神也恒时守护等。像这样，经中所讲的二十种利益在法王身上圆满具足，法王在动荡期间传法从来没被举报等的事迹，正明显显露出了这一点。

2）具足修道胜功德

不仅如此，此情形按照共同说法，即是具足所谓的“怨敌不能害”这种修道功用的殊胜功德。

第二个原因是，按照大乘显密共同的观点来说，正如弥勒菩萨在《现观庄严论》中所讲的，修道位菩萨具有“怨敌不能害”的殊胜功德，法王正是具足这样的出世间大乘修道的功德，所以各种障碍逆缘都无法作损害。

“修道功用”是指二到十地修道位菩萨相续中所具有的殊胜功德与作用，如《现观庄严论》云：“遍息敬一切，能胜诸烦恼，怨敌不能害，菩提供养依。”其中“怨敌不能害”讲的就是修道位菩萨成就了一切怨敌祸患不能损害的功德，这是遣除逆缘方面的作用。

3）护法善神恒护卫

按照不共说法，法王乃雪域全体持金刚橛者之顶饰——密咒士多吉登炯的大游舞化身，三部护法神将其奉如顶宝后，无懈怠地作其助伴和守卫者，应时成办胜伏一切损害和逆缘的事业，上述情形正显露出这样的稀奇征相。

第三个原因是，按照金刚乘不共的观点来说，在雪域藏地持金刚橛的瑜伽士有很多，而所有持金刚橛的瑜伽士头顶上的庄严，就是密咒士多吉登炯（金刚降魔），他是最为尊胜的持金刚橛者，而法王就是多吉登炯的大幻化游舞身。对于多吉登炯的大化身圣者法王如意宝，密宗三部护法神们，作为头顶的如意宝一样恭敬供奉；之后行为上毫不懈怠地作助伴和守卫者，也就是形影不离地跟随、协助、守护；由此不失时机地成办从一切损害和逆缘中获得胜利的事业，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法王在逆缘重重的大环境下弘法利生却从未受到任何损害，这正是护法神鼎力相助的稀奇征相，上述行传明显显露出了这一点。

总之，由于法王传法的动机极为清净、修行已得到殊胜成就，以及护法神大力守护等的原因，那么黑方人和非人根本无法加害，弘法利生事业顺利圆满，完全超胜一般情况。我们作为法王的传承弟子，自己现在未来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也可以由至心祈祷法王来解决，依靠法王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决定能够远离逆缘障碍，使得自身修行和弘法事业都得以圆满。

思考题

1.法王住在久普朵时，师徒们讲闻法的情形如何？

2.修持格萨尔王的上师瑜伽时，法王出现净相的具体情形如何？

3.在久普朵期间，法王遇到了怎样的危难？护法又是如何加持使得

法王度过危难的？为此法王是如何酬谢的？

4.在紫青期间，法王被安排参加公社劳动的情形如何？复述这段时期中弟子们求法的艰难情形。

5.那段时期，如果做了佛法方面的作业，一般情况会怎样？法王师徒的情况如何？原因是什么？

九、1972—1973 年在亚钦卡　分五：（一）牧羊岁月；（二）圭表测影；（三）秘密传法；（四）得伏藏集；（五）阅佛传记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亚钦卡。亚钦卡是现今喇荣道场山门口社会福利中心后面的那个山谷，法王在这里住了三年左右，这是法王当年着重实修的地方。法王曾说:“亚钦卡是一个很有加持力的地方，特别适合修行，以前我主要在那里实修，能在那里建立闭关道场的话很好。”伏藏大师根桑尼玛尊者对法王的授记中也说，法王到了 40 岁以后着重在不同圣地实修的话，修证能很明显地提高。此授记中说的“不同圣地”指的就是亚钦卡和青雅等地。现今亚钦卡那里建了一些闭关房。

（一）牧羊岁月　分二：1.总体情形；2.老黑山羊

1.总体情形

之后，水鼠年（1972 年）法王四十岁时，去了亚钦卡牧羊。羊群从最初的一百只逐渐增长到后来的一千只，并且在法王牧羊期间，从未发生狼杀羊的事件，有人还见到狼和羊结伴同行。据说平日里，羊儿们对法王表现出特别欢喜的样子。

水鼠年，即公元 1972 年，法王到了四十岁，这时候被安排到亚钦卡去放羊。对于当时法王放羊的情形，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羊数增多

一开始只有一百只羊，后来逐渐增多，最后达到一千只那么多，对于具有这么多只羊的庞大羊群，法王都管理得很好。

二、狼羊共处

由于法王慈悲菩提心的加持力，能够感化所有接近自己的众生，就连狼这种嗔心极重的众生，在法王身边都不起嗔恚，羊儿见到狼时也不会生起恐惧，并且它们在一起时还能和睦相处，这一点是很稀有的。一般来说，狼是专门吃羊的，但在法王身边，狼不但不损害羊，彼此之间还像好朋友一样结伴而行，的确很稀奇！当年偷偷去亚钦卡和青雅拜见法王求法的一些人，曾亲眼目睹了法王养的羊和狼走在一起的情形。

三、欢喜法王

一般而言，羊的性格很倔强，有时候连主人都顶，不像狗性情忠诚对主人特别欢喜；但法王养的成百上千只羊，每一只都像忠诚的狗一样，对法王特别欢喜，明显跟对其他人不同。

总之，在那个年代，法王即便被安排做放羊这种低劣的事情，也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功德。

2.老黑山羊　分二：（1）略说；（2）广说

（1）略说

据说，特别是一只身型较大的山羊，即后来大家称呼的"老黑山羊"，与其他羊都不一样，它与法王极为亲近，常常寸步不离地跟在法王身后。

据说，在成百上千的羊群中，有一只身型比较庞大的黑色山羊，后来大家都叫它“老黑山羊”，它跟其他的羊都不同，对法王更为亲近，而且看起来时刻不想离开法王的样子，常常很欢喜地跟在法王后面走。有时候在家里传法不方便，法王就会去山上给弟子们传法，这时候老黑山羊也跟着一起去，法王讲法的时候它就跟着听，所以基本上时时都不离

开法王。

（2）广说　分三：1）初来情形；2）听闻法音；3）往生净土

1）初来情形

关于此事，听后来法王在解释“若以普利阳光来照射”这一暗示授记语时说道：“改革后不久，藏历十一月十五日，在召开会议的地方，根拉抱来一只小羊羔放在我怀里，之后她就走了。我慈愍这只小羊，就将它留在了身边喂养，并一起养着它的老母亲，经过了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

关于老黑山羊的故事，建立喇荣道场后，有一次，法王在解释“若以普利阳光来照射”这句暗示授记语时说：“改革后不久的一年，藏历十一月十五那一天我去开会。在开会的地方，小妹根拉抱来了一只黑色的小羊羔，放到我的怀里后她就离开了。我很慈爱这只小羊，就把它留在自己身边喂养，并且将它的母亲老山羊也留在身边一起喂养，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这只小羊羔就是后来的老黑山羊。

那时政策严格，有一天，上级强令必须将小山羊母子俩上交合作公社，就只好把它们交了上去。那以后，母山羊死了，小山羊患了畜癞病。哲荣想办法把它抱到了我跟前，随后我给它用了治畜癞病的药，它的病就痊愈了。

那时候政策严格的缘故，有一天上级下令，要求必须把小山羊和它的母亲老山羊上交给合作公社，在这样的严格命令下，法王只能把它们俩交给公家。离开了法王以后，小山羊的母亲死了，小山羊也染上了畜癞病。畜癞病是一种寄生虫病，危害牛、马、羊等牲畜的皮肤，发病时全身刺痒难忍，病情严重时身上的毛会掉下来。那时候洛若乡的负责人名叫哲荣，是一个在家男子，后来做了兽医，他想了一个有效的办法后，从公家那里把小山羊带到了法王身边。法王给小山羊用了治疗畜癞病的

药，小羊的病很快就痊愈了。

2）听闻法音

从那以后，它在我身边逐渐长大，成了家人一样。我白天去外面时，会让它背着装干粮的小褡子等跟着一起出去，晚上回家后，在容纳我一人的小帐篷里跟我一起睡。就这样在大约十六年里，我们俩形影不离、朝夕相处。

小黑山羊病愈以后一直待在法王身边，在法王身边逐渐地长大，法王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关爱照顾。白天外出放牧等的时候，法王也会带着它，这时法王会把中午吃的一些干粮或者其他需要的东西装在一个小褡子里，让小山羊背着跟自己一起出去。晚上回家后，在只能容纳法王自己一个人的小帐篷里，让黑山羊也进来跟自己一起挤着睡。就这样，黑山羊白天作为给法王背东西的“侍者”一起出门，晚上跟法王在一个帐篷里睡，在十六年左右的时间里和法王日日夜夜待在一起，形影不离，共同生活。在此期间，法王曾多次搬家，但也一直都带着它。

我心想：‘哎！这可怜的小羊，像是以宿世业缘来到我面前的，所以现在我要对它作一些利益。’之后，在它耳旁念了大圆满十七大续部等许多深法的传承，并为它发了很好的愿。十六年后，它身患绝症死在了卧处。”

法王说，那时候自己心想：“哎呦！这只可怜的小黑山羊，看起来像是以往昔的宿业来到我面前的，跟自己有宿世的缘分，既然如此，对于这个有缘度化的众生，应该想个有效的办法来真实利益它。”之后，趁着它没出去吃草，待在小帐篷里也没有睡着的时候，或者带它去山上的时候，法王就专门在它耳边念了很多极深密法的完整传承，其中包括大圆满十七大续部、《七宝藏》《四宁体》，还有其他很多显密经论、心咒等，并且专门为它发了殊胜的善愿。像这样，在共同生活的十六年里，法王

为它念了很多显密正法的传承。最后它得了不治之症，躺在平时睡觉的地方死去了。

3）往生净土

后来，在藏历第十七胜生周土蛇年六月二十四日，化现为一个观无餍足的洁白小天子来到法王面前，说：〝我是您的老黑山羊，依靠您在我耳旁念了很多显密妙法和陀罗尼咒的因缘，我死后转生到香巴拉刹土，成为一只心智极为明利、能自在听闻不灭法王宣说一切法的鹦鹉。从那里死后一个多月，我转生到了现喜刹土中救畏菩萨全知麦彭仁波切座下，成为他的随行者。这次来的目的是……〞这样讲了后又说了许多密语，之后就走了，此等事迹详细可从法王语录中了知。

老山羊去世以后，在藏历第十七胜生周土蛇年六月二十四日（1989 年 8 月 25 日）这一天的凌晨，变化为一个庄严殊妙、让人看了还想再看、身色洁白的小天子，来到了法王的光明梦境中，对法王说：

“我是您的老黑山羊，因为过去您在我耳边念了很多显密正法和陀罗尼咒等，我以听闻甚深法音的缘故，死后往生到了香巴拉净土（“香巴拉净土”意译为“持乐世界”，是娑婆世界北方的一个净土，这个世界的大地是圆形的，周围雪山环绕，像一朵盛开的八瓣莲花），受生为一只心识极为明利的鹦鹉，对于不灭法王所说的一切法都能去听，而且都能听懂，具有智慧，得到了这样的身依。从香巴拉净土死后过了大约一个月，就往生到了现喜刹土（这是位于东方的报身刹土，级别较高），如今在救畏菩萨也就是全知麦彭仁波切的座下做他的侍者。我这次来见您的目的是……”以这样的话语作为前导，之后讲了几个密偈，也就是带有暗示语的授记，说后就走了。第二天，法王在课堂上给大家讲了小天子说的密偈。当时大家对于密偈中的“若以普利阳光来照射”一句的涵义不理解，活佛堪布们就去向法王请教，法王回答说是指念十亿遍金刚

萨埵心咒，这样共修能遣除浊世的黑暗，对众生有大利益，有这样的事迹等，详细内容收录法王的语录中。《金刚萨埵修法如意宝珠讲记》前言的“金刚萨埵修法之殊胜缘起”里也有提及。

这里讲到的“救畏菩萨全知麦彭仁波切”是指全知麦彭仁波切受生到了现喜刹土，成为救畏菩萨。关于这一点，全知麦彭仁波切在自己的略传中说：“我死后当生东方现喜刹土，乃至虚空有尽之前，将永无间断地无勤利益众生。”

法音加持难思议，老黑山羊生净土

我们从老黑山羊的事迹要认识到，法宝的加持和闻法的利益不可思议。当时法王对这只老黑山羊起了想做真实利益的意乐，之后做了两个行为：一个是让它听到佛法文句的声音，一个是为它发殊胜愿，以此出现的结果就是它此生命终就往生到了清净刹土。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因为法王本人特别了不起，也为老山羊发了清净圆满的愿，但最关键的是法王给它念的是甚深妙法，它作为一个旁生，凭借听闻深法音声的力量就往生到了清净佛土，这一点就完全体现了圣法的加持力。同样，往昔大悲导师释迦佛在讲法时，也有 500 只野鸭、500 只青蛙因听法而死后生到天界的情况，当时它们已经被抓进网里，即将被宰杀，但由于在死之前听到佛法的声音，因此死后立即转生到了三十三天。再者，安慧论师前世做鸽子时，也是因为听到了诵般若经的声音，来世脱离旁生身，成为世亲论师的大弟子。诸如此类有很多事例。

自他欢喜勤闻法，随学法王利旁生

也许有人会想：“跟大众一起闻法等，只是在文字上研究而已，自己单独在某个地方坐下来修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想：“我也不需要给别人传法，也没能力传，所以我不用听传承。”或者想：“这个传承我已经得过一次了，不必再去听第二次。”等等。

这些想法都是不如法的。要知道，听传承不仅仅是为了给别人传，实际上耳根中每次听到佛法的声音，都有很大的利益，所以，我们对于听法不应该有止足心，不必说具相的善知识作讲解和引导等，哪怕只是念个传承也应该欢喜精进地去听闻。

再者要知道，对于任何众生而言，真实的利益唯一是让他解脱成佛。如果是人类，可以为他讲法，教给他修解脱道的方法，他经由闻思掌握好方法后如理修持就能得到解脱；但对于旁生来说，这就很困难，因为旁生非常愚痴，是无暇之身，做不到如理闻思修来生起闻思修的智慧。那怎么才能利益到它们呢？就是通过在它们耳边念佛法的传承、佛菩萨名号或者陀罗尼咒等，尽管它们听不懂意思，却并不影响通过听到文句在心中种下解脱的种子，所谓“一历耳根，永为道种”。尤其是那些仅仅听闻就能斩断生死根本的无上大圆满深法，哪怕它们只能闻一次，也会发生极大的利益，无量劫以来的生死之流很快就会断尽。因此，我们对于自己身边的宠物、家里养的牲畜，放生的旁生，包括偶遇到的各种动物、小虫等，只要有机会，就尽量多为它们念一些显密圣法的文句、佛号、心咒等，也可以给它们听一些诵经念咒的音频，或者买一些念佛机等，借助科技的力量来不断地播放法音给它们听，这是对它们最好的饶益。

总之，在认识到仅闻佛法音声也有极大利益之后，一方面我们自己要精进闻法，并劝导有缘之人多听闻佛法；另一方面也要随学法王，以这种方式来利益跟自己有缘的旁生等。

（二）圭表测影

接着回到正题，法王住在亚钦卡时，在阳光下，在羊圈里的各个方隅竖起很多筹后，对筹影作了观察。(《律本事》中云：“以长木棍测量筹影会延迟一些，不用长筹，当以四寸筹测量。”再者，布顿的《合时

回答》中云：“以七寸筹测量。”阿巴亚的《入时轮》中云：“需要立一拃长的木棍作观察。”因此，对于作圭表测影的木棍长度，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然而，据年迈的华桑老人回忆说，那时候法王用作测量影子的木棍是稍微长一点的，大约有一拃长。）据说，法王开玩笑地对在场的人说：“我对此观察时，不用看现代的钟表也能准确地知道时间。”

前面是顺便提到老山羊往生净土等的故事，下面再回到法王的行传上。当年法王住在亚钦卡的时候，曾用圭表测影的方法来确定当下的具体时间。也就是，在羊圈里的四边四角各个地方都竖起很多筹以后，在出太阳的时候作圭表测量，通过观察阳光照在筹上投下来的影子的长度来确定时间。据说，法王曾经一边观察筹影，一边以开玩笑的方式对在场的人说:“我不用看现代的时钟，仅仅观察筹影，就可以准确地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

关于筹的长度，也有长短不同的许多说法。《律本事》中说:“用长筹测量筹影会耽延一些，因此不用长筹，应该用四寸长的短筹来测量。”再者，布顿大师所造的《合时回答》中说:“用七寸的筹来测量。”阿巴亚大师所造的《入时轮》中说:“需要竖立一拃那么长的筹来观察。”像这样，用来作圭表测影的木棍或者筹的长度，有诸如此类各种不同的说法。那么，当年法王测量筹影所用的筹是多长的呢？根据年迈的华桑老人回忆所说，法王所用的筹是稍微长一点的，大约有一拃长。“拃”是拇指尖到中指尖伸开的长度，相当于五寸。

所谓的“圭表测影”，其中“表”就是筹，是一根垂直竖立在地面上的小棍子;“圭”是平放在地面测定影子长度的刻板，上面有几个刻度节点。当太阳光照到表（也就是筹）上的时候，圭上就会投射出筹的影子，人们就根据影子的方向和长度来读出大致时间，比如现在是申时，现在到了酉时，但具体是几点几分就相当难以确定了，然而法王仅仅依靠观察

筹影就能知道当下的具体时间，而且十分准确，这是十分稀有的德相。

华桑的家乡原本在拉阔，那段时期他是洛若乡的干部。

华桑是一位在家人，他的家乡原本是在拉阔（现在属于甘孜县），他从小就离开了家乡，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色达县洛若乡当干部，后来在色达县做了统战部部长等。

他真正的名字叫华桑，但是到色达县以后，他隐藏了自己的真名，跟别人说自己叫巴桑，所以色达这边的人都叫他巴桑。法王住在亚钦卡时，他第一次到法王家里去拜见法王时，法王说：“你不叫巴桑，你叫华桑。虽然大家都叫你巴桑，但实际上你叫华桑。”他当时心想：“在色达这个地方，我跟谁都没说过我叫华桑，谁也不知道我叫华桑，堪布尊者却以神通知道了我的真名。”他就是这样对法王生起信心的。他自始至终对法王都很好，是对法王很友好的一个干部，也是法王的弟子，他和囊协医生关系很好，这些话就是他告诉囊协医生的。

后来就这件事采访他时，他说：〝那时我在堪布尊者旁边，我手上戴着手表，他观察筹影得出的时间与我手表的时间两者对比时，仅有一分钟左右的误差，几乎分毫不差。再者，那时堪布尊者对我们说：`喇荣附近的这个地方跟美国的某个地方，恰好位于地球同一纬度线上′，但由于过了很多年，那个地方的名字，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后经查证，喇荣在地球北纬 32.3 度，与其处于同一纬度的正是北美洲的美国亚利桑那州。

后来，就当时的事迹采访华桑时，他说：“当年堪布尊者以圭表测影的方式测量时间时，我就在他旁边，而且我手上戴着手表，他观察筹的影子所得出的时间与我手表上的时间两者作对比时，除了相差大约一分钟之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而且，那时堪布尊者还对我们说：‘喇荣附近的这个地方跟美国的某个地方，两地是在地球的同一个纬度线上相

对’，但是由于过了很多年，现在那个地方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后来观察时发现，喇荣圣地处于地球北纬 32.3 度，在这一条纬线上，正对面的是北美洲的美国亚利桑那州。

在那个时代来讲，只有一些领导干部才有手表，一般人都没有表。法王也没有表，只是用筹来作测量，然后说现在是几点几分，比如法王说：“现在是 12 点整。”这时候华桑去看自己手上的表，两者除了只有 1 分钟左右的差距以外，完全吻合，这个叫“一致”。其实不一定是法王说的不准，可能是华桑的手表，上发条的时候没调准。

“喇荣附近的这个地方”指亚钦卡。与亚钦卡在同一条纬线上相对应的西经地方，具体在美国的哪里，当时法王说了，但是华桑后面记不起来了。毕竟已经过去四十多年，而且采访的时候，他都八十多岁了，所以想不起来也很正常。

“相对”是指两者恰好在同一个纬度线上遥相对应。法王没有去过美国的那个地方，手里也没有地球仪等工具，但当时以智慧或者神通了知这两处是在同一个纬度线上。

相关事迹，后来听法王说：〝我住在亚钦卡时，曾以筹影对当地正午的准确时间等作过观察。当时，我观察筹影之地的时间与北京时间二者出现大约一小时十八分的时差，因此北京时间下午一点十八分就是色达喇荣的正午；而且，由保守操作的轨范而减去三分钟，即为一点十五分，出家人应当在此时间之后行持过午不食的学处等。〞

与圭表测影相关的事情，后来建立了喇荣道场以后，法王有一次在课堂上亲口说：“我住在亚钦卡时，曾经通过看筹影的方式对当地正午的准确时间是几点几分作过观察。当时，我观察筹影的地点在喇荣附近的亚钦卡，它的地方时与北京时间二者，存在大约一小时十八分的时差，因此，北京时间下午一点十八分就是色达喇荣的正午。那么具体操作的

时候，为了保守起见提前三分钟，也就是按一点十五分算正午时间，出家人应当在这个时间之前吃完饭，这样来守持过午不食的学处等。”

这里讲到的“过午不食”是出家人的学处，指过了正午就不能再进食。那么喇荣圣地的正午是什么时间呢？这就必须要确定当地“正午”的时间，因此，法王就以筹的影子衡量来确定，喇荣圣地的正午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十八分。“等”字是指除了出家人守持过午不食的戒律以外，其他比如在家居士受八关斋戒等，在喇荣圣地也是这个时间以后就不能进食了。（若精确观察的话，同一地点一年当中的每一天，正午时间都有所不同。具体可作相关查询后，如法守持过午不食学处。）

思考题

1.法王被安排到亚钦卡放羊总的情形如何？

2.法王是如何利益老黑山羊的？从老黑山羊初来法王身边的情形、中间听闻法音、最终往生净土三个方面具体思惟。从中我们要认识到什么？如何随学法王利益有缘旁生？

3.解释圭表测影，并根据华桑的回忆，说明法王当时是如何做的测量，结果怎样？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德相？

（三）秘密传法　分二：1.赐予德巴堪布上师根本修法灌顶传承；

2.赐予日珠堪布《文殊续规》灌顶

1.赐予德巴堪布上师根本修法灌顶传承

木虎年（1974 年）藏历七月，多芒堪仁波切德巴（又名蒋扬智波罗珠）秘密地来到了亚钦卡，在法王面前求全知麦彭仁波切的上师根本修法的灌顶和传承，因当时政策严格，他只敢在法王身边停留一日，其自传中对此事有详述。

木虎年即公元 1974 年藏历七月，多芒寺的大堪布德巴仁波切以秘密的方式来到了亚钦卡，在法王面前请求全知麦彭仁波切的上师根本修法的灌顶和传承。

对此从以下三方面来了解：

一、求法之人

大堪布德巴仁波切，又名蒋扬智波罗珠，他是色达县色尔坝寨人，被选为堪布后在炉霍县多芒寺讲经说法，所以叫“多芒堪仁波切德巴”。大多数人应该都认识他，他也是我们很多人的上师。德巴大堪布三乘戒律极为清净，具足闻思修智慧德相，弘法利生事业广大，因此从方方面面来看，都是五浊恶世非常难得的大善知识，我们看他留下来的著作就很清楚。大堪布前几年在成都示现了圆寂。

二、所求之法

我们知道，法王在 15 岁时得到全知麦彭仁波切的加持摄受而彻证了无上大圆满，之后 17 岁时写了全知麦彭仁波切的上师根本修法仪轨，后来保密了 20 年，到 37 岁时才落成文字，即《全知上师麦彭嘉措修法仪轨·光明乘之精华》。法王老一批的弟子们都知道这个法是特别殊胜的上师根本修法，所以来到法王面前都会求这个殊胜法的灌顶和传承。

三、求法情形

当年的那个时候，德巴大堪布住在色达县色尔坝寨永果乡那一带，

还不在炉霍多芒寺，所以从永果乡到法王所住的亚钦卡就比较近。那时政策严格、形势严峻的缘故，他在法王面前得灌顶和传承总共只待了一天，之后就走了，怕多待会对法王不利等等。当时求法等的具体情形，大家去看德巴大堪布的《自传》就很清楚。

这里顺便讲一下阅读前辈大德们传记的殊胜利益。也就是，一方面，通过敬阅大德们的传记，能对他们生起信心、清净心；另一方面，在读传记的过程中，会让我们了解很多有关修行方面的要点，比如学了法以后如何修法，修行的过程是怎样的，有哪些歧途，能得到什么样的功德利益等等。总的来说，只是闻思学一些大经大论、停留在学知识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口里可以说的头头是道，但真正到修的时候该怎么修？能不能修得来？修的对不对等等，这些都说不清楚的。前辈大德们的传记都是他们实修实证后留下来的，我们看了以后就知道自己修的对不对，哪里不对，应该怎样来修等等。所以，经常读一读前辈大德们的传记，对自己在修行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平时应该经常阅读。

2.赐予日珠堪布《文殊续规》灌顶

再者，法王住在亚钦卡牧羊期间，某时亚龙的日珠堪布来觐见法王，求《文殊续规》的能成熟灌顶。按照先前祈请的那样，法王应允后，堪布于藏历十七日来到法王面前，将供物、朵玛、器具等各种灌顶必需品按顺序排列整齐后，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毕了。这时，法王说："还有一个跟你一起听受灌顶的喇嘛会过来。"说后稍等了片刻，一位不认识的密咒瑜伽士来了。然而这位密咒士极为仓促匆忙地说："昨天色达县的一个囚犯逃跑了，洛若乡的人民兵团全体出动，正在所有高山、河流、平地中巡查，所以这时候不能灌顶，要立刻向法王汇报这个情况，把那些灌顶器物都收起来，您也最好赶紧回去。"他说了当前形势等几句话后，慌慌张张地从山沟离开了。

法王住在亚钦卡牧羊的那段时期，一天，色达县亚龙寺的日珠堪布前来拜见法王，祈请法王赐予《文殊续规》的能成熟的灌顶。法王答应了他的祈请后，堪布在藏历十七日那一天来到了法王面前，把灌顶时需要用到的供物、朵玛、器具等必需品都亲自做好，并且按次第整齐地布置好，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了。

这时候，法王说:“还有一个喇嘛要跟你一起听受灌顶，他一会儿会过来。”这样说了以后，稍微等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密咒瑜伽士，日珠堪布也不认识他是谁。但是这位瑜伽士来了以后，极为仓促匆忙地对日珠堪布说:“昨天色达县城里逃跑了一个囚犯，所以洛若乡当地的人民兵团全体出动，现在正在所有的山上、水边以及平地到处巡查，所以当前的形势不允许灌顶，您应该立刻对法王汇报这个情况，然后收拾那些灌顶器物，扎巴您自己也马上回去，这么做比较好。”他这样说了以后，慌慌张张地经过亚钦卡山沟那条路离开了。

亚龙寺，全称“亚龙莲花庄严寺”，位置就在色达县城往甘孜县方向去奶龙神山的路上，是大圆满龙钦宁体派的康区母寺。日珠堪布是亚龙寺的堪布，后来一直住在喇荣道场，是觉姆们的上座大堪布，他对法王的信心特别大，持戒极为清净，精通经论，具足实修实证大圆满等的诸多功德。

当时和日珠堪布一起听灌顶的那位上师，是一位修行不错的密咒瑜伽士。后来就这件事采访日珠堪布的时候，堪布说自己不认识那位密咒瑜伽士，他比自己年纪稍微大一点。当时他急急忙忙地跑来是因为他害怕了，他一方面让堪布马上跟法王汇报这件事，一方面让堪布赶紧回自己家，说现在不是能灌顶的时机，这样说了几句，然后就慌慌张张地从亚钦卡的沟里走了。当时他也是怕给法王带来麻烦，也怕自己遇到违缘，所以没敢走山上的路，而是从沟里下去的。

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法王毫无恐惧，轻松地说：“现在带上灌顶物，咱俩去那边的小山坡上灌顶，不会有问题的。”说后，在露天的山丘顶上作了《文殊续规》广的灌顶，期间不但摇动铃鼓，还吹响了白海螺，灌顶仪轨的全部内容都圆满完成了。

在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法王不但没有任何恐惧，反而心态很轻松悠闲，对日珠堪布说：“现在拿上灌顶物，我们俩去那边的小山坡上灌顶，不会有问题的。”说后去了对面的山坡，也就是在法王的住处往上走一点的地方。那是一个没有任何遮挡物的山丘，所以两人没办法藏在树丛等的下面，周围又到处都是巡逻的士兵，然而法王就在这么危险、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给日珠堪布作了《文殊续规》广的灌顶；并且在灌顶的过程中，按照仪轨的要求，上师需要摇动铃鼓，再者，仪轨里有海螺灌顶的缘故，师徒二人都需要吹响白海螺，这些也都按照仪轨的要求不增不减地作了，从而圆满了灌顶。

要知道，这是非常稀奇的。因为当时的情况十分危险，人民兵团原本平时就到处巡逻视察，而且，当天为了找色达县城的逃犯在山的阴面阳面到处去搜查，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法王依然圆满作完了灌顶，并且中间没有出现任何违缘，没有被任何人发现，所以这绝对是超出常人的不可思议的功德。

当时，法王亲口说：“噢！这次的危险程度很大，在军队怖畏所迫的情况下，没有出现任何障碍而圆满完成了灌顶和传承，因此缘起极为善妙！现在你去我家里吃一点东西，然后从下方的山沟里下去进入大路，之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往上走，不会有问题的。”他听后禀白说：“好的，明白了。”之后骑着一匹老马经由大路往上走，由此没有出现任何危险而顺利回到了家中。

当时灌顶圆满后，法王亲口说：“噢！这次的形势特别危险，到处都

是巡逻的军队，在这种怖畏逼迫的状况下，我们没有出现任何障碍，没有被发现、逮捕等，而圆满地作了灌顶、念了传承，因此缘起极为善妙！现在你到我家里吃一点东西，然后从这座山下面的山沟里下去，之后进入大路，接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慌不忙地往家走，这样会平安无事的。”按照法王的圣言，堪布禀白说：“好的，明白了。”之后，他按照法王教导的路线，骑着一匹老马经由大路往上走。路上本该有很多巡逻的士兵等，但堪布一个也没遇到，也没有人问他，所以很顺利地就回家了。

（四）得伏藏集　分四：1.派遣出行；2.路途艰难；3.设法拜见；4.觐见交谈

1.派遣出行

在此期间，在新龙县，措颇多洛对巴罗说：〝六月初十之前，要将列绕朗巴大师的所有伏藏法全部送到法王手中。〞虽然那时政策紧张，十分危险，然而索南卓玛空行母说：〝因为是你根本上师的事情，所以无论如何都必须去。〞说后，特意派遣了安蒋上师。

一、措颇多洛上师吩咐

法王住在亚钦卡牧羊期间，在新龙道场那边，措颇多洛上师对巴罗喇嘛说：“需要在六月初十到来之前，把《列绕朗巴伏藏全集》全部送到法王手中。”

措颇多洛上师是当时新龙县数一数二的大瑜伽士、伏藏大师，还能作授记，以前法王去新龙县弘法时他还在世，后来圆寂了，并且已经认定了转世活佛。那时他的头发长长的，每天都梳理得很好，穿着白色的披单，耳朵上戴有耳环。当时他定了时间，即必须在 1974 年藏历六月初十之前，把《列绕朗巴伏藏全集》全部送到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活佛法王如意宝手里。《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经函非常多，而且从新龙道场过去要经过甘孜县、炉霍县，再到色达县，路程相当远，所以要全部

都带到色达县送到法王那里是很困难的，但他下命令的时候，为了缘起好，说的是“全部”。

巴罗是一位出家僧人，他是索南卓玛空行母的亲戚，后来在喇荣道场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圆寂了。

关于列绕朗巴大师，正如《列绕朗巴祈祷文》所说：“金刚降魔妙身所幻变，金刚亥母圣语垂加持，莲花生佛本心智慧舞，开深藏门调众持明尊，列绕朗巴足前诚祈请。”列绕朗巴大师是莲师的心子金刚降魔的身化身，得到了金刚亥母语的加持，而且是莲师意智慧的幻化游舞，在此浊世示现为伏藏大师，开取了非常多的伏藏，以大威神力遣除了浊世圣教和众生的衰败。

二、索南卓玛空行母叮嘱

虽然当时的局势十分紧张，去色达县送伏藏集有相当大的危险，但索南卓玛空行母还是对安蒋上师说：“因为这件事是你的根本上师吩咐的，作为弟子必须依教奉行，所以无论会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必须去送伏藏集。”像这样，特意派遣了安蒋上师与巴罗喇嘛一起去。

智慧空行母索南卓玛是列绕朗巴大师家族最重要的主人，前面第六章介绍过她的殊胜功德。此处的“根本上师”指措颇多洛，他是巴罗喇嘛和安蒋上师的根本上师。

安蒋上师是新龙县江堆寺的住持，从小出家，是藏地公认的持戒极为清净的修行人。以前在喇荣道场，法王和德钦活佛为弟子们传授《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灌顶时，就是安排安蒋上师为全体僧众念《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传承，所以他是喇荣道场很多人的传承上师，前几年圆寂了。

关于当时空行母派遣他们二人去送伏藏集的这件事，后来采访巴罗喇嘛时，他亲口说：“当时空行母年迈又生病，家里没有别人照顾。我跟

空行母说：‘我去不去不重要，可以派别人去，但是您年纪大了，现在还生了病，家里又没有别人可以照顾，我走了怕您会圆寂，所以我不去比较好。’空行母说：‘我还不会圆寂，即使圆寂了也没什么，重要的是你要把《列绕朗巴伏藏全集》送到他的转世活佛手里，能做到这个我就很满足了，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跟安蒋上师一起送过去。’”

2.路途艰难

安蒋上师和巴罗二人在草丛和树林里东躲西藏，以秘密的方式携带经函而来。那时正值炉霍发生地震不久，因此据说路途中见到了县城房屋倒塌，尽是断壁残垣与土石废墟等。

一、一路躲藏

安蒋上师和巴罗二人骑着马，带着《列绕朗巴伏藏全集》，从新龙道场出发，经过甘孜县、炉霍县再到色达县。虽然当时《列绕朗巴伏藏全集》在新龙县嘎绒寺有刻板印刷，但他们带过来的都是手写版，纸张比较厚；而且，这些书都是长条经函，每函经书上下都用木板夹着，木板外面用牛皮绳子缠绑，再包到布里面，这样一来就又大了厚了很多，不像现在装订好的书本那样，所以特别不好藏。当时，他们二人就带着那么多厚重的经函，一路上东躲西藏，非常小心。时而躲到草丛里，时而躲在树林里，有时候白天不得不藏起来，只能等到晚上再赶路。

二、道路难走

客观情况也很糟糕。因为不久之前，炉霍县发生了 7.6 级大地震，倒塌了一万多座房子，极震区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道路桥梁遭到了严重破坏。据说，当时二人途径炉霍县城的时候，看到地震后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残破的墙壁、滚落下来的山石、零落的废墟等等，路非常难走。

三、遇到军兵

经过地震后难走的一段路，接着又遇到新的困难。安蒋上师亲口说，从炉霍县过来到色达县色尔坝寨之间有一座桥，当时只能从那里过，其他地方都不方便走，然而桥上有军兵把守，所以就准备等晚上再悄悄过桥。但即使是晚上，也还是很危险，因为经函都是由马驮着的，而马蹄子踩到桥上必然会发出不小的声音，一旦被军兵听到就会有大麻烦，导致无法将经函送到法王手里等等，所以当时很害怕，也很担心。后来想了一个办法，用布袋和帽子把马蹄子包裹起来，这样过桥的时候声音就没那么大了，是这么过的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为根本上师办事时很用心，为了成办根本上师交待的事情，不顾一切艰难，连命都豁得出去。要知道，当时那种大环境下，他们带了那么多经书和列绕朗巴大师取出来的很多伏藏品佛像等等，一旦被军兵发现，东西是必定要被夺走的，人也会被抓去坐牢，甚至有丧命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完成根本上师安排的重任。

3.设法拜见

此时，法王住在亚钦卡牧羊，他们二人由于顾虑会对怙主法王本人带来违害而不敢直接来，就在阿拉达则找了一户人家住下过夜。细致交谈询问时，听说当时正处于对霍西巴扎上师等施加压迫者、剥削者的罪名，以此而殴打迫害的时期，极为严峻暴烈，因此很难过去拜见。

这段时期法王住在亚钦卡放羊。他们两人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到了亚钦卡附近，如果直接过去的话，当天晚上就能到达法王所在的地方。但是，由于他们是外地人，又带着那么多宗教物品，担心被附近的人发现，会对法王带来违害，所以，他们俩当天没有直接去法王那里，而是在离亚钦卡不远的阿拉达则附近，找了一户人家住下来，并在此处过夜。

这户人家应该就是巴罗喇嘛的亲戚。巴罗他们二人在与这家人交谈

时，经过细致的询问才知道，当前正处于形势极为严峻的时期，也就是上级领导正在对霍西巴扎上师等，强加了“剥削者”“压迫者”的罪名，之后施以残酷的刑罚，正处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以要到法王面前去很困难，虽相隔很近，却如同千里之遥，相见非常困难。

霍西乡的巴扎上师是大成就者意科喇嘛的大弟子。当时霍西寺有很多了不起的大德，上级只抓到了巴扎上师来批斗，给他立了很多罪名。比如，在上级的授意下，参与批斗的老百姓说：“过去你到我家传法的时候，强行要了我们很多财物！”“你来我家念经的时候，把我家那么多宝贝都夺走了！”“你就是夺走我们的财产、压迫我们的人……”像这样，对巴扎上师取了剥削者、压迫者的罪名后，进行批斗，极为粗暴地对他拳打脚踢等等。

安蒋上师和巴罗二人来到亚钦卡的时候，刚好碰到这个时期，这样的话，直接去法王身边就有困难。于是，他们商量以后，想了一个办法：

为此，他们委托金旺堪布秘密地去法王跟前请示询问。法王答复说：“从山沟下面往上走很危险，因此要从上面往下走。到时，我的小帐篷上面如果抛了一块毛毡，就表示可以来，如果没有抛，就表示不可以来。”

为此，他们委托了金旺堪布，秘密地到法王面前去请示，问一下能不能拜见。金旺堪布一方面是当地人，别人看到他去法王家也不会起疑；另一方面是法王可信任的弟子，熟悉法王住在哪里、怎么联系等，比较妥当，所以两人请他去带话。

法王让金旺堪布转告他们说：“从山沟的下面往上走过来的话很危险，所以不要这么走，要从东边的山沟进来，爬上山坡以后再往下走到我的住处。到时候，我以帐篷上抛毛毡作为暗号，如果见到我住的小帐篷上面放了一块毛毡的话，就表示安全，可以来；如果没放，就表示里面有人，不方便来。”不但是他们两个，其他弟子去见法王求法，也都要

看法王帐篷上有没有毛毡，放了就可以进去，没放就不能去。

思考题

1.德巴堪布在法王面前求上师根本修法灌顶和传承的情形如何?

2.法王此次赐予日珠堪布《文殊续规》灌顶有多危险？从灌顶时间、灌顶地点、灌顶仪轨要求等方面分析。此次灌顶结果如何？从中可以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3.安蒋上师和巴罗喇嘛，最初被派遣，中间路途艰难，到达后设法拜见法王的情形如何？思惟他们二人送《列绕朗巴伏藏全集》到法王手中的种种艰难，体会他们依师的清净善心。

4.觐见交谈

第二天，他们二人小心谨慎、万分警惕地过去时，从远处见到法王的帐篷顶上抛了毛毡，于是往前靠近。法王也稍微往上走，将他们迎接到帐篷里面，详细询问了情况，他们禀白了来到法王面前的目的及原因。

第二天，安蒋上师和巴罗喇嘛二人在谨小慎微、万分警惕的状态下，蹑手蹑脚地往法王的住处走。这时候，远远地见到法王所住帐篷的顶上抛了毛毡，知道是安全的，可以过去，于是就从山坡上继续往下走。与此同时，法王从帐篷里出来，稍微往上走了走，去迎他们。碰面以后，法王把他们接到了帐篷里，简单问候之后，他们向法王禀报说:“措颇多洛上师和索南卓玛空行母命令我们来送《列绕朗巴伏藏全集》，交待一定要在六月初十之前送到您的手里……”如是详细地汇报了此行的目的

和原因。

之后，法王打开一函经书来看时，恰巧翻到了《金刚亥母大乐伏藏》，法王说："噢，缘起很好！列绕朗巴从宝藏中开取的那尊金刚亥母佛像在哪里？"他们禀白说："佛像现在被藏匿在新龙，但索南卓玛空行母有说要供养到您的手中。"法王说："这样很好！因为这里面还剩了一张黄纸卷，我能拿到的话就很好。"

当时法王从全集里随手拿出来一函，打开一看，恰巧是《金刚亥母大乐伏藏》，由此法王说："噢，缘起很好！列绕朗巴从宝藏里开取出来的那尊金刚亥母佛像在哪里？"他们汇报说："那尊佛像文革前就在新龙被藏起来了，但是索南卓玛空行母也说过，后面方便时一定要交到您的手里。"法王说："这样很好！因为这里面还剩一张黄纸卷，所以我手里能拿到的话很好。"

那个时候，《列绕朗巴伏藏全集》在洛若寺极为罕见，全集中除了普巴金刚大修仪轨此前在洛若寺念修过，其他的内容，法王显现上此生都没有见过，这次巴罗他们带过来，算是此生第一次见。当时从中随手拿出来一函，是《金刚亥母意修法·大乐宝藏库》，随即就说里面遗留了一张黄纸卷，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表明法王对伏藏集里的内容非常熟悉，毫无疑问是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

列绕朗巴大师取出来的这尊金刚亥母佛像特别出名，也就是门措上师小时候见到佛像动起来的那尊，它有将近一肘那么高。当年为了保护此佛像，巴罗他们也吃了很多苦，遇到很多麻烦，想了很多办法，最终在护法神的加持下，佛像才被安全藏匿起来，而没有落到其他人手里。后面由巴罗喇嘛送到了法王手中，现在在门措上师那里。

关于这尊佛像，公开说的是从拉萨桑耶寺马头金刚殿里取出来的，包括列绕朗巴大师传记里也是这么写的，但实际上是从拉萨大昭寺觉沃

佛心间取出来的，法王也是这么说的。

那么，列绕朗巴大师取金刚亥母伏藏佛像的具体经过如何呢?

当时去取的时候，如果公开说要去大昭寺觉沃佛心间取佛像，当地的管理人员肯定不允许，哪怕只是说去大昭寺取，他们也会认为寺里的精华被取走了，所以绝不会同意，也因此需要秘密地取出来。

那天夜里，伏藏大师列绕朗巴和第十三世土登嘉措尊者二人，带着一两个可信任的眷属，秘密地前往大昭寺。土登嘉措尊者是列绕朗巴大师伏藏法的法主，他当晚穿着普通的僧衣，身边的眷属就误以为只是个普通僧人，而没有认出他来。由于是晚上，大昭寺的前门都关了进不去，于是他们就来到寺院后面、觉沃佛像所在宫殿的背后。当时，列绕朗巴大师以神通力，把钢铁般极为坚固的觉沃殿后墙挖开，二人等就从那里钻了进去，接着从觉沃佛像的心间，取出了这尊金刚亥母伏藏佛像，然后又从挖开的后墙那里出来了。

当时，身边的眷属担忧地问:“现在这个墙怎么办？”

列绕朗巴大师说:“不管了，就这么放着，我们走!”

眷属们非常担心，害怕被人发现墙壁破了个大洞会有大麻烦，然而第二天一大早，他们过去看的时候，那里一点点挖墙的痕迹都没有，就跟从来没挖过一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接着，法王又教诫道:〝在这末世之中，列绕朗巴伏藏法的灌顶与传承之流不隐没极为重要，所以，你们去打听一下，谁有此法的灌顶和传承。哪怕只是一位无依无靠的老乞妇有这个传承，也别管他身份高低贵贱，务必要在他面前求受。〞

接着，法王又以教诫的方式垂赐圣言说，对于当今浊世末法时期来说，列绕朗巴伏藏法的灌顶和传承，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而不隐没，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让他们打听谁有此法流的灌顶和传承。也就是，过

去的上师们曾传过这个法的灌顶和传承，当时谁得受了，对此要一一寻求访查。一旦探寻到谁有此法的灌顶和传承，不必说有权势的活佛或有身份的高僧等，即使是一个无权无势、身份低微的人，比如一个单身贫穷的老乞妇具有这个法的灌顶和传承，也一定要去他的面前恭敬求受。

法王之所以这么重视列绕朗巴大师的伏藏法，是因为他的伏藏法对于浊世全体圣教的兴盛以及众生的利乐有极大的利益。前辈的大德上师也称赞说:“列绕朗巴大师是在五浊恶世佛法和众生义利衰败时，应时出世的大伏藏师，他的伏藏法在遣除浊世圣教和众生衰败上有极大的加持和力量，是当今时代如及时雨一样非常应时殊胜的法门。”

列绕朗巴大师临圆寂时曾授记说:“未来的某些时期，我的伏藏法在内的很多法，会被扔进狗窝、猪圈里等等，尽管如此，我的法脉仍然不会隐没，其灌顶和传承会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在这个授记中所说的“某些时期”，现在看来就是指文革等的时期，大师在世时就预见到这个时代的情形，而如是作了授记。

列绕朗巴大师传记读后感

关于列绕朗巴大师的圣行，法主赤诚桑波尊者曾写过一部传记，有上下两册，齐美仁增大堪布在阅读这部传记时写过一篇心得，下面节选一段分享给大家:

“某个鸡年的神变月上弦月，正值喇荣大道场全体僧众共修怀业九本尊仪轨，那段时间我没有去经堂跟僧众一起念经，而是自己待在家里阅读《列绕朗巴大师传》。读了这部传记后，我的心中出现了很深的感受。

传记里有这么一段:‘大伏藏师小的时候，父亲管得很严，只让他做世间俗事，根本不允许趣入出世间佛法的修行。不仅如此，还特意安排他当猎人，背上枪去森林里猎杀野兽，造杀生等的罪业。尊者当时年纪

还小，只能听从父亲的安排，所以不得不扛着枪去森林里打猎。然而当他来到森林里看到了野兽，用猎枪瞄准野兽，眼睛盯着瞄准镜，手准备开枪之时，却见到野兽变成了佛菩萨等的圣尊形相，有时候从瞄准镜里根本见不到野兽，而是见到许多空行文字，因此一直都没能成功开枪。’

读到这一段时，我心里忽然非造作地生起了一个想法：我们凡夫的业报之身，无论是好是坏，最终都要扔到尸陀林里，此外连毫毛许也带不到后世。此生的话语有悦耳有不悦耳，但无论如何，说后都如空谷回响般消失无踪，死时灭尽无余。唯有心从此生带到后世，生生世世何时也不分离，恒时与自己相连。因此在一生之中，相比于造其他身语之善，让心往善的方面串习最为重要。如果今生能让心在善的法道中数数串习的话，那么到了后世，由于自心曾经数数深入地熏过善法，善已经成了坚固禀性而无法改变，即使别人故意劝自己造恶，也不会随他人转而造下恶业，就像端直的树干，谁也无法将它扭曲变弯做成弓一样。

业现肉身如假人，命尽与己不离者，
唯是不染世八法，净心所作诸善根。”

以上就是齐美仁增大堪布阅读《列绕朗巴大师传》其中一段内容的心得体会。

下面我按照自己的理解，作个浅略的评论。

传记中说，列绕朗巴大师小时候在父亲的强迫下，准备去打猎杀生，然而就在即将开枪之时，在他的心前，野兽都显现成了佛菩萨或者空行文字的形相，这样一来就根本没办法开枪，也就免去了造杀生罪。

一般的人看到这里，可能只会想：“好神奇啊，挺有意思的。”或者想：“大伏藏师就是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了不起！”像这样，当时觉得稀奇，感叹一下，过后也许还记得这个故事，也许过些天就忘光了。这样一来，虽然阅读了大德们不可思议的行传，但是对自己的修行等并没有什么帮

助。

然而大堪布看到这里，想到的就跟一般人完全不同，那么我们从他“非造作生起的想法”中可以学到什么呢？下面就从三个方面简单分析一下：

第一、透过现象，洞察本质

由于大伏藏师往昔心上曾经数数深入地熏过善法（比如修生圆次第等），善习性非常坚固，成了心的禀性，所以到了这一世，虽然还没有正式修行，比如观修本尊等，但以前世修善的习性力，见到的野兽都现成了佛菩萨形相。总之，因为前世熏习善法达到坚固，所以出现了这样神奇的状况。

我们在阅读圣者传记时也要学会这一点，也就是当看到圣者们不可思议的神迹时，也要思惟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是什么，按现代话来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像看世间故事一样，只是感叹一下“很神奇”就结束了。

第二、结合自身，带入观察

既然是前世熏入的善习性达到坚固，才导致这一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状况，那么善习性是怎么从前世带到今生的呢？这就要进一步思惟：列绕朗巴大师这一世的色身并不是从前世带来的，他之所以能见到清净相，完全是心上带来的善习性所导致的。那么，结合到自身上来观察，我等在一世又一世的流转过程中，每一世的身语色法到死的时候都会灭掉、带不到后世，只有心识从前世带到今生，再带去后世，一世又一世地相续不断。因此，相比于修持身语的善行来说，在心上修善或者说修心更为重要。像这样，透过大师显示出的神迹带到自身上观察，就生起了“心上修善最重要”的坚定认识。

我们从中要学到的就是，在阅读传记时要学会带到自身上观察，这

样就会得到相应的认识和体悟，而不是仅仅了解了一个了不起的事迹，之后就跟自己没有关系了。

第三、发愿随学，当下做起

在自身上发生“心上修善最重要”的坚定认识以后，就要发愿随学。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修行的重点就放在修心上，尽此一生都要在心上再再地熏习善，目的就是要让善成为禀性，达到极为坚固、无法改变的程度。一旦此生串习到了这个程度，那么从今往后，乃至生生世世当中，即使别人故意劝自己造恶，也不会随他人而转造作恶业，就像一根笔直的树干，谁也无法将它变弯一样，只有这样，后世才真正有了保障。像这样，读了这段传记，最终就切实地落到了自身的修行上。

所以，以后我们在阅读传记时，每当看到不可思议的圣行，不要想：“这是圣者佛菩萨身上才会出现的，我永远都没希望”等等，而是要生起一个随学心，比如“愿我也能早日做到像圣者们那样！”然后思惟“现在该怎么修行？需要达到什么程度？”等等，之后随力作同分的修行。

总而言之，我们在阅读任何圣者的传记，包括学这部《法王广传》时，都要像大堪布一样边阅读边静心思惟，这才是学传记如理的态度和方式。

（五）阅佛传记

这段时期前后，法王去牧羊时，就坐在那些山顶上、悬崖边，阅读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释迦佛广传·白莲花论》，由随念大悲本师的恩德而一整天泪流不止。因此，傍晚回到家时，由于眼睛红肿，家人和邻居们就问：“您的眼睛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这是法王亲口说的。

得到《列绕朗巴伏藏全集》前后的这段时期里，法王在亚钦卡牧羊，白天把羊放到山上吃草，自己就坐在一旁阅读经论。有时候坐在山顶上，这样别人从下面往上看时，就看不到法王怀里放了什么，不知道他在干

什么，假使有人上来，也可以赶紧把法本藏到背后，或者站起来往别的地方走；有时候坐在悬崖边，这种地方一般人不会去，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像这样，法王就坐在这些隐蔽的地方，恭敬阅读释迦佛因地的传记——《释迦佛广传·白莲花论》，边看边忆念大悲本师佛的恩德而泪流不止。由于一整天都在流眼泪，所以傍晚回家的时候眼睛是肿的。家里人和邻居一看到法王眼睛肿了，就关心地问："您的眼睛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此情形是后来法王在喇荣道场为六七千名汉藏四众弟子，宣讲《白莲花论》时亲口说的。当时，法王也是每每讲到释迦佛因地广行布施、安忍、精进求法等的行传时，总是会流下感恩和信心的泪水。尤其是在传讲世尊以身布施的诸多事迹时，法王经常是泪流满面、哽咽难言。法王曾说："无等本师释迦佛为了救度我们这些浊世众生，付出了如此难以想象、不可计数的艰辛与心血，若没有他的精进修行与成就佛果，我们这些愚痴众生又怎么能摆脱轮回呢？"

敬阅思惟传记，培养念恩净信

《释迦佛广传·白莲花论》是全知麦彭仁波切根据《悲华经》和《六度集经》为主编集的一部传记，主要讲述了大悲本师释迦佛因地时，为了我们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众生，首先发起如白莲花般的五百大悲誓愿；之后在无数劫中，为了跟我们这些众生结上缘，以便将来能够度化，从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勤行六度的感人事迹。这部《白莲花论》是《释迦佛修法仪轨》的配套补充法，通过阅读此论，了解本师释迦佛因地的行传，从而生起信心和恭敬心，这样修《释迦佛修法仪轨》就容易相应，而得到本师佛的加持摄受，因此多阅读思惟非常重要。而且，了解本师佛因地行传的功德不可思议，全知麦彭仁波切在此论中说："听到本传记中的任何一个公案后，仅仅一刹那间生起信心，也会在相续中播

下解脱的种子，无量无边的功德将由此而生。”这部《释迦佛广传》，索达吉大堪布已经翻译成了中文，我们作为本师释迦佛的弟子，应当随学法王，多阅读思惟这部论，随念本师佛的恩德。

与此相同，这部《法王广传》，就是《法王如意宝上师瑜伽》的配套补充法。我们把这部传记学得越好，对于大恩根本上师圣者法王如意宝的圣行德相体会得越到位，由此生起的信心和念恩心就越大。对于法王的信心、念恩心、恭敬心越大，修法王的上师瑜伽就越相应，得到的加持也就越大，从而能够很快开悟成就。

也就是，我们阅读这部传记时，比如读到法王为了将来能够复兴圣教，在改革期间吃了那么多苦，真的是拼了命在护持圣教的余火，心里就会有所触动，这时候就要反复地思惟，做到非常确认法王的这个德相。然后结合到自身上思惟，比如想：“我如今能有这么好的学法因缘，听闻了这么多极甚深的法，真正明白了解脱道怎么走等等，完全来源于法王当年的舍命弘法。我在法上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收获，心上生起的点点滴滴的善根，根源上全都是法王的恩德！”像这样，要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现在未来的安乐果，根源上的因就是法王，这样来忆念恩德，让内心发生触动，同时可以观想上师法王的形相。如果念恩的思惟到量，那自然就会流泪，这时候还要继续念恩思惟；当引发出强烈的感恩心、信心、恭敬心，导致泪流不止、汗毛竖立、全身颤抖等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心澄明通彻的状态，现见心的本性。

要知道，上师瑜伽是一切修行中的心要，而修上师瑜伽的关键就在于信心和恭敬心，引生的方法就在于学好上师的传记，充分体会上师的功德和恩德。因此，对于我们每一个想得到法王的加持而开悟见性，生生世世得法王摄受而永不分离的传承弟子来说，学好本传记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思考题

1.法王初见列绕朗巴全集的情形如何？这表明了什么？

2.列绕朗巴大师取金刚亥母伏藏佛像的具体情形如何？

3.法王对巴罗二人作了怎样的教诫？为什么法王如此重视《列绕朗巴伏藏全集》？

4.齐美仁增大堪布读了《列绕朗巴大师传》后，生起了怎样的心得体会？我们应如何随学他来如理阅读圣者传记？

5.阅佛传记：

（1）法王在亚钦卡放羊时阅读释迦佛传记的情形如何？原因是什么？阅佛传记对于我等释迦佛的弟子而言，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我们学《法王广传》时应如何思惟来培养信敬念恩心？其方法、原理、修量、重要意义是什么？

十、1974—1979 年在青雅　分九：（一）住处情形；（二）关键时刻示现病相；（三）从收音机里收听国外消息；（四）未能与敦珠法王相见；（五）现前万法如幻觉受；（六）精通天文历算；（七）弘传列绕朗巴伏藏法之始；（八）不间断传法；（九）出现摘除罪名的缘起

（一）住处情形

木虎年（1974 年），法王四十二岁之时，从亚钦卡去了青雅，在那里前后住了六七年。

藏历木虎年，即公元 1974 年，法王四十二岁的时候，从亚钦卡搬到了青雅。青雅，就是从紫青山沟进去，往壤塘县的方向走，到了门措上师诞生地后，再有 15 分钟左右车程的那个山沟。法王来到青雅时是虎年年底接近兔年的时候，一直到 1980 年去喇荣山谷建道场之前都住在这里，所以在青雅住的时间，如果按兔年来算就是六年，按虎年来算就是七年。

在准备搬到青雅之前，法王和洛若村的一位名叫哲荣的男子，先去青雅地方观察那里的风水如何，以及具体搬到哪个位置最合适。

当时他们是骑着牦牛去的，在还没有到青雅的途中，见到了一处稍微宽一点的草坪，哲荣说:“这里比较宽阔，也比较暖和，住在这里怎么样？”法王说还不行，还要往里走。

他们继续往青雅走，到了青雅山沟现在的觉姆寺那里，法王从牦牛上下来，找了一块地方坐下观察周围的环境。法王当时坐的地方，就是现今觉姆寺经堂旁边建了佛塔的那个位置。

当时法王观察到这里的风水很好，具体是这样的:

一、此处背后的山比较高，这表示靠山坚固。

二、后山有沟壑，沟壑从下到上一直延伸到山顶，中间没有断，而且山沟朝向东方，这就表示有依靠，并且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增上的表征。

三、前面有水、有树，这种格局从地基风水方面来说也是很好的。

四、南边有山，山的前面还有零零散散几座像如意宝堆在一起的低矮小山，有些山顶就像曼扎上的宝顶一样，这是具足各类珍宝的形相，是很好的风水格局。

总之，此处背后有高山依靠，后山有山沟能上去，山沟里有水流下来，前面有树，南山又有摩尼宝堆聚的形状，这么观察以后，法王说这个地方很不错，所以后面才搬过去的。

据新龙扎巴洛珠回忆，那时的住处是：有两个土坯房，其中一间做厨房，一间做卧室，卧室是妹妹美珠母女二人的住处，平时有客人来，会在这里接待；法王自己则住在一个门窗一体的旧毛毡帐篷里，门口养了两三条狗。

“新龙扎巴洛珠”是指新龙县嘎绒寺的僧人洛珠坚参，他不是普通的扎巴（藏语“扎巴”的意思是出家男僧），而是新龙县嘎绒寺主要的一位大上师，也是法王在新龙县早期的弟子之一，现今还在世。很多年前他在新龙县列绕朗巴道场东祉格闭关实修，据说现今在康定市贡嘎神山闭关实修。对于法王在青雅等早期的传记，他比较熟悉，这一段就是根据他的回忆所说。他说当时法王一家住处的情形是这样的：

一、两个土坯房

住处的主体是两间用干草和土块混合在一起砌成的土坯房，其中一间作为厨房，另一间作为卧室。卧室那一间是法王的妹妹至尊美珠和她的女儿至尊门措上师的住处，平常如果有客人来的时候，也是在这一间屋里作接待，有这个习惯。土坯房后面有个大院子，那是个羊圈，如果遇到突发事件时，来求法的弟子们就是躲在这里的。

这两间土坯房的地基，就在现今青雅觉姆寺经堂的那个位置。前几年，喇荣大道场的几位大堪布为觉姆寺建经堂选地基的时候，就找到了当年法王住在青雅时的土坯房地基，后来就以那个地基为中心建了现在的经堂。这里虽然简陋，但加持力非常大，是法王上师和门措上师住了六七年、有特殊加持力的地方。

二、法王的卧室

土坯房门口的院子里，搭了一个旧的毛毡帐篷，这就是法王的卧室。帐篷很小、很旧，非常简陋，只有一个门，没有窗户，所以白天就把门当成窗户用，从门这里通风和采光。后来，这个帐篷供养给了喇荣大道场的僧众。

在青雅期间，法王先前就是住在这个帐篷里，后来索木喇嘛用板皮给法王搭了个小木屋，之后法王就住在这间板皮房里。当年建板皮房的时候，主体的四根柱子下面都有地基石，共四个地基石，后来觉姆寺建经堂挖地基时，看到了其中的三个还在，于是就把那三个地基石保存了下来。

三、门口的狗

法王在门口还养了两三条狗。这样就比较好，比如工作人员突然过来的时候，狗就会叫，里面的人就知道有外人来了。其中一只狗叫“达彻”（意为虎子），毛色偏红，后来法王搬到喇荣山谷时也带上了它，由于它的体型比较大、性情凶悍，所以就一直拴在门口喂养。还有一只狗名叫“东森”，是黑色的，它到喇荣山谷时已经老了，不怎么凶，所以也没拴着，就让它在喇荣山谷里到处跑。当年在青雅时，大狗只有这两只，另外还有一只也许是小型犬，具体就不太清楚了。

当时法王家住在青雅山沟往里面的位置，法王的一个姨妈就住在山沟刚进来的地方，离法王家不远，大概是现在觉姆寺堪姆们住的那一栋楼附近。

每当有工作人员来的时候，姨妈就先打招呼说：“哎！你们辛苦了，你们等一下，先别过去，我先去说一声，不然他们家的狗很凶的，万一被咬到就麻烦啦……”，然后就冲着法王的住处使劲喊：“哎！你们出来一下，来客人了，赶紧把狗绳拉回去……”。这时候几条狗也跟着一起叫。

如果当时法王家里有求法的人，或者大家在念经讲法等，听到外面的动静后，就让求法者先藏到后面的羊圈里，再从羊圈翻出去躲到后面的山上，后山有很多灌木丛，他们穿过灌木丛到河边，再从南边的山离开，这样就不会遇到麻烦。有时候讲闻还没结束，还不能离开，人从羊圈里翻出去后，就躲到东边或者南边的灌木丛里，等那些人走了再回来继续听法。当时因为怕被举报等，所以不仅是工作人员，包括其他一般客人过来的话，求法的人也都要躲藏起来。

（二）关键时刻示现病相

一次，要从青雅到擦沃去参加会议，妹夫赞嘉扶法王上坐骑后出发了。途中法王的脚肿了，肿到要依靠别人扶助才能从坐骑上下来的程度；不一会儿脸也肿了，肿到连眼睛都看不到了。一位名叫德拉的医生给法王作了诊治，然而未出现疗效。因此，法王第二天就得到批准，可以回到自己的住处。到家后立即恢复如初，忽然消肿而痊愈了。

有一次，上级要求法王到擦沃地方去开会，遇到了这个状况。擦沃是从青雅山沟出去，往壤塘县城方向走的不远处。那段路程虽然不远，但法王还是骑着牲畜去的，当时由法王的妹夫赞嘉扶法王坐上了坐骑，之后就出发了。

在还没到擦沃的途中，法王的脚莫名其妙地肿起来了，而且肿得特别厉害，连脚蹬子都踩不了了，必须依靠别人帮忙才能从牲畜上下来。没过一会儿，脸也肿了起来，肿到连眼睛都看不见了。当时，来自洛若乡的一位名叫“德拉”的医生给法王作了诊治，但是没出现任何效果，还是肿得特别厉害。依这个状况，法王第二天就得到批准，不用参加会议了，可以回青雅的住处。结果刚一到家，法王的脸和脚就立即消肿，恢复如初了。

实际上，当时是依靠智慧护法神的加持，使得法王的脸和脚显现上

肿得特别厉害，似乎病得很严重，由此就不用参加批斗会，也就不必发言，更不会遭遇那些不好的事情了。

与此类似，一位名叫〝拉姆〞的老妇女清楚地回忆说：〝记得法王住在这里时，一次，扎秋玛朵地区建立学习班后开展了批斗运动，法王需要去参加。然而跟往常一样，法王的脸忽然肿了，依此，骑着一头名叫〝果日〞的老牦牛回到了青雅。〞

与去擦沃开会时的情况类似，另一次是要求法王去扎秋玛朵（从擦沃再往里走）开会，当时也出现了面部忽然肿胀从而可以平安回家的状况。

老妇人拉姆是法王的亲戚，现今还在世，已经八十多岁了。她说，记得当年法王住在青雅的时候，遇到了上级领导在扎秋玛朵建立学习班，之后开展了批斗运动，当时他们要求法王也去参加批斗会。然而，跟以往去开会时的情形相同，会议还没开始，法王的脸就忽然肿了起来，肿得很厉害，看起来病得特别重。依此因缘，法王得到批准可以马上回家，于是就骑在一头名叫“果日”的老牦牛背上，安然无恙地回到了青雅。

（三）从收音机里收听国外消息

法王住在青雅时有一台收音机。那时候，法王最初从收音机里听到居住在国外的藏族上师们念经的声音时，触景伤怀而流下眼泪。

法王当年住在青雅的时候，身边有一台收音机，能收听到国外的电台。国外电台里会传来住在国外的藏族上师们用藏语念经的声音，当法王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内心感慨万千，十分伤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居住在国外的藏族上师们”意思是，此前一些藏族上师们因藏区形势所迫不得已去了国外居住。国外的形势相对宽松，所以他们可以念经修法等，当他们念经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时，法王听到后，感慨地

哭了。法王之所以那么感慨，原因也许有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因为念经的人是藏族上师，他们在动荡时期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候去了国外，这么多年来一直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如今居然从遥远的大洋彼岸传来了他们念经的声音，知道他们现在情况很好，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第二、动荡时期以来，藏地的形势一直很紧张，不必说敲着法器念经修法，就连念珠都不让拿，一旦被发现做了宗教相关的任何事情，都要面临牢狱之灾；然而在收音机的那一头，传来的却是自由念经的声音，可以想见佛教在那边是一片自由的气象，两地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想到这些，法王心里特别触动，因而不禁流下了眼泪。

（四）未能与敦珠法王相见

在此期间，一次，法王如意宝听到敦珠法王准备去北京的消息，就对身边的眷属说：“如果是真的，那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去觐见他，你们也应当准备路费等，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然而，那时敦珠法王并没有去北京。几年之后，一天，法王在觉受中现出“这下我们俩此生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了”的心念，因此从那以后，生起了“此生与他见面的希望渺茫”的想法，而后也放下了这方面的勤作。这是听法王说的。

法王如意宝住在青雅期间，有一次，听到第二世敦珠法王准备去北京的消息，就对身边的眷属们说：“如果敦珠法王真的要回国去北京的话，那我无论如何都要去拜见他，你们也应当准备一些所需的路费等，有机会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然而遗憾的是，那一次敦珠法王并没有去北京，由此法王如意宝也就未能面见其尊容。

过了一些年后，有一天法王在觉受中现出“这下子，我和敦珠法王这辈子再也没机会见面了”的心想（此处的“心想”，指并非特意想出来的，而是无分别状态中自然现起的心念）；依靠所出现的这个心想，之后，法王的想法就从原来的“此生有机会见面，所以很想去见”，变成了

“此生没有很大希望见面，所以不那么想去见了”；先前为了去北京所作的准备工作也都放下了。以上这些都是听法王亲口说的。

一世敦珠法王转世缘起的授记

关于第一世敦珠法王的转世，有一些缘起方面的授记，也就是：第一世敦珠法王圆寂时，他的一位来自色达达仓、名叫桑秋多吉的大弟子，梦光明的境界中现出了一个碟子，碟子里面有分别代表第一世敦珠法王身、语、意的莲师像、经书和金刚杵。

具体来说，在他的光明境界中，出现了三种境相：

第一、莲师像飞了起来，落到了第二世敦珠法王的诞生地——西藏昌都市衮波科，表征第二世敦珠法王是第一世的身化身。

第二、经书和金刚杵飞了起来，落到了第一世敦珠法王家里，融入到他自己的家族中，表征第一世法王的语化身和意化身是他自己家族的后裔。也就是，色达县五色湖的根桑尼玛活佛是第一世敦珠法王的语化身，嘉控·索朗德赞尊者是第一世敦珠法王的意化身。

第三、空中还显现出很多彩光向外发散，表征第一世敦珠法王的转世，虽然主要是以上身、语、意的三位化身，但此外还有无量无边的化身。

具体内容可以从第二世敦珠法王的传记中了解。

（五）现前万法如幻觉受

据说法王住在青雅期间，华觉江措活佛和涅达活佛二人偶尔会到法王面前去，猜测法王也相应地对他们二人传了法要和窍诀。

据说法王住在青雅期间，华觉江措活佛和涅达活佛两位尊者偶尔会到法王那里去。作者猜测，那时候，法王应该对他们二人也适宜地传了法和修行窍诀。

华觉江措活佛是一位了不起的上师，当年法王 50 岁左右心脏病严

重发作、准备示现圆寂的时候，就是他创造了法王长久住世的缘起。他的家乡在新龙县，具体是在法王第三次举办大型极乐法会的地方。文革前他是一位舍事者，曾去不同的地方寻访善知识求法等；文革期间，住在炉霍县的一处阿兰若修行；后来法王建立喇荣道场以后，他也过来在喇荣道场男众的法轮区常住了一段时间。他是个了不起的修行人，而且有大神通。在他刚到喇荣还没有出家受比丘戒的时候，会作一些授记。比如，喇荣道场刚建立不久，那时候还没有几个觉姆，他就授记说:“将来喇荣山谷的阴面阳面，会建造许多觉姆住的房子，山谷里到处遍满了觉姆，将来绝对会出现这个，我发誓!”后来出家受了比丘戒，就不再说那些授记的话了。后来回到炉霍县的阿兰若示现了圆寂。

涅达活佛是一位比丘，也是很了不起的智者、成就者。法王住在青雅期间，涅达活佛住在青雅附近离法王不远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从青雅进去有一个山沟，属于洛若村的地盘，他就在那里搭了一个小帐篷住，有时候会到法王那里去。先前在心宝山时，法王就给涅达活佛传过法，后来在青雅，法王应该也给他传过法、讲过窍诀，但不确定当时讲了什么。宗教开放以后，他住在色达县，刻板了荣素班智达和第一世敦珠法王的著作集，后来在色达县示现了圆寂。

涅达活佛是嘉控家族的后代，所以是法王的亲戚，而且两人非常熟悉，加上心意相合，因此，平时彼此之间也有开玩笑和逗趣等的习惯。

涅达活佛和法王的关系非常亲密，具体而言：第一、涅达活佛出生于嘉控氏族，他的父亲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拉多活佛，法王的父亲也属于嘉控氏族，所以涅达活佛和法王有亲戚关系；第二、两人经常来往，彼此非常熟悉；第三、两位尊者的心和心之间十分契合，彼此非常合得来。由于这三个原因，平时涅达活佛和法王相处时，常常会互相开玩笑、打趣逗乐等。比如，有一次法王对涅达活佛说:“全知麦彭仁波切的《辨

法法性论释·辨析智慧光明》中，讲述无分别智慧的一段话内涵很深，跟大圆满的境界是一样的，对我在理解上很有帮助。”活佛说:“你的见可不是金刚乘大圆满见，怕是个唯识见哦……”。类似这样的趣事，在两位尊者之间有很多。

一次，他和法王一起去紫青上部一个名叫〝匝日热温〞的高山顶上散心。

法王平时在青雅山谷里精进修行，偶尔显现上很疲倦的时候，就会到山顶上稍微放松放松。

有一次，涅达活佛和法王一起去山顶上散心，当时去了一座名叫“匝日热温”的陡峭高山。“匝日热温”位于紫青山谷上部，也就是从紫青山谷进去，刚过色达县洛若村的地界，到壤塘县地界中间的那座山，它很高，站在喇荣道场五台中的南台和东台山顶上，往紫青山谷方向看，都能看得到。

这时，法王从山顶往下看了一眼，忽然现起无分别的觉受。以此为缘，远离趣入一切现相的状况中，外与内、境与有境、现相与心识等的分别清净于法性中，所有六识聚的了别成了无有、平等、元成、唯一，之后见闻知的一切法完全隐没于遍空通彻的唯一法性中。后得之时，所有见触之境的一切有事如梦幻般现了出来，粗大肉身也明现成水月般的色法，在此状况中无有平时那样的重量引力，感觉可以翱翔。

这一段是讲法王当时在山顶上出现了很好的境界，对此从根本和后得两个时段上作具体分析。

一、根本

法王和涅达活佛二人到了山顶后，法王从山顶上往下看了一眼，这时忽然间分别识消失，现起了无分别的觉受。以这个无分别觉受作缘，远离了取色声香味触等一切现相的勤作。在这种状况中,“这是外、这是

内、这是境、这是有境、这是相、这是识”等的区分辨别之心全部隐没，消失于空性法界中。也就是，当时所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的了别，全都消失不见了，成了无有自性、平等无别、本自元成、唯一大空。之后，所有平时见到的色相，听闻到的声音，了知到的法尘，以及嗅到的香气、尝到的味道、感觉到的触尘，这一切现相全都消失了，唯一只有如虚空般周遍、通彻赤裸的大空性，住在这样的境界中。

平时一切的见闻觉知好像都是实实在在的，六根各自取境生起六聚识，觉知六处，像这样是以能量所量、能知所知的方式了知。法王当时从山顶往山下看，以外在空荡荡的相，触发了内在无分别觉受，以这个觉受，引发了住大圆满定的境界，现前了一切大空性的境界，此时，眼识耳识等的一切见闻觉知全部隐没，能所二取消于法界中。

二、后得

之后，从没有根境识的境界中，忽然现起了如梦如幻如水月般的现相。也就是：一、外的方面，眼所见的色境、耳所闻的声音、身所触的触境等一切色声香味触的境相重新出现了，然而跟平时不同的是，这些境相都现成了跟梦、幻一模一样的体性，现而无实，毫无实质，可以穿透。二、内的方面，自己的身体重新出现了，但跟往常不同的是，原本非常沉重的血肉之躯，现成了水月一样虚幻不实的色法，这时候身体只有颜色形状，但没有什么重量，也不受地球引力影响，就像身体在太空里可以自由飘浮那样。当时，法王就在这样身如水月、境如梦幻的状况中，生起了可以在空中翱翔的感觉。

一般来说，圣者们可以在空中飞，或者在石头上留下脚印等，都是在后得位的觉受中，没有杂念、没有分别心，也没有像凡夫那样与实执相应的习气，在这种状况下出现的。当时法王的心前，一切万法明显现成如幻如梦如水月的状况，在这种境界中，法王感觉自己的身体完全可

以自由飞起来。要知道，法王个子比较高，又胖一点，所以显现上平时身体也比较重，走路也不轻快，但那时就跟平时不同，感觉身体没有沉重感，像云一样很轻很薄，轻飘飘的、无有自主，好像可以飘浮起来，出现了这样的觉受。

正当出现这个觉受时起了见的力，由感染觉受而自然地唱起许多零散的金刚歌；而且现起“感觉能从这座陡峭山崖的顶端径直飞到对面山上”的觉受后，摆出翱翔的姿势准备起飞，这时涅达活佛心生畏惧，再再地说：“噢！今天你的觉受非常强盛哦，我是害怕了的，这种时候还是谨慎点好，搞不好的话，可能摔得胯骨碎裂、腿脚分家哦！”同时，紧紧地抓着法王的衣服来拖延，以此令法王从不断涌现的飞翔觉受中出来了。

在法王出现身如水月、可以飞翔的觉受当下，起了大圆满见的力，并且感染到觉受，在觉受的境界中唱起了金刚歌，并且展臂准备飞翔。具体来说：

一、唱金刚歌

法王当时以不加分别、自然流现的方式，唱了很多首大圆满金刚歌。当时唱的那些大圆满金刚歌，不是像一整部论典那样完整的一篇，而是零零散散、类似单独偈语那样的，只可惜并未留存下来。

二、展臂欲飞

此外还现起了另一种觉受，也就是，感觉从自己所站的悬崖顶上，能够直接一下子就飞到对面的山上。这个感觉出现之后，法王的身体做出了准备起飞的姿势。正在这时，旁边的涅达活佛知道法王正处于觉受炽猛的状态中，然而怕发生意外，就反复地对法王说：“噢！今天你起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觉受，我怕可能出现不好的后果。这时候还是小心谨慎一点的好，不然的话跳下去可能会摔骨折哦！”涅达活佛这样一边口里反

复地说，一边就用手紧紧地抓住法王的衣服不让他跳，以此来拖延时间，以便让法王从觉受中出来。慢慢地法王的觉受就消失了，恢复到了平常的状态，也就没办法飞起来了。

法王后来说过几次，自己当时处于一切万法如幻的觉受中，在山顶上唱起了金刚歌，边唱边准备飞到对面的山上。一般来说，有修证境界的成就者，先前没有特意去分别“我要在石头上留脚印、留手印”“我要飞”等，而是当时住于大圆满见、出现觉受的状况中，真切地感受到一切都虚假不实，虚空与大地平等，岩石和泥土无别，所以自然就在岩石上留下了手印、脚印，以及随意飞翔等。

假使那天未从觉受中出来而从山崖顶上跳跃的话，是能够飞到对面山上的。往昔大自在成就者贡秋哲年幼时，在加沃东的山崖中有一个乌鸦的巢穴，他说：“这个鸟窝要搬到人到不了的一个地方。”说完，就把这个巢穴搬到了人无法前往的一个地方，之后径直飞了下来，落在距离河边一箭射程的地方，之后脚未触河滩而于沙地上方约一肘高处行走等。我认为可以出现一个与此相同的行传，然而并未出现。

当时法王所处的悬崖比较高，而且他们又是站在悬崖的顶端，如果从上面跳下去的话，一般人必定会掉落到两山中间，肯定会摔骨折等，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当天法王正处于强烈的觉受中，住在觉受境界中从那儿跳的话，是完全能够飞过去到达对面山顶的。也因此作者认为，如果那一天法王没有从万法如幻的觉受中出来，住于那个觉受中从山顶上往下跳的话，是一定能飞到对面山上的，就法王的证量而言完全没有问题。然而，当时身边的人怕法王会受伤，所以没让他飞，因而没有出现这个结果。否则的话，就像往昔的大自在成就者贡秋哲的传记一样，法王也会出现一个与之相同的圣传。

大自在成就者贡秋哲是卫藏加沃东地方的人，主要修持噶举法派。

在他很小的时候，加沃东的某个悬崖上有一个乌鸦的巢穴，由于巢穴筑造在一个人类能够掏到的位置，他怕有些坏小孩会去掏鸟窝，做伤害小乌鸦的事情，就想把这个乌鸦窝搬到一个别人到不了的地方。这样想后，他就爬上山崖，把乌鸦窝搬到了一个别人不容易上去的山崖上。当他从山崖上下来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抓着旁边的草或者石头，一步一步地爬下来，而是从山崖上一下子飞了下来，降落在离河边一箭射程那么远的地方。之后，脚不接触地面，在比沙滩高出大约一肘的虚空中行走，等等，当时他示现了这样的神通。这些在他的传记中有明确记载。

思考题

1.在搬来青雅之前，法王实地观察到那里的风水如何？初到青雅时，法王一家住处的情形是怎样的？

2.法王被要求去擦沃和扎秋玛朵开批斗会时，是如何顺利度过的？其真实原因是什么？

3.最初从收音机里听到国外传来藏族上师念经的声音时，法王有怎样的感受？

4.法王从最初一定要去见敦珠法王到最后放下了所有要去见的准备工作，这前后的具体情形如何？

5.（1）涅达活佛和法王的关系怎么样？原因是什么？

（2）法王和涅达活佛去“匝日热温”山顶上散心时，法王出现了怎样的境界？从根本和后得两个阶段具体描述。由此可以看出法王获得了怎样的成就？

（3）法王在觉受中有何表现？涅达活佛对此做出了何种反应？作者对此如何看？

（六）精通天文历算

据说，这段时期前后，一位东嘎寺的僧人为了学习天文历算，秘密地来到法王面前，法王为他传授了《时轮法胤心要》。在传法时顺便说道：“我有一个仅半页纸的五曜类表格，至关重要，可惜在时局动荡中遗失了。”说后现出惋惜的神情。又说道：“那个表格要算下来的话大约需要十六七天，加上现在政策严格，因此困难很大。总的来说，很多人说我精通经论，但比我精通经论的有很多，或许可以说，在领悟天文历算方面比我更精通的，现阶段在藏地会不会有呢？”

法王住在青雅地方时，一位东嘎寺的僧人，为了学习天文历算，以秘密的方式来到了法王面前。当时，法王为他传授了《吉祥时轮金刚法胤心要》，这是商卓特·桑热所造的一部学习天文历算最重要、最根本的教典。

法王在给这位僧人传讲《时轮法胤心要》时，顺便说道:“我有一张篇幅上仅有半页纸这么短的五曜类的表格，它特别重要，但是在局势动荡的风暴中丢失了。”说后露出十分惋惜的神情。这里要知道，法王的那张五曜类表格，虽然只有半页，但它就像窍诀总纲一样，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计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算出每年的藏历日历，因此特别重要，只可惜在动荡时期丢失了。

法王又接着说道:“那个表格如果用沙盘计算的方式来算的话，大约需要十六七天才能算得出来（那张五曜类表格，是法王从光明大圆满智慧境界中自然流露出的意伏藏，不是通过计算做出来的表格，对此，一般人要用半个多月才能计算出来)；再者，现在政策紧张，一旦被上级

发现在做这些就很麻烦（比如会说他还在搞封建迷信等，然后拉出去批斗等）。由于这两个原因，要再次得到那张完整的表格有很大的困难。总体上，现在有很多人都对我称赞说‘洛若堪布精通经论教典’，但实际上比我精通经论的人有很多，比如格鲁派的格西们多年专学经论等，所以比我精通经论的大有人在。然而或许可以这样说，在知晓天文历算内容方面比我精通的人，如今在藏地会不会有呢？”

“领悟天文历算方面”的意思是，法王精通天文历算，不是指在沙盘上算数字算得好、算得快，而是在领悟它的内容方面特别精通。这一点，法王不但当年对东嘎寺的僧人单独说过，而且后来在喇荣道场给僧众传法时也讲过一两次。

“现阶段在藏地会不会有呢？”这是法王谦虚的说法，表示话没说满，不是直接说“自己是最精通的”。以前江玛道场有拉巴活佛等，他们在世时对天文历算特别精通，托嘎如意宝也曾说“拉巴活佛是藏地最精通天文历算的人”，但现在他们都已经圆寂了。所以那时候在藏地，从天文历算的内容方面来说，法王应该是最精通的。

下面是作者对法王的评价，并稍微具体讲一下天文历算方面的一些问题。

法王精通历算五要素——星曜、日期、星宿、会合、作用，及五星曜各自的快、慢、直、曲之二足、宫、行度，还有计都、罗睺、劫火及彼等遮蔽日月等外的算法；精通脉、风、日、月、行星、合时、节气、漏分、刻、轮流、时间、日夜、日月食等内的算法；精通依于彼等而现起智慧和隐没智慧等的算法，能够不依靠沙盘计算，依心中所现，就得出极为正确的结果，我想这一点从法王所造历算论典的小字中可以推知。

法王对于天文历算中外的算法、内的算法和密的算法这三类全都善

巧通达，所以能够不依靠沙盘计算，而以心中自然显现，就能抉择出完全正确的结果。作者说，这些从法王所造的历算论典的小字中就能看得出来。对于这一段内容，下面从四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一、精通外算法

“外”指外器世界中的天体的运行。也就是星曜、日期、星宿、会合、作用这历算五要素，以及五曜各自的快、慢、直、曲之二足、宫、行度，以及计都星、罗睺星、劫火星，还有它们障蔽太阳月亮导致出现日月食等，那么对于这些外的算法，法王都善巧通达。

星曜：日、月、五星等都称为曜，即日、月、金、木、水、火、土七个星合称为“七曜”。

日期即太阳，以朔望月的长度为基础而定的时间单位，例如太阴月、太阴年、太阳日长度等等。

星宿指七曜栖宿的场所。

会合共有二十七个，主每日之事，由“轮伴月宿”与“定日”相加而得，其数值是天明以前已过的数值。

作用即作用神，星算学中作用神共有十一个。

五曜是指七曜中除去日、月之外其余的五曜，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足是星宿的步度，等于段的四分之一。

宫如同宫室，有利于保持星曜运行于空间。

行度为日、月和行星在宫宿中运行所经过的时间或弧度。

罗睺是藏历九曜之一，有数无象，只能推算出其位置，但观测不到其形象，远地点在角宿，二百三十个朔望月巡天一周。

劫火也是九曜之一，与罗睺相对，所以又名罗睺尾，即黄白降交点。

二、精通内算法

“内”指人的身体。也就是脉、风、日、月、行星、合时、节气、漏分、刻、轮流、时间、日夜、日月食等，对于这些内的算法，法王也都善巧通达。

脉指脉道，也就是密法里讲的风、脉、明点三者中的脉道，主要以脉瓣结成轮辐的形状，存在于体内顶门至密处等的部位中。

风即气分，是一种以流动为体、由风大种与空界所形成的具备六性遍于全身的物质。它的功能一般是主持呼吸、造作行为、使出力量、输送血等精华各入本位、明利眠等器官及动用思惟。

行星指明星曜在各自轨道上运行所在的位置。

合时是观测日影长短变化和星宿位置以定季节，返回来又可以在任何季节，根据已测定的数据推算太阳入宫时刻和昼夜长短等等的方法。

节气即朔气，每年分为二十四节气，在每月的月初，为当月的节气，也有跨到前一个月月底的情况。

漏分简称分，一漏刻或一弧刻等于六十漏分，一漏分等于六息。

刻即一昼夜的六十分之一。

时间即刻分，一段时间，如白天分成上午、中午、下午三段时间；夜晚分成上半夜、中夜、下半夜三段时间。

日月食是指日月被其他星曜遮蔽而出现的现象。

三、精通密算法

密的算法是指，依靠内的气脉明点，智慧如何现起或者隐没等。像这些内在的秘密，自然科学完全摸不到边，但《时轮金刚》中都有详细具体的讲述。《时轮金刚》中讲到可以通过内在气脉明点的变化规律来计算出外在日月星辰的运行方式。有些修密法的成就者之所以能够准确知道外在日月星辰的运转变化等，也是通过观察自身气脉明点的运转来判断的。修行人对此通达以后，根据外在星象的变化就可以反推出内在

气脉明点的状况，比如当外在出现日食月食等的现相时，对应内在身上会出现什么，例如业风止息，智慧风现起，或者智慧风隐没，业风现起等。对于这些方面，法王都很精通。

四、精通情形

对于上面讲到的外内密的算法，法王不是像一般人那样，需要在沙盘上计算才能算出结果，而是依靠内在修证，心中自然能够显现出这些内容，所得出的结果也完全正确。关于这一点，从法王所著的天文历算论典的小字部分可以了知。

沙盘是藏族天文历算学所用到的传统计算工具，又称作历算盘，是一个长约 80 公分，宽约 20 公分的木制盘，顶部有暗格，盛放着从草坯根部挖出的浮土或细沙，使用时将木盘倾斜 45 度，使浮土或细沙流到木盘内，演算者用铁钎在上面书写计算。沙盘功能强大，可以一次性计算 30 多位数据。计算者在这个小小的沙盘里，通过加减乘除等数学运算方法，把各种天体运动的方位、时间等未知之事，用数字的方式表达出来，并通过公式进行计算。涉及到依据天文历算学原理，计算各地的农耕牧作时机、物候、节令、人体脉相变化周期，特别是天气预报等。一般来说，这些必须依靠沙盘才能准确计算出来，像现在拉萨出品的藏历日历，就是依靠沙盘详详细细计算出来的；喇荣道场天文历算班也是通过沙盘计算，来算出每年的藏历日历。然而法王完全不需要用沙盘计算，在心里自然就现出来了，比如别人算了一两个月，法王一分钟安住一下，然后说出一个数字，就非常准确，没有任何错误，非常不可思议！

（七）弘传列绕朗巴伏藏法之始　分二：1.略说；2.广说

1.略说

再者，据说在这段时期，法王师徒到山腰处的树林里讲闻教典等时，一两个自己人佯装放牧来站岗放哨，观察有没有正往这边来的客人。不

久，法王秘密地建立起弘传自己前世列绕朗巴伏藏法的灌顶传承的开端。虽然最初出现了一些不祥预兆，但后来由于吻合了善妙缘起，从而解开了禁令。

据说法王住在青雅期间，多数时候不方便在家里灌顶、传法，于是他们师徒几人就去山腰处的树林里讲法闻法。那里的树长得又高又大，非常茂密，隐蔽性很好，从外面基本看不到藏在里面的人，比较安全。这时候，一两个内部的人会在外面放哨，他们假装成放牧的样子，到高一些的地方去观望，观察有没有往这边来的客人。“客人”主要指工作人员和那些想升官发财的人。他们专门喜欢向领导打小报告，一旦被他们发现法王在传法，就很麻烦，所以放哨时就很注意观察有没有这样的人过来。当时他们放哨的地方，就是现在青雅觉姆寺经堂上面稍往东面或者南面的位置。比如，法王师徒五人到树林里传法或者灌顶，其中的一个人就专门负责放哨，观察有没有人过来；或者有时候法王作灌顶，其中一个人就站在能看得到远方、稍微明显的地方观察。像这样，当时的形势是那么危险、那么不方便，但他们还是以这种方式来讲法、闻法等，他们那种为法的精神的确非常值得赞叹。

没过多久，法王以秘密的方式，建立起弘传列绕朗巴大师伏藏法的灌顶和传承的开端。刚开始弘传伏藏法时，法王显现上心里感觉有点不对劲，出现了一些不祥预兆，就像护法神不开许那样，所以当时就没有再继续灌顶传讲。后来，达日拉姆智慧空行母供养了缘起物，以及法王亲见列绕朗巴大师而得到开许，由此吻合了善妙缘起，才解开了弘传的禁令，正式开始弘扬。

一、弘传开端地

法王一生之中，最初求列绕朗巴伏藏法的灌顶和传承，以及最初给别人传讲的地方，就是在青雅。虽然以前在心宝山时也传讲过一点，但

那时候还没有拿到《列绕朗巴伏藏全集》；后来在亚钦卡时得到了法宝，但当时法王自己还没有得到灌顶和传承，也没有给别人作灌顶和传授；再后来，虽然在喇荣道场也作过灌顶和传讲，但是最初弘传伏藏全集的开端地就是在青雅，因此青雅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圣地。

二、列绕朗巴伏藏法的特点

法王曾说过，总的来讲，显教圣法的住世有果期、修期、教期和仅持形相期，其他伏藏大师的伏藏法与显教圣法相同，也是从果期到修期等次第下来的。但列绕朗巴大师的伏藏法不同，也就是：大伏藏师本人在世、刚把伏藏法开取出来时属于修期，后面第二代也就是转世为法王如意宝的时候，此前开取出来的伏藏法才到了果期，这时候修这些法得到的加持力更大、更容易成就，因此列绕朗巴大师的伏藏法是具有不共加持的特殊伏藏法门。

三、列绕朗巴伏藏法的兴盛状况

莲师在《一切诸佛总集多吉卓洛修法仪轨》的后跋中授记说：列绕朗巴大师这一生主要是取出伏藏，伏藏大师在世时，他取出的伏藏法只会在自己所在的新龙县和法主（十三世怙主）所在的拉萨市等地兴盛，在比如康定、果洛、昌都等其他地方不会特别兴盛。意即，伏藏大师在世时，他的伏藏法不会广泛弘扬利益很多众生，但是等到列绕朗巴大师的下一世，也就是转世为法王如意宝时，他的伏藏法会特别兴盛普弘。从缘起上来讲，在尼泊尔、藏地、汉地，尤其是整个藏区——康巴地区、安多地区、卫藏地区，列绕朗巴大师的伏藏法都特别兴盛。

2.广说　分四：（1）初求灌顶传承；（2）成熟弘传缘起；（3）其他传法情形；（4）首弘缘起善妙

（1）初求灌顶传承

这类情形，法王在一次讲话中说：`在亚钦卡时，依靠巴罗老和尚

的恩德，我得到了大伏藏师列绕朗巴的伏藏全集和很多伏藏品。以此缘劝动，心想：`我担负了列绕朗巴的尊名，所以是不是应该对他的法教做一些事情呢？′这么想后，迎请了给前身列绕朗巴做侍者而长时间一起住的新龙嘎绒寺喇嘛根登达吉尊者后，开始求《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灌顶和传承。″

这一段讲述了法王最初求得列绕朗巴伏藏法的灌顶和传承的情形，对此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手中得宝

建立喇荣道场后，法王在一次讲话中说道：“先前住在亚钦卡的时候，以巴罗老和尚的恩德，我得到了列绕朗巴大师的伏藏全集和众多伏藏品。”

巴罗老和尚就是当年新龙道场派来给法王送法宝的人，他到亚钦卡见法王时还比较年轻，后来法王在喇荣道场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老了，所以称他为“老和尚”。

“很多伏藏品”指列绕朗巴大师取出来的伏藏品，包括法王常常插在腰间的金刚橛、见解脱莲师佛像，以及后来得到的会说话的金刚亥母佛像等。

二、劝心求法

巴罗喇嘛将伏藏集和伏藏品送到了法王的手中，以这些作为缘，法王的心就被劝动起来了，心想：“我既然担负了伏藏大师列绕朗巴的尊名，那么是不是应该对他的伏藏法脉做一点事情呢？”这么想了以后，就请来喇嘛根登达吉尊者为自己传授《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灌顶和传承。喇嘛根登达吉尊者是新龙县嘎绒寺的僧人，他是法王的前世列绕朗巴大师的侍者，曾长时间地跟在伏藏大师身边，在大师面前圆满地得到过伏藏全集的灌顶和传承，所以法王把他迎请过来，开始在他面前得受

《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灌顶和传承。

三、求法必要

一般人会想：按理来讲，法王既然是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那么伏藏大师就是他自己，对于自己的法还要求什么灌顶和传承呢？

虽然按理来讲是这样，但还是有必要示现求法。就像释迦佛原本从天界下来之前已经成佛了，但是下到人间，还是要示现依止内外道的善知识求法。又如莲师原本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圆满一切功德，但来到人间以后，还是要一步步地依止善知识求法，因为世间人无法接受，认为没有依止过善知识就有超胜境界的可能是魔，因此，莲师为了利益后人，示现依止百千位智者成就者求学外内密的一切法。同样，法王这样示现，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不依师求法，仅凭自己无法获得成就；另一方面也让后学者认识到传承的重要性，否则认为没有传承就可以随便弘法的话，那就很麻烦，会出现很多乱相。那么，为了杜绝这些问题，法王虽然是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但还是要在有灌顶和传承的人面前，如法求得《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灌顶和传承，之后按要求圆满念修，才在世间广为弘传。

起初，喇嘛根登尊者向法王禀白说：〝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根本不敢给您这样的大士作灌顶……〞

刚开始的时候，根登喇嘛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僧人，而您是这么了不起的殊胜上师，我怎么敢给您作灌顶呢？根本不敢啊！”

根登喇嘛之所以不敢给法王灌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今生来说，法王是洛若寺的大堪布，精通显密经教，又做过江玛大道场的金刚上师，是特别了不起的殊胜上师。

第二、从前世来说，法王是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也就是，如本传记第一章中所说，按照列绕朗巴大师自己所作的后世授记文，法王圆满

具足不变七相，所以完全可以确定法王就是他的转世活佛。其次，如第六章所说，列绕朗巴大师家族最主要的智慧空行母等人都非常认可法王是大伏藏师的转世。再者，伏藏全集刚送过来的时候，法王在此前从未见过的情况下，一下子就问到伏藏佛像在哪儿等等，可见法王对于前世的事情都还记得很清楚。因此，根登喇嘛他们丝毫不怀疑法王就是列绕朗巴大师。

第三、法王前世是列绕朗巴大师时，是根登喇嘛的根本上师，弟子给根本上师灌顶，那肯定是不敢的。

此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没有资格、难以胜任。总之以这些前世今生的因缘，根登喇嘛根本不敢给法王灌顶和念传承。

这时，法王亲口降下圣言：〝你不敢灌的话，其他谁敢灌？以前我对你叫着〝宝贝孩子〞，是那么地疼爱你，不记得了吗？这次，无论如何你都必须作灌顶！〞

听到这话，他哭了起来，立即承诺〝一切依教奉行〞。此等情形都是他后来对法友慈诚南嘉说的。

当时，法王以宿命通的方式对他说：“你不敢给我作灌顶的话，那谁还敢灌？（根登喇嘛跟列绕朗巴大师的因缘非常近，而且具有圆满的灌顶和传承，而其他人在因缘上就不那么合适。）我曾经叫着你‘宝贝孩子’，对你是那么地疼爱，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法王这么一说，他肯定想得起来，因为他还没有转世，就是同一个人，只不过以前那个时候年龄小一点，现在七十多岁，比较老了而已。）这次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要作灌顶和念传承。”法王当时的话有点重，是给他下命令那样的语气，很有分量，这样他就不敢违背。

根登喇嘛听到法王提起前世，尤其是叫自己“宝贝孩子”的时候，连语气都跟以前一模一样，他感觉眼前就是列绕朗巴大师，根本上师又回

来了，因此一下子激动地哭了起来，赶紧禀白承诺说:“一切都按您说的做!”后来，根登喇嘛对自己的法友慈诚南嘉说了当时的情形等。

据说，当时根登喇嘛已经 70 多岁，年龄很大了。那时在青雅，法王对他赐予了《杰珍大圆满》的灌顶，并传讲了此法的引导文，作了实修引导，他听完以后，就到青雅南面的山上实际修持。他非常精进，平时除了给法王灌顶、念传承之外，其他时间都到山上修法。此引导中有区分有寂和金刚立的修法，这两种修法要求做的动作会让身体非常疲倦，加上他每天从早到晚地精进修，年纪又很大，所以傍晚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就特别累，站都站不起来，只能手脚并用地爬下来。

思考题

1.（1）那张五曜类表格有多重要？为什么想再次得到很困难？法王精通天文历算指什么？

（2）思惟法王精通天文历算外、内、密算法的情形。在天文历算方面，法王跟一般人通达的方式有何不同？

2.（1）在青雅期间，法王师徒秘密传法的情形如何？

（2）列绕朗巴伏藏法有何不共特点？其兴盛状况如何？

3.（1）法王以何缘由去求列绕朗巴伏藏法的灌顶和传承？这样求法有何必要？

（2）复述根登喇嘛从起初不敢答应给法王灌顶念传承到后来同意的具体过程。

（2）成熟弘传缘起　分二：1）初时缘起未成熟；2）吻合善妙缘起

1）初时缘起未成熟

这一类的事，法王讲课时曾顺便说：“之后，喇嘛根登尊者开始为我灌顶。我得到了《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一半左右。此后，对于本伏藏法里三根本的近修心咒念到堪任传授的阶段时，想着‘现在是时候将已得的部分灌顶和传承对他人弘传了’。这么想后，就准备为蒋华钦绕、特秋、佐丹等一些求法者作《极密忿怒普巴》的灌顶，这时外内密都出现了不好的觉受，所以说：‘现在不敢作灌顶，就算了吧。’

关于弘传《列绕朗巴伏藏全集》这方面的事情，法王后来在讲课时顺便说到：“那之后，喇嘛根登尊者就开始给我灌顶和念传承了，我大约是得到了《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一半（此法的灌顶，法王基本上都圆满得到了，传承大约只得到了一半，按照新龙县嘎绒寺的刻板，伏藏全集共二十函，其中十一二函左右的传承都得到了）。在得到灌顶和传承以后，就精进地念修了列绕朗巴伏藏法里三根本的近修心咒，念到有资格给别人传授的量时，我心想‘现在到了弘传此法的时候了，应该可以给别人作灌顶和念传承了。’这么想了后，就准备为蒋华钦绕、特秋、佐丹等一些希求者赐予《极密忿怒普巴》（《列绕朗巴伏藏全集》里普巴的修法共有四类，这是其中一个）的灌顶。然而当灌顶前的准备全都做好时，我感觉外内密的觉受都不太好，所以当时就没敢继续灌顶。”

虽然当时法王对于列绕朗巴伏藏法里三根本的近修心咒，已经念到有资格给别人传授的量了，但由于某些方面缘起还未成熟，在准备弘传时，法王显现上外内密的觉受都不是很好，所以当时就没有再继续灌顶和传讲。

“本伏藏里三根本的近修心咒念到堪任传授的阶段”：按照如法作灌顶的条件，金刚上师在给别人灌顶前，自己必须念修三根本心咒各一个

亿以上。但实际上，法王当时对于《列绕朗巴伏藏全集》里的三根本心咒，并未圆满一个亿的修量，然而由于在此之前，法王平日念修的三根本心咒各自都圆满了一个亿，有这个基础的缘故，对于本伏藏法的三根本心咒又念修了一定的数量，并且出现了明显的验相，所以完全有资格给别人灌顶和传授。

本伏藏的三根本修法：一、《列绕朗巴伏藏全集》中，上师根本修法有寂静和忿怒两种，都是莲师的修法，其中寂静和忿怒又各有两个修法。也就是，两个寂静修法是《三身上师修法》和《持明根本修法》。《三身上师修法》是莲师八变的修法，它是列绕朗巴大师从拉萨雅砻些扎（开取《莲师广传》伏藏法的地方）的一个白色悬崖里取出的。《持明根本修法》是一个全套的引导文，包括了前行、生圆次第和无上大圆满的引导，西琼活佛赤诚桑波对此也写过注释。再者，两个忿怒修法是《威猛莲师》和《诸佛总集多吉卓洛修法仪轨》。二、伏藏集中本尊根本修的是普巴金刚。三、伏藏集中，空行根本修的是金刚亥母、度母、狮面空行母等。

当年法王在青雅修《列绕朗巴伏藏全集》三根本的地方，就是现今觉姆寺经堂右边建了几个塔那里。当时法王在房间里修三根本法、念心咒，决定是出现了很多验相，包括面见本尊、面见空行等的殊胜验相应该是有的，因为这里说到法王该念的都已经念完了，而且当时法王心想“可以开始弘传了”，这说明一定是出现了明显验相，只是法王没有讲而已。密乘教典中说，对于所修的本尊空行的名字以及修法验相等都需要保密。假使法王修法所出现的验相，不保密而都写出来的话，单单在青雅出现的验相都有很多可以写的。

2）吻合善妙缘起　分二：①空行母献缘起物；②列绕朗巴亲授权

①空行母献缘起物

不久，姑咱的多昂活佛带达日拉姆空行母来到我面前。她供养给我一枚银币，银币的一面是金翅鸟吃蛇的图案，另一面是雪山顶上太阳升起的图案。我一见到立即生起‘没有比这个更超胜的善妙缘起物了’的想法，而后心生欢喜，境相也变了。”

法王说:“从上次没灌成顶后不久，色达县姑咱村的多昂活佛把达日拉姆空行母带到青雅来见我，当时空行母像供曼扎一样地供养给我一枚银币，这枚银币的图案很特别，一面是大鹏金翅鸟吃蛇，一面是太阳从雪山顶上升起。我一见到这枚特殊的银币，马上生起‘再没有超过这个的善妙缘起物了’的想法，这么想了后，心中生起欢喜，心前的境相也转变了。”实际上法王当时应该是出现了很好的境界，只是没有具体说而已。

这里要知道，那个年代的银币基本都是同样的图案，比如一面是袁世凯头像，一面是稻穗和面值字样，就像现在的一元、五角硬币图案都是一样的。而空行母供养的那枚银币，跟当时市面上的银币完全不同，十分罕见。

所谓的外在缘起物与内在觉受是奇妙的，这么一个小物品，就成了令缘起从根本上往善妙方向吻合的助缘。

对于成就者来说，外在的缘起物和内在出现的觉受是很神奇的，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只是一个东西和一种感觉，没有什么用，而是会成为影响事情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那时空行母只是供养了一枚小小的银币，就成了将缘起从根本上往善妙的方向吻合的助缘，这一点来说是很稀奇的！下面从供养者、供养时、供养物三个方面作个简单分析:

一、供养者

供养者是达日拉姆空行母，她是出世间的智慧空行母，也是十万空

行主尊益西措嘉空行母的真实化身，与法王有很深的因缘，二人曾共同在莲师面前得法、发愿等。

二、供养时

供养的时间是在弘传《列绕朗巴伏藏全集》出现了困境的关键时刻。

三、供养物

供养的物品是一枚有特殊涵义的银币。法王说“没有比这个更超胜的善妙缘起物了”，在法王的境界中也许有外内密不同的涵义，但我们从外层来猜测，也许是这样的：一面是金翅鸟吃蛇的图案，其中金翅鸟代表的是属相为鸡的法王如意宝；金翅鸟吞吃毒蛇，预示法王如意宝降魔获得胜利，遣除正面临着的弘传《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障碍；另一面是雪山顶上升起太阳的图案，雪山代表雪域藏土，太阳升起表示佛法的杲日升起，预示着法王能令佛法的太阳再次兴盛起来。

总之，由合适的人在恰当的时间供养特殊的物品，这是“外在缘起物”；法王一见此物的当下，就出现了好的觉受，这是“内在觉受”；再加上最主要的根本因，也就是法王内在的修证等，这样内外因缘和合，当即就创造出了善妙的缘起。

②列绕朗巴亲授权　分三：A.最初认定转世；B.正行交付法教；C.后行加持祈愿

A.最初认定转世

法王说：〝几天后的夜晚，我在梦中见到了大伏藏师列绕朗巴，他的相貌和装束等跟照片里一样，但披单的颜色不是红色，而是白色的。他一见到我就说：`啊哈！我的转世活佛在这儿啊！′我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您的转世活佛，您别这么说。′

法王说:“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梦到了大伏藏师列绕朗巴。在梦中，他的容貌和穿着等，总的跟现在能见到的照片里的一模一样，头发是长

长的那种，只不过照片里的披单是红色的，但梦中的是白色的。他一见到我就说：‘啊哈哈！我的转世活佛在这儿呀！’我赶紧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您的转世活佛，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这里法王说是“梦中”见到了列绕朗巴大师，因为法王是比丘，不能说超凡的境界，但实际上可能是现量或净相中见到的。

“照片”：当时流通的列绕朗巴大师的照片有两种，一个是在青海取伏藏时拍的，一个是在拉萨拍的。此处的照片是指在青海拍的那一张：伏藏大师坐在法座上，前面有铃杵和小鼓等。据说现在广为流通的照片也是在青海拍的那一张。

B.正行交付法教

他降下谕令说：‘呀！现在你不要多分别，当直下放下住本性中；从今往后，我所有伏藏法的法主是你，全部交付予你；因此可以随意讲解弘传等。’

法王说，在梦里，列绕朗巴大师将他所有的伏藏法都交付给了自己，如是作了授权。以下从三个步骤来了解这个过程。

第一步：令住本性勿分别

列绕朗巴大师说：“呀（意思是不谈这些谦虚的）！你现在不要分别很多，把心放下来，不要动念，直下住在大圆满本性中。”列绕朗巴大师降临，要给法王作心传加持，这时候就需要法王内心安住，就像传衣钵时师徒都住于一种境界那样，不能是平庸分别的状态，那样是传不下来的，所以伏藏大师让法王住本性中。

第二步：交付全部伏藏法

伏藏大师说：“从今往后，我的全部伏藏法的主人就是你，都交付给你。”因为是列绕朗巴大师自己的伏藏法，他有这个权力作交付，现在就全部交给法王，就像往昔释迦佛将正法眼藏全部交付给大迦叶尊者一

样。

第三步：授权随意弘传等

伏藏大师说：“以后对于我的所有伏藏法，你可以随意地弘扬传授等，你想怎么灌顶、怎么引导别人都可以，不管你怎么做，护法神都不会嗔怒而惩罚。”意思是列绕朗巴大师给法王作了如是的开许，一切的权力都赐给法王了，从此法王就成了列绕朗巴伏藏法真正的主人，随便想怎么做都可以。

法王当时见列绕朗巴大师、得大师心传加持的情形，与晋美朗巴尊者净相中见遍知龙钦巴尊者的情形类似。晋美朗巴尊者在青普圣地闭关期间，一次净相中见遍知龙钦巴时，听到说：“愿所诠义的意传入于你心！入于你心！愿能诠文的传承得以圆满！得以圆满！”通过这种表示，遍知龙钦巴把句和义的传承全部交付于尊者心中。

C.后行加持祈愿

之后说道：`现在我给你作个祈愿。′随后把手放到我的头上说：`祈愿法身无量光、报身观世音、化身莲花生、纳南多吉登炯、仁增果吉德彻，以及我列绕朗巴等持明传承上师的一切加持和悉地全部传入具缘者你的相续！′

列绕朗巴大师给法王交付授权之后，安住大圆满境界以谛实语赐给法王降临加持的殊胜祈愿。法王说：“当时列绕朗巴大师将手放到我的头上加持说：‘祈愿法身佛无量光、报身佛观世音、化身佛莲花生，纳南多吉登炯、仁增果吉德彻以及我列绕朗巴等持明传承上师的一切加持和悉地，全部传入具缘者你的相续中！’”“等”字指仁增果吉德彻尊者转生到列绕朗巴大师之间的诸位持明传承上师，即第二世仁增拉登多吉、第三世仁增阿格旺波、第四世仁增班玛称列。

我们平日里祈祷的时候，也可以像列绕朗巴大师这里所说的那样，

祈祷从法身佛无量光一直到法王如意宝之间的所有持明传承上师赐予加持，如果自己还有其他具缘的上师，也可以加进去一起祈祷。然而不同的是，我们是依靠自己观想来祈祷持明传承上师赐予加持，而法王是直接见到列绕朗巴大师降临作加持，并亲自赐予了祈愿。

又说道：`好！接下来原本想为你念一些我造的发愿偈，但你对麦彭上师有上等胜解，所以为你念一两个他所造的发愿偈吧！'说后念了`诸佛菩萨发大心……'一颂，以及`本传上师加持入心间……'等几颂。这些都还想得起来，那之后是融入我了还是我醒过来了，现在不记得了。

列绕朗巴大师又说道："接下来，本来想给你念几个我所作的发愿偈，但因为你对麦彭仁波切具有上等的胜解信，因此就为你念一两个他所作的发愿偈吧！"说后，伏藏大师为法王念了"诸佛菩萨发大心，事业大愿智悲力，无上本智幻变事，愿我悉皆成如是。"以及"本传上师加持入心间，本尊摄受获得众悉地，空行护法如影相伴随，所欲任运成就愿吉祥。"等的一些偈颂。法王说以上这些他都还想得起来，但在那之后，是伏藏大师融入于自己，还是直接从梦中醒来了，就记不起来了。

不管怎样，从那时起，虽然我不是他真实的转世活佛，但可以立名为加持的转世活佛的说法似乎有了依处，因此，貌似是充当了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活佛，之后尽力弘传他伏藏法的灌顶和传承。

法王说："不管怎样，从那次梦到列绕朗巴大师以后，虽然我不是他真实的转世活佛，但可以说是他加持的转世活佛，这样的说法也算是有了依处。"也就是，列绕朗巴大师亲自对法王说"我的转世活佛在这儿呢"，然后将自己的伏藏法全部作了交付。法王说，因为有这么一点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在世人面前，自己就装模作样地做了伏藏大师列绕朗巴的转世活佛，之后为了他的伏藏法的灌顶和传承的相续不间断，自己有多少

能力就尽力来护持和弘扬了。

一般来说，列绕朗巴大师伏藏法的谕令极为严厉，然而从那以后，无论怎样作灌顶、讲解、引导等，护法神都根本不会嗔怒。”

一般来说，列绕朗巴大师伏藏法的护法神非常严厉，比如守护普巴修法的十二大护法神等都很严厉，很难得到开许。如果护法神没有开许，就随便作灌顶等的话，就会受到惩罚，比如会生病、遇违缘、发生各种不好的事情。要知道，护法神是不会客气的，密咒成就者安排他干什么，他就会那么去干，连诛杀都可以，所以这里说“谕令极为严厉”。

然而从得到列绕朗巴大师授权开许以后，法王说，无论自己怎样作灌顶、讲解、引导等，护法神都根本不会嗔怒而加以惩罚。前面也讲了，显现上法王最初打算作伏藏法中的普巴灌顶时，没有得到列绕朗巴大师开许的缘故，外内密的觉受都不太好；现在伏藏大师亲自开许授权以后，法王无论给多少人灌顶、讲说、引导等，做什么护法神都不会嗔怒，不会有任何惩罚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法王后来在喇荣道场给弟子们传法时顺便讲的。

（3）其他传法情形

在这期间，一次，法王迎请了确仓的至尊奥洛上师，在他面前听受了《极密上师修法》等的灌顶，顺便对洛华医生等广讲了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所造的医方明类的全部教典。

法王在青雅期间，有一次，将色达县确仓村的至尊奥洛上师迎请到青雅，在他面前听受了《极密上师修法》等的灌顶。在这期间，法王顺便对洛华医生等，以广的方式，传讲了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所造的医方明类全部的教典。

一、迎请至尊奥洛上师

当年法王从石渠江玛道场求学圆满回到洛若寺弘法时，在第三年安

居期间，曾去色达县达隆寺求《七宝藏》的传承，当时就是在奥洛上师面前求得的。法王说，自己在奥洛上师面前还得过《杰珍大圆满》的灌顶等。

二、求得《极密上师修法》等灌顶

《极密上师修法》是晋美朗巴大祖师的伏藏法中非常著名、极具加持力的一个修法。总的来说，晋美朗巴尊者的两部龙钦宁体的伏藏法都极具加持力，其中以这部法的加持力尤其大。据说，在《上师密意集》的授记中所说的“具缘者都度脱至持明地”，其中的“具缘者”主要是指与这部《极密上师修法》结缘的人，也就是修持这部法的人。这部《极密上师修法》属于晋美朗巴尊者的意伏藏，其中的“上师”主要是指遍知龙钦巴尊者。法王特别重视这部法，所以专门迎请奥洛上师过来，求得这个法的灌顶。

“等”字的涵义是，除此之外，奥洛上师所具有的宁体派其他灌顶，以及晋美朗巴法脉的一些灌顶，法王当时也都求得了。

三、介绍洛华医生

洛华医生是壤塘县热囊村人，大家都叫他“热囊医生”。他后来到喇荣道场常住，在法王面前求灌顶和听闻显密教法等得过很多法，是法王的老弟子。当时在青雅，法王对于以他为主的几位弟子，以广的方式传讲了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医学方面的主要和支分的法。后来在喇荣道场时，他对喇荣藏医院的喇嘛、觉姆医生们作了藏医学续部方面的灌顶，并且为他们讲解藏医药学，以及给男女僧众看病等，做了很多事情。他现今还在世，只是没有继续在喇荣道场常住，回家乡去了。

再者，一些弟子祈请法王传讲《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法王教敕说：“我可以给你们念，但你们每个人必须承诺亲自念满一百万遍《金刚七句祈祷文》。前些天，在给涅达活佛讲《金刚七句祈祷文释》

时，我说‘您这样的圣贤大德也不例外’，之后让他也作了承诺。”

那段期间，一些弟子祈请法王传讲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当时法王说：“念是可以念（这是法王的谦辞，意思是可以给你们讲解），但是每一个听法的人，都必须发愿自己亲自念满一百万遍的《金刚七句祈祷文》（这是指必须自己口里一遍一遍地念满 100 万遍，不能拿钱或供养物请僧众代念等）。前段时间，我给涅达活佛讲《金刚七句祈祷文释》时，对他的要求也是这样的，我当时说‘像您这样的高僧大德也不例外，必须保证亲自念满一百万遍’，作了这样的要求。”

深密大法

据说全知麦彭仁波切在世时，《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是很保密的一部法，不是公开讲的，而且很少给人传讲，但当时还没有要求念满 100 万遍《金刚七句祈祷文》才允许听。后面到了根华大堪布时期，就要求听者必须保证亲自念满 100 万遍《金刚七句祈祷文》，才有资格听受这个深密大法。到了法王如意宝这里，在青雅的时候，也是要求听者必须亲自念满 100 万遍《金刚七句祈祷文》才能听，但建立喇荣道场以后再给大众传讲时，法王就没有要求每人必须念满 100 万遍了。

总的来说，所有显密法教都具有加持力，但其中加持力最大的是伏藏法，而所有伏藏法的总集就是莲师的修法；那么，莲师的祈祷文不计其数，而一切祈祷文之王就是《金刚七句祈祷文》，它是一切甚深密法的大陀罗尼总持章句，是与三身莲师佛感通的秘诀，依此至心念修的时候，就能迎请到莲师等一切诸佛的加持。

《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是全知麦彭仁波切从外修、内修、密修、极密修四层，对于《金刚七句祈祷文》作的解释，属于无上大圆满密法，加持力极大。

再加上讲者法王如意宝又是真实的莲师，由他亲自传讲，其加持力就更不可思议了。法王对于《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极其重视，一生之中讲过很多遍。

思考题

1.法王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弘传列绕朗巴伏藏法的？准备弘传时出现了什么状况？

2.（1）达日拉姆空行母供养了什么缘起物？法王以此出现了怎样的觉受？这意味着什么？

（2）弘传列绕朗巴伏藏法的缘起是怎样往善妙方向吻合的？从供养者、供养时、供养物三方面思惟。

3.法王在梦中得到列绕朗巴大师授权的情形如何？从最初认定转世、正行交付法教、后行加持祈愿三方面具体思惟。得授权后跟先前有什么不同？

4.法王在青雅时迎请奥洛上师求了什么法？期间顺便对弟子们传了什么法？法王对听闻《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的要求是什么？

（4）首弘缘起善妙　分二：1）普巴灌顶圆满成功；2）法主转世活佛到来

1）普巴灌顶圆满成功

《金刚七句祈祷文释》传讲圆满后，作了弘传《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灌顶和传承的准备。据说就在这时，巴桑老和尚来到了法王跟前，法

王开玩笑地说："我最初去江玛道场时，您挡着不让去，我差点就没去成，不是吗？"这么说时，老和尚很抱歉地禀白说："您说得对，恶业者我当时不知道要放您走，因此造了罪。"之后，法王作了列绕朗巴大师伏藏法中《极密忿怒普巴》的灌顶。

法王传讲《金刚七句祈祷文释》圆满后，紧接着准备弘传《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灌顶和传承。据说，巴桑老和尚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法王面前。法王对他开玩笑地说："三十年前我要去江玛道场时，您拦着不让我去，我差点就没去成，是这样吧？"法王这么说的时候，巴桑老和尚非常愧疚地回禀说："您说得对，我这个罪人当时不知道应该要放您走，所以造了罪业。"之后，法王为大家传赐了列绕朗巴伏藏法中《极密忿怒普巴》的灌顶。之前刚开始弘传的时候就是要灌这个顶，但没灌成，这次终于圆满了。

三十年前，巴桑是洛若寺的僧值，当时法王准备离开洛若寺去石渠求学，就是他阻止法王不让去江玛道场的。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出于恶意、嫉妒或者别有用心来阻止的，而是因为法王要做洛若寺灌顶和传法的主要的金刚上师，他舍不得法王去其他地方，所以才阻止的。三十年后，法王就拿这一段往事跟他开玩笑，他也很不好意思。

2）法主转世活佛到来

据说一天夜里，亚旭的贡洛堪布来了。第二天晚上，漆黑的夜色中，当觉察到不知道是谁的几个骑马之人前来时，心想"是不是我们怖畏的人？"于是，弟子们慌忙从屋里出来悄悄地躲进羊圈，藏到了羊群里。中途法王的妹妹美珠过来说："不是需要怖畏的人。"之后就让他们回到屋里去了。那晚来的贵客是玲珑寺的诸位活佛。

刚刚开始弘扬伏藏法后的一天夜里，色达县亚旭村的贡洛堪布带着一些弟子来到法王面前求法。贡洛堪布全名"贡秋洛珠"，是色达县东嘎

寺的一位上座大堪布。

第二天晚上，夜色漆黑一片，贡洛堪布他们坐在屋子里，听到了远处传来马蹄子踏在地上的声音，觉察到有几个骑马的人正朝法王家过来了，门口的狗也一直在叫，因此猜测应该不是当地人或者邻居。那会是谁呢？他们彼此面面相觑，心想：“会是谁呢？是不是让我们怖畏的工作人员来了？”这么想了以后，就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地从法王家里出去，赶紧躲进了后面的羊圈里，藏在很多山羊的行列中。

当他们正在羊圈里躲着的时候，法王的妹妹美珠过来说：“不用怕，不是咱们害怕的那些人。”然后就请他们回到屋里去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骑着马远道而来的贵客，是玲珑寺的益西登德活佛、秋吉尼玛活佛和日波多吉活佛等。

对此，法王亲口说：“西琼寺的赤诚桑波活佛是伏藏大师列绕朗巴的法主，他的转世活佛能在这个时候来，缘起十分善妙！”

对于玲珑寺的诸位活佛能在这个时候到来，法王很欢喜，说道：“西琼寺的赤诚桑波活佛是列绕朗巴大师的法主，刚好在我开始弘扬列绕朗巴伏藏法的这个时候，他的转世秋吉尼玛活佛来了，缘起很好！”

要知道，对于护持弘扬伏藏法来说，伏藏大师和法主能直接遇到是非常好的因缘。当时刚开始弘扬列绕朗巴伏藏法的时候，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活佛法王如意宝和法主赤诚桑波尊者的转世秋吉尼玛活佛能够相遇，对于弘传列绕朗巴伏藏法来说是非常好的因缘，因此法王说“缘起十分善妙”。

法主西琼活佛赤诚桑波

法主赤诚桑波尊者是西琼寺的活佛。西琼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与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交界处，它和康东寺是母寺和子寺的关系，都主修北伏藏法。赤诚桑波尊者原本在炉霍县康东寺出家，被认定为西琼

寺的活佛后就迎请到西琼寺了，因此称为“西琼寺的赤诚桑波活佛”。

所谓“法主”是指，伏藏师在取出伏藏法后，要由一位莲师授记的具缘者主要护持弘扬，这个人就是此伏藏法的法主，他在兴盛增广伏藏法上会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那么列绕朗巴大师取出伏藏法后，就需要有护持弘扬的法主，他的法主有很多，赤诚桑波尊者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这一点在列绕朗巴大师取出的伏藏品中有莲师的亲自授记，授记中说：“赤诚桑波是列绕朗巴的法主。”

关于列绕朗巴大师最初请赤诚桑波活佛做自己法主的经过，有一段精彩的故事：

由于赤诚桑波尊者是持戒精严的比丘，因而列绕朗巴大师心存顾虑：“我是有空行母的瑜伽士，如果对精通教理的比丘说‘你是我的法主’，他会听我的吗？会同意做我的法主吗？直接找他说的话恐怕不合适。”

于是，伏藏大师就找到多珠千仁波切·晋美丹毕尼玛尊者（赤诚桑波尊者的上师），对他说：“赤诚桑波是我的法主之一，这个法的护持弘扬需要缘起吻合，如果我直接跟他说让他做我的法主，怕他不肯，那样的话缘起就不好了，因此想请您帮忙。”

多珠千仁波切就喊来赤诚桑波尊者，给他作了一些极殊胜的无上灌顶。灌完后，多珠千仁波切对赤诚桑波尊者说：“总的来说，宁玛派的诸位伏藏师恩德很大，五浊恶世圣教和众生的衰败主要靠他们来遣除，并且依靠他们来增上圣教的兴盛和众生的利乐。特别来说，在这个时代尤为突出了不起的伏藏师就是列绕朗巴大师……”诸如此类，说了很多列绕朗巴大师的功德。之后，多珠千仁波切又说：“作为给你灌顶的金刚上师，我也没有别的给你下命令的地方，只是有一点，你是伏藏大师列绕朗巴的法主，他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你要对他依教奉行！”

赤诚桑波尊者说：“这个没问题！前面您绕来绕去绕那么远，又是灌

顶又是赞叹伏藏师，原来是这个意思。您不必绕那么多，就直接跟我说我是伏藏大师列绕朗巴的法主就行，您放心，我一定对他所说的一切都依教奉行!”就这样，他成了列绕朗巴大师的法主。

后来赤诚桑波尊者撰写了列绕朗巴大师的传记，有上下两本，并且对于伏藏大师的《持明根本修法》的引导，从前行到生圆次第乃至光明大圆满之间全部作了注解。《列绕朗巴伏藏全集》中的灌顶仪轨多数都没有连接文和解说，对此他增添了连接文和解说，有厚厚的一函，可惜在动荡时期被摧毁了。后期列绕朗巴大师到色达县取伏藏的时候，其中一部分就是由他来做笔录的。比如，普巴金刚法类的一个仪轨的后跋中说:“列绕朗巴大师取出伏藏后，于 21 年中对此法作了保密，由法主赤诚桑波记录并落为文字。”

关于赤诚桑波尊者的转世活佛，大德们一致认定的有两位，那就是至尊龙多活佛和至尊秋吉尼玛活佛，两位活佛都是赤诚桑波尊者无误真实的化身。法王也说过，以前根桑尼玛活佛对自己的一生所作的授记中，只授记过少数弟子，其中就有龙多活佛和秋吉尼玛活佛；并且法王自己也认可他们是西琼活佛赤诚桑波尊者的转世。他们都是得法王心传的大弟子，现今都还在世，弘法利生的事业都十分广大圆满。

之后，法王赐予他们《除缘起障法》《善逝总集忿怒莲师》等的灌顶以及《大圆满直指心性》教授的引导。东嘎寺的僧人楚波断定地说：〝这个时候是藏历猴年（1980 年）的二月初十。〞

之后，法王为秋吉尼玛活佛等赐予了《除缘起障法》和《善逝总集忿怒莲师》等的灌顶，并且为他们作了《大圆满直指心性》教授的引导。具体时间，东嘎寺的僧人楚波（他是东嘎寺果罗堪布的侍者，也是堪布的亲戚）断定地说:“法王如意宝为大家传赐这些灌顶引导的时间是藏历猴年（1980 年）的二月初十。”

下面对于法王当时为活佛们传授的这几部法简单作个介绍：

一、《除缘起障法》

（一）取伏藏的情形

《除缘起障法》的伏藏地，位于昌都市贡觉县的则格诺沃地方（意即：顶首如意宝）。那时候，列绕朗巴大师在康区新龙地方住的时候示现生病，半年当中无法说话。后来，护法神亲自将《除缘起障法》的伏藏品从则格诺沃取来，送到伏藏大师手中。缘起非常微妙，当因缘成熟之际，就跟当年莲师交付伏藏法时一样，伏藏师们会在取伏藏时亲见莲师，得莲师智慧身摄受，之后莲师亲自给他们灌顶。当时，列绕朗巴大师就亲见了骑在老虎上的莲师，莲师给他作了灌顶，以此因缘，伏藏法在列绕朗巴大师心中自然现出，之后立为文字。

（二）此法的不共之处

这部《除缘起障法》与其他伏藏法有着诸多不共之处，此处例举五个方面：

1.列绕朗巴大师的传记中说，其他的伏藏师都没取过这个法，只有列绕朗巴大师的伏藏法里才有，这是列绕朗巴大师不共的伏藏法。

2.在五浊恶世遣除佛教衰败和利益众生方面，它能作大的缘起。

3.它能够从根本和助缘上转变不好的缘起，包括很小的障碍都能除去，从而让缘起往好的方向发展。

4.列绕朗巴大师的传记里记载，伏藏大师在取出这个《除缘起障法》时的心情完全不同于取其他的伏藏法，当时心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欢喜。

5.列绕朗巴大师所取的《除缘起障法》有广、中、略三种，与其他严格的伏藏法相比，这个法没有那么严格，只要得过灌顶，具有信心，谁都可以念修。据说，对于略的《除缘起障法》，以前堪布拉谢觉丹等

的很多弟子都放在日常念诵集里每天念修，包括文革期间也是一天都没有间断过。

二、《善逝总集忿怒莲师》

《善逝总集忿怒莲师》也是列绕朗巴大师所取的伏藏法。我们前面讲过的“列绕朗巴伏藏法在伏藏大师在世时，只在伏藏大师和法主所在地兴盛，其他地方不是那么兴盛；到了第二世时，会在从尼泊尔到汉地之间兴盛广弘”这个授记，就是这部法后面的授记文里说的。

三、《大圆满直指心性》

《大圆满直指心性》是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当年法王 15 岁时，每念一百遍全知麦彭仁波切的祈祷文，就念一遍这部《大圆满直指心性》，这样将《直指心性》念到一万遍时，得到了全知智慧身摄受而明心见性，所以这个法是法王此生开悟的殊胜窍诀。

据说，那年（1979 年）十二月，玲珑寺的益西登德上师、秋吉尼玛活佛以及兄长伦哲嘉措活佛前来拜谒法王时，担心白天走动会遇到炉霍县城等中对佛法居心叵测的工作人员，于是就在夜晚谨慎小心地前来。当时，见到法王穿了一件红色朗嘎料的旧嘎让，法王的妹妹美珠一身牧女装扮，佩戴着腰盒与雕花带等。

据说，前一年也就是 1979 年藏历十二月的时候，玲珑寺的益西登德上师、秋吉尼玛活佛以及他们两位的大哥伦哲嘉措活佛等诸位活佛，准备从炉霍县来色达县青雅地方拜见法王。当时，炉霍县城相比于其他地方搞得更严重，领导们特别积极地紧跟时代步伐，大搞改革运动。他们担心如果白天走的话，途中经过炉霍县城等时，会遇到县城里那些对佛法有害心、居心不良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那样就麻烦了，所以才在夜晚天黑的时候，小心谨慎地前来。

他们刚到时，见到法王穿了一件红色朗嘎料的旧嘎让（红色表示是

出家人的身份，旧嘎让是用不好的老山羊毛做成的）。法王的妹妹美珠是牧女的装扮，佩戴着腰盒与雕花带等（腰盒是系在腰上做装饰的银盒，雕花带是刻有花或贝饰的腰带，上面系着针筒等的小物件）。

益西登德上师是秋吉尼玛活佛的哥哥，他是文革后主要弘扬北伏藏法的特别了不起的上师。伦哲嘉措活佛是益西登德上师和秋吉尼玛活佛的大哥，是在家瑜伽士身份。两人现今都已圆寂，圆寂时都出现了各种稀有的大圆满成就瑞相。

（八）不间断传法

再者，另有一次，法王对玲珑寺的两位活佛和热巴堪布等作了《除缘起障法》的中等灌顶，以及《杰珍大圆满》的灌顶和广的成熟引导，当时，法王还给活佛们安排了考试，考后显得十分欢喜。这些事情，新龙僧人洛珠尊者很清楚。

在另外一个时间里，法王为玲珑寺的秋吉尼玛活佛和日波多吉活佛（现今在喇荣道场闭关修行）以及热巴堪布等的弟子，赐予了不广不略中等的《除缘起障法》的灌顶，以及《杰珍大圆满》的灌顶，并作了《杰珍大圆满》广的成熟引导。法王当时还给活佛们安排了考试，估计是活佛们考得不错，法王显现上心很欢喜。这些事迹是新龙嘎绒寺的洛珠坚参上师讲的。

引导有胜解引导和成熟引导两种。其中成熟引导，就是上师讲一段修法，随着就让弟子们去修，等弟子们修到成熟时再讲下一个引导，这样逐渐进行，使得弟子们不是仅仅得一种胜解，而是在心相续中串习出现修量，由此就能在学人的心中真实发展出相应的功德。当时法王给他们传讲《杰珍大圆满》的引导文时，就是以这种成熟引导的方式来作的。

再者，前后不同的时间，法王为金旺堪布、多迪堪布、曲巴堪布、巴罗老和尚、班玛荣波堪布、格秋等作了列绕朗巴伏藏法中《持明根本

修法》等的灌顶，并且为金旺堪布和曲巴堪布等传了《上师仰体》的引导，为安蒋上师等少数弟子传了《杰珍大圆满》的甚深引导，以及为新龙僧人洛珠等传讲了《佛子行三十七颂》和《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以此为例，不间断地赐予弟子们相应各自因缘的妙法甘露。

法王住在青雅期间，在前后不同的时间中，根据不同弟子各自的根机，为他们赐予了相应的妙法。比如为金旺堪布、多迪堪布等作了列绕朗巴伏藏法中《持明根本修法》等的灌顶；为金旺堪布和曲巴堪布等作了《上师仰体》的引导；为安蒋上师等少数弟子作了《杰珍大圆满》的甚深引导；为新龙僧人洛珠坚参等传讲了《佛子行三十七颂》和《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等。

金旺堪布是色达县人，一生依止法王广学显密教法，修行无上大圆满，在法王面前获得堪布学位后，为他众传讲了五部大论等许多显密教典。1996 年藏历九月二十五日圆寂于色达县洛若寺，临终前他曾说：“我一生修行，如今对死亡已经无有丝毫畏惧……”。之后披好法衣，作吉祥卧，让侍者出去，并嘱咐七天内不要开门探视。七天后打开门发现，尊者生前一米八的身体已经缩小到一米一二了，火化时出现了各种大圆满成就瑞相。

曲巴堪布是色达县洛若寺人，从小依止法王，后来获得堪布学位。他是持戒清净的出家比丘，而且是一位大成就者，曾取出一些伏藏品佛像等，能在没有水的地方取出伏藏水。以前跟法王一起去五台山时，曾取出一尊文殊菩萨还是布玛莫扎的佛像，后来供养给了法王。法王去拉萨取作明佛母仪轨的时候，当时在德卓空行母手中有一个海螺形状的伏藏品，由于那个地方很高，法王没有上去，是曲巴堪布从德卓空行母手里取回伏藏宝箧的。1990 年法王去印度圣地朝拜，不久他也追随法王去了印度朝圣，后来就没有再回来，留在了印度，在宁玛派的一些寺院

里讲法。他曾在菩提迦耶大塔下读诵了一遍完整的《大藏经》，后来又在莲师住过的山洞里修行。之后去了美国弘法，在美国示现圆寂。当时出现了各种大圆满成就瑞相。

班玛荣波堪布是色达县阿交村人，在喇荣道场待过很多年，是一位有修证的上座大堪布，在法王之前圆寂于喇荣圣地。

其他的诸如格秋是在法王后面圆寂的，多迪堪布、巴罗老和尚以及安蒋上师等，前文都有介绍，这里就不赘述。

总的来说，法王住在青雅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不间断地为这些弟子们传讲甘露妙法。

（九）出现摘除罪名的缘起

据说，后来又过了些时日，一天，法王需要去某地开会。当法王骑马经过满愿岭上方的小路来这边时，头上戴的帽子忽然被风吹走了，法王说：“这是从今往后咱们罪名的帽子丢掉的征兆，没有比这更善妙的缘起了！”说后，显得十分欢喜。在那里开会大约住了七天。

又过了些时日，有一天，上级领导要求法王去某地开会，法王就骑着马从青雅出发，当时没有从紫青山沟那边的大路绕，而是经过满愿岭上面的小路过去的。满愿岭是以前法王在世时，喇荣道场的师徒们夏天金刚娱乐法会耍坝子的地方，它和喇荣尸陀林中间有一条倾斜的小路，法王就是从这条小路过去的。经过这条小路时，忽然法王头上戴着的帽子被风吹走了。法王说:“帽子被风吹走，预示着从今往后，扣在咱们头上的罪名帽子终于要丢掉了，所以没有比这更好的缘起了!”说后，显得很欢喜。那一次法王在那边开会大约住了七天。据说是这样的。

“罪名的帽子”是指先前在民主改革、文化革命期间，被强行扣上的诸如“剥削者”“压迫者”等罪名的黑帽子。当时法王在去开会的路上，并不是特意创造的，而是突然间，戴在头上的帽子被风吹走了，大成就者

法王如意宝根据这个现相观察缘起，说这是罪名要被摘掉的好缘起，所以很欢喜。

从那以后，政策开始稍微宽松了一些，有史以来罕见的极黑暗时代暂时告一段落，期待着出现圣教复兴的曙光。

自从帽子被风吹掉了以后，政策就开始稍微宽松一些了，至此，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极度黑暗的时代暂时告一段落，期待着出现复兴圣教的曙光。

“罕见”的意思是，虽然灭佛运动从古至今都有，但是这二十多年时间这么长，范围这么广，程度又这么重，像这样达到极度黑暗的地步，在历史上都是很少有的。

“暂时告一段落”意思是在末法时期，将来还会出现佛法隐没的情况等，但暂时应该不会再发生，圣教复兴也终于有希望了！

思考题

1.法王首弘列绕朗巴伏藏法：

（1）当时传的是什么法？

（2）什么是伏藏师的法主？介绍列绕朗巴大师的法主赤诚桑波。

（3）法主的转世活佛是谁？初次来拜谒法王的情形如何？为什么此时到来缘起善妙？

（4）法王为法主转世活佛为主的弟子们传了哪些法？简单介绍这些法。

2.那段时期前后，法王为不同的弟子分别传了哪些法？

3.法王在去开会路过满愿岭时发生了什么？法王观察到这是何种缘起？实际情况如何？

十一、作者对本章的评论　分五：（一）连接文；（二）归摄为自他二利；（三）法欲尽时讲弘法，成立决定是圣者；（四）危难时期护持法，成立决定是法王；（五）弟子众亦应赞叹

（一）连接文

以上……法王在出现严重衰败的二十多年期间的事业和行传，已用少许的语言略微讲完了。

本章从开头到这里为止，简略地讲述了法王在圣教出现严重衰败的二十多年里，所作的弘法利生事业和伟大的菩萨圣行传海。“严重衰败”，指在这极其动荡的时期里，藏地的佛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变得非常衰微。“二十多年”，指从 1959 年色达县本地爆发改革运动开始到 1980 年宗教开放的这 21 年。

有人想：本章的内容很多，远远超过了其他章，为什么说是“少许语言”“略微讲”呢？

虽然相比于其他章，第七章的内容较多，但是从法王的行传本身来讲，记录的这些还是很简略的。也就是，一方面，这是二十多年这么长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法王在此期间所作的护持圣教、培养弟子等的事情非常多，以本章的语言根本无法备述，所以说是“少许”和“略微”。

（二）归摄为自他二利　分三：1.略摄圆满二利；2.广说利他法施；3.特显勇毅本色

1.略摄圆满二利

归纳而言，圣者法王如意宝在这么多年期间，不但建立起了自利修行的胜幢，实修达到究竟，而且为了大宝圣教久住，以及悲愍寻求圣法者的缘故，不顾君主惩罚的怖畏，无间断地转妙法轮。

此处对于法王在动荡时期这么多年里的事业行传，归纳为自他二利两个方面。

一、自利究竟

在这么多年当中，法王一直都特别精进地修行圣法，达到了胜伏外在的魔王魔众和内在的我执烦恼等的地步，这就是建立起了自利修行的胜幢。实修达到究竟，就是所修的法都达到了修量，相应的验相和证量都出现了。

这一点正如根桑尼玛活佛对法王的授记文里所说，法王四十岁左右开始着重在不同的圣地实修。虽然法王从小时候起直到圆寂之间无时不在修行，但显现上着重实修的阶段就在这个期间。旺钦尼玛活佛也授记说:“于此期间，法王尊在不同的地方实修。”“不同的地方”就是指心宝山、亚钦卡以及青雅等的地方。

二、他利圆满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凡是做佛教方面的事情都是重罪，一旦被发现，必定要遭受上级领导惩罚的怖畏，轻则被鞭打、挨批斗，重则被关进监狱、判处死刑等。然而，在这样严苛残暴的环境下，法王为了大宝圣教能够久住世间，以及悲愍励力希求圣法妙义的有缘众生这两个目的，丝毫不顾虑传法等会对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有间断地为诸求法者作了灌顶、讲解、引导等。

2.广说利他法施

正如《分别炽然论》中引经教所说：“彼者于白日及夜晚中，于法欲求，于法欢喜，专注于法，法随法行……于一切有情平等法施，亦于

法施无有悭吝。”凡是至心求法之人到来，一两个人也好，三四五六个人也好，智者也好，愚者也好，法王都一视同仁不作任何区分对待，心极为平等地，按照他们各自的欲乐，无论是白天要在阳光下讲，还是夜晚要在月光下讲，都完全不顾自身的身劳心忧以及辛苦艰难，毫无吝惜地欢喜赐予所有甚深的教授。

《分别炽然论》是印度清辨论师所造，所引用的这一段内容讲的是大乘菩萨自利和他利方面的功德，其中自利方面是说，大乘菩萨日日夜夜唯一希求圣法、欢喜圣法、专注于法、依法修行。那么，这些自利方面的功德在法王身上都圆满具足，也就是法王在日日夜夜之中唯一希求圣法，唯一欢喜圣法，唯一专注于法，以各种方式让心入于圣法，而且心里串习的、行持的唯一是圣法。之后是他利方面，也就是大乘菩萨对于一切所化众生作法布施时，具足两大德相：一、平等法施；二、无悭法施。这里引用此经教，重点就是要讲法王在成办他利的法施方面的德相，以下从平等和无悭两方面来认识：

一、平等法施

（一）平等对象

法王作法布施的对象是真心想修学正法的人。只要他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是真心来求法，法王都平等摄受，赐予正法。

相反，如果不是真心来求法或者不是法器，比如对法不怎么希求或者是跟当时的工作人员相关，或者是人品差、不稳重、多嘴、两面派，比如今天在这边听法，过几天就去领导那里举报，对于这样的人，法王就不会给他们传法。实际上法王不是怕那种人，而是怕当时如果给他们传了法会出现逆缘，一方面对自己的修行不利，另一方面影响弟子们的闻法修持。也就是一旦被举报了，大家就都会被抓走，导致讲法听法的事业全部中断，考虑到这些，法王就暂时不给那些人传法。

（二）平等情形

对于每一个诚心求法之人，不管他是什么情况，法王的心都没有丝毫的区别对待、偏向心，而是不分厚薄，完全平等地作相应的法布施。

也就是，对于各种不同的求法者，人数上，无论是只有一两个人，还是五六个人，全都平等对待，不会因为求法的人少就少讲或不讲，也不会因为求法者多就特意多讲广讲。比如，前面讲到只有日珠堪布一个人求法时，法王也是赐予《文殊续规》广的灌顶。心智上，对于智者和愚者平等对待，不会因为这是一个智者，就给他讲，那是一个愚痴者，就不给他讲。身份上，对于富裕者和贫穷者平等对待，不会对于有经济条件的就给他好好讲，没有条件的就不给他讲，而是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口粮布施给贫穷的弟子们。关系上，无论是自己熟悉的亲友同乡，还是不熟悉的求法者，全都平等对待。

总之，不管来求法的人是多是少，是穷是富，是智是愚等等什么情况，都以大平等心赐予圣法。虽然意乐极为平等，但在所传法的内容方面也不会不观机宜，对所有人都传同一个法，而是完全按照他们各自的根机欲乐，作相应地传授。

二、无悭法施

不管是白天在酷热的阳光下，还是夜晚在不够明亮的月光下，法王都完全不顾及自己身体上的劳累、心上的担忧以及一切的辛苦艰难，对于所有甚深微妙的圣法都没有任何吝惜，慈悲欢喜地赐予求法者。与之相反的，比如心里认为来的人多又是各种各样的，感觉好麻烦、好累、好辛苦，或者有时候心情好就讲，心情不好就不讲等等的情况，在法王身上一丝一毫都没有。

“夜晚月光下”，听法王老一批的弟子们说，以前在心宝山时，法王灌顶传法多数是在晚上，因为晚上不用担心会被工作人员发现，比较方

便。

3.特显勇毅本色

除了像五九年民主改革期间和饥荒年的冬季这样一两个特殊时期需稍许暂停外，即使在形势极为严峻的危险关头，都不顾自身将面临多大的危难，从不间断圣法的讲闻，这正显露出菩萨勇士无比勇毅的本色。

一、能显之勇士圣行

这里讲到两个特殊的时间段，一次是 1959 年色达县民主改革期间，那时当地的改革运动特别严厉，法王从洛若寺被工作人员带走软禁起来……另一次是饥荒年的冬天，在几个月当中，法王被带去参加批斗大会……在这样一两个特殊时期里实在没办法讲法，所以不得不暂时停止。除此之外，即使是在时局极为动荡、政策极为严苛的危险时期，也从不间断地传法。

要知道，在那种形势下讲法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当成靶子立了起来，随时会被残暴法规的利箭射中，也就是被抓进监狱判刑等等。然而，法王完全不为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着想，不管可能出现多么大的危难、遇到什么样的麻烦，都连续不断地为渴求正法的人们灌顶、传法、引导等，作了各种护持圣法的事情。

二、所显之菩萨本色

法王的这一行为正显露出了菩萨勇士无比勇毅的本色。也就是，为了护持佛法和利益众生，无论要面对多么大的艰难困苦，法王内心都丝毫不怯弱、不怖畏、不恐惧，极为勇猛坚毅，有无与伦比的大心力。为了度化一个众生，无论要用多长时间，吃什么样的苦，挨多少次批斗等，都心甘情愿，这就是菩萨勇士无比勇毅的本色，法王在危难时期不间断地传法，就完全体现出了这一点。

法王在《开许研讨文》中讲到：〝尤其五浊炽盛时，为兴弘法利生

事，千难万险尽遭遇，亦未曾惜自身命。”这并非运用浪漫修饰手法的夸张表达，而纯粹是如实的直叙，对此极易引生定解。

正如法王在《开许研讨文》中亲口所说：“尤其在五浊炽盛的时候，为了兴起弘法利生的事情，我遭遇了千难万险，也从来没有顾惜过自身的性命。”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法王在动荡时期不可思议的行传，那么对于这一颂并不是浪漫修饰法夸张地在讲，而唯一是直叙的语言如实地讲述，完全是实际情况，就容易引生定解。

“浪漫修饰法”是藏文修辞学中的一种意义修饰法，指对于原本平常的事情，凭空编造出某种非同寻常的状态来修饰它的文句，类似于中文修辞中的夸张手法。“直叙”也是藏文修辞学中意义修饰法之一，是对于所讲的事物不加任何其他修饰，只是如实地讲述客观情况。这里是说法王在《开许研讨文》讲到的“尤其五浊炽盛时”这一颂并不是一种浪漫修饰法，完全是直叙的语言。

法王曾写过一篇《无与伦比之立宗》，它的前言就是《开许研讨文》，对于其中“尤其五浊炽盛时”这一颂的内容，一般人会错认为，这是运用了浪漫修饰法在表达，所谓“为了弘法利生遭遇了千难万险，连命都豁出去了”，这是不可能的，太夸张了，所以只是一种说法、一种表达方式而已。然而，如果将本章的内容一层一层地读下来，细致地思惟，那就会认识到，法王在五浊恶世，尤其在这二十多年里，的确遇到了千千万万的艰难险阻，甚至面临要牺牲自己生命的情况，然而为了弘法利生，从来没有顾惜过自身的性命。因此，“尤其五浊炽盛时”这一颂的内容没有丝毫夸张的水分，唯一是直接叙述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增益，法王真的是豁出命来护持正法的，对于这一点心里会非常认同，也就是容易产生定解。

（三）法欲尽时讲弘法，成立决定是圣者　分二：1.所立；2.能立

这一科首先从法王在正法饥荒时代为求法者讲法并作安慰的伟大行为，看出法王必定承担起了弘法大发心，是末世弘法者；紧接着，点明末世弘法者决定是圣者佛菩萨；之后，以决定周遍的能立根据来证成法王决定是圣者佛菩萨。

对此从所立和能立两分来认识：

1.所立

如《华严经》云：“法欲尽时能演说，令求法者意充满，于法爱乐勤修行，是故得成此光明。”如同冬季之时听不到布谷鸟的叫声般，在浊恶末世连法的音声都听不到，器情世间充满了罪恶的嘈杂声。在出现此正法饥荒之时，能满足求法者的欲乐，并以“当为法励力精进”来作安慰，即承担起“乃至讲弘事业达至边际之间，相续不断地弘扬大宝圣教”之发心者，我想除了圣者佛菩萨外，绝无他人。

一、法王是发心承担弘法者

这里要看到，法王在什么样的时期里，做了什么样的事，从而确定法王有什么样的大发心。

（一）时期

1.正面：法音断绝

在那极为浊恶、佛法非常衰败的二十多年里，连正法的声音都完全听不到。因为当时做佛教方面的任何事情都是重罪，就连一句心咒都不允许念，一旦被发现就要判刑坐牢，所以，就连具法年代最平常的念观音心咒、莲师心咒的声音，以及说“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等的声音，都根本听不到。这种听不到的情形，就像冬天完全听不到布谷鸟的声音那样，是一点点都没有的。

这样就知道，连口中诵经念咒都严格禁止，那更进一步的讲法、闻法、修法、护持弘扬法就更不可能了，人们的内心得不到圣法的滋润等，

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

2.反面：恶声遍满

整个有情世间器世间，处处充满了反对正法、诽谤三宝为主的罪恶纷乱之声。

当时的情况是，对于破坏正法者会予以高度的赞扬和奖励。比如去举报、詈骂上师和道友就可以当工作人员，高声读大字报、诋毁三宝就能成为积极分子，从此拥有社会地位、衣食无忧等等。在这种大环境下，几乎人人起的都是邪见，每天争先恐后地造这类滔天大罪，辱骂三宝的乱叫声充满天地之间。

3.结说：法饥荒时

譬如，自然灾害导致没有粮食，到处都找不到食物，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粮食饥荒，人们缺吃的，属于物质上的贫乏。这就导致，一方面一直感受着难忍的饥饿之苦，另一方面要面临饿死的危险。

同样，人为灾害导致连正法的音声都听不到，到处充满打倒、破坏正法的声音，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正法饥荒，人们的内心缺乏正法。这就导致一直处在空虚、迷茫、愚蒙不知取舍的状况中，内心找不到依靠，十分忧苦，如同久旱的大地没有一点水的滋润，心里受用不到一点正法甘露，非常的干渴。与此同时，还要面临死后堕入恶趣，继续流转无量劫的危险。

这就是此处所引《华严经》一颂所说的“法欲尽时”，也就是正法快要灭尽的时候，处于正法饥荒时期。

（二）所作

1.讲法

处在正法饥荒时期，人们的内心极度缺乏法的滋养，尽管多数人苦而不自知，但还是有一些具善根者，他们对法有信心，渴望得到正法，

希求心上出现法的力量来解决今生后世的忧苦。而就在这个时候，法王克服一切障难，把自己心中的正法以讲说的方式传入诸求法者的心中，由此令他们的心意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也就是让他们心里真正有了佛法的信仰，心上有了法的力量，对于今生的一切苦难都能安然面对，对于来世的去处也有了一定的把握。

这就是《华严经》所说的:“能演说，令求法者意充满”。

2.安慰

那个时候，一方面周遭环境对正法全都不支持、强烈反对，一方面很难常常留在善知识身边得受教诫，所以在见解修行还没达到坚固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心力怯弱、动摇、坚持不下去等的情况。为了让他们坚持不懈地修下去，传法之后，法王常常会说一些鼓励的话来作安慰。比如可能说:“正法特别难得，不能只是听一听就可以了，要让法融入自心，修行达到究竟，为此你要努力修行啊!”或者说:“虽然现在的情况特别艰难特别苦，但漫长的轮回更苦，只有修法才能彻底解决生死大苦，所以你要提起心力来，欢欢喜喜地努力修法!”诸如此类，他们听后心里就会充满力量，回家后每次一想到法王的安慰，就会受到极大的鼓舞，一个人也能坚定地修下去。

这就是《华严经》中说的:“于法爱乐勤修行”。

（三）发心

从以上的伟大行为可以看出，法王必定是承担起了无与伦比的弘法大发心。原因是：在动荡时期，佛教被摧残得那么衰微的时候，都持续不断地在讲法，可见法王有乃至佛法到达边际之间不断弘扬正法的大发心。

这个发心并非只是个欲乐、一个善愿，而是有自身要把弘法事业完全荷担起来的这样一种大勇毅心、大承担心。这样广大的发心具足三个

特点：第一、时间是在宣讲弘扬圣教这个事业彻底灭尽、达到后边际之间，也就是只要还有一点法运，还有机会弘扬佛法，在此期间都要做这件事；第二、方式是相续不断，也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不会停止；第三、所作的事情是弘扬大宝圣教，也就是为所化众生如理宣讲正法等。

二、发心承担弘法者决定是圣者

在正法即将隐没的时期，发心彻底承担起弘法事业的人，一定是圣者佛菩萨，不可能是一般凡夫。

下面讲能立之因。

2.能立

何以故？如云：“一切事业中，语业为最胜。”总的在一切事业中，语事业最为殊胜。特别是遇到大宝圣教接近隐没的恶时险难，即使只是待着，明天后天都可能遭受法规的惩罚，而要处于惊恐不安的状况中。在这样的时期，仍致力于令圣法的讲闻不间断，拥有这般护持圣教的伟大发心和行为，一个平凡之人绝难做到，从根本上无有是处！

为什么发心承担起弘法事业的人，一定是圣者佛菩萨呢？

下面总的从正面来成立，行持最殊胜佛事业者决定是佛菩萨；特别的从反面来证成，凡夫决定做不到在浊恶之时行持最殊胜的佛语事业。

一、总

总的正如宗喀巴大师在《缘起赞》中所说：“佛利益众生的事业有多种，而在这所有的事业中，语事业讲经说法是最殊胜的。”

为什么语事业是最殊胜的佛事业呢？诸佛在因地时首先发起无上菩提心，中间经过无量劫行持六度万行，最终成就无上佛果，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获得色身法身不二的佛果后，能够任运、周遍、无功用、恒常不断地转法轮，以佛语事业来真正度化众生。如导师释迦佛的补处

弥勒菩萨所造的《现观庄严论》中所说:“诸佛由具种相智，宣此种种众相法。”三世诸佛依靠一切种相智，来实现所求的目标——宣说种种法轮和具众相之法。也就是，究竟的目标唯一是成佛后获得一切种智，以此来为众生宣说一切利乐源泉的正法，这样说法就是佛的语事业，因此语事业是佛最殊胜的事业。

那么，法王行持了佛最殊胜的事业，也就是语事业讲经说法，以此让所化众生真正得到了正法的利益，由此可知，如是作佛事业的人决定是佛菩萨。

二、别

特别来说，时间是到了圣教如意宝快要隐没的艰难时期，也就是大动荡的二十多年期间。状况是出现了各种凶恶险难，比如，不必说诵经念咒、做佛法上的事情，就连只是在家里待着什么也不做，说不定明天后天都会有不测之诛降临，以此而时时都要处于惊恐和不安的状态中，因为按照当时的法规，只要曾做过出家人，信仰过佛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如此令人恐惧不安的时期里，人们是怎么度日的呢？这就可以从普通人的心行和法王的心行对比来看:

普通人想的都是怎么自保等。道心好的人也只是心里不舍弃三宝，自己偷偷修行，此外根本不敢做什么利他之事。

然而法王心里想的却是怎么护持圣教，比如想:“我怎么才能让讲闻圣法这件事不间断，让圣教的余火在这世上不灭？”是这样毫无私欲一心护教的伟大发心。这一点，从法王在 1968 年去喇荣圣地创造未来兴盛圣教建道场的缘起等，就能明显看得出来。行为上更是丝毫不顾自身安危，一有机会就为希求者灌顶、传法以及造论等，护持圣教的伟大佛语事业从未间断，这类事实在前文中讲了很多。

想一想就知道，在自身难保的危难状况下，心里还唯一想着怎么护持正法，行为上长年累月、日日不间断地护持正法，一个普通的凡夫会有如此伟大的发心和伟大的行为吗？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这样从总别、正反两方面具体抉择就可以断定，法王如意宝在五浊极为炽盛正法即将隐没的时期，能发心彻底承担起讲弘正法的最殊胜佛事业，所以决定是圣者佛菩萨，这一点毋庸置疑！

思考题

1.解释“少许的语言”“略微”的涵义。

2.（1）法王在动荡时期二利圆满的情形如何？

（2）从平等和无怛两方面认识法王利他法施的德相。

（3）菩萨勇士无比勇毅的本色是什么？法王的哪种行为体现了这一点？

（4）对于法王在《开许研讨文》中“尤其五浊炽盛时”一颂，一般人会怎么认为？实际情况如何？

3.从时期、所作、发心三个方面思惟“法王是发心承担弘法者”的内容，以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从总别两方面具体思惟。

（四）危难时期护持法，成立决定是法王　分二：1.对比观察；2.得出结论

1.对比观察

若以质直之心观察，在时局动荡的险难尤为增盛的时期，雪域上、

中、下三处出现了不少的圣士夫：有的未失尊之建立，牺牲生命来守护戒律；有的将恶缘转为菩提道，在批斗和殴打的丛集中极为精进修持安忍波罗蜜多；有的获得游戏死亡的把握，示现了生死自在的成就相，这些善知识当然值得由衷地随喜和赞叹。然而，在如暴风般弥漫的难以想象的猛利恶缘中，不顾身命，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如河流相续般不间断地讲闻深广正法，以此燃起圣教的余火，勤持此圣行的士夫，实在是极为稀少！

这里是通过对比其他大德善知识和圣者法王如意宝在危难时期所作的不可思议圣行，认识到像法王这样护持正法的圣士夫极为稀少。

一、其他圣士夫之稀有行传

如果以正直公正的心来观察，时间是动荡的二十多年期间，尤其是在改革运动非常激烈、极为艰难危险的时期中，地点是雪域藏土的卫藏、康区、安多等地，情形是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了不起的圣士夫。也就是，动荡时期在藏地出现了不少自利修行圆满的了不起的圣士夫，他们在饱受摧残的同时，仍然精进践行佛法，这些都非常值得随喜和赞叹。

此处列举了三类善知识：

第一类：舍命护戒善知识

当时有些大德被抓后，上级强迫他们舍弃三宝或三乘戒，否则就要处以极刑。在这样危及生命的紧要关头，他们仍然坚定地不舍三宝，不舍净戒，为此就被残忍地杀害了。像这样，出现了不失“尊”之建立的善知识，也就是宁舍生命不舍戒律的圣士夫。

比如拉巴活佛，他是法王在江玛道场依止过的一位上师。改革期间，拉巴活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次工作人员问他：“你从心底舍弃三宝吗？”

活佛说：“我不会舍弃三宝的！”

工作人员又问:“你绝对不舍弃三宝是不是？”

活佛坚定地回答:“我绝对不舍弃三宝!”

听到这句话,那个工作人员当即抽出刺刀,直接插进了活佛的腹中,拉巴活佛就这样圆寂了。详细内容可敬阅江玛寺编集的托嘎如意宝及诸大弟子的传记。

第二类：勤修安忍善知识

那个年代，很多大德都曾多次被批斗、毒打，这些都不必说，甚至往他们口里倒尿、逼迫他们吃粪便的时候，他们也根本不反抗，而是极为精进地调伏自心不起嗔恚，修持安忍。像这样，出现了将恶缘转为菩提道的善知识，也就是在遭受损害时精进修持安忍波罗蜜多的圣士夫。

比如，有一位青海省的嘎秋喇嘛，文革期间，他每一年都是当地村里重点批斗的对象。每次被批斗前，他都在心里发誓：“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要修学菩萨道，为此我今天来修安忍波罗蜜多！”这样首先发起菩提心。之后，当他正在被拳打脚踢、恶骂、侮辱等的时候，就在心里安然接受，丝毫不起嗔恚，不但不生嗔，反而真心地为批斗者们发善愿。等到批斗完被带回去时，他就在路上默默地念一遍《普贤行愿品》，把刚刚修安忍的功德都回向给批斗者为首的一切众生，有时候在途中还会被毒打，导致念不完一遍《普贤行愿品》，也有这样的情况。宗教开放以后，曾经批斗过他的一些人，到尊者面前来发露忏悔，嘎秋喇嘛慈悲地对他们说:“你们不会有过失的，因为当时我已经为你们发愿回向了。”是这么了不起的圣士夫。

第三类：生死自在善知识

有些大德修行得大成就获得了生死自在,面对死亡就像游戏一样没有任何恐惧，完全做得了主，想住世就能长久住世，想离开也是说走就走，想去哪个净秽刹土度众生都是一切随心，毫无障碍，类似这样生死

自在的善知识在那个年代也出现了不少。

比如，色达县达仓寺的一位活佛，当时工作人员把他从寺院里抓走，准备带到色达县城去批斗判刑，他当时就很欢喜地跟着他们往县城走。在还没到县城的途中，他对工作人员说："我坐下来休息一会可以吗？"他们说："可以。"结果他坐下来后，没过多久就示现圆寂了，是这么稀有！

总之，以这三类圣士夫为例，在动荡时期还有很多其他在修行方面获得圆满的了不起的善知识。不仅在雪域，包括汉地也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圣士夫，比如梦参老和尚、本焕老和尚等，他们蒙冤入狱几十年，期间坚持不懈地修行，圆寂时也出现了各种成就的瑞相，这些都是非常随喜、非常赞叹之处。

然而，在这些稀有行传之外，还有一种更为了不起的行传：

二、护持圣教余烬之极稀有行传

那个年代，圣者法王如意宝在处处充满恶缘，甚至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丝毫不顾及自身的安危，就像河流的相续一样不间断地在每一年、每个月，甚至每一天当中，都为渴求正法的人们传授深广妙法，使得那样至极黑暗的时代中还能亮起正法的明灯，从而护持圣教的余火不灭，做到了这样伟大的持法利他圣行！这样的善知识圣士夫无疑是极为稀少、绝无仅有的！

也就是，在动荡时期，外在的猛利恶缘数量非常多，程度也极其严重。比如政策严苛的时候，连续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一天都要开批斗会，特别频繁；而且法王这样的大德，早就被扣上了罪名的黑帽子，会被积极分子们非常严厉粗暴地对待，特别可怕，这些猛利恶缘就像十几级的超强狂风席卷而来，翻天覆地，根本躲不掉。在这样极度恐怖的环境下，最最危险的事莫过于给别人传法，一旦被发现，必定要处以极刑。然而法王完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一天又一天不断地为求法者传赐深广

正法，把有缘者的心安置在闻法修法的轨道中。要知道，这不是偶尔讲几天，而是今天讲，明天也讲，这个月讲，下个月也讲，从今年讲到明年，在长达二十一年的时间中，就像流淌的河水一样始终没有间断。以此，使得各类根性的有缘众生，心相续逐渐得以清净、成熟、解脱，心中真正出现了正法的智慧光明。像这样，在危难时期无碍勤持弘法圣行、圆满利他的善知识圣士夫，在藏地来说，除了圣者法王如意宝以外，虽然不敢说绝对没有，但在我们所了知的范畴里，确实极为稀有罕见！

以色达县一带为例，据说当年除了法王以外，几乎没有一个人在讲法。虽然偶尔有些老僧人会念一点经等，但没过几天就会被举报，接着就被工作人员抓走了，而法王在二十一年当中几乎每一天都在传法，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2.得出结论　分二：（1）名副其实之宝冠；（2）特异稀有之行传

（1）名副其实之宝冠

因此，向法王敬献〝浊世弘传正法者〞〝法王〞或〝圣教复兴光显者〞的名号宝冠，绝非弟子们对上师刻意赞叹而假立的名誉美称，实际衡量的话，这唯一决定成立是名副其实的名号。

因此，对于圣者法王如意宝献上“浊世弘传正法者”“法王”“圣教复兴光显者”的名号宝冠，并不是弟子们对于自己的上师夸大其词地取好听的名称，作不合实际的称赞，事实上，从法王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事情和出现的结果上去衡量，这三个名称决定是名副其实的，其中的每一个名称所表达的意义都全部成立唯一是事实！

具体而言：

（一）浊世弘传正法者

虽然总体上来说，人寿一千岁以后都属于“浊世”，现今人寿不到百岁自然也是浊世，但这里主要是指“浊世中的浊世”，也就是特指从民主

改革开始，经过文化革命，直到宗教开放之间极度浊恶的二十多年。在那样一个佛法几乎完全隐没、处处遍满反对佛法的力量、没有人敢出来弘法的极浊恶时代，法王如意宝还能够每天不间断地灌顶、讲法、引导，来护持弘扬传授正法，因此给法王取名为“浊世弘传正法者”，绝对是名副其实！

（二）法王

所谓“法”，如《俱舍论》云：“佛正法有二，谓教证为体，有持说行者，此便住世间。”佛法只有教法和证法两种，以讲经说法来护持教法，以实际修行来护持证法，有了这两种圣行，就能使佛法住在世间。所谓“王”，是自在、最胜的意思。而圣者法王如意宝就是导师佛之显密教法和证法之王。具体而言：

1.教法之王

在危难时期，其他了不起的大德们，有的持戒圆满，有的圆满修持安忍波罗蜜多，有的能生死自在等等，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修行方面的圣传。而唯独大恩上师圣者法王如意宝，在恶缘的狂风中，二十年如一日地灌顶、讲法、引导、造论，以佛法直接利益众生，在许许多多有情的心中燃起了正法的火光；在人与非人各类障碍云集的二十多年里，不但自身传法没受到任何干扰，就连依止闻法的弟子们都没有遭受大的侵害，因此，在护持教法、用佛法利益众生方面获得了大自在，是自在持教法者！

而且，法王从 11 岁起，就为洛若寺的僧人们，如法地传授实修引导；24 岁从江玛道场回到洛若寺讲法培养僧才，最多的时候一天讲 25 节课；尤其在这遍地没有人敢讲法的动荡时期，每天不间断地讲法，期间出现了多大的艰难困苦都坚持下来了，直到宗教开放，整整持续了 21 年。这样观察就能确定，法王堪为第一讲法者，无人超出其上，决

定是最殊胜的持教法者！

2.证法之王

再看证法方面，法王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修行，15 岁时就明心见性，23 岁在嘛呢喇嘛面前得到印证，已经完全彻证光明大圆满。动荡时期住在亚钦卡和青雅等地，更是不间断地着重实修，在修证方面已得大自在，是证法上的自在者；而且堪为证法上的最胜者！

总之，在教法上，达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在弘法，无有障碍，而且成为最殊胜者；在证法上，达到了任何修行都获得自在，而且出现了最高的修证成就，这四方面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称为“法王”，绝对是名副其实！

（三）圣教复兴光显者

“圣教复兴”，指法王在文革重度灭佛运动结束后，担起了光复兴盛圣教的重担，以大智、大悲、大愿力、成就轮涅自在的大威神力，创办喇荣大道场等，使得佛的显密圣教再次在世界上兴盛广大。就像太阳的光明一出来，就能照亮万物那样，圣者法王如意宝就如同太阳的光明一样，能为众生显示出如来圣教的真实义，让圣教复兴期的千千万万众生获得佛法的真实利益，所以是“光显者”，正所谓“光显一切菩提行”，本传记的全名中，“光显如来圣教”就是这个意思。

后面第八章会具体讲到法王建立喇荣道场复兴圣教的经过，而那些弘法利生的大缘起，就是法王在这动荡危难时期，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灌顶、传法等创造出来的。也就是为了复兴圣教，1967 年文革初期，法王在心宝山顶为一些弟子作了《文殊续规》的灌顶，发起百亿文殊心咒大共修，以此创造了圣教复兴最初的缘起，心宝山也成为圣教复兴的发端地。再者，为了建立佛教大道场，1968 年六月初十，法王带着弟子们来到喇荣山谷，开启密咒坛城之门，传赐甚深灌顶，作了会轮，并

发下复兴圣教等的大愿，以此创造出十二年后建立喇荣大道场的缘起，这样才有了现今令佛法普弘世界的喇荣大道场。相反，如果没有法王做光显者，建立喇荣大道场复兴圣教，文革之后藏地的佛法，不会有如今这般兴盛的状况，这是决定的。

总之，从诸如此类的众多事实来看，称法王为“圣教复兴光显者”，决定是名副其实！

（2）特异稀有之行传

因此我想，在知因相具慧眼者来看，此等情形堪称是极为特异稀有的行传！

“知因相者”，是指懂因明推理，具有以理抉择智慧的人。这里是说从抛开弟子对自己上师感情深厚、有欢喜心这个层面，单单按照以理抉择、分别观察的方式来看，圣者法王如意宝在动荡时期不间断护持正法的这个情形，不必说超胜一般凡夫，就连跟其他大德善知识相比，都可谓是极为特异稀有的伟大行传！真正了解了法王这二十多年的事迹后，包括那些非常理性、不会轻易认可别人的寻伺分别者都会被深深地折服，从心底深处叹为稀有。

为什么是“极为特异稀有”呢？

对比来看，虽然在正法即将隐没的时代，还能坚持修行，这也是非常稀有难得的圣行，比如前面讲到的三类圣士夫；再者，在信仰自由的时候，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讲法、护持法，这也是相当难得的，这样的善知识也非常稀有；然而，圣者法王如意宝却是在灭佛运动正在进行、圣教极度衰败期间，在自己坚持修行的同时还能不断地讲法、护持法，而且能为未来复兴圣教作准备、创造大缘起，这就太不可思议了，因此完全称得上是超群绝伦、极为特异稀有的行传！

（五）弟子众亦应赞叹

不仅如此，在三宝地位低下、黑方主眷罪恶者的权势及兵力尤为增盛的险恶时期，弟子们寻求圣法的愿欲和决心，也特别值得称赞。

在那段极度凶险恶劣的时期，三宝的地位低下，黑方的主尊和眷属等罪恶者的权势以及兵力不断增盛，因此作任何正法方面的事情都极度危险，然而无论外在环境再恐怖、控制得再严格，法王和弟子们却始终不间断地在作讲闻修。不仅作为上师的圣者法王如意宝极为了不起，包括作为求法者的法王的老弟子们，都始终不退失对圣法的愿欲、希求之心，走正道的决心，对上师的恭敬依止心，以及求法后的精进修学等等，这些都很了不起，非常值得赞叹。

这一点，对比其他人的想法和做法，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先看一些人品好、信仰坚固者的情况。他们对法有信心，也听说法王在讲法，也很想去求法，但是不敢去，比如会想：“万一今天去求法，明天被举报，后天被抓走了批斗坐牢怎么办？还是算了吧……”，所以也不敢去听法。再说一些恶劣的人，他们为了升官发财，不惜恩将仇报，比如先前在上师面前听了法，回头就去向上级举报说：“堪布在讲课，他们有多少人……”。

总之在那个年代，一般人要么因为担心受罚不敢去求法，要么为了名利出卖上师道友，要么懈怠、对法没希求等等。然而，法王上师的那些弟子们，每一位都有着坚定的求法心和依师修法的决心。他们随学法王，不怕苦不怕死，不怕挨批斗受惩罚，以大勇猛精进的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前去求法。而且完全是一颗不贪求名利的清净心，长期以来丝毫不被任何名利权势所诱惑，像这些善心德相都是非常值得赞叹的。

应知，此情形与吉祥燃灯智在《集经论》中引用的《谛相经》所说相同。经云：“舍利子！以如是敬事，决定希求法之有情亦是难得。舍利子！以如是敬事，持法有情亦是难得。彼难得者乃稀有，诸天在内世

间有情于彼等亦应赞叹。”

这里引用经教来说明，法王的那些老弟子们求法持法的德相非常稀有难得，值得赞叹。

吉祥燃灯智也叫觉沃杰，是对阿底峡尊者的敬称。阿底峡尊者在《集经论》中引用《谛相经》的这一段讲到两个要点：一个是求法，一个是护持法。第一、以恭敬承事来求法，这样的有情是难得的，这是讲对法有大希求心、恭敬求法的闻法者很难得；第二、这样持法的有情也是难得的，意思是闻法后护持教法证法的人就更难得了。因为难得，所以稀有，包括天人在内的所有世间众生都应当对他们作赞叹。

当年法王老弟子们求法修法的行为，正践行了这两个要点。一般来说，只是随便听一点法，没什么稀有难得的。然而他们是在处处充斥着黑方反对力量的险恶环境下，仍然对正法特别欢喜、特别恭敬，就像渴者求水、饥者求食那样，从心底深处特别希求正法，甚至不怕牺牲生命来求法，求得法后精进修行来护持证法，这就稀有难得了。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他们为了听法受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苦。比如一直躲躲藏藏的，需要非常谨慎小心，行动特别不方便；或者白天不敢烧水做饭，一直忍饥挨饿地修法，等到晚上才能烧一点水、吃一点东西，到法王面前听一点法；或者怕被人发现，要在法王附近的山顶挖洞住，或者住在树洞里，或者一有人来就要躲进羊圈里等等。他们励力求法、为法苦行的精神，与佛在《谛相经》里所讲的一样，是特别了不起，非常稀有难得、值得赞叹的。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能做到像法王上师的老弟子们那样吗？也许一两次还能做到，但他们是长期以来坚持求法，以大恭敬心为法苦行的，实在很了不起！

十二、1980 年宗教开放

之后，政策逐渐略微宽松，法王的名声和事业也随之稍有增广。不久，法王来到了兴盛教众事业的殊胜要地——色达喇荣，准备点燃圣教复兴之火。

从 1980 年以后，政策开始逐渐地宽松起来，在政策宽松的同时，法王的名声和事业也开始稍微广大地建立起来了。那时候色达县境内的人称法王为“洛若堪布”，色达县以外的人称法王为“色达堪布”，法王的名声越来越大，远近各地的人都来亲近法王求法，求法的人比以前更多了。

没过多久，法王来到了色达县喇荣山谷这个成办弘法利生事业的殊胜要地，为点燃圣教余火作准备，开启了复兴圣教的新篇章。

要知道，当时政策才刚刚开放，也不是特别宽松，所以去其他远的地方建道场有一定的难度；再者，即使官方允许法王去其他地方建道场，但是像喇荣山谷这么殊胜的圣地也很少有，因此法王决定在喇荣山谷建立大道场，开始弘扬圣教利益众生。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在亲眼目睹了喇荣大道场对于整个藏地的佛教和众生起到的极大利益后，就验证了法王不可思议的智慧抉择，喇荣山谷的确称得上是弘扬圣教利益众生的“殊胜要地”！

据说，法王的妹妹美珠禀白道：“哥哥啊！您不久一定会成为伟大的上师，在喇荣建立道场后，利生事业也必定会广大，但我心想，今后我们母女二人，恐怕再也没有与您共住的缘分了，所以心里悲喜交加。”

法王听后，便发誓安慰道：“咱们受苦时，妹妹为我做了那么多辛苦的工作，现今稍有安乐之时，我若舍弃你们母女，实在不合理，我心里永远也不会舍弃你们的！而且从今往后，只要有自由，咱们三人一定一日一夜也不分离。”从那以后，无论法王前往远近何处，都形影不离地带着她们二人，直至寿量未尽之间，三位尊者始终心意相合、亲密相

处。

当时法王对妹妹美珠母女讲了自己准备建道场的想法，这时至尊美珠说道:“哥哥啊！用不了多久，您一定会成为一位大上师，而且到了喇荣建立道场以后，弘法利生的事业也一定会非常广大，这真的是非常令人欢喜的事情。但是我想您建立道场以后，我们母女二人就再没有与您一起居住的缘分了，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很难过。”因为至尊美珠以为，法王建立道场只组建男众僧团，所以想着母女二人以后没有希望继续待在法王身边了。

听到妹妹这么说，法王就连带着发誓安慰说:“以前咱们受苦的时候，妹妹为了我作了那么多辛劳的工作，现在稍微有了一点快乐，这时候我舍弃你们母女二人的话，是不合理的，所以你放心，我永远也不会舍弃你们母女的。不但不会舍弃，而且从今往后只要有自由，我们三人连一日一夜也不分开。”法王当时这样发誓作了安慰。

法王并不只是口头上安慰而已，实际行动上也完全是这么做的。从那以后，法王无论去印、汉、藏任何地方，包括去其他国家弘法等，都一直形影不离地带着至尊美珠和至尊门措上师母女二人。三位尊者不仅色身不分离，而且乃至身寿没有穷尽之间，彼此心意都极为相合，始终亲密无间、和睦相处。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动荡时局风暴中　勤持菩萨勇士行〞第七章终。

思考题

1.（1）二十年动荡时期，藏地其他圣士夫做了哪些了不起的事？法王做了什么极稀有的事？

(2) 什么是“名称宝冠”？法王有哪三种名称宝冠？结合实例成立每个名称都符合实际意义。

(3) 为何法王的圣行堪为“特异稀有的行传”？

2.动荡时期，法王老弟子们的心行如何？为何特别值得称赞？

3.宗教刚开放时法王做了什么准备？妹妹美珠有何反应？法王为此发了什么誓？往后的实际行动如何？